

627.88
078
3:2

增補拳匪
禍教記

山西嚴金海物本畫



3 0649 3270 4

A073151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

姚大司牧准刊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活板

拳匪禍教記原序

我天主教之入中國也。始於元代。當憲宗之世。西哲瞿利穆率
十二士。遠渡來燕。經營若干載。聲化頗有可觀。嗣以元明鼎革。
烽燧頻驚。中外之路不通。教會因之中絕。明季利瑪竇踵至。優
於學。天人之理。無所不通。當時名公卿如大京兆王玉沙。小司
馬石亦敬。大宗伯王忠銘。大中丞陸鶴仲之徒。皆時相過訪。樂
與之遊。我滬徐相國光啟。文名蓋當代。勳績垂簡編。不特重利
子之學。譯其書二百餘卷。且又從其教會。力贊傳流。嘗序泰西

水法一書云。泰西諸君子之談道也。以踐形盡心。欽若上帝爲宗。所教戒者。人人可由。一軌於至公至正。而歸極於惠迪吉。從逆兇之旨。以分趨避之路。余嘗謂其教。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致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洞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理之必然。而不可易也。徐氏之言如此。亦深得教之旨矣。今之學者。拾近代曲學士之牙慧。茫然不知其臭。遂拘泥乎實驗之說。謂凡事不與耳目接。俱不足憑。充此意也。仁義不可覺。而仁義烏有。

矣。靈心不可覩。而靈心亦烏有矣。質之天下。有是理哉。尤可哂者。彼以天主教爲迷信。爲其信不著形之理也。嗚呼。迷果安在。在彼不在我也。我教以敬崇造物主爲先務。以正言行爲真修。以圖後報爲結局。此皆情理之常。曷云乎迷。教理中有不易悟者。亦當堅信。然不易悟。非反乎理而不可悟。惟以超出常理之上。人之小明。不獲燭其原委。猶藩籬之燕。不能測天地之高也。堅信者。非妄信。誠以理雖未悟。而其理真實。有可証焉。其証維何。曰教中多靈異。不藥而愈病。生死而肉骨。如是之事。多不勝

言教理不實。何以能然。教中有預言焉。千百年後之事。早有人鑿鑿言之。載之經籍。屆其時則合如符節。累黍不差。教苟不正。曷克臻此。教之傳又奇速焉。耶穌十二徒。類皆庸夫俗子。不學無文。其所以教人者。又拂人慾而難入人心。然傳道十數年。歐亞靡然向化。教理無訛。是又明證。計教之始行也。先後三百年。教民爲道捐軀。多至千餘萬。積骸若阜。流血成渠。厥後教化廣行。窘困仍復不少。祇觀庚子之禍。被害亡者。主教五。教士三十。教民二萬。當是時。朝廷有出教之諭。官吏有出教之令。匪執

教友必問出教與否。出則生之。否則死之。存亡關係。祇在一言。我意佛老之徒。至此未有不唯唯從令。暫爲苟活之謀者。詎教友不然。無論男女老幼。大抵之死靡他。視刀鎗如樂事。等性命於鴻毛。教苟不真。何由致此。教旣真。信之宜也。非迷信也。我教於乾隆間。亦遭大難。時以教士被驅。教民離散。雖或毅然赴難。偉行可錄。特以記載無人。至今湮沒。良可惜焉。庚子之難。異于是。拳亂不過數月。教士多未出境。消息靈通。愈於曩昔。爰自二年來。杳馳函遐邇。訪問難情。承各省主教司鐸。惠然肯答。因得

都爲一編。名之曰拳匪禍教記。與前編禍國記並出齊行。一以
供教內外之觀覽。一以存致命人之芳踪。祈諸君在天之靈。默
爲援拔。俾鄙人亦能升陟。則將感激于靡窮矣。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南沙李杖識

歲乙巳。余輯拳匪禍教記。以兩載之搜羅。都爲一冊。庚子教難之烈。亦既詳哉言之。惟當是時。人心甫定。百廢未興。各省教士之函。陸續抵我。其所述或得之教中親歷。或得之教外傳言。夫事既親歷。自必無疑。而傳言不然。大抵教外之人。不願以仇教之舉。直言不諱。或致累及同儕。職是之由。丙午秋。余又致函教士。前記中偶有失實。請從早示悉。以備再板正之。既而果承多牘。指所誤而補所遺。視前記益十一二。余乃增之。刪之。重行付梓。工既竣。爲述其緣起。以告後之閱者。宣統元年己酉五月李

杖又識

**Elenchus Illustrissimorum Dominorum et Reverendorum
Patrum, qui nobis facta in hoc volumine enarrata retulerunt**

Chen-si Merid.....	Ill.	D. Passerini
	R.	P. Joannes Tchang
Chen-si Sept.....	R.	P. Siu
Kan-sou.....	Ill.	D. Otto.
" " " " " "	R.	P. Phil. Wang
Hou-nan Merid.....	Ill.	D. Mondaini
" " " " " "	R.	P. Humfling
" " " " " "	R.	P. Louo
Hou-nan Sept.....	R.	P. N.
Chan-si Merid.....	Ill.	D. Timmer
	R.	P. Ts'en
" " " " " "	R.	P. Æmilianus
Chan-si Sept.....	R.	P. Ant. Fou
" " " " " "	R.	P. J. K'iao
" " " " " "	R.	P. J.-B. Wang
Ho-nan Merid.....	Ill.	D. Volonteri
Ho-nan Sept.....	R.	P. Lana
Yun-nan.....	R.	P. Ant. Li
" " " " " "	R.	P. Siao
Chan-tong Sept.....	Ill.	D. Giesen
" " " " " "	R.	P. T'ao
Chan-tong Orient.....	Ill.	D. Schang
" " " " " "	R.	P. Suen
Chan-tong Merid.....	Ill.	D. Anzer
Tché-kiang.....	R.	P. Suen
Tche-li Sept.....	R.	P. Math. Wang
" " " " " "	R.	P. Pet. Li
" " " " " "	R.	P. Heou
Tche-li Occid.....	R.	P. Tch'eng
Tche-li Orient.....	R.	P. Bataille
" " " " " "	R.	P. Sim. Li
" " " " " "	R.	P. Raymundus Li
" " " " " "	R.	P. Ming
Se-tch'oan (Soei-fou).....	R.	P. de Guébriant
(Kia-ting).....	R.	P. N.
Mongolia Orient.....	R.	P. N.
Mongolia Cent.....	R.	P. Boudoux
	P.	And. Li
" " " " " "	R.	P. Jac. Tchang
Mongolia Occid.....	R.	P. Stragier
Canton.....	R.	P. Fourquet
Mandchouria Merid.....	R.	P. Caubrière
" " " " " "	R.	P. Jlia
Mandchouria Sept.....	R.	P. N.
Hou-pé Sept.....	Ill.	D. Banci
" " " " " "	R.	P. Kouo

Hou-pé Orient.....	R. P. J. Kouo
Kiang-si Merid.....	R. P. Kouo
Koang-si.....	R. P. T. Hoang
Amoy.....	Ill. D. Clemente
" " " " " "	R. P. Mat. Li
Kiang-si Orient	R. P. Lieu

N. B.: Aliqui Patres notantur littera N. quia in relationibus sinice scriptis, quas nobis miserunt, non inscripserunt sua nomina, sed tantum aliquot verba latina aut gallica in testimonium veritatis notitiarum addiderunt.

增補拳匪禍教記目錄

直隸北境教難

見一張

直隸東南境

見八十四張

直隸西南境

見二百二十張

滿洲南境

見一百二十八張

滿洲北境

見二百六十四張

東蒙古

見二百七十四張

中蒙古

見二百九十五張

西南蒙古

見三百十八張

山西北境

見三百三十二張

山西南境

見三百七十三張

山東北境

見四百十六張

山東東境

見四百三十張

山東南境

見四百三十六張

河南南境

見四百三十九張

河南北境

見四百五十三張

湖南南境

見四百六十九張

湖南北境

見四百六十七張

湖北東境

見四百六十八張

湖北西北境

見四百七十張

甘肅

見四百七十四張

浙江

見四百七十七張

江西

見四百七十九張

陝西北境

見四百八十八張

陝西南境

見四百九十八張

廈門

見五百一張

江南

見五百三張

四川

見五百六張

雲南

見五百八張

廣西

見五百十三張

拳禍記 卷 目錄

廣東

見五百十四張

拳禍記下編拳匪禍教記

直隸北境

庚子難前教務。北境有正副主教各一。總堂在京師西什庫左近。所屬教民四萬餘。住堂二十有二。內五堂在京城。卽北堂。東堂。西堂。南堂。柵欄堂。二堂在天津。四堂在京東。四堂在保定府。六堂在宣化府。一堂在霸州。全境會所五百七十七。會所俗稱會口。卽數十或數百教友集爲一會之所。大堂三十五。大堂謂屋宇宏敞規模較大者。公堂一百四十五。小堂一百有七。公堂謂教友公禱之堂。小堂謂一家一院之堂。全境西教士二十四。華教士四十。京中有大小修院各一。大院长生二十三。小院长生八十五。小學堂共一百三十三。內男學堂六十九。男生一千一百六十八。女學堂六十四。女生一千三百二十九。中等男學堂二。一在北京。男生一百四十五。一在宣化府。男生二十一。天津有專教西生之學堂一。西生二十。訓練司事之學堂一。中等女學堂七。二在北京。五在宣化等處。又有學

習教理之學堂二十。俗稱保守堂。醫院三。二在北京。一在天津。安老院四。育嬰堂二。施藥局四。三在

京中。一在天津。收嬰所九。收養

教外孩童六百五十八。教內孩

童七十二。楊家坪。一名楊家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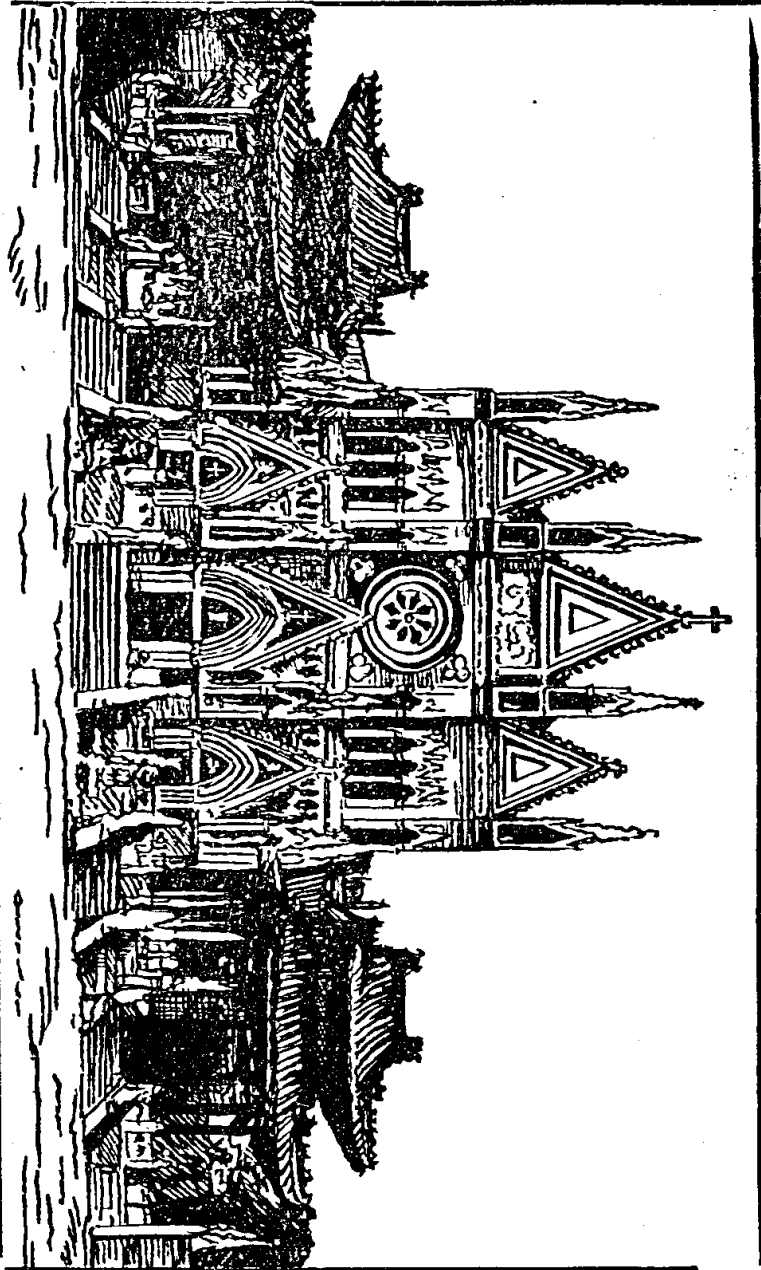
有隱修院一。內西士六人。華修

士三十七人。仁愛會修女三十

二。分住四院。聖若瑟會華修女

六十。分住各處教經。又女師三

百二十三。



堂主天北師京

北堂被圍

庚子五月以後。京事危急。拳匪官兵。圍攻北堂。先後二月餘。堂中困苦萬狀。樊主教與訓蒙會監會士。均有日記。茲摭譯其要如左。

五月初三日。義和團肇事已久。今日始知爲政府所容。以官兵助之。近京鐵路車站。爲官兵燒毀。總署照會各公使。不准調洋兵到京。各公使不允。覆稱洋兵到京。爲保護使館。如中國鐵路不准載運。洋兵可步行來京。晚九下至十一下鐘。拳匪放紅燈。飛行空際。爲聚衆之號。官兵多備藥火銅帽。初四日。劉顧二司鐸。起程回津。十下鐘天津某司鐸來電云。教民七村莊又被焚燒。十二下二刻。樊主教得法公使函。知法俄兩公使堅請總署。許洋兵由鐵路來京。總署已允准。三下二刻某官來北堂。謂時事危急。

皇太后不能阻仇恨西人之臣。朝中識時務者或革或退云云。法英俄三國各派兵七十五。意派四十。

日本派二十二。美派六十。於三下二刻鐘由津起程。今晚可到。

初五日。避難教民紛紛來京。霸州教堂盡被拆毀。陸司鐸不忍離去。獨守霸堂。直至拳匪大集。始行走避。幸獲脫險。聖若瑟會修女數人。與堂中所收嬰孩。均被殺死。九下二刻。法使畢大臣。命駕來堂。許遣法國水兵三十。到堂保護。意公使因仁慈堂中有意國修女。許發十兵來堂。十下鐘西兵果至。在京法人隨隊而來。以明其雅誼。夜半劉司鐸來電云。霸州避難教民。抵津者甚衆。河中多屍骸。皆教民之被害於拳匪者。

初六日。駐堂西兵。分定地段。法弁恩理勃爾東人。年二十有三。性忠勇。品行極優。樊主教得津信。天津租界將不保。保定府鐵路工程師已離去。地方官促教士速逃。教士不允。

初七日。樊主教以

教皇覆

皇上之書。及大磁瓶一。送入慶邸第。附請剿拳匪片。王率大臣數員。接見如禮。翌日慶邸轉送大內。先是己亥秋。樊主教赴羅馬。

皇上發國書問

教皇好。其文曰。本年十二月間。欣逢 大羅馬國。

大教皇九秩誕辰。海國長春。洵稱盛事。 朕維

大教皇二十年。總理教務。勸人爲善。爲環球所共欽佩。今逢 大慶之期。特申遙祝之意。惟願大教皇康強逢吉。壽晉期頤。並願中外民教相安。同享昇平之福。 朕實有厚望焉。

教皇覽書甚喜。深感 盛情。着樊主教齎回 覆書。并贈大磁瓶一。故主教呈之。

初八日。法弁恩理以垣墻五百丈。四十兵不敷分守。因定專保大堂之計。如拳匪近逼。則衆人避入大堂。時堂中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婦孺二千二百。午後一下鐘。法使遣人來言駐南堂之十

五法兵。爲數過少。萬難濟事。擬卽調回。樊主教念南堂教友修女等。無保護之兵。不勝焦灼。晚六下鐘。風聲益惡。立將教外工匠悉數遣歸。搜覓鐵矛若干。派教民二十人。輪班守夜。

初九日。訓蒙會監會士。得津電云。京津一帶。危急萬分。樊主教亦得津信。言教民被拳匪焚殺者極夥。北堂築壘塞巷。購器械。備糧糈。亟亟皇皇。勤勞終日。晚七下半鐘。順天府府尹來堂。謂儘可安心。拳民必不敢攻擾貴堂。此非真言。堂中亦未嘗信。

初十日。堂中置備防守之具。是日

皇太后遣剛毅趙舒翹出京。勸拳民散去。亦無益之一舉也。

十一日。築望遠臺。爲守東邊之用。樊主教赴法使館。館中西人謂 朝廷頒有 諭旨。詞意極嚴。大約可保無虞。主教答曰否。戰禍即在目前。八下鐘。柵欄訓蒙修士。齊來北堂。

十二日。城外各村。有爲匪徒縱火焚燒者。夜間紅光燭霄。礮聲隆隆。堂中人終夜不合睫。

十三日。拳匪一大羣。擁至西什庫北首。尋卽退。樊主教又往使館。諸西人皆坦然如常。儼若無事。皇太后由頤和園。回宮。頒禁匪。嚴旨一道。樊主教接府尹函云。奉有。廷諭。着保護在京教堂。雖有是函。堂中不敢深恃。

十四日。風聲更緊。樊主教發電至巴黎。旋赴法使館。今日董軍大亂。董即董福祥諸西人咸有戒心。拳匪紛紛出城。官兵置礮城陴。防守綦嚴。八下鐘京津京保兩電線。皆中截。

十五日。西山洋人避暑莊被匪縱火。烈燄飛騰。半天盡墨。九下一刻。拳匪大隊。拳旗耀武。沿城行過。衆心惶惶。閉戶不敢出。主教又往使館。諸西員仍似泰然。詢其故。則謂各國朝廷已電飭在華提督。調兵入京。保護使館。故無恐也。總署王大臣忽已更調。

上諭着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署。今日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氏。乘大鞍車出城。往迎日兵。甫至永定門。爲董軍所殺。

十六日。內監一人。匪二人。突來北堂。行將縱火。幸卽擒獲。送交地方官管押。十一下遙見柵欄毗連教堂之草欄。突被大火。晚七下二刻鐘。法使畢大臣來函。謂新進總署之王大臣。頃來拜會。談論之際。頗著謙和。並許英提督帶兵入京。必無阻礙。

十七日。京中教民遷徙紛紛。教友三人。道經南城。爲拳匪所殺。法使館來信云。昨晚英提督之兵。宿郎坊。距京六十法里。惟鐵路已毀。難於抵京。午刻得報。法國墳已焚盡。守墳之夫婦二人。及其子皆被殺。夜九下二刻鐘。東堂被火。艾李二司鐸及於難。艾法人。李華人。育嬰堂中貞女六人。與附近教友四五百人。均往使館。借居肅王府。

十八日。皇城緊閉。端王派兵守之。十一下二刻。南堂亦火。醫院學館嬰堂皆殃及。訓蒙修士三人。司鐸六人。女孩一百二十。仁愛會修女八。聖若瑟會修女三十。教友三四百。賴西人持械往救。避於使館。其死於難者亦不少。夜半鎗聲自南來。不旋踵。拳匪大隊至。高聲呼殺。堂中終夜醒守。未稍歇。

教友五百人。執長矛以待。修士數人。往來其間。鼓勵其膽。法意二國兵。持鎗鵠立。恨不得速遇匪徒。立與之戰。

十九日。時勢更危。衆修女領聖事預備致命。婦孺聚大堂中。柵欄西堂。於昨夜十一下午被焚。本堂金司鐸舍命。一教友來北堂。途中爲匪所繫。旋經巡防官訊釋。携來雅東。修士急求救助之函。已不能覆。夜十下鐘。拳匪數千擊皇城門。欲來攻北堂。幸城門未啓。尋退去。樊主教致函畢大臣。午後三下鐘。急足回。得南堂董神父及畢大臣書。謂英提督音信杳然。匪已開戰。教友多避於肅王府。

此後譯訓蒙會
監會士日記

京中西式房屋。俱付一炬。惟各使館與北堂尙存。拳匪自半月以來。揚言十九攻北堂。今日適值其期。故堂中格外戒嚴。衆婦孺避入大堂中。訓蒙會二修士。往仁慈堂。偕意兵守北牆。牆廣二百丈。別有修士。領教民守西牆。南北約九十丈。分派甫定。拳匪已至。急取鎗械各赴防所。意兵十人分駐四

處。羣匪呼聲惡厲。不堪入耳。時夕陽未盡。修士故作勇氣。振教友之心。俄聞銅角聲。來自大堂頂。知危在南垣。無何。聞洋鎗聲。既而鎗聲稍間。群匪狂呼。少頃。銅角報東西二面皆危。大堂前有大路一。廣三丈許。南來之人。必過此。拳黨擁擠於大路中。稠密如織。呼聲震天。一手持刀。一手執火。爲縱火計。有一喇嘛僧。步行引導。衆匪衣紅衣。載進載叩。祈神附體。法兵見之。大笑。比近大堂。約距六十丈。法弁呼放鎗。轟隆一聲。前隊匪若干。中彈倒地。不復起。後隊見之。大慌。未轉瞬。法兵再發鎗。匪倒斃更多。羣匪乃退。法兵某。注望喇嘛。初發一鎗。不中。再發則中之。猶能倚壁立。尋亦倒。二匪來收屍。法兵放二鎗。皆中之。同倒屍旁。羣匪躲身橫街。距堂約九十丈。彈不能及。狂叫如犬。縱火市房。時值西南風。匪欲嫁禍於北堂。幸二刻鐘後。風忽轉向。火自熄。焚民屋二十餘座。翌晨。見匪屍四十七具。僵臥於地。此前垣事也。後垣西北隅。聞斧斤鑿城壁聲。壁高二丈四尺。厚五尺。未能穴。移時而止。堂垣高一丈三尺。西卽皇城。僅距五丈。西兵發鎗多中。匪不敢登。教友在大堂中。終夜誦經。不絕於口。

二十一日。得柵欄雅東修士第三書。其第二書未到北堂。度遞者遇害。第三書所以能到。因携書者肩菜一擔。粧作賣菜人。故得入城。雅東與學生二十五。待援甚急。然城門爲拳黨所守。不可越。教友過此。必被殺。相傳匪於平則門殺教友百餘。內有一少婦。抱子而來。匪曰向東南叩頭。婦曰何故。且何益。匪曰叩頭則留爾命。婦曰留命必失天堂。吾不爲也。匪重砍二刀。頭卽落下。孩猶活。一匪曰留其命。長必入吾黨焉。一匪曰否。孩心已變。當殺之。乃一舉刃而畢其命。別有一孩。年約八歲。匪曰叩頭拜神。孩不可。匪曰不叩頭殺你。孩曰決不叩頭。匪曰你在教否。對曰然。遂殺之。此二事爲遞信僞茶販所見。雅東函中述所見云。柵欄有一童。年十六七。病跛。不良於行。避難往南堂。爲拳匪所執。匪曰叩頭敬神。曰否。曰速叩頭。曰否否。匪舉棒重擊云。送之歸天。監會士接雅東函卽發一書。乞援於法公使。

二十二日。遞書之人未回。市中店鋪已閉。端王諭各店復開。罕有從者。廿三以後。連日無甚舉動。

拳匪圍北堂極緊。

二十六日。耶穌聖心禮日。早六點鐘堂中行禮。未畢。陡聞鎗聲。急出堂。各赴防次。一教友中彈死。數人受傷。亟往仁慈堂調治。無何。訓蒙士罷西畧受一彈。傷於肩。血流如注。急行敷錫。得慶生全。拳匪置礮於大堂前。法弁恩理謂礮力不可當。不如先去奪礮。乃率法兵十五。教民三十。奮往直前。燃鎗迎敵。果奪其礮。四教民受傷。一教民死之。自是以後。拳匪不敢架礮堂前矣。今日匪放八百礮。多中大堂頂。堂仍岫立如魯靈光。亦一奇事。玻璃窻粉碎。一彈中某婦。閱日而死。又一人受彈立斃。

二十七日。匪攻猛烈。放礮五六百響。相去約二百丈。堂中未傷一人。西兵斃匪甚多。

二十八日。匪攻東南隅。無害。旋架四礮於北。正對仁慈堂。礮彈中經堂。壁爲洞穿。法兵聞之。往助意兵戰。恩理二呼發鎗。傷匪頗衆。餘卽退避。翌日有人來收屍。遙見一棺甚麗。似收大員之屍。其受傷未死者。同時昇去。

二十九日。日間頗安。畧有鎗彈飛過。無大害。夜十一下鐘。監會士登望遠臺。匪放鎗。未中。遙聞兵匪攻使館。鎗礮齊鳴。人聲鼎沸。二下鐘後。發鎗如聯珠。無瞬息間。直至三刻之久。

三十日。堂中欲遞書使館。令二人著麻衣而去。若新喪然。堂中糧食日少。洋人之膳本三節。自今日始。減去一節。

六月初一日。早六下二刻鐘。陡聞鎗聲。有人報隊長受傷。急往敷拭。昇至睡房。其受傷之故。因是晨有兵匪五百人。近逼大堂門首。前隊皆老年人。身穿紅衣。頭戴紅帽。脚着紅鞋。俗稱老道。中隊爲少年鄉民。後隊則官兵。堂中有一礮。以旗人某甲司之。甲適不在場。故未放。法兵十二人發鎗擊匪。官兵與少年人皆遁去。惟老道獨留。法兵又發鎗。老道多倒。望之慘然。蓋其自信不能傷。而今始知給己給人。隊長命出陣奪匪旗。甫及第一屍。有人自屋內發鎗。適中隊長。彈自右肩入。貫右肋而出。右臂亦傷。急呼退去。行至大堂門首。力不能支。隨即倒地。閱數日。善備而終。其人生有子女。會請

於統領願立功以晉職。或得一寶星。爲全家光。初不料授命華京也。

初二日。晚間堂前火發。爲拳匪所縱。匪又以水龍擲火油熾之。猛不可遏。九下二刻鐘。堂之左側。亦起大火。離堂僅一丈餘。匪向堂頂射火箭。法兵轉運水龍。竭力灌救。教民魚貫提水。默無一語。匪放鎗。法兵應之。垣外呼殺聲。歡號聲。咒詈聲。如雷貫耳。至十一下鐘。匪力漸殺。是役堂中無大害。然已魂不附體矣。時過午夜。堂中人出垣燒東鄰屋。覆拳匪簇聚之巢。奪得棉被一。皮衣數領。白米火油鎗彈各如干。又水龍二架。卽拳匪用以擲火油者。

初三日。終日無大戰。匪間時發鎗。一婦一孩中彈死。

初四日。隊長因傷去世。傍晚。匪向仁慈堂放二十一鎗。無大禍。

初五日。兵匪自遠發鎗。不得力。尋卽息。

初六日。終日大雨。未少間。夜間鎗聲寥落。

初七日。今日計小孩已死四十口。洋兵斃匪數人。一意兵偶不加慎。彈由已鎗出。傷及手面。無性命危。

初八日。時方晡。兵匪三面攻堂。西兵應之。斃兵匪十四五。兵匪大忿。擁入堂前大路。堂中司礮旗人。輒燃一礮。未中。然煙霧彌空。大礙西兵之目。法弁三喝發鎗。斃匪十七八人。匪中多用擡鎗。以二人肩之。一人從後點燃。一教民中彈死。今日堂中食驢肉。硬不可嚼。蓋老牲也。

十一日。匪以火藥納瓦壺。投擲堂中。其火媒繫於壺外。壺碎則媒自灼。自四下至五下二刻。直擲一百五十壺。幸皆未燃。自六下起。黃旗營以大礮攻仁慈堂。頗能命中。一日間放三百三十礮。擊坍平屋二座。婦孺避入大堂。午後始得稍食。終日未食者亦夥。鎗丸火箭。飛墮不絕。二三處火發。均幸撲滅。司礮旗人中彈死。臨終教士爲之赦過。晚七下鐘。匪攻始息。

十二日。自九下鐘起。兵匪放礮頗稀。午刻攻甚力。向鐘樓發礮。雖未塌下。已岌岌可危。三下後。飛

來火箭二十枝。內一枝有大力。穿窗戶直達堂頂。煙燄充斥。幸未燃灼。四下鐘時。華兵二百許。攜一礮至皇城西北隅。布置未定。爲堂中瞥見。意法兵合隊放鎗。華兵數人。受傷倒地。餘卽遁去。夜間鎗聲連續。堂中整備壹是。勞碌萬分。

十三日。早五下鐘。匪擲火藥罐。約一百個。其火媒已燃。燒於罐外。幸未灼。九下二刻鐘。匪以大礮攻仁慈堂。穿一大穴。十二下二刻鐘。法兵斃一司礮兵。華兵連放二礮。中堂中屋。未傷一人。其彈厚三寸。以堅鐵鑄成。

十四日。礮聲終日不止。火箭疊來。皆未燃。一彈墮皇城外。傷民居頗多。旣而匪至大堂前。開鎗力攻。鎗子紛落如雨。一法兵傷於腦。鮮血頓流。某司鐸急行終傅禮。閱二十分鐘氣絕。

十五日。清晨葬法兵。林主教受一九於首。未重傷。仁慈堂東側有大路一。廣六丈餘。傍晚轟然一聲。路中闕一大穴。蓋拳匪掘隧至此。實以火藥而發之也。堂中邊屋。稍有震壞。一人被害死。近處有

小孩六十口。安然無恙。在九十丈外。反覺大震。屋幾傾。延燒拳匪之居不少。匪又射火箭於堂上。仍無大害。教士以所得火箭彈丸洋鎗置聖母像前。用表感戴之意。夜既深。堂中人携火把火油入地穴中。其始一人入。其繼二人入。其繼五人入。其繼十人入。前行頗遠。未遇一匪。乃縱火空屋。約燒二十座。明日晚四下鐘。煙燄始息。

十六日。徧察左近各地。不見隧道踪影。二教民有過人之膽。出垣西行。約二十分鐘。十五華兵見之。立即遁去。亭午聞地下有斧斤聲。近訓蒙修士之居。立派二十人掘地。橫截其道。匪放礮。終夜未止。今日食馬肉。人盡甘之。

十七日。辰刻出燒鄰屋。毀匪巢。將晡。匪始燃礮。有二官立礮側。似相商量。法兵發彈擊之。立即倒地。一法兵傷於肘。又一兵傷於腦蓋。皆得漸愈。七下鐘匪礮尤巨。堂中人咸爲寒心。九下至十二下。鎗礮之烈。爲從來所未有。半夜以後。攻勢漸殺。

十八日。十一下鐘。意兵某。立高架上。磨拭洋鎗。一彈飛來。入右太陽穴。出左耳後。頃刻氣絕。其人信教極誠。胸上懸有聖衣聖牌苦像等物。今晨曾領聖事。未旋踵。一教民在彼處。亦中彈。閱一分鐘而死。其人受洗無多日。兵匪設備四周。終日鎗聲不絕。夜間頗靜。教民出燒礙戰之屋。匪自皇城外擲石堂中。教民應之。

十九日。自九下鐘起。華兵開礮。終日不止。約計一百四十響。恒在大堂之南與西南。或疑匪於西垣下掘地道。教民沿城挖長溝。以斷其路。鎗丸火箭相繼而來。比暮紅光燭天。黑夜如晝。意弁命投石垣外。俟匪還擲。易以鎗擊。半夜後。礮聲漸稀。

二十日。匪擲火藥罐。皆未燃。晚九下至十下鐘。礮子入堂。多至數百。一教婦中彈死。一法兵傷目。無藥可救。某修士率衆出外。得米三袋。東南有一新窟。將掘入北堂者。急塞之。

二十一日。匪傍皇城建一高臺。上置二鐵管。爲放火箭之用。辰刻大發火箭。吁吁之聲。聞於堂內。

法兵放鎗擊射者。立即倒下。一匪踵至。點火於箭。閱十分鐘始發。未中一人。後無繼之者。自早七下至晚八下鐘。常安靜。城中貿易如常。街上有人呼八日後盡殺教民。又云八日後與爾拚命。夜十一下鐘。修士賈爾訥儒良偕法兵四人。教友六人。備火油彈藥。擬燒匪人高臺。匪疑之。排立城上。持鎗以待。并擲火箭藥罐頗多。匪既有備。法兵未出隊。有人聞仁慈堂下有挖地聲。已四日矣。教士屬耳於地。閣閣可辨。修士賈爾訥儒良同二法兵及意弁等。集商片刻。某教友謂穴在二丈以下。當挖下截之。否則殆矣。修士佛里西德立喚多人。持錘鑿地。匪人自外擲石。并放鎗。晚五下鐘始息。一教婦受彈於喉。林主教與某司鐸方立。一彈過二人間。未中。亦險甚矣。今日始行九日禮。求佑於聖亞納。法兵爲之倡。發願如蒙允諾。獻一報恩牌。永誌不忘。

二十二日。因昨日掘地探隧。工猶未竣。今續之。午前兵匪移礮他去。不知所之。東堂喇嘛僧用小車五十輛。搬運什物。兵匪去者過半。觀此情形。知必有異。午後一下二刻至四下二刻。堂中挖地尤

力。訓蒙士若瑟督率衆工。勉勵其志。謂再鑿數刻。必得匪隧。不料時至五下。轟然一聲。地爲之裂。衆呼地雷。趨往視之。則屍身亂積。骨肉橫飛。有一腿在外。餘體在土中者。有頭顱入土。全身在外者。有奄奄一息。氣絲尙續者。有以受傷過重。早已氣絕者。磚瓦石砂。樑木雜料。紛亂如麻。與爛肉殘肢。混在一處。景况之慘。筆舌難宣。衆人墮淚。急將屍身翻出。得屍二十左右。傷者亦如之。若瑟修士。正當藥衝之地。高舉半空。落地已死。其下有一教友。亦爲藥所衝。落時頭先倒地。死甚慘。方翻屍時。華兵發火箭甚多。

二十三日。葬若瑟修士。午前頗安。亭午匪又攻。羣立皇城上。法兵八人。意兵數人。升垣擊之。匪卽退去。西兵出垣登城。教民隨之。將匪所備沙袋。推之城下。連擲磚瓦於城外。匪忿甚。連呼殺殺。匪所鑿隧道口。卽在其處。三四十匪。匿跡隧中。法兵欲下城塞隧口。此事極危。法弁喝阻。未果。自是城牆一段。爲法兵所據。教民擲火油於匪帳。登時燃火。匪大罵如狂。然不敢出。嗣有一法兵。一華人不自

慎。挺立城墉。爲匪彈所中。急行終傅禮。片刻遽亡。夜間教友潛出。縱火於近堂之屋。焚三十座左右。見拳匪三人。方睡。取其刀送之黃泉。

二十五日。終日無戰事。地穴中又得二屍。已朽爛矣。夜間二教民逃去。作虎口求生之計。堂中糧食日少。僅可支持十五日。相去不遠。有一米店。教民欲往取米。爲拳匪所阻。未果。

二十六日。或疑匪挖地道。尋之未獲。有人出垣。探視鄰屋。亦無踪跡。惟見硫磺砒礮頗多。取之以歸。匪沿城挖一長壕。不知何用。大約懼堂中人掘隧出外。欲橫截之。掘時有二員指麾於旁。手携茶壺。閒時吸飲。西兵見之。發四鎗。二員立倒。內一員戴紅頂。西兵連放八鎗。斃工人二十餘。匪乃奔散。是夜大雨傾盆。堂中無完屋。苦甚。加以彈雨並來。傷教友二。法兵一。均未殞命。

二十七日。午後四下鐘。華兵攻堂。西兵拒之大勝。匪死傷約三百人。堂垣東隅有一小舍。藉以眺望敵踪。守者未介意。一匪直逼舍下。某教民見之。橫放一鎗。立畢其命。他匪踵至。又斃之。連殺數人。

自西南來二匪。一手攜稻草。一手攜火油。安步徐行。似甚得意。想必自鄉間來。猶信彈丸不能入體者。及近堂門。見堂中無舉動。喚同黨齊至。傍牆而行。西兵開鎗擊之。中在前之二匪。他匪速退。已不及避。死者頗夥。一黃旗落於街心。一匪倒地。猶伸手取旗。以力乏不能舉。遂止。修士儒良發三鎗。連中二匪。西兵開六十五響。傷六十五人。不知死幾人。意弁見衆匪麕集。患之。請法兵至。合力放鎗。斃匪不少。法兵歸隊後。匪入西什庫。躲身大樹下。以七八人爲一羣。有以門板躲身。逐漸走前者。其來爲收屍計。西人聽之。一意兵偶不經心。已鎗自發。傷於鼻。無性命危。

二十八日。意弁年二十二。自小讀書。頗有才畧。今日疾作。兼喉痛。蓋疲甚矣。東北近廟處。有喇嘛僧戴黃巾。束黃帶。攜法國旗爲誘探計。誠兒戲也。日中三教民受傷。有人在東南隅探得一地穴。急塞之。

二十九日。傍暮。匪又來攻。堂中拒之。戕其十數人。

七月初一日。拳匪五十許。以童子當前鋒。著紅衣。其後爲壯夫。著黃衣。排隊前來。修士賈爾訥向童子放三鎗。心甚不忍。遂止。午後三下鐘。文司鐸病故。人盡悼之。文有才德。善晉接。待人溫和。處事多謀。人以柱石期之。不料其早卒也。一匪以開花彈。擲入堂垣。彈雖破。未傷一人。

初二日。東與南礮聲隆隆。火箭飛空亦夥。

初三日。匪人終夜攻堂。猛不可遏。十下時匪礮炸裂。一鐵片落仁慈堂左側。相去不滿三十丈。日間來礮彈五十五枚。夜間來三十五枚。鎗丸之多。不可屈指數。均自城上發來。堂中糧食日少。每人日食一頓。限以半斤。尙可支持十日。

初四日。官兵開礮一百五十門。皆實心彈。三教民死之。拳匪集於東。一手攜火。一手持刀。奔走如狂。一西兵以所奪硝磺。自製火藥百斤。頗堪合用。

初五日。終夜紛擾。無寧晷。拳匪架大礮於仁慈堂東北。距堂不滿十丈。正擊堂門。幸門後堆土。故

未破。匪所以擊門者。因垣有鎗穴。西兵由穴發鎗。斃匪甚衆。故也。有人以排礮事告法弁。法弁一再審察。謂須奪其礮。乃喚法兵十人。教民如干。謂之曰。奪礮非易事。但爾曹皆忠勇之儔。請一試之。吾儕逕進西什庫。如有人呼殺。我纔放鎗。如不勝而退。須昇傷者回堂。言已。將梯牆入庫。拳匪大隊至。法弁喚三兵前來。立垣後放鎗。一兵發二十九響。中二十八人。惜無躲身處。己亦受傷。退下。他兵踵之。方舉鎗注視。一彈飛來。截其左肩。不旋踵。法弁亦受彈。直貫頸中。急呼退下。登時肋間又受一彈。急行終傳禮。閱二十分鐘而死。

初六日。拳匪發火箭。繫有一函。勸教民以樊主教交出。可保己命。日間匪放八十礮。無大患。惟屋頂洞穿。狀似魚網。

初七日。華兵大擾。其始放鎗。其繼大呼。未幾遙見華兵執四五人。拽髮而行。不知何人。或卽堂中逃出之教友。或爲使館所發之謀探。均未可知。訓蒙士尼西君。偶發一鎗。中一匪首。

初八日。尼西君屢發鎗屢中。堂中之驢宰盡。今日殺騾以食。尙有騾數頭。馬二三四。水牛一。犢一。猪三四。

初九日。午後三下鐘。教士與員弁集議。至西華門米店中取糧。以活衆命。但此行甚險。必喪數兵。不如且待。故未去。

初十日。教民有出外覓食者。一人爲官兵所獲。慘死無疑。

十一日。一意兵升屋頂。會一彈飛來。挾其右目。教民有出外尋食者。一人死。一人受傷。三人被獲。十二日。都人士遷徙紛紛。車輛北行。不勝屈指。所載皆衣被等物。

十三日。聞拳匪相告曰。盍去。洋兵來矣。

十四日。今日頗安。惟餉糈日虛。飢腸輒輒。

十五日。覓得一地穴。在堂門之東。急塞之。

十七日。衆人困於餒。力皆衰憊。念忍苦可以補過。頗覺甘心。

監會士日記
至此而絕

十八日。匪所掘地道。忽然轟發。法兵聞聲趨至。監會士在堂誦禱。急出。見一未受洗之婦。半身埋地中。呼人往救。皆裹足不敢前。因匪彈如雹。危殆萬分也。監會士膝行往救。旁有呼危者。士稍起。則一彈中其胸。自左肋出。心肺洞穿。尙能誦悔過經五六句。旋即聲息俱絕。午後三下鐘。草草殮之。

十九日。仁慈堂中。又有二隧。先後炸裂。未致巨禍。

二十日。教民有出外覓食者。皆未回。不知其所之。時方午。遙見兵匪相怨。倒戈互鬪。一西兵擊中二匪。有一紅頂武員。率兵六十人。道經堂外。西兵開鎗斃之。有人升大堂頂。見中西兵戰於東南。礮珠如雨。城上華旗漸少。城中人逃難紛馳。急如星火。五下後見西人往來城上。晚六下鐘。有受傷華兵三百人。道經北堂外。西兵任其行過。

二十一日。未昧爽。東華門火起。七下至九下鐘。砲聲不絕。惡戰良久。後息止。

二十二日。堂中僅有餘糧四百斤。早七下二刻鐘。日法二國兵。來救北堂。入西華門與華兵戰。匪死八百人。法兵死二人。傷三人。十下鐘。法公使法提督咸來北堂。與樊林二主教相見。互慶生全。相抱爲禮。計北堂被圍二月餘。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八。意兵死五人。京師王瑪弟亞司鐸亦在圍中。別有日記。多與監會士之記相同。間有監會士所未記者。補錄於左。

五月初五日。

樊主教請九門提督崇禮。派兵保護北堂。崇派十兵來堂。赤手空拳。虛應故事。

十一二日。匪毀馬家堡鐵路。閱二日。常新店車站被焚。法比工程師二十餘人。避居三合莊。次日在京開西飯館之洋人。名沙毛者。偕其夫人。持鎗乘馬。往三合莊救工程師來京。京外教友家俱被焚毀。崇禮來堂。其從人在在探觀。察堂中虛實。樊主教猶請崇禮保護。崇指主教胸前之十字像曰。此物卽能保護你們。觀其辭色。有譏誚之意。

十四日。正福寺地方二三教友來堂。云彼處墳屋已燒。守墳之王五一家八口。皆被殺。李會長一

家二口亦被殺。今日發二教友出外探信，皆未回。

十五日。平則門外柵欄地方官草欄均毀於火。

十七日。西堂被火。先是金神父將堂中所有洋鎗封鎖櫃中，不准取用。命傭人輩散去。已則預備致命。及拳匪至，果被殺死。某傭逃出西直門。見護城河邊有教中男女屍數十具。晚八下鐘。沙毛偕夫人持械往南堂。引龐董郭西教士三人。李陸王華教士三人。訓蒙會修士四五人。仁愛會修女六人。聖若瑟會修女十數人。均往東交民巷。避居使館中。夜中沙毛夫婦又往南堂。救教友四五百人。亦往使館。

十八日。辰刻。官兵拳匪燒南堂。學生教友之守堂者死大半。有人見兵匪放火時。瀾公與崇禮在旁鼓勵。晚九下鐘。東堂亦火。艾李二司鐸死之。河南李司鐸往避西山桑峪。

二十一日。柵欄地方嬰堂病院均成灰燼。守堂之小孩二十餘。工人十餘。死於匪手。惟一人逃至

北堂。

六月初十日。除西兵外。衆人一日兩次食粥。尙能中飽。惟鹽菜已盡。

十一日。拳匪發來火箭。以鋼鐵爲之。長二尺半。圓二寸。中藏火藥。尾以木。長五尺餘。

十二日。晚九下鐘。三五教友梯牆而出。尋覓糧食。初入東南數家。無所得。後入當舖。見兵匪在內。立卽退回。

十五日。拳匪發地雷。在仁慈堂藥房之東。坑圓六七丈。一土塊重千餘斤。墮某教士身上。頃刻壓斃。受傷者八九人。輕重不等。

十六日。早八下鐘。張姓木匠方用饅。一彈飛來中頭角而死。自今日始。教友一日二食粥。每人僅一碗。半飽而止。

十七日。樊主教勞瘁特甚。午後小歇。起未十分鐘。一彈落榻上。枕且破。

十八日。計餘糧每日兩次食粥。尙可支持二十日。日殺一騾。煮於粥中。充衆人飢腹。

二十日。在地雷發處得電線十五丈。衆人驚駭。

二十一日。晚五下鐘。第二地雷轟發。正房倒七八間。西房倒十餘間。挖壕之三十五人。半壓溝中。餘亦受傷。一訓蒙士與三教友全身飛空。落皇城下。立即殞命。意兵五人。受微傷。

二十四日。大修院東邊聞掘地聲。知拳匪又設地雷。法弁令出外燒東隣屋。使匪人無藏身地。乃選壯丁三十。修士六。各持棉花二三十斤。濕以火油。三五成羣。緣梯而出。至東庫牆下。種火五處。頃刻烈燄飛空。燎原勢盛。先後焚三十餘家。自九下出。至十一下三刻而回。未傷一人。並不聞鎗礮聲。衆人異之。迨洋兵入城。破西華門。獲拳匪若干。皆殺之。內有一十二歲之童匪。山西人。林主教憐其弱。令洋兵弗殺。問其由來。及匪中事。渠實告不諱。問六月二十四夜。堂中人出外種火。何爾等隱避。礮且不開。對曰。是日城外來真拳民甚衆。又有馬隊步隊把守皇城外。一紅頂大員。向衆云。今夜義和

拳民攻西什庫教堂。爾等可守候。俟破後見有洋鬼子二毛子不論男女。一個也別饒。盡給我殺了。不料時未一更。義和拳民呼洋兵已到。我儕正在馬房等候。聞呼而出。向西一望見庫牆東房屋起火。拳民向北急走。我儕以火光燭之。見教堂垣牆上。都係洋兵。白衣白帽。手持洋鎗。官兵懼。不敢放礮。我儕亦皆隱迹。又問據爾等所見。洋兵有幾。對曰。有數千之多。又問數千洋兵。安能潛入城中。無人知覺。曰。他們說。必是打仗時。黑夜坐風船來的。據是則教民種火時。未遭禍。天神佑之也。

七月初二日。堂中三千六百十六人外。又有小孩三十四口。計餘糧尙有小米四百斤。老米二千五百斤。白米三千斤。綠荳二百斤。玉米五百斤。谷黍六百斤。紅高粱一千五百斤。餵牲黑荳二千斤。麥二千七千斤。花瓶中倒出之米麥數十斤。騾馬牛共十六頭。豬六隻。乾粉八十斤。核桃一袋。土鹽一百二十斤。鹽菜兩半缸。香油五斤。洋酒若干桶。糠十二石。餘無他物。除去洋兵之糧。每人日食四兩。尙可支持十二日。林主教謂王司鐸云。宜以白米四袋。麵五六百斤。藏於洋兵屋中。不令教友知

之如十二日後。援兵未來。我們聽天主命餓死。不該把洋兵也餓死了。那時他們有此數千斤米吃了。也可再度數日。或遇救兵到來更好。若無救兵。他們可拚命打出。投奔東交民巷使館。言至此。主教墮淚。王司鐸亦不敢仰視。垂頭而出。按己亥八九月間。堂中購糧僅備二百餘人之用。至庚子四五月。頓增三千三百餘人。歷三月之久。尙有餘糧。真無形之靈蹟也。

初三日。每人食粥半碗。雜以糠。終日兩食。自是教友無力禦匪。惟躲避而已。

初五日。法弁恩利疊受數傷。林主教行終傅禮。恩尙張目望。脣微動。似有所囑。然已無聲。故不能聞。主教告以悔過。甘心爲天主致命。恩點頭。旋即氣絕。年僅二十有三。胆識過人。守教誠摯。自到北堂以來。進堂祈禱日必二三次。午飯後。更不稍缺。逢主日則恭領聖事。屢謂教士曰。我奉命來此。乃我大幸。若在使館或他處開仗而死。有何會意。護北堂則護天主之堂。護主教司鐸教友之命。雖死何憾。實大福耳。其忠義之忱如此。適堂中有一美棺。卽以殮恩利。葬之時。衆兵流淚。自是西兵無弁。

不成隊。心猿意馬。各有所思。有欲打出者。有欲護主教司鐸往東交民巷者。有欲率衆教民。與兵匪死戰。敗於何處。卽死於何處。愈於苦守堂中。行將餓死者。林主教曰。爾等之意皆不妥。當待援兵至方可。衆兵曰。我儕無弁。令將焉出。主教曰。願聽我命否。衆曰。願。主教曰。願聽我命。卽以我爲兵官。此後事無巨細。問我而行。衆兵曰。善。主教曰。然則各往防次。予亦至兵官之所。自是林主教巡視洋兵。布置壹是。日無寧晷。

初六日。拳匪用火箭擲來一札。其詞云。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處洋人皆已平抄盡淨。汝等守此彈丸之地。內無糧米。外無救兵。苟識時務。當自出教投誠。必不殺害爾等。有能殺一洋人。獻首級者。賞銀二百兩。有拿一活者。送到本團。賞銀五百兩。指天爲誓。斷不食言。若仍執迷不悟。被獲之時。雖願投誠。亦盡殺不貸。乾字團具。

初七日。教友饑甚。以樹皮充腸。有出外覓野菜者。

初八日。林主教在小堂堅振衆孩。大小四十餘。忽來一開花彈。將屋頂穿破。落地三躍。未炸裂。未傷一人。洵奇事也。

初九日。午前有拳童如干。在仁慈堂後毒罵。并投若入堂垣。教友礮石擊之。

初十日。拳匪又擲一書。其文曰。字告天主耶穌教民知悉。昨日立山袁昶許景澄。皆已被殺。汝等外援已絕。勸爾等將樊國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之財產。全分與爾等。若尙執迷不悟。破巢後。玉石俱焚。今已掘成地雷數處。看爾等如何敵禦。當及早回心。免遭不測。本團言出法隨。思之思之。乾字團具。此書爲某婦拾得。他人未知。

十三日。第三地雷轟發。在第一雷之傍。因置藥不合法。斃匪甚多。

十五日。隣屋中有三四人掘土。法兵放鎗斃之。教友若干。出外覓食。見隣家有一穴。內有人聲。移土塞之。官兵聞聲前來。法兵自屋上放鎗。殺其六七八人。餘兵退去。教友猶恐穴中人能出。擊倒近穴

之牆。重壓穴口。使不能出。官兵又來。法兵又殺其二十餘。教友連入數家。卒得乾麪二十餘斤。米十餘斤。火藥鎗彈四匣。一併携歸。官兵自後開鎗。中二教友股。既歸。云這米麵是我們拿性命換來的。我們該吃飽一頓了。聞者酸鼻。

十六日。二法兵升西房。將頂篷穿一穴。瞥見西華門往來車輛甚衆。初開一鎗。一藍頂官倒於車內。又發一鎗。一白頂官倒於車旁。由城門來三四官。至車前。法兵又發一鎗。二人倒地。他人立避。閱數刻鐘。四五人又來屍旁。法兵又發一鎗。中其二人。然若輩尙不知彈自何來也。

十八日。清晨。地雷發仁慈堂東側。三屋均毀。大門前有五人。半在土中。皆死。客廳三間傾倒。意弁居其中。被壓屋下。教民力刨至平地。尙不見人。又刨下。始聞人聲。問其受傷否。則云猶可支持。乃出之。未重傷。意兵五人。壓於後屋。喚教民集。則土木成堆。無從下手。加之兵匪望準彼方。發彈如雨。一訓蒙士挺身行。一彈貫胸而死。法兵五人。教友十餘人。繞道至意兵所在。以門窗板木疊爲壁。藉

以躲身。力挖兩下鐘。始得一兵。身受重傷。尙能出言。問別四兵何在。則云初尙有聲。今不知其生死。衆人向內挖去。又得一兵。已死。更挖則又得二兵屍。時已正午。西房七間均塌。內有女教友十餘人。一人受傷。二人死於地。其餘皆死地下。正房十一間亦倒。內女嬰五十餘口俱斃。東房七間。南房十一間猶立。然已不成室。馬房中有四工人亦死。牛大小二頭。同遭此劫。法兵五六人。終日勞瘁。主教以洋酒三瓶犒之。二法兵醉。初相口角。繼且用武。教友從旁攔阻。言語不通。反觸其怒。林主教聞報前來。二人皆墮淚。各言其是。主教曰。城外礮聲隆隆。殆援兵到矣。乃分遣兩處。閱二下鐘。酒已醒。舉手互拉。談笑如初。或謂西人性直。於此可見一斑。

二十二日。攻堂華兵猶未知洋兵已入城。自六下鐘起。由東南三四處。用開花彈攻堂。七下二刻鐘。一彈落馬房左近。傷二教友。俄頃又來一彈。將粥鍋擊破。粥盡出。乃設法於別處煮粥。少選。二主教與三神父在第一層房廊。一彈飛來。未炸。羣呼速避。王司鐸舉足踢之。彈落廊下。霹靂一聲。階石

盡碎。未傷一人。未何。一彈中樊主教寢室。門裂如粉。有人升屋。窺以遠鏡。見禮王府東側廟屋上。有日本兵。鎗擊光明殿礮臺。聞者疑信參半。俄有人報牆外礮臺火起。爲日兵所縱。某教友梯城望之。呼洋兵已到。不下數百人。轉頭北望。又呼北來者更多。皆少年無鬚。蓋日本人也。堂中人聞言狂喜。飢且忘。力亦增。以三四梯擲城外。使日兵登城。有吹號報信者。因餓疲不能發聲。樊主教曰。拿來我吹。亦不成聲而止。急以三色旗懸牆外。日本兵見之。趨至牆下。日兵官問爾中有作英語者乎。康修士偕二法兵往迎。日兵乃緣梯升垣。衆皆拍手。法兵由南垣入。亦已到堂。與二主教相見甚歡。一法兵官問恩利何在。主教答以數日前陣斃。官舉劍觸地。淚涔涔下。曰。恩利我近戚也。擡頭見大堂坍塌已極。忿忿之氣。露於顏面。問何處可出。亟去開城門。一司鐸三修士。與護堂之法兵五人導之。時兵匪尙開礮不止。法兵三十餘。抵西華門下。法官令十二兵斷鎖。一擊而下。法兵擁進城。分南北二隊夾攻中國兵房。帶有礮車二輛。入城向光明殿礮臺開二礮。臺上卽無聲。車又進數武。向北開二

礮。旋向正東三座門開二礮。其彈連炸十數響。猛不可狀。法官派十餘人守門。日兵欲進城。法兵止之。先任俄兵入。然後日兵隨之。西什庫教民二千餘。得延殘喘。賴西兵之護居多。爰于庚子十月。集資備茶品糕點餚饌酒飯六十四擡。紅綢楹聯八副。德政牌匾若干。分贈英法德美意奧日俄八國使署。每署八擡。以表感念。

直隸北境京外教難

安家莊被圍

安肅縣安家莊有教堂一座。自六月起。官兵拳匪。時而數千。時而一萬餘。圍攻三月之久。接仗二十餘次。未破。兵匪被殺一千餘人。教友死三十餘人。莊中缺糧。衆教民携鎗出隊。入拳匪設壇之村。借糧數次。殺拳匪數百人。教友受傷者五六人。死者一人。將匪屋及設壇之廟宇。燒去數百間。直至八月間。洋兵到地。兵匪始散。

東關村被圍

保定城南五十里東關村。有教堂一座。在清苑縣境。庚子五月初。教友與拳匪接仗。匪死數百人。後增官兵數千。圍堂三閱月。大仗四十二次。教友死十數人。傷二十三人。兵匪死傷二千餘。直至閏八月。梢洋兵到地。匪始散去。

鹽山教難

鹽山城內。于數年前始築天主堂育嬰堂各一座。以聶鮑二司鐸總理其事。聶武清縣雙樹地方人。年三十有八。洗名伯多祿。鮑宛平縣胡林店地方人。年三十。洗名多默。庚子五月拳民大亂。有勸二司鐸率衆逃命者。有勸備鎗堅守者。然逃命則諸女孩無家可託。備鎗則無法籌貲。且不便購置。於是靜守以待。旋有慶雲縣新奉教者。欲受洗禮。請聶司鐸去。聶往焉。未幾。匪勢益張。計不能免禍。鮑司鐸令女嬰避往杏行村。在南皮縣城南五十里。彼處教友頗多。似易保衛。無如鹽山堂中。嬰多車少不能盡去。乃留小嬰二十口。殘廢大女孩四口。以聖若瑟會女長陸瑪爾大。與女師女教友各一人守之。其他修女三人。嬰孩十餘口。教友多人。均往杏行村避難。閱日拳匪群集。闖進鹽城教堂。將銀錢衣物。搜搶一空。卒將教堂嬰堂付之一炬。殘廢四女孩皆致命。其他小孩被拳匪擄去。事平後。如數追還。未失一口。匪初入堂。女長與女教友一人。由後門出。向東北武莊奔避。武莊距城五里。二

人至彼。適遇匪徒。匪毆女長甚酷。偪問銀物藏於何處。陸以不知答。群匪呼曰。老毛子。萬不可留。乃將陸女長與女教友同時殺死。陸係藍州人。年五十餘矣。

杏行村教難

聶司鐸前往慶雲。行未半途。被拳匪圍住。車爲匪所奪。大窘。去長衫。祇衣短衣走避。一人隨之。折向杏行村前去。行若干里。疲憊已極。足不能舉。乃就近至某姓教友家借小驢騎之。途中驚駭萬狀。飢亦甚。紅塵拂面。汗流如雨。至杏行村。已面如土色。音亦啞。出語不明。不知自驢躍下。教友見之。爲之墮淚。鮑司鐸遣修女嬰孩往杏行村後。仍居鹽山教堂。有一黃姓衙役。城北黃家店人。來促司鐸速避。謂禍將及。性命危矣。鮑聽之。携一小包。令一人隨之。出城避難。黃急入堂。竊細軟諸物而去。鮑在途二日夜。囊乏川貲。粒不下咽。迨力不能支。入小村乞食。一老者見而憐之。呼一童出水飯一碗。二人分食。致謝而別。路過某村。爲拳匪窺破。率衆追來。大呼洋人緩步。當以頭顱留下。有一勇敢教婦。

係劉九之母。適避難過此。急趨數武。跪地呼曰。求衆位老爺饒命。不要追那位先生。匪不聽。將婦拳打足踢。推之道旁。無何。來一正人勸曰。那個書生非歹人。何爲欲殺之。匪乃止。不復追。鮑司鐸徒步艱難。行抵杏行村。備述所遇。嘆曰。拳匪猖狂。有勝必有敗。但天主生我們。亦能死我們。教友當以全靈全身獻於天主。并仰賴天主。雖被難亦不可失望。聖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教友聞之。倍切祈禱。直至致命而止。聶司鐸商於鮑司鐸曰。匪勢日張。此處軍械太少。難於抵禦。日前致信北京。迄無覆札。惟有依靠天主及聖母。切求護救而已。言談間。有人報拳匪已近。不下萬人。二司鐸急往南首嬰堂。圖維保護。教友一百餘亦往。此五月二十一日午後事也。匪至。縱火於神父住堂。頃刻烈焰飛揚。萬金之制。盡化爲灰土。是夜。拳匪緊圍嬰堂。二十二日午後。匪移薪七百餘捆。置嬰堂四周。時至夜半。燃火於薪。向嬰堂擲去。頃刻南西北三面皆火。東邊與教外屋毗連。匪徒三百餘人。攜擡鎗快鎗各數十柄。由東來攻。教友拒之。然堂中鎗不滿十枝。而投瓦擲棍。皆不得力。少選。上房火發。

侯姑賈姑謝姑董姑藍姑小英陳轉。與男女老幼十餘人。高聲念天主經聖母經。卒至樑斷屋塌。均死於火。謝姑豐潤縣小稻地方人。洗名瑪大肋納。年未四十。賈姑同州賈家園人。洗名瑪大肋納。年三十餘。侯姑蘆州八里庄人。年亦三十餘。三人皆聖若瑟會修女。董姑蘆州少林口人。洗名瑪爾大。年四十餘。藍姑亦小稻地方人。年三十餘。此二人向在外間。教新教友經文道理。小英陳轉乃二嬰女。年二十左右。聶司鐸初在樓上。探觀匪勢。比危極。亟下樓。遇一人由火中出。渾身皆灼。呼曰去我衣。聶曰無驚。片刻天主卽召汝靈。少頃。其人氣絕。拳匪進垣。聶司鐸已昏倒於地。匪舉鎗刺之。卽死。鮑司鐸携一孩在西房。被匪打瞎右眼。仍毅然立。後緩步至簷前。向衆教友曰。我們永福之所。不半刻可到矣。宜求天主聖母。護守天神。主保聖人。不離我等於死候。言已。屋頂坍下。死於火內。匪譏之曰。頃刻可到天堂。不煩僕僕風塵矣。

杏行村破後。砥橋鎮有教友張世德者。年二十五。拳匪用草刀斫其足。斫一段。問尙從洋人邪教否。

答曰我是天主之兒。又斫一刀。問如前。答亦如前。直至小腹近處。始氣絕而終。

有名部姑者。向教新教友經文道理。豐縣人。致命於慶雲縣小稻地方。

張義恒莊教難

南皮縣杏行村之西北六里。有張義莊。五月廿二日。張佟李曲四姓會長。集商自衛之計。四人各執一見。無定議。廿四日。有教外親戚來接教友到其家。時已謠言蜂起。危在旦夕。全村教友。走散過半。貞女曲維姐。年廿五。尹玉姐。年二十。李喜姐。年廿二。李愛姐。年十五。維姐之嫂。與所生一孩。又有教友若干。尙未散去。維姐向衆開言。大旨謂我等可隨意走避。然天主萬不可背。我輩女流。不知所之。願諸姊妹萬死不失貞節。聖經云。若不爲我舍生。不能見我。言未已。衆女皆哭。俄而曲嫂之母家。來車促行。維姐遲疑不決。衆曰。姐們不去。我等亦不去。願同死於此。維姐俯首片刻。曰。我儕弱女。何忍致爾等於刀下。望天主垂佑。各自逃命。若天主收召我靈。可相會於天堂。言已。又哭。旣而維愛玉喜

四姐同登一車。願至死不相離。維姐之嫂抱孩與范吉善之母及喜姐之嫂亦登車。其餘男女教友紛紛逃竄。閱一二日。拳匪蟻聚蜂屯。至張義恒莊外。不敢卽入。嗣知堂中無伏兵。乃一擁而進。先搶後燒。頃刻化爲平地。有未遁之教友。受刑萬狀。一爲李有德。年八十餘矣。已逃至莊北。被匪拘回。殺於堂前。又有佟長令。佟舍。佟砵。佟和之母。凡五人。皆被刺死。屍投火燄。曲維姐等逃至戚家。戚已散。空無居人。住至二十八日。風聲愈惡。有王姓嫗。領四貞女至李席莊。藏身墳屋中。嫗之姪孫知之。邀集二三人。欲奪四女爲妻。然天主不許。有教友名王七者。挺身出。苦口勸阻。乃免。四女仍回王喇莊。見堂已燬。哀懇聖母。將身靈獻於天主。旋入未燒之小屋中。因煙燄過多。愛姐坐門首而哭。拳匪見之。立卽斬死。其他三女。念聖母經不絕口。卒死於火。六月初七日。李成文之妻。李長明之妻。及其二女。又李長清之母。凡五人。代人索欠。惡人李困喚張莊多人。將五人或殺或酷刑致死。投屍于火。李長清曾逃至濟南府。嗣以無地棲身。仍回本里。教外人以鋤刀斫其半臉。昏暈倒地。又燒以火。長

清連聲求天主。直至氣絕而止。

張義恒莊男女教友致命者三十六人。光緒二十七年春。教友由營兵護送。到王喇莊挖土起屍。然斷骨殘骸。已難辨認。據鄉長言。共埋十餘人。挖得一孩之骨。旁有成人首骨。想是曲嫂母子。又得數骨。想是喜愛二姐之骨。在被燒屋角處。得小骨數枚。旁有耳環。曲龍章認爲己姊維姐之環。遂以爲維姐骨。又於門首得數骨。旁有錢三百。尹玉姐之父。曾給玉姐錢三百。遂認爲玉姐之骨。又於他處得骨一堆。想是范吉善之母之骨。各家收斂入棺。覆以繡龍罩。用鼓吹音樂。由營兵護送到家。父母家人。哀哭不置。旋即誦經行禱。禮畢而散。

宣化教難

宣化府屬延慶州及龍門赤城兩縣。難前教友大小男女一千七百餘。難後僅存二百六十七人。因教死者一千四百餘。全家盡死者七十八戶。庚子三四月京南義和團起事。宣化尙安。至四月底。突來大師兄二師兄各一人。自云山東籍。有法力。可以扶清滅洋。刀鎗不入於身。初惟四五十人學其術。未十日。各莊皆立團壇。教友爲之寒心。議備鎗礮。圖保身家。但不知聚於何處。褚神父住堂在永甯鎮左近。教友僅百餘人。有男女學堂各一。因此堂不能保。將男女學生遣回家內。二三女師。送往白坨教友家。距永甯百餘里。在深山之中。有名孔化營者。距永甯堂二里許。教友畧多。合于他村來者。共五六百人。五月初六日謠言熾盛。褚神父至孔化營聽神功。初八日早。拳匪二千餘人。來攻孔堂。教友持鎗守候。匪至村邊。兩相開仗。不一時。匪死十餘人。傷者更夥。隨即退去。教友受傷者四五人。死三人。皆以放礮不合法。自行炸斃。教友悲喜交集。預備明日再戰。翌日匪未來。惟將永甯教堂

與教友之屋。全行燒毀。初十日拳匪偕官兵齊來。多至二三千人。匪充前隊。爲教友擊退者再。官兵踵至。各持快鎗。教友不能敵。退回村內。遙見村之東南二面。業已起火。教友膽破心驚。各自逃命。褚神父在教友房上督戰。某教友呼曰。神父速逃。村不保矣。匪與兵自東南進村矣。無何。東南教友大聲哀哭。神父不敢久留。與三十餘教友。自村西逃出。未半里。拳匪追至。在後之二十餘教友。全被殺死。神父與九教友善奔。匪不能及。回村搶物。神父等駐足小山頂。距孔化營二里半。時營中尙有哭聲。慘不忍聞。歇片刻。又來二教友。一見神父放聲大哭。曰。神父不好了。教友全死了。神父出營時。吾二人本欲隨後趕來。因見拳匪追至。將二十餘教友殺死。故待匪回後。始自村旁俯行而來。言畢又哭。他人亦墮淚。神父云。此時哭亦無益。此地不可久居。不如上山去。乃齊登高山。行至午時。到一絕頂。承寧各村。皆在目中。教友村咸兆焚如。十二人渴甚。山上無水。乃下山吸飲。又已至晚。逃出五十里外。相去不遠。有一教友家。想可權借一枝。往就之。教友已遁去。問村中教外人。教友何在。對曰。匿

跡某山洞，十二人尋踪而去。到洞，鷄已再鳴。洞中有男女教友二百五十六人。糧食可支數月之用。苦無水。須取汲於山下。神父曰：此洞不可久居。若拳匪斷汝水路，將若何？教友云：我儕方積水。苦無多器。所積之水，足濟八九日之用。若欲他往，一則無合宜之地，二則婦女幼童不少。如何往乎？不如在此俟天主命。遂行告解禮，預備致命。褚云：予無暇聽告。爾曹往後山教友家，跪地痛悔已過。我乃赦之。須堅持信德，不可背教。教友云：我儕仰賴天主，至死不背教。褚住一日。翌晨携銀少許，同十一教友前往後山。閱三日，拳匪來洞下。教友拘守甚嚴，匪不能近。遂守有水之處。三日夜不離頃刻。教友遙向拳匪云：汝等想斷我水路，我等儲水甚多，可應一年之用。拳匪聞之，別生一計。繞道至洞之上峯，向下投草，以火燃之。立即大熾。衆教友燒死洞中，無一出者。是年臘月，官紳教友前往收屍，見大半枯槁，間有全身完好者。大都半跪半坐。

褚神父自後山到白垠。教友五百人亦藏身山洞。洞極幽。山足至洞口約一里半。祇容二三人。兩山

壁立。洞前有平地一方。大可一畝餘。洞外兩旁皆石壁。左近有一泉。汲用不能竭。洞深十二丈。廣三丈。至五丈不等。半係生成。半爲人力所鑿。褚神父居洞八日。見糧食無多。且聞拳匪將來。先勸教友堅持信德。後與十一人逕向西灣子進發。諸男女教友不能他往。仍居洞內。褚過長城。處處皆匪。出二三邊口。匪持守甚嚴。南北一百六七里。行二晝夜始到西灣子。洞內教友拳匪不能攻。因圍守洞外。直至二十一日之久。欲絕其水。本地匪人知洞旁有泉。促衆匪以一半看守。一半登山樵柴。又自村莊運柴來山。多至數萬斤。由洞上投下。盡落洞外。投火燒之。頃刻燎原。匪又對洞放鎗。教友不能出。一時火力過猛。洞石皆裂。內有鎗藥。自行轟炸。斃教友數人。相持一日夜。教友死百餘人。翌日傍晚。拳匪大聲呼曰。我功成矣。各往領賞。二毛子盡死矣。卽鳴金收隊而去。此乃詭計。教友未料及。約三百人。內婦孺居多。一齊出洞。下山逃走。不料拳匪守於要路。一見大喜。曰爾中願背教者。燒香叩頭。各自回家。不背教者。殺無赦。教友答云。我們都是天主教。殺就殺便了。拳匪舉刀亂斫。一轉瞬間。

殺二百餘人。有年少二十餘。急足逃去。王瑪利亞北京人。在永寧教女生。年三十餘。德貌雙全。每向衆女生云。我們死倒不怕。就是怕人搶去。所以該求天主。賜我們速死。不可落在外教人手裡。是日亦被殺。明日數十匪人。往視衆屍。見王瑪利亞魏瑪利亞二三貞女之屍。尙跪一處。一匪云。昨晚天黑。看的不明。如何把好女子也殺了。若在白日。把他們留下。豈不是好麼。楊伯祿桑峪人。向爲宣化堂中司事。六月初。德大司鐸知宣化堂不能保。飭送聖若瑟會數修女。及女嬰若干。同往西灣子避難。時謝神父病未痊。亦送去。其時候神父率深井數十教友。往護宣化教堂。到後見本堂神父已遁。府尊李太守又函促違避。乃回深井。茲以府尊函錄左。

侯司鐸大人閣下。自貴教宣傳本屬。勸人爲善。教堂幾徧天下。初亦彼此相安。近雖偶有民教相仇。不過一州一邑。吾國家尙能保護。地方官猶可維持。從未有變動之奇。焚燒之烈。蔓延之廣。如今日者。此固吾國之不幸。亦貴教之大不幸也。郡城教堂。在尊意過事憂慮。必疑地方官不爲保護。

卽力言保護。亦疑爲敷衍之辭。不知本能保全。彼此俱有利益。縷陳其義。厥有三焉。中外雖開釁端。終久必歸和好。燬一處。將來有一處之爭執。全一處。將來有一處之交情。吾郡城教堂。關係至爲遠大。不得不極力保護者。此其一也。吾 國家向於焚燬教堂。皆不惜重金。以全交誼。卽取償於其本地。原以警彼將來。他處出產富饒。事後猶能彌補。吾宣郡民貧地瘠。設今日不能保護。他日何力填還。重累我民。決非地方官之所願。此不得不極力保護者。又其一也。然此猶可曰爲國爲民。於地方官無關利害。吾 國家向於民教相仇。凡不能保護教堂。地方官皆從嚴叅劾。此次禍機息後。終必一一清釐。若他處焚燬。而吾郡獨全。地方官且有功而無過。此又不得不極力保護者。又其一也。此皆情理之極。故敢剴切而詳陳之。惟大可慮者。此次拳民之變。實爲聞所未聞。不止呼召風雷。禁制鎗礮。且能一詛咒一指畫。百步之外。煙火旋生。故我國家始非不欲嚴拿。奈勢力未遑。恐激之而其禍愈烈。誠以該拳民等不愛財以安民庶。不惜死以報 朝廷。不犯淫惡以敬天奉神。不顧身家以

衝鋒陷陣。遂至愈聚愈衆。愈練愈精。其鋒旣不可當。其愚又不可破。設郡城教堂該拳民等必欲燒燬。具此神通法力。地方官亦無可如何。此則心有餘而力不足者也。倘使激成大變。玉石俱焚。雖有拔山舉鼎之雄。亦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再四思維。只有暫行趨避一法。台駕若去。則教堂猶可託故保全。蓋拳民之燒教堂。爲教民教士在其中故也。如大駕率教民旣去。卽拳民無所措辭。而所餘教堂。遂可作國防公所。則地方官有言諭彼。諒得保全。保府教堂之所以獨全者。卽是此法。想閣下必聞之者也。且事以相比而明。京師東交民巷。西市庫等處。皆各國公使所駐。其牆垣堅固。其地方廣大。其器械精良。其兵徒勁銳。其各公使之聰明智慧。自必迥異凡庸。當未經焚燬之先。旣有我國力爲彈壓。迨事漸緊。又有上諭令各公使出京。惜其不見信從。卒投於凶暴之一燼。使當日有明白人。從旁提醒。儘可藉奉諭旨。率衆出城。則鵠舉鴻飛。豈尙斃於弋人哉。由是言之。吾郡城何力何能。而足與拳民相抗。故今日望閣下遠行者。又審時度勢而出於此也。况智者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與棄城逃走。臨敵先奔者。迥然不同。特不與凶頑之徒。僅較量目前而已。古之人如太王遷邠。元宗避蜀。以都城重地。且又舍而之他。卽吾先聖先賢。如孔子微服而過宋。曾子聞變而出武城。亦以行一時之權宜。故爲千古之明哲。閣下又何必與愚悍者。拚此千金軀乎。卽以泰西各國往事而論。拿破侖以困守而遭擒。華盛頓以見機而反勝。此尤在內而亡。在外而安之明驗。鬥智不鬥力。閣下當早見及此矣。如其不然。不惟閣下身危。教堂不保。教民並其房屋。概歸焚灼。而且一朝變起。殃及池魚。推之貴教勸人爲善之心。當亦不忍。何況耶穌當日尙舍一身以救萬民哉。所以懃懃懇懇。勸閣下去者。蓋以拳民教民。皆係 朝廷赤子。地方官抱一視同仁之量。皆應保全。因今日勢恐相防。乃以趨吉避凶爲善計。區區苦意。想能諒之。至如以不能去爲憂。則更不須過慮。現在據各處文報。惟懷來延慶萬全及郡城。拳匪漸興。其他尙安然無事。且聞在教不在教。惟老團始能認明。趁今老團未來。以閣下中國衣冠。中國言語。更可徜徉而去。是今日猶能出走。久則恐無

駐足之區矣。緣拳民愈傳愈寬。我國家勉強行權。現又有各省迅練義和團防之諭。將來步步荆棘。雖欲走而不能。屬在同城。不惜瀝膽披肝。盡其忠告。如得下采芻蕘。則啟行亦當審慎。或分帮而走。或繞道而行。閣下熟悉地圖。必能斟酌盡善也。惟望一路福星。吉人天相。並望天心厭亂。早賜平安。則舊地重來。教堂無恙。想閣下當亦軒渠大笑。始信余言之大有裨益也。此稿擬成多日。惜格於衆論。致未轉達。每一披閱。殊負余心。可爲長嘆。豈天心已定。大劫竟不可挽回耶。噫。六月初六日。知宣化府事。李肇南頓首。太守信拳匪神技。不知其僞飾。自今思之。當亦啞然失笑。

宣化楊伯多祿與教友數人僱車往西灣子。五更時卽欲出城。因城門未開。往縣署索鑰匙。衙役答曰。城門今日不開。遂相口角。役曰。叫義和團來。言未已。拳匪數十輩已至。問曰。你就是天主堂的大管事麼。快來燒香叩頭。纔饒你。楊云。慢說燒香叩頭。老子定然不爲。就是你們給老子燒香叩頭。老子也不享受。一匪云。拉他跪下。衆匪齊上。將楊拉倒。剝爲肉塊。一衙役云。西門口必有其車輛。快去

槍來。衆匪速去。果見大車四五輛。車夫見勢不佳。立即奔逸。車上之物。盡被搶失。別有一車。載二二三女教友。亦欲出城者。匪問云。這也是天主教麼。車夫不敢答。匪問車中婦女云。你們是天主教不是。一女云。我們是天主教。本欲逃走。今不能走。憑你們殺就便了。拳匪鎗刀齊下。將三婦女殺死。城內教友一聞此耗。各自遁跡。德大司鐸。自西灣子回來。住上莊子。離宣郡二十五里。午刻望見宣城中四五處火起。想是天主堂被焚。午後有教友自宣郡南關來。言楊先生被殺於衙。今日欲拿教友。故我儕越城出。匪追趕甚急。未及而返。德大司鐸云。我欲往深井侯神父處。誰願從我。或往西灣子亦安。問之各人。皆願往他處。翌日。匪與兵將宣堂及教友屋。全行燒燬。旋至上莊子拿教友。莊已空無人。尋於田禾中。得婦孺五六十人。立即殺死。郭保祿神父。董伯多祿神父。景瑪弟亞神父之父母姊妹姪子姪女。皆被殺。

龍門房村。在宣郡南三十里。侯司鐸自宣郡回深井。道經其地。勸教友躲避。村中十數家。以劉姓爲

翹楚。家資豐富。不肯遠颺。在教親友逃來者亦不少。迨拳匪與官兵一到村中。衆人無主意。大小男女八九十人。跪地求天主。同時被殺。惟少年十二人。捷足而出。一月後。被殺教友之屍尙未腐臭。惟枯乾而已。

西甯縣於五年前。始建住堂。在縣東小莊上。宣化景神父管治此堂。男女教友共五百餘。深井住堂。先爲兵匪所焚。西甯教友爲數無多。均聚於小莊上。六月初。土匪勾引拳匪。來莊開仗。教友勝之。無一傷者。匪中死傷數十人。但教友無多。又少彈葯。閱三日。匪大股至。約二千餘。各莊之和附者。又有數千人。教友寡不敵衆。各自逃散。拳匪追之。半日之間。殺教友二百有奇。其餘逃入山洞。匪不復搜。至七月底。教友稍稍回家。景神父與二十餘教友。逃至桑乾河之南岸山中。教友三五成群。日往山莊乞食。晚則聚於景神父處。以畧好之食給神父。已則食劣者。十七日後。景神父往西合營堂。是堂屬董佟二神父治下。董宣郡人。佟北京人。五月下旬。各處拳匪。焚殺教友。董佟備禦匪之策。本處原

有教友二百餘。自外鄉來者又數百人。計男女教友。聖若瑟會修女及嬰孩等。共二千餘人。初土匪不敢來犯。六月底有外來之匪。自言山東老團。能避鎗礮。不妨一試。土匪恃其藝。集數十人。將西合營堂圍住。堂基故高。教友家在堂之東南兩面。堂北爲舖戶。堂西爲大街。低於堂基二丈許。拳匪四面呼殺。不敢近。自晨至午。呼殺之聲不絕於耳。街上不見一人。後數匪自堂北舖戶放火。將延燒堂屋。亦有破垣而入者。教友開鎗擊之。匪不能支。死傷十餘人。遂退。教友無一傷者。將火撲滅。佔堂北舖戶。使匪徒無藏身地。匪圍數日罔效。且每日被教友擊傷四五人。有人請州官發兵攻堂。州官不可。曰汝等欲滅天主教。殺洋人。本州不是不助。但天主教人衆。一時不能殺盡。况本州家人。昨日自天津來。言天津五六日前。已被洋兵攻破。不日卽到北京。北京一破。我們皆死。無葬身地。况西合營天主教。素日不是好惹的。你們聽本州吩咐。各自散去罷。匪不服。譁曰。這官也是二毛子。給我拿來。州官見勢不佳。速退。平日署中有武夫二十餘人。至此僅能護官。不能平匪。大礮四尊。爲匪索去。

西合營把總隨礮而去。次日匪欲以大礮攻堂。把總云。這礮我沒放過。吃葯多少。我也不知。你們自去放罷。傷了你們人。不要怪我。緣是匪未敢放。七月底。匪聞

太后

皇上已蒙塵。始各散去。事平後。近鄉教外人咸來求救。恐洋兵來剿故也。有送米糧者。有送銀錢者。有欲奉教者。一寸許之十字像。可賣紋銀十兩。教外人佩于胸上。以爲護符。但教友無有賣者。匪徒自教友家搶去之。早晚課一本。售銀百兩。教友知之。向教外人索回。

盤道坡村。在西合營北七十里。山中教友共八九家。無一家外教。五月上旬。教友皆至西合營。閱數日。各自回家。五月底。拳匪大作。教友不能避。靜待本村。六月初。拳匪麇至。教友二十餘。逃入山中。有匿土穴中者。拳匪尋得三十七人。令背教。衆友同聲對曰。殺了我們也不背教。一莊姓老人云。你們不必多言。這是我們的大幸。千年不遇的好時候。匪云。這老頭子真是不怕死。立即刀鎗齊下。將三

十七人殺死。架屍柴上。將放火燒之。天忽大雨。匪未放火而散。是夜二三里外教外人。見教友死處。頓發大光。故日後匪不敢近前觀看。八月間教友回家。探至其處。三十七人之屍。仍在柴上。面目可認。雖在日中雨中已二月之久。尙未腐敗。亦無臭氣。教友不敢動。稟告神父。發四五十人備棺葬於本莊。

楊家莊在西合營東北五十里。楊姓家素豐。人口亦衆。莊中人半在教外。半在教中。楊姓家工人二十餘。在教者半。六月初拳匪大隊至。一家大小藏於土井中。土井各家皆有。爲冬日藏山藥之用。拳匪先將家中物搶去。不見一人。四處尋覓。無所得。鄰莊匪云。他們必在土井中。可積柴燒之。匪從其計。頃刻火發。井中老少男女二十餘。皆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絕于口。均未亡。有四五人在僻處。亦未被害。後出外逃命。

雙樹子教難

懷來縣境有住堂二。一在雙樹子。一在紙房溝。在礮山堡南二十里深山中。共計教友一千五六百人。雙樹子教難情形。包神父有法文日記甚詳。茲譯其大畧。中歷五月初九日。懷來縣令。道經雙樹子宿教堂中。初十日臨行。見本村某姓秀才。知其在拳黨。面斥之。時拳匪蜂起。自山東以迄蒙古。在在皆是。十一日縣令致包神父一函。責教友無端生事。欺抑平民。遂致衆怒洶洶。不可遏阻。已上皆冤詞。無一語實者。雙樹子教友從未涉訟公堂。有案卷可考也。十六日本村教外人。不知何故。遷徙紛然。將細軟物携之而去。十七日早。拳匪集議於某山上大廟中。行將起事。是日二舖子教友有病重者。請包神父去。雙樹子教友阻之。不聽。遂往。至則教友咸集。有憂色。求神父救過。神父曰。諾。方救時。人人墮淚。蓋知死在目前矣。十八日匪在大廟。以糧食告匱。枵腹回家。教民聞之。心爲一快。二十一日。包神父回雙樹子。接德司鐸札。知天津四鄉之堂。俱成灰燼。京中東堂已燬。聖若瑟會三貞女致命。北堂被圍甚危。南堂西堂柵欄堂相繼焚盡。二十四日風聲尤緊。教友穿垣牆。作鎗洞。以火爐

上鐵管。改爲大礮。二十五日。聖若瑟會貞女聞宣化教友往西灣子。亦欲前往。包神父聽之。三十日。近方教友俱來雙樹子。瀕行。將家中物寄外教親友家。皆不納。因拳匪有言。凡藏教友物者。皆將火之。六月初一日。各店舖不肯賣糧於教友。檢點園中。祇有十日之糧。教友憂之。初二日。聞保安縣匪作亂。自稱神兵。強知縣向之叩頭。知縣懼。從之。初三日。匪擊一武員。官兵怒。開鎗擊匪。四五人立斃。其受擒而死亡於刑下者。又若干。匪乃懼。闔城始得安謐。教友之憂亦舒。十五日。德司鐸來雙樹子。包神父大快。蓋前此惟一神父。而今有二神父。死前可告解矣。十八日。聞東方有震聲。大如雷。甚遠。不能辨。地爲之動。堂上玻璃。閣閣動搖。莫解其所以。後知是日。天津火葯廠炸裂。相去五百里。猶覺其震撼也。十九日。保安縣令來函。勸教友背教。自火教堂。或供設菩薩像數個。便可勸拳民不來。神父毅然卻之。侯鎮海司鐸亦來堂。頭裹以巾。所携惟大日課一本。別無長物。二十二日。侯向苦修院進發。二十三日。近方有慣作宵小者。願來相助教友。有不敢諾者。包神父曰。其人雖惡。而助我則善。何

必卻之。二十五日孟家坎教友請包神父去。神父往焉。教友大悅。二十六日神父用早膳。時有人奔報拳匪已近。頃刻衆心大亂。哭聲載道。求天主聲不絕於耳。男教友各往鎗洞處守候。決意不能敵則逃。無何。有人報前來者係官兵五百人。已向北京前去。教友乃稍安。不料兵由大路折至雙樹子。奮力相攻。孟家坎教友登山望。見雙樹子終日烟起。不知勝負如何。衆心爲之大慮。皆曰。今日兵攻雙樹子。明日必來攻我。晚六下鐘。包神父忽起一念。鷄鳴山在村南。三面無路。西南二面。下臨洋河。惟一面有小路。一人把守。萬夫不能升。山頂有大廟。可居多。人。往彼必能保命。乃決計遷往。當夜將人物移去。此令一出。七下鐘已首途。各帶值錢物。及十日之糧。蓋冀洋兵於十日前必到也。教友魚串而行。長可數里。不出一言。小孩間出哭聲。婦女念亞物。亦稍有聲。忽有人言。前路有人截阻。神父曰。教友持械者前行。外教來阻者執之。不任其回報他村。旋知無人阻路。虛驚耳。行近山頂。神父先去。教友不之見。又亂。直至神父之鄉導。回報神父已登山。乃安然齊上。和尚問何人。神父曰。官們。恐

和尚閉門。故有此言。時山上有竊賊若干。宿邊屋中。聞官們二字。立刻遁去。二十七日早。接德神父信。知昨日雙樹子戰十五下鐘之久。教友死一人。兵死數人。一武弁殞命。今日早又戰。至十下而止。傍晚德神父致函包神父。謂已患病。不能領教友。請速回助戰。包神父當夜馳往。途中有鄉人疑爲賊。開鎗追之。神父以浮水得免。但不知路徑。終夜摸索。甚苦之。二十八日早。三下鐘。行近雙樹子。急步入圍。終日未戰。二十九日五下鐘。馬兵大隊自隣村出。大張旗鼓。得得前來。旋分二隊。行旣近。教友開鎗擊之。卽中。兵放大礮。第一彈經包神父頭上。離三尺許。第二彈中堂上小鐘。又一彈入鐘樓。落于鐘下。旣而行愈近。教友放鎗退之。又進則又退之。如是者數四。教友胆益壯。若干人潛出圍。隱身禾中。放鎗擊兵。舉皆命中。兵乃不能支。立刻遁走。教友追之。至十一下二刻。兵匪盡退。七月初一日。教友製聖心旂以資保護。初二晚五下鐘。兵匪各散。初十日拳匪七十人往孟家坟。將火其宅。幸他處壯年教友六人。道經其地。放鎗擊之。斃五人。傷者不知其數。奪得匪旗五柄。孟家坟因以保全。

而雙樹子之圍亦解。

宣化城南六十餘里。馬圈堡地方。劉若翰年四十五。劉路加年三十六。六月十七日。被鄉約王某等網送深井堡把總衙門。把總曰。若汝二人背教。可立即釋放。平安回家。否則必死無疑。若翰路加答曰。我儕已三代奉教。寧死不背。天主匪乃舉刀殺之。二人瀕死。猶呼。天主瑪利亞垂憐。

霹靂店陳秀之長女。名瑪爾。大年十五。團匪來村時。急避山洞。跪誦玫瑰經。匪追至。放鎗擊之。彈貫頭顱而死。閱一夜。其父往觀。猶端跪未倒。手持念珠。儼然如生。

王瑪利亞年四十一。亦霹靂店人。聞團匪至。偕他處來之婦女孩子等五十六人。入張家窪公所。念經求天主。拳匪縱火燒之。衆呼耶穌瑪利亞聖名。未出他語。俱死於烈燄。

計永甯教友死一千二三百人。宣化城內四百許。西甯三百餘。蔚州約百人。

大寶甸被圍

京東寶坻縣大口屯。及小寶甸村。戴司鐸西人。史王張三司鐸皆華人。傳教其地。庚子四月。備快鎗數十枝。礮一尊。其地在天津北百餘里。爲自津至京要路。五月底中外開仗。官兵欲保此路。四處雲集。東有董福祥之兵數萬。西有馬玉崑之兵數萬。北有宋慶之兵數萬。南則直至天津。盡是官兵。莫計其數。拳匪更在在充斥。戴司鐸先保雙樹莊。在大寶甸西三十五里。與官兵拳匪二萬餘。二次交仗。斃兵匪一千餘。教民死者數人。後念此地不能保。令教民齊往大寶甸。路遇拳匪之壇。皆焚之。教民無一受傷。拳匪死數十人。大寶甸教民已聚一千餘。又得雙樹莊來之四五百人。胆爲之壯。苦無房屋。支蓆棚以蔽風雨。先是拳匪來犯數次。均被教民擊退。匪中死傷無算。教民乏糧。向拳民設壇處借糧。所至無敵。匪敗走。求助於兵。六月初四日。有馬玉崑之兵五六千。自西北來攻大寶甸教堂。南有宋慶之兵三千。亦來攻堂。東南東北盡是拳匪。每日來攻。欲滅此而朝食。教民由園內發鎗。兵匪死傷不少。教民死傷亦日有數人。教民欲出外攻匪。司鐸不可。一日官兵一萬四五千。自南西北

三面來攻。離莊僅一里餘。皆用快鎗。攻一刻之久。東二里外又盡是拳匪。約數萬人。圍內男女教友死傷數人。本處教民張七。胆大有謀。謂司鐸曰。今日再不許出外。吾等無性命矣。任我領數十人出外破營。可救衆教友之命。我等雖死。兵匪必懼。若仍守圍中。則盡死無疑。司鐸不得已許之。張七乃選眼明手快之後生八十八人。分爲三隊。以四十人往西北。四十人往西南。張則領八人往正西。號令一發。衆人齊出。各赴所派之地。距兵營二百步。燃放排鎗。官兵倒斃數人。自是八十八人。向西行。三步一排鎗。五步一排鎗。官兵見教民猛如虎狼。有進無退。立即大譟。棄鎗礮而逃。營西二里有一小河。官兵皆往河西。圍內教民。又出百餘人助戰。官兵乃大敗。教民得全勝。官兵死數百人。傷而不能逃者。遍地皆是。及見教友追來。哀求留命。張七云。你們回去告訴你們大人。我們不是造反的。是你們逼我們無法了。若你們不來打我們。我們也不去打你們。後至官兵列陣之地。見所遺鎗礮什物無算。教民取之以歸。東拳匪聞官兵已敗。亦各逃去。是日晚李秉衡宋慶馬玉崑領兵數萬。前往

天津。過此聞教民猛勇殊恒。恐爲洋兵內應。欲招撫之。某員云今晚我領兵數百。必破其巢。何必招撫。衆官云請勞駕前去。再試一試。不勝。再有安排。某員領三百兵前來。一更後。已到大寶甸一里外。此地南北有一土溝。三百兵排於溝內。正欲遣人到莊探視。圍內教民。方喜今日全勝。張七云我心尙不安。諒官兵今夜暗算我們。有聶先生者。亦云我心亦不安。不如派四五十人前去探息。卽選三十人。出圍而行。至土溝邊。聞溝內有人出話。三十人駐足細聽。官兵聞溝東有人足聲。問是誰。教民不答。一兵云。開鎗。聶先生令三十人皆伏地。官兵放鎗五分鐘之久。不下千數百响。後聞溝東無聲。官兵曰。都死了。去給我把首級割來。一個腦戴。賞銀十兩。衆兵齊將鎗刀放下。一擁而上。已至教民所在。僅離八九步。聶先生一發號。坐起開鎗。頭排鎗將官兵打倒數十人。二排三排鎗。官兵倒大半。後又放三四排鎗。官兵無聲息。祇聞遠處有逃跑之聲。又放數鎗。頃刻無動靜。三十人全起。往前數步。見官兵橫臥一溝。約一百十餘人。內有一藍頂者。卽領兵之某員。張七向官兵云。大概你們裡頭

還有未死的。我告訴你們。見了你們大人說不是我們去找你們。是你們來送死。我們平平安安過日子。爲什麼要攔截我們呢。聶先生云不必向死人說話了。將鎗與子藥拿了回去。教友共得鎗一百六十餘杆。鎗子數千粒。昨日天津城爲洋兵所破。教友尙未知。夜間李秉衡等率兵南往北倉。此地之事。歸馬玉崑辦理。次日早。馬玉崑領二萬兵將大寶甸圍住。離一里餘。大礮百餘尊。旗纛高懸。刀鎗不勝屈指。列一弓字陣。教民正疑慮間。有一挑菜者。來圍下。言有一要信交戴老爺。戴神父云拿來給我看。拆而閱之。則馬玉崑名片。上書小字云。本軍門拜候戴教士安好。今大寶甸教民團聚一處。意欲抗官軍造反耶。竊謂貴教士必無此心。今本軍門欲與貴教士面談其得失。若貴教士不疑本軍門。卽發駕恭請貴教士前來。戴神父看後。不知所措。忽見三騎飛奔而來。亦到圍下。云教民等不該開鎗。我們三人前來。欲與戴教士說話。快請貴教士前來。戴神父云。姓戴的就是我。三人一望。見戴公頭纏白巾。用辮子盤住。身穿小褲褂。帶有泥土。手携快鎗。站立垣上。三人云。我們前來。並

無別意。欲與貴教士說明利害。故寸鐵不拿。若貴教士不疑。我們三人進圍。與戴教士講話如何。戴神父云可。卽將三人領入堂院坐定。三人曰。我們前來。不爲別事。舍着性命。願救此處教民性命。我們大人不是不能用兵力破此莊。只不忍見教民男女無辜而死。拳匪肇亂。本來可恨。教民又在此團聚。與拳匪官兵相持不下。如何使得。此處教民雖多。焉能抵敵官軍。我們大人本知教民不是造反。爲懼拳匪故也。但各莊平民。告到大人跟前。言教民至各莊燒屋。搶其財帛。我們大人不能不前來察看。而教民又殺官兵數百。這如何了得。依我們之見。請戴教士前去馬大人前。聽其安排。若有疑懼。可把我們二人留在圍中作抵。一人與貴教士前去。說話之間。有教民來言。官兵將莊子圍住了。這三人必是奸細。不如把他們網了。再打官兵。戴神父云。休要糊說。彼三人云。貴教士主意如何。戴云。我們不打仗。爲什麼官兵又來。是何主意。三人云。我們今日之來。並不怕死。是爲救教士教民之命。官兵雖來。不能先開鎗礮。或放我們回去。或把我們網了。或是戴教士前去大人前說話。或是

不去。就在今日。話也不必多說。請貴教士拿定主意。戴神父與史神父作辣丁語互商云。不如我一人赴馬軍中。看其有何措置。旋向三人云。既然馬大人有意見我。我一人前去。聽馬大人有甚說話。三人云甚好。我們留二人作抵。一人隨貴教士同去。戴神父云。那倒不必。你們不怕死前來。難道我怕死麼。戴卽乘車出圍。同三人前去。又有張七聶先生跟去。行至軍前。官兵已退數里。馬玉崑接見甚善。云貴教士數日受驚矣。然使教民不散。圍不去。軍器不繳。我不敢任其事。鄙意將各教士送至京內。或至天津。必保無虞。教民則還其家。并交出兵器。我乃有顏見上台。並見朝廷。戴云大人之意甚是。但教民羣聚。非造反。實爲拳匪所逼。馬云教士之言是也。我二人立約。我發兵平拳匪。并派兵保護教堂教民。戴云大人之言甚好。但當先平拳匪。我們始能去圍繳軍器。馬云就是如此。一言爲定。待平安之後。貴教士看馬某是否真心保護教士教民。事不可遲。五日內照辦。貴教士回去。與教士教民安排平圍繳鎗。我就立刻去平匪。戴神父回後。果見官兵至各團莊。拿拘拳匪。以爲首者軍

前處死。爲從者釋回。各安本業。五日內果拳匪平盡。第六日有官兵數十。前來保護教民。前來之。三官又請教士回至天津。並云寄信天津堂內。請劉教士來租界外迎接。戴神父不得已交出舊鎗數枝。飭卽平圍。一面與史神父。二從人。隨官兵往天津。及至楊村。馬玉崑已不在。哨官云。已往北倉。無奈。又往北倉。是日隨從之二人。逃回大寶甸。惟戴史二神父住北倉某店。至夜。送戴史之兵皆逃走。天明。二神父起。昨日數百兵。不見一人。正疑慮時。忽有三兵進門。舉鎗斫戴公。史公在旁力阻云。我們是馬大人請來的。你如何敢行兇。又一兵云。有銀子沒有。拿來。史公云。銀子盡在裡頭包內。你們自去取罷。三人進屋搶銀。戴史二公立刻出外。各藏他處。一點鐘後。詢一老人。方知官兵已逃。洋兵將到。二人出店。循運河西岸。南行四五里。有日兵數騎當住去路。不許前行。戴公云。我是法國教士。日本人搖首以爲不懂。後有一日本武官。能言華語。始放行。二人又前。未一里。遇俄兵數騎。又被阻止。無何。來法兵數騎。戴公言明來歷。又南行。至河東橋邊。爲俄人所守。不准過橋。河西有劉神父與

訓蒙會二修士。見橋東二人與俄兵相語。劉神父想是教友之逃難者。過橋相近。始識戴史二公。悲喜交集。是日洋兵攻破楊村。宋慶得馬玉崑函。知戴神父已平圍交械。立即電奏。朝廷遂有七月

初八日

上諭。前因中外釁端未弭。各國商民教堂之在華者。本與兵事無涉。諭令各督撫照常保護。現京畿大兵雲集。各路統兵大員。亦當仰體此意。凡洋商教士均當設法保全。以副朝廷懷柔遠人之意。教民亦國家赤子。本無畛域可分。惟是拳教肇釁以來。該教民等多有盤居村莊。掘濠築壘。抗拒官軍者。此等跡同叛逆。自不能不嚴行剿辦。第念其實係迫於畏罪之心。果能悔悟自新。仍可網開一面。昨據宋慶報稱。寶坻縣大寶甸教民。經該軍剴切曉諭。該教民等均願呈繳軍械。平圩填濠。自行解散。各就村屯居住。是該教民等非盡甘心爲匪。亦可概見。所有各處教民。如有感悔投誠者。著該將弁及該地方官一體照此辦理。不得概加殺戮。其各處匪徒假託義民尋仇劫殺者。即着分別查明。隨時懲辦。以清亂

萌。欽此。

柵欄葬屍

北京王瑪弟亞神父。奉主教命。于光緒二十八年冬至平則門外。柵欄地方。修造大堂。並坎地五處。按庚子五月柵欄堂中。男嬰孩三十餘。教友二十餘。爲拳匪殺于堂園中。或燒死於堂內。又有城內。並外鄉逃來之男女教友一百餘。皆殺于護城河畔。後移其屍於柵欄園中。投入四井。皆塞滿。至二十七年冬已過十八月。始將四井屍骸取出。盛於三十二箱。置墳地前。用舊磚砌一圍牆。留數孔以透風氣。上蓋板片。以蔽雨水。爲暫時之計。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行彌撒禮後。二十教友。拆破磚牆。將三十二箱擡出。於墳地後正中處。作一八角臺。空其中以葬諸屍。臺上造一八角亭。內設一白石祭臺。爲後日行祭之用。臺高八尺八寸。方三丈。亭高二丈四尺八寸。方一丈一尺四寸。埋葬之前。將三十二箱擘開。有一箱盛四五尸者。有一箱盛六七八九尸者。有一箱盛十餘尸者。又有只存枯骨

一堆者。又有八箱共盛五六十尸。面目雖不能辨。然各人之手足全身與血肉等。乾在一處。尙是全尸之形。又有一尸。視其鞋襪頭髮。似本處住家姑娘。全身皆乾。左臉血肉未敗。眼角下有刀傷二處。尙流鮮血。又有數尸。像是女尸。頭髮尙滿。又有數尸。手足仍爲繩所網。腿上有刀傷數處。二十八年自井內淘出一孩。約二歲以內。全身完好。形容如睡。惟爲他尸壓扁。開箱之前。衆人慮氣味難當。詎開後無甚臭氣。且所覺不同。或覺其香。據王神父所覺。與荷蘭奶餅相倣。

綜計直隸北境。教友死於匪手者約六千人。以被難走避。飢寒困苦。抱病死者。又二千人。茲將仇教官諭錄左。

順天府。爲明白曉諭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良善之徒。祇因惑于邪說。又恃教爲護符。以致種種非爲。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

不可解之仇。現在朝廷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忠義相勉。復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著各直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徧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卽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督撫各員。沿途設法保護爲要。着該督撫等體察各處地方情形。速爲籌辦。毋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合卽徧行曉諭。爲仰民教人等一體知悉。自此次曉諭之後。爾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追既往。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卽報明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凡有入教之民。速卽焚燬天主像十字架。呈繳器械。報明官府。並至團民壇上焚香。自表爲悔過之實據。如有一家悔過者。地方官給以門牌。有一人悔過者。給予腰牌。一經遷善。卽是良民。義團不記前仇。官兵亦不加誅戮。况近日所燬教堂。其中剜心剔目。斷骨墮胎。萬目共覩。慘不忍言。爾教民受洋人之愚。

平時則備受摧殘。臨陣則委身鋒鏑。孰若悔過自新。各安生業。倘若沉迷不返。自外生成。法網森嚴。斷難再恕。革面洗心。於吾民有厚望也。此諭。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欽命二品頂戴兼署直隸布政使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通省驛傳事務總統振遠全軍覺羅廷 爲
剴切曉諭事。六月初九日。恭奉

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良善之徒。祇因惑於邪說。又恃教士爲護符。以至種種非爲。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現在朝廷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督撫通飭地方官徧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名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卽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

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該督撫當體察各處地方情形。速爲籌辦。毋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等因。本司又于初十日。承軍機大臣傳諭。着本司遵照。諭旨。剴切曉諭。准令教民悔過自新。不咎既往。欽此等因。奉此。查教民本係中國人民。旣蒙 朝廷格外施恩。理應激發天良。及早悔悟。反教自新。共爲盛世良民。各保身家性命。除通飭遵照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教民人等知悉。所有前奉天主教耶穌教男女大小教民。准其一體悔悟。反教自新。卽赴該管地方衙門據實呈首。告知家族鄰右。邀人作保。一經反教。卽卽供奉祖先。貼門神灶主。虔心改悔以示憑據。其各教堂中聚集之教民。有願解散逃出者。亦准一體悔悟反教。不咎既往。自此次示諭後。再執迷不悟。以後身家不保。性命不保。後悔難追。該團民如遇已經反教之民。應仰體 朝廷德意。不得再視爲仇敵。妄行殺戮。其各稟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六年。七月日。

東鹿縣教難

庚子春。東鹿縣境拳民無幾。隣邑則在在都有。綜計東鹿縣教民一千六百人。分十五會。各有經堂。爲行禮之所。教士住堂在劉家莊。居縣城西南。附近教友四百餘。合于隣會教友。共七百餘。其他八百餘人。均在縣城東北。以駱家營。呂家莊。趙家莊三處爲大會。相去各十數里。地勢崎角。有鼎立形焉。教友自拳亂伊始。知難將至。各備軍械以待。端五以後。位伯舊城等處。亦有拳壇。愚民附和之。如鳧趨。如麇集。不久隨在皆匪。揚言仇教。管會李司鐸有才智。見事機危迫。諭教民安處家中。毋散避於外。嘗函請縣令禁止習拳。否則民教必有惡戰。邑尊善其言。然束手無策。致拳民之勢日益猖狂。五月某日。天未曉。彭頭村匪徒百餘人。擁至駱家營。行將肆掠。教民能戰者共二十許。內數人先自夢中驚醒。持鎗出戶。遇匪於村首。發鎗擊之。連中四五人。餘匪卽退。往控於官。捏稱鄉人路過村前。爲教民所殺。官來驗。知所控非實。飭家族葬之。未罪教民。然教民懼。意匪人必來報復。因欲避往他

方。李教士曰。東鄰深州之教民。咸聚于陽。召陽。召未陷。爾曹可安枕臥也。教民聽之。姑爲靜守。惟城西教民。無所依庇。加以彭頭之匪。與日增多。聲言前日之仇必報。而教友自深州來者。言彼處大遭蹂踐。致命者已不少。婦女被匪擄去。更堪痛惜。李憂之。然計無所出。蓋教民皆貧乏。欲集衆自衛。無糧餉。無多械。無餘屋可居。禱久之。得一計。與其坐而待斃。孰若出搜拳匪。乘其不備而攻之。則其力衰。其勢孤。教民可以保全。乃寄信保定。以此意告上峯。上峯不言可否。任李主之。李歸。密約寧靜縣。趙州。堞墩。劉家莊等教友四百餘。邀唐邱法教士亦至。五月二十二夜。教友一股自西路起程。一股自南路起程。各穿號衣。二十三日昧爽。抵彭頭村中。拳匪多至一千餘。聞教民至。鳴鐘集衆。排隊齊出。先在村口叩頭求神。既而洶湧上前。李司鐸喝令教民放鎗。數發之後。匪卽紛紛倒斃。未旋踵。拳匪大股自村西來。匪目稱五閻王者。騎馬前行。教民放鎗擊之。閻王墮馬。餘匪懼而退。時村東粉房中。有人放鎗。未中教民身。惟穿其衣帽。顯係天主特佑。故教民大呼靈蹟。無何。二股匪皆散。教民奔

入粉房。殺人頗夥。倉皇之際。誤傷新教友一人。數日後卽愈。重列行間。是役殺匪三十許。方兩軍接仗時。鄉民來觀者稠密如堵。幸而勝。否則無一人生還矣。李教士向衆曰。彭頭村爲拳匪大巢。不覆之。我儕終不能安。今日旣來此。當進剿全村。直至平地而止。教民不可以爲彼衆我寡。小勝已足。何可奢望。乃返。李有先見之明。彭頭人受此大挫。誓不共天。立卽集衆備械。必滅教民而始快。李聞之。懼。乞助於正定教民。不幸因阻未至。距彭頭八里。有一小會。教民無幾。某日拳匪往擾。塚墩教民二百許。馳往救援。至則匪已散。乃折往彭頭。遙探一切。未敢卽近。匪知之。携鎗礮器械出戰。一時礮聲隆隆。儼然蒞陣。教民伏地。久之。匪意教民盡死。絡繹來觀。教民忽起。殺其數人。餘匪胆裂。棄鎗而遁。教民追之。直入彭頭。燒其半村而返。自是彭頭之匪不足畏矣。惟深州之匪。益形猖獗。六月初六日。陽召住堂爲拳匪所圍。深州刺史助紂爲虐。以火礮濟匪。教友懼。男女皆哭。李教士聞之。立派教民往救。自朝及夕。終日與匪交戰。教民死三人。匪死尤夥。匪旣退。教民無論男婦。乘夜往東鹿。內二十

人。因失路被擒。均爲匪所殺。某日冀州馮家莊教友避往唐邱。道經曹莊。莊民截殺其數人。李知之。率教民往剿。燒其屋數座。取其糧。接濟唐邱教衆。是役一教民死之。先是彭頭匪敗後。羣集於晉州城內。約二千人。州尊助以鎗礮。往攻操墩。未破。匪死數人。志猶未灰。擬以大隊來攻。教友知李司鐸善謀。請往襄助。李曰諾。比至。見教友能戰者千人。謂之曰。與其羣集此村。不若分作三隊。適有二教堂未毀。離操墩皆十五里。一名趙圍。距晉城八里。二堂與操墩成鼎立之形。李發往各堂一百人。謂之曰。匪若來攻。汝曹堅守勿出。俟我率隊來援。教民曰諾。閱二日。天方曙。操墩聞趙圍鎗聲。以爲匪攻。操墩人馳往救助。比至。無所見。安謐如常。少選。有人登樓遙望。見拳匪大股。自州城來。轉瞬將到。衆友聞之。急登村外陵上。匪之前隊。携矛至陵下。其鎗礮尙在後車。教民放鎗擊之。匪應聲而倒。有人自樹間發鎗。直中拳匪後隊。匪乃亂。急足奔逃。匪回。將入城。州尊命閉門拒之。尋卽散去。自是北段無匪。而南段則仍復聯絡。往攻雷家莊。教民力禦。戰中日之久。嗣以唐邱教友來援。匪始散去。

東鹿李家莊教友李洛智。爲拳匪所執。受刑萬狀。匪逼其背教。堅不從。卒送彭頭村。匪裂其四體而死。

直隸東南境教務

東南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設主教一員。前此常由北京主教統理教務。庚子春東南全境教友五萬五百。守規未入教者五千人。住堂九。以張家莊爲總堂。公所五百八十一。小堂一百十三。西司鐸四十。華司鐸十六。輔理修士十一。男教習四百三十八。女教習二百七十一。修院一。院生二十。一。中學堂三。學生一百十五。小學堂十六。學生二百三十四。女學堂三。女生一百八十。蒙學堂二百。十。小生二千四百八十。育嬰堂八。收養嬰孩四百餘。印書館一。

獻縣張家莊教難

獻縣張家莊總堂有西人三十。步主教亦在其中。時會長馬大司鐸。在威縣趙家莊。葛司鐸代理總堂事務。接統領范天貴函云。奉軍門來示。滄州拳匪滋事。兇惡異常。卽將淮練各營。調赴滄州。以便相機剿辦等因。做營隊伍只得撤回。所有貴堂之事。卽請閣下設法保護。並諭各教民。將東邊牆子

築高。濠溝挖深。多備鎗礮。妥爲防範。幸勿以隊伍撤回。人心惶惶不定也。弟到滄後。卽面請軍門。撥隊前來保護。又接獻縣吳燾來函云。頃接府憲王太尊來函。以任邱八方村教堂。被匪圍攻焚燒。匪勢甚衆。並有任邱得手後。卽至河間獻縣之謠。囑卽嚴密防範等因。竊思八方匪徒。衆有數千。一時恐難解散。張家莊爲畿南總堂。匪徒最爲注意。刻下楊玉山所帶防軍。除各處分紮外。存城不過百餘。倘該匪大股來撲。斷難抵禦。敝處雖已飛稟督憲梅統憲。迅卽添派大隊前來。第恐緩不濟急。貴堂教民迭與拳匪接仗。頗能得其情委。望卽早爲佈置。以助兵力之不逮而保總堂。是所切禱。旣接官函。堂中立即整備。用抵拳匪攻突。但彈丸小莊。僅容數白人。而逃難來者日衆。增至四五千。人。蓆棚而居。處處皆是。有居帶來之車上者。有露居者。晝暑夜寒。雨淪日曬。困苦顛連。筆舌難罄。堂中每日施粥三次。旣而減至二次。每七日猶需米百餘石。司鐸巡視病人。時而送聖體於蓆棚之下。時而傅終油於敝車之上。其因窘難疾病死者。男婦孩童共二百餘。祇計本會死五十六人。



初。外人傳言有二百餘人習法於九連山。各洞神仙俱已請到。獻邑總堂。乃黑風口。或九龍口。非八月八卦旗全來。不能取勝。堂中聞言一笑置之。不料八月二十七日十下鐘。果有匪衆前來。堂中鳴金聚衆。適此日獻縣城中有大市。信友赴市者過半。午刻衆人未備。拳匪已近。闖堂之人。奔走紛如。不知所措。戴司鐸登鐘樓。見匪已至。一發洋鎗。匪隊遽亂。速下樓。令教民出戰。未十分鐘。斬七十匪。餘皆奔散。自是匪不敢來犯。然堂中日夜戒嚴。心驚夢寐。至閏八月二十四日。法兵至。教民之心始安。至是。四方外教。大爲驚懼。府縣等官。送來牛羊菓品。殆無虛日。將以塞法員口也。

東大過村戰事

光緒二十五年冬。獻縣七家莊某太監。家資甚厚。請景州等處拳師設壇授術。至十月十三日晚。勾串他處拳匪四五百人。先犯東大過村。甫至村頭。忽收隊而歸。不解其意。十四日夜。復蜂擁而來。列陣於東街口及村外樹林中。齊聲喊殺。跪地叩頭。舞刀不止。教友能持械者。僅數十人。後有立車村

及西大過村教友。聞鐘聲前來助戰者十餘人。戰一點鐘之久。邪匪身受多彈。仍不倒地。且有壯士舞刀入街。逼近教民宅。跪叩舞刀。教友見匪已近。開四鎗對準發彈。匪倒地。少頃又起。又叩頭。教友再發彈。匪又倒地。又起。教友發第三彈。匪又倒。少頃翻身躍起而逃。教友計無所出。且戰且禱。口不停呼亞物瑪利亞。未幾。見街上一匪倒地。未起。教友呼曰。打死了一個。義和拳敗了。快開門去追。衆匪聞言大驚。紛紛逃遁。自是各處之匪。應彈而倒。不能避鎗礮。及歸。師兄責其心不誠。或有貪財意。故死。是役也。匪死三四十人。匪有戰例。須將死屍搶回。俟師兄復活之。故有大車一輛。載回若干屍。街上惟遺八屍。次日。獻縣令偕營官臨驗。觀者如堵。想官將拘教民償命。不料官斥屍曰。父母生養你們長大成人。何其辛苦。不意你們燒人搶人。死於非命。遂命埋之河濱。並不提償命一語。匪黨失望。遂北去。後滋事於任邱。

西大過村戰事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獻邑樊屯鎮。拳匪三四百人。先燒北立車村教堂。後燒南立車村教堂。及教民屋舍。二村教民。先已逃散四方。拳匪及遠近亂民。見二村烟火彌天。聯袂偕來。爲搶財計。加以鄉勇若干。共三四千人。圍繞西大過村。教友護堂者。僅五六十人。遙見匪徒跪叩。求神附體。及逼近堂宅。乃齊發擡鎗擊之。匪懼。不敢直前。由西面轉戰漸進。潛入外教宅中。穴墻放鎗。力攻堂宇。弓箭磚瓦。無一不用。教友不得利。且戰且止。自午前十點鐘。至午後四點鐘。數次與拳匪對面交手。迨匪將入堂。幸教友助戰者突至。匪乃退。先是張庄教友知今日必戰。午前至郭家庄屯扎。探聽消息。比聞鎗礮聲。欲出隊。請命于席神父。神父欲激衆志。三請弗許。至午後衆人堅請。遂許之。於是合于郭家庄之壯士。共一百餘齊出。道經乜家庄。拳匪巢穴。匪邀擊之。教友齊發排鎗。將匪擊退。遂至東大過村。匪無多。未敢邀擊。比至河濱。衆立岸上觀望。岸下有一西大過村教友哀懇渡河。一人曰。何以渡。爾能肩負吾渡乎。曰能。卽肩負至河中。衆見之。難以爲情。且見河水不深。齊喊曰。來者皆當渡。

河。遂衣履而涉。至西岸。齊發排鎗。中而倒者甚衆。村外圍觀者大亂。奔逃弗遑。入屋內藏身。攻堂者聞亂喊聲。驚慌無措。亦棄械而遁。教友立刻追殺。四處奔馳。又值暴雨。匪更惶恐。堂上困守者大振精神。亦下追殺。是役斬匪二百四十七人。餘匪三千人。爲百餘教友逐北。是日乃聖母顯靈禮日。奪得大旗數桿。携往總堂。豎於聖母祭臺之旁。用誌聖母鴻佑。後數日。東西二大過皆被匪人焚毀。西大過村張保祿。三十四歲。胎生聾瞽且啞。避居教外戚家。匪見之。褫其衣。拽之樊屯。殺之。投之河內。是爲六月十六日事。董成錫若望四十二歲。入教未久。藏身教外家。匪搜得之。逼令背教。其妻若女。哭勸曲從。董心爲猶豫。其長子類思十九歲。勸其父堅持信德。遂父子致命。

郭家庄戰事

獻縣南段教民齊集於郭家庄。六月初八日。有老周家庄拳匪二百四十餘人。來攻西北兩面。西首有外教數家。匪燃外教屋一間。衆匪見烟起。卽歡呼進攻。喊殺不止。教民放鎗拒之。斃匪十五人。郭

家庄本紅土地。時值雨後。泥濘難行。拳匪敗北。棄履而跑。有四人暫避村外厠房中。教友見之。斃之。厠中。七月初四日。匪又來。甚衆。四面圍攻。終日礮聲隆隆。有修士在張家庄總堂鐘樓上。遙見礮烟。并聞礮聲多至五十餘响。是役未分勝敗。匪自炸大礮一尊。有轟死者。不知其數。有一大師兄受重傷。留住近村母舅家。教友六七十人。買茶食二包。入其村。告人曰。聞大師兄受重傷。特來拜謁。不知在誰家。菜園中一婦答曰。在我家。欣然引之入見。教友拽出斃之。七月十九日。匪又來攻。初以礮彈遠擊。後漸近圍牆。時值雨。村外多水。匪涉水舞刀而前。教友亦入水。對面交談。匪曰。爾鎗不燃火。教友三四放之。果不燃火。別有教友以快鎗斃之。匪退。是役得大礮四尊。火藥五斗。彈丸八斗。大車二輛。小車一輛。斃匪不知其數。因匪將戰死者奪回。待大師兄復活。然無一活者。

南立車村張庭蘭若瑟。年已七十有七。且多病。先避于河西文都村。依外教戚。戚之族人。貪其財。唆匪拽庭蘭至樊屯。有人出保。惟須背教。庭蘭堅不可。旋即就戮。臨刑猶手持念珠。虔求聖母。

王王氏瑪爾大。五十七歲。向來在外勸教。時猶在東光縣境。擬往獻縣。渡御河。手携一籃。頸上懸耶穌苦像。匪見之。去其上衣。截其手足。氏乞留聖衣於身。受苦萬狀。卒斫數段。

北立車村李劉氏。依撒伯爾。五十一歲。其女亞納。守貞。二十七歲。其夫弟李學。四十九歲。其子婦周氏。二十歲。六月十六日。四人爲匪所執。拽至樊屯。匪將三女之上衣剝去。截其手足。貞女熱心求主。并多言勸勉。李學不耐苦。言本不信教。李氏斥之。勸勿背教。李學乃默然致命。其他三人亦死。

杜林花地方杜朝敬。年已七十有六。誓且聾。羣匪至。各刺朝敬一鎗。立即殞命。埋之乾坑中。以一犬伴葬。不知何意。朝敬之孫女亦被殺。

郭柳氏携其子女。匿墳屋中。匪獲而刺之。徧體鱗傷。乃死。其小女僅二歲。死於母懷。長子十歲。長女十四歲。死於母旁。次子六歲。方跑。匪一刀斷其頭。隨即倒地。計杜林花教友致命者七人。柳郭氏之夫隆興。時在田間採柴。及歸。知妻孥被殺。房屋已焚。不禁號咷大哭。後至郭家莊避難。

祁連生瑪弟亞。獻邑北宗村人。入教未久。堅志邁凡。向爲堂中司廚。不受工值。告人曰。我有飯吃。又得救靈魂。何復他圖。庚子五月大難作。與本村侯路氏路濟亞。同避葦坑。旋爲拳匪拖出。逼至商家林地方。匪謂祁曰。欲保性命。當背教。祁曰。爾行爾事。吾守吾志。雖死不移焉。但下刀之先。容我念經。則受賜多矣。隨卽念經。後從容就戮。匪謂侯路氏曰。不反教則活埋爾。氏曰。吾守寡多年。死後無兒孫殯葬。洵如子言。亦一幸事。匪怒。推之坑中。行將下土。氏曰。尙有所求。容我念經。將我身靈獻於天主。念畢。曰。吾事畢矣。遂活埋死。

紀保祿。獻縣趙爾莊人。年僅十九。家貧。業種田。又販書爲活。光緒廿六年。拳匪四起。本村教友。多至范家圪塔避難。保祿仍留家中。同村教外人。有勸其逃避者。保祿云。聽天主命。自是念經愈切。以新聖衣披衣外。一外教婦。其從堂嫂也。勸云。衆匪將來。爾應避匿。以吾思之。不帶聖衣。亦不爲背教。何竟披於衣外。是誠何心。保祿云。聽天主命。五月二十四日。拳匪數百人。擁至村中。大呼殺洋人。立槍

教友財物。燒其房屋。保祿在家。藏身暗處。爲匪尋獲。匪問曰。汝奉教否。答曰奉教。一匪放鎗傷之。又問曰。汝尙奉教否。答曰奉教。尙不奉教。如何帶聖衣。衆匪大怒。以長鎗亂刺。并亂放洋鎗。頃刻斃之。衆曰。此年輕人。可稱大丈夫。小兒骨格。較壯者更堅。保祿同族兄名巨中。洗名若望。年三十一歲。同被刺死。

史方傑依納爵。年二十五。獻縣史家樓村人。累世從佛教。嘗病瘋。就診於天主教高姓醫士。愈後。自願入教。遂領洗。庚子夏。拳匪仇教。方傑與衆教友。力守范家圪塔。匪旣散。方傑歸家。本村拳匪知其回。糾集數百人。圍其屋。欲得方傑而甘心。方傑持械出。行將用武。母奪其刀。止之。方傑向衆曰。任爾所欲爲。惟勿傷我母。乃就縛。匪拽至杜村東首。百般辱虐。以鋼鑽鑽其脛。方傑不呼痛。惟高聲誦苦路經。禱不絕口。匪相顧失色。曰是真鐵漢。後剖心胆而死。受苦之烈。絕無而僅有。

尙爾庄金連仲若瑟。二十四歲。在河間張閣橋。被匪以洋鎗打死。楊萬平達尼老。三十四歲。及初習

教之楊士和。在本村被匪砍死。

郭旺屯王玉桂伯多祿。五十五歲。劉常有若望。二十四歲。俱在本村被殺。

小里村巴廷雲伯多祿。三十八歲。先逃於嶺上寺。後回家取物。被匪擒獲。拽至大郭庄受殺。

閻家庄閻文成伯多祿。偕妻依擗斯。均於本村被殺。畢宋氏亞納。被投井中而死。

尹照村王朝瑞保祿。二十八歲。在靜縣落于匪手。受刀砍後。推入河中而死。

陳丕德交河縣陳家辛莊人。年五十許。性誠樸。熱心出衆。五月大難作。逃往南方岳家。路遇拳匪。問

其在教否。答曰問我何爲。曰如在教則當死。曰果爾。僕在教也。匪乃當首一刀。鮮血流注。又問曰尙

在教否。曰一刀在教。刀刀在教。雖千萬刀亦在教。匪下刀如雨。立即殺死。先是乙亥冬。拳匪鬧教。丕

德喜曰。吾輩小人。功少罪多。非鬧教之年。難望升天。今則升天有望矣。無何。某村教民被圍。丕德雖

多病。亟往救之。有阻之者。丕曰。吾此行有二意焉。一爲救吾同教之人。一爲尋致命之機。果遂其意。

授命升天。

交河縣教難

郝村死劉姓五人。豆庄屯死王姓姚姓各七人。傅家庄死傅姓四人。亭子河死周符瑞一人。以上二十四人。皆死於朱家河。李福臺死李姓三人。郭家樓死王姓母子二人。

陳屯有李姓兄弟二人。一名伯多祿。生二子一女。妻早亡。一名賴孟多。生四子三女。次子名達尼老。在總堂修道。妻崔氏。名瑪利亞。兄弟爲人忠樸。誠事天主。庚子夏。拳匪盛起。六月初四日。馬回臺匪魁率匪二百餘。趨至陳屯。燬掠教友家。蕩然無存。伯多祿賴孟多領小女瑪大肋納。崔氏瑪利亞。匿葦坑中。有人語匪曰。葦坑中有人。匪聞之。入坑搜人。賴孟多先被獲。旣而瑪大肋納亦出。匪以長鎗刺右膀。一尼姑見之。呼曰。毋害此孩。賜吾收養。遂領之回廟。撫之善。匪謂賴孟多曰。爾背教否。答曰。我乃老奉教。萬不肯教。匪曰。若有銀亦可保爾命。答曰。銀無有。遂割其耳。領至廟中。不久。伯多祿崔

瑪利亞亦被拿。同至廟中。匪命守廟者買香燒賴孟多之頸。賴疼痛難忍。搖首洩痛。崔瑪利亞見其左右流血。蓋搖首而血自兩耳出也。匪拽至廟門首。謂既不背教。難保爾命。賴孟多曰。背教萬萬不能。速請動手可也。一匪持刀而前。自右肋刺下。頓卽倒地。匪又亂刀力斫。渾身皆傷。流血滿地而卒。年五十九歲。

留信村死七人。窪裡高死七人。先是徘徊村人欲學拳術。首事紀連登。率人往南北村請大師兄。師兄曰。爾村與蕭家留信兩村相近。彼處教民甚多。必須邀八十人同去。次日連登以大車八輛。邀八十餘匪至徘徊村下車。後卽求魔附體。巡奔留信村攻堂。教民聞之。亟持鎗。登堂頂拒敵。蕭壬珍獨持快鎗。伏於村西坑中。匪自北攻堂。教友拒之。彼此放鎗。兩不相及。壬珍自西坑發鎗斃二匪。匪見無計可施。遂登外教屋。攻堂上教友。正上屋時。適遇蕭楊氏瑪爾大。二十一歲。及河間魏湖村之幼女瑪利亞十八歲。方踰牆而逃。匪砍殺之。匪上屋後。互攻甚久。匪死六人。教友傷數人。未幾。匪於鄰

屋上戰。逼近聖堂。近可交手。蕭壬亮五十二歲。向匪發鎗。未中。一匪刺其肋。卽墮堂下。匪先後共死十七人。敗而歸。教友亦喪胆。壬亮呼人抬己至堂內。以待主命。次日匪復蜂擁至。初惟繞攻。教友紛紛逃走。壬亮之從子若瑟。十一歲。在堂事父。人促之逃。答曰。我父不走。我亦不走。我父致命。我亦致命。匪入堂先殺壬亮。後以大鋸擊死其子。全村教民房宅。悉遭焚掠。事後教友回視。見壬亮之子。死於父旁。頭上尙有大鋸。入腦未出。

蕭劉氏瑪利亞。五十三歲。逃入廟中。匪追至。逼令背教。堅執不從。始殺之。

李至剛之妻王氏德肋撒。三十歲。逃往趙庄母家。匪至村尋教友。氏見不能藏。出外自言奉教。匪逼令背教。不從。村人亦勸背教。堅執不從。遂殺之。匪見其二子。不忍加害。問幼子有靠託否。村人以祖母對。匪引二子。訪其祖母。祖母懼不敢出。匪曰。我等不嗜殺。惟以二孫相託耳。其母萬分固執。寧死不背教。吾儕不得已。故殺之。乃遺二子而去。

蕭樂山之守貞女德肋撒。三十四歲。在東光崔家廟村教經。亂時被拳匪殺於此村。

窪裡高村高王氏瑪爾大。八十二歲。子勸其逃。答曰。我寧死於家中。後拳匪至。果被殺於家。媳李氏瑪利亞。六十四歲。孫高仁德伯多祿。四十四歲。孫媳高笋氏瑪利亞。四十五歲。重孫方濟各六歲。保祿五歲。孫女依搦斯八歲。皆於逃走時。被殺田間。

深州教難

深州教民最多。奉教最古。拳匪之亂。致命者亦最多。衆共三百六十四人。

深州曹刺史景廓。素恨天主教。亂稍平。親至獻縣總堂。佯爲保教。無慚色。謂葛大司鐸曰。前奉諭。殺教友四百餘。今者。上命保教。我卽保教。然口是心非。回署後。仍陰害教民。

趙瑪利亞等致命

深州杜家屯村有奉教一家。家長名杜泰元。洗名保祿。妻趙氏。洗名瑪利亞。起鳳村人。生於一千八

百五十年。自小熱心。守教嚴密。年十八。于歸泰元。主饋餘暇。輒念串經。日必數貫。其獨子瑪爾谷。入院修道。後入耶穌會。泰元之弟時雨。洗名雅各伯。弟婦田氏。亦名瑪利亞。蔡園村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性良善。人盡重之。生二子。一瑪寶。一瑪弟亞。生三女。一瑪爾大。一瑪大肋納。一把爾把拉。長女嫁於王老寺地方。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拳匪蔓延。是月初八日。瑪爾大家與同村奉教九家。被掠一空。初十日。匪至杜家屯。勒令教民背教。並出錢一百緡。二者缺一。定將殺人。他村教外趙某。勸阻曰。爾義和團暫回。此事我一人兜攬。明日再論可也。匪聽之。趙某謂教友曰。爾等可乘夜奔逃。方免匪害。夜半。教友果出。有勸之者曰。爾等何固執若是。只出背教一言。即可無事。後仍守教念經。有何不可。杜保祿曰。不敢。勸者曰。不敢。則財貨盡失。杜曰。爲証天主之真。雖家破人亡。我不墮一滴淚。背教則萬萬不能。於是全家男女。半夜逃出。十一日。匪來掠搶。門窗亦取去。二十日後。拳黨漸平。閤家回宅。然室如懸磬。無以爲生矣。二十六年五月。匪又起。是月二十四日。杜聞趙路。二神父於廿



三日被殺。閻家避西安家莊。因彼處無藏身地。轉至戚串家。三十日匪至王老寺村。杜雅各伯等三十餘人。往彼助戰。不能勝。教友死數人。少頃。羣匪進村。殺人燒屋。村中教友十五家。與他村來者。共一百四十餘人。皆被殺。惟瑪爾大與小女四口未遭害。趙瑪利亞在戚串家。見勢不佳。曰我等分數起以逃。可免招風。乃至衡水縣班家店。與堂弟及其婦共三人。晝藏葦坑中。夜則宿婿舅家。六月初一晚。杜保祿亦至。瑪利亞給夫京錢一串餘。夜間相別。仍藏葦坑中。初二日早。被匪徒瞥見。三人向東跑。拳匪追之。將近王家店。趙瑪利亞年已五十一。徒步艱難。手持一小包。堂弟曰嫂。事急矣。可去小包而遁。匪或取包而捨我。遂丟之。詎拳匪不取包。急追如故。趙瑪利亞見致命之時已屆。坐以待匪。匪至。問曰爾是社家屯村人乎。答曰然。又問爾奉天主教否。曰我奉天主教。又問爾背教否。答曰。寧死不敢背天主。匪曰不背教。刀在爾項中矣。答曰你勸我背教。是陰害我。說畢。拳匪王二禿向頸一刀。血流如注。登時殞命。至晚。有二匪以大簪擡屍。投之滹沱河。是日田瑪利亞在戚串家。已不能

躲。其弟田全順不知路徑。適送至杜家屯。田氏曰事敗矣。此我村也。弟失望。曰姐姐。今世未必能相見矣。望天堂相會。遂含淚而別。全順歸。爲拳匪所拘。因不肯背教。殺於高家寺村廟前槐樹下。田氏至大屯坐葦坑中。去杜家屯一里許。初三日爲聖伯多祿聖保祿禮日。田氏與二子二女。爲人窺見。早飯後。杜家屯匪持二大旗。將葦坑圍住。瑪大肋納年十九。受一鎗彈。倒於地。未卽殞命。巴爾巴拉年十三。逃至某家。某堅拒不納。無奈。藏身二牆中。二牆相去只一尺餘。田氏爲匪搜出。謂匪曰爾旣來此。與其死於此地。我寧死於家中。匪曰諾。田氏乃右手抱小兒。生惟六月。左手挈五歲大兒。隨匪回村。一車載瑪大肋納。至墳前所掘之坑。曰爾自下乎。抑我等捺爾於坑中也。應曰我還能臥走。自下可也。因緩行。匪人杜長法持其臂。捺之坑中。頭向正南。活埋之。田氏到村。進家片刻。人想其念。經預備致命。旋即出。時在午前。一匪名杜二邪以鳥鎗擊之。中其胸背。立即倒地。手中小兒。亦落下。他匪連砍數刀。一匪將小兒當頭一刀。腦漿漂流而死。大兒撫母哀哭。無人敢慰之。田氏猶氣息奄奄。

至日將西沉。教外人杜二法。見田氏未死。以糞叉擊其頭。數下而死。匪將大兒瑪寶。亦一刀殺死。村人將母子埋於一坑。人謂田氏之死。志氣剛強。守正不阿。無畏懼之色。且喜容可掬也。幼女巴爾巴拉。在二牆中。居一日之久。日沒後。往避坎中。翌日無處可往。至某戚家。戚拒之。曰爾不背教。不能進我門。女曰我不背教。誰背教。誰下地獄。我娘我姐我弟。全被義和拳殺了。我終不背教。我若背教。我到不了這裏。我若早知道你背教。我連這裏也不來。不用說。你不許我進門。你既背教。就許我進門。我也不進。義和拳殺我。我升天堂。不殺我。就活着。說畢。出村向西南行。離村二三里。某村之匪追至。問你是何處人。誰家女子。答曰我杜家屯人。又問你奉天主教麼。答曰我奉天主教。又問你家人何在。曰我娘我姐我弟。全被義和拳殺了。曰你背教否。答曰我不背教。拳匪將其髮縛於樹。刀按耳上。問曰你不背教。刀卽在爾頸中矣。曰我萬死不背教。拳匪削其耳小半。曰你不背教。耳要落下了。曰我終不背教。你殺我。我升天堂。你不殺我。我就活着。一老人至曰。伊母姊兄弟皆被殺。此女必死無

疑。何必殺於此。匪然之。乃去。老人解其縛。幼女向西南行。至大章村。一老嫗見而憐之。曰。你耳何故流血。曰。被義和拳砍了。我母我姊我弟全被義和拳殺了。嫗曰。你是何村人。曰。家居杜家屯。嫗見小女。鮮血淋漓。面黃肌瘦。惻隱之心勃發。曰。你飢渴否。曰。我兩天沒有吃噓了。曰。從我來。我認爾爲義女。嫗乃領女到家。挖一窖。令小女入內。留一小口。日送飲食。小女在此五月之久。拳匪聞老嫗窩藏天主教小女。闖進其家十餘次。搜索小女。嚇老嫗全家曰。如在爾家搜出小女。爾全家被殺。家人俱云無此事。幸天主教保全。小女未搜出。杜雅各伯在王老寺助戰。敗後。奔至東陽臺村。仍守護教堂。六月初四日。聞妻子兒女皆致命。未能信。初六日。在陽臺與拳匪戰。一日之久。斃匪頗多。然匪愈聚愈衆。教友失望。時將暮。落小雨。匪乃散去。教友乘夜至東鹿縣界。及寧晉唐邱村。杜雅各伯欲得家人確信。乘夜至戚串家。詢知妻已致命。時在夜半。被王姓匪瞥見。乃向南急走。王喚數人持械追之。將及高家舖。高某適來。問曰。誰。并追誰。曰。王某追杜某。高曰。杜某兄弟無不善事。何故欲殺之。言際。杜

雅各伯已前行數武。王不能及。乃回。杜雅各伯過喬家寺村西北苜蓿田。見男女教友屍二十三具。亂臥於地。心寒如水。毛髮悚然。立即奔逃。未幾。又見教女三屍。近處有肚腸一堆。高一尺餘。頓覺周身戰慄。快向西南而去。天明。至五龍堂村。飢渴難堪。走進飯館。未幾。二匪持大刀自陽臺燒堂回。亦進此館。識杜雅各伯爲教友。佯問曰。爾何處人。曰我衡水人。曰爲何至此。杜答數語。匪曰。不必多言。我看你是杜家屯天主教中人。杜見已露。曰我果是杜家屯天主教中人。將若何。匪舉刀欲砍。忽有潘老彬者。素與杜相善。適進館。問杜曰。二弟何時到此。曰纔到。今我在難中。老彬哥救我的命。潘曰。二弟安心。無人敢殺你。你茶飯用足了。可快快起身。你前走。我跟後送你一段。途中必無人敢殺你。隨說隨走。出門登途。潘送數里而回。雅各伯向唐邱鎮進發。

杜保祿在家。于五月三十日。逃至王穉村。傍晚聞王老寺村已破。逃至南謝章村。住一日夜。後至班家店。初二早至衡水。午後至李家村張老順家。遇母舅與表弟。亦逃難至此。父子相對而哭。表弟曰

我妻吳氏。及我女被殺於我家北首。我表嫂趙氏被殺於王家店村北首。皆善死。不必挂心矣。杜保祿始知己妻已死。張老順不許久留。仍回衡水。宿於道旁地穴中。初三日天明。至衡水。遇義和拳於店。幸未窺破。立即逃至野窪。坐臥不安。欲往北。訪弟婦消息。行至王家村。又遇張老順於某姓茶館。問曰我妻被殺時有何言語。曰義和拳問彼。你奉天主教否。答曰奉天主教。又問你背教否。答曰我寧死不敢背天主。杜保祿聞言心悅。後至大屯。訪於徐某。答曰爾弟婦與其子女皆被殺。葬於一穴。初四日。保祿至王家村茶館中。聞飲茶者曰。前日一杜家屯婦人。被殺時。尚曰我寧死不敢背天。蓋述者遺漏一主字也。後保祿往張家莊總堂。及洋兵至深州。曹刺史景邨初亦縱匪害教。至是佯爲保教之舉。查本境教民未死者。尙有幾何。杜雅各伯聞己女在大章村。求州官遣差至彼村查問。果得小女。領進城中。官坐堂。問女曰。爾何處人。曰杜家屯人。又問爾家人何在。曰母與姊與弟全被義和拳殺了。其餘不知。官曰爾說得不差。我非不知。故意問你。看你說得對否。我與你京錢二百文。做



盤川回家。見你本村首事人。與之理論可也。在旁差役曰。大老爺恐誤了。其家人皆被殺。小女回家。尚有命乎。官曰斯言然也。可送至曹家莊。交李王二教士手。然後尋其父。於是小女由曹家莊至唐邱村。得見其父。始相安慰。今小女之耳。傷痕尙在。

深州洛泊村。傅姓。貞女瑪利亞。兄名大山。年三十餘。奉長命在武邑城北二十五里大劉村。教訓女孩。業已五年。庚子五月二十七日。拳匪三百餘人。至村中。教友俱逃村外。惟貞女及一婦一女。隱身外教家。匪等將教堂及教友房物焚搶之後。已走至村西。忽有村中惡人。請拳匪回來。告以貞女等藏處。匪入外教家。將貞女等擒獲。拽至村西。貞女手持念珠經本。默誦經文。不出一語。行至半里餘。經誦畢。貞女云。到了時候。我不走了。匪等動手。亂下刀鎗。卒斬貞女之首。將首級帶至龍店鎮。五月二十五夜。有教友回家探視。見貞女之屍。僱教外人埋之。

傅成章。依納爵五十三歲。助傳聖教。垂三十年。死於運糧城。其長媳及一孫男一孫女。皆死於護駕。

遲。其次子若望。戰死於五老寺。若望之妻偕幼子。死於護駕遲。傅郭氏巴爾拔辣。傅賴氏儒里亞。及子永謙。安德肋。次子若翰及二女。皆死於護駕遲。傅成文伯多祿。妻劉氏亞納。女亦亞納。均死於護駕遲。傅本固保祿。三十二歲。傅成修若翰年十五。傅庚林若瑟年十三。弟兄三人戰死於王老寺。劉巴爾巴辣四十七歲。在武邑教經。死於武邑。劉李氏瑪利亞及三女。皆死於護駕遲。劉郭氏偕幼女。亦死於護駕遲。劉張氏則濟利亞八十五歲。子振鐸斐理伯五十七歲。孫玉印保祿二十八歲。重孫五口。皆被殺。趙清河伯多祿六十八歲。被殺後屍投井中。媳李氏瑪利亞年十八。死於五老寺。趙吳氏瑪利亞四十六歲。及女十歲。死於西河頭。

北土路口有貞女高瑪大肋納。係衡水扈家庄人。自四十歲起。助傳聖教。先後二十年。至六十歲。遷居土路口。庚子亂時。日守大齋。求主憐憫。家貧。樵採度日。常講道勸人。爲人敬慕。年已七十二。四月間。拳匪肇亂。村中信友。約往唐邱避難。請瑪達肋納登車同往。堅執不從。曰。逢此盛時。不致命。尙待

何時再三勸之。則杜門不出。信友無奈。遂去。既而村中仇教之人。邀拳匪至村。時瑪達肋納在外樵採。有人促其速逃。彼反緩步回家。靜俟致命。少頃。匪見之。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天主教中人。旁有教外老人。欲救其命。謂匪曰。彼大教人也。瑪達肋納曰。我實係天主教中人。爾曹可殺我。且屢言己爲天主教中人。匪乃殺之。教堂門前。同村人草草葬之。

西杜家庄張潘氏。則濟利亞年五十七。聞拳匪至。急逃他方。途中被匪追獲。捨生致命。張玉平安。德肋年六十。聞拳匪至。奔至村西桑林中。藏身樹上。匪經其處。見樹葉深密。疑有教民藏身。向樹上放鎗。安德肋胆怯力軟。墮於樹下。匪執之。拽至村中。遊街示衆。繼以長鎗刺瞎其雙目。遂致命。

張楊氏瑪利亞年三十八。及其二女瑪達肋納九歲。路濟亞五歲。又張法市村安黃氏瑪利亞十八歲。同藏村外柴堆中。拳匪至。尋人不得。欲他往。行未數步。彼五歲小女。因久居草中。遂哭。母急擦其口。不料拳匪已聞聲而返。搜出之。四人同時遇害。

范洛印保定府人。久居杜家庄。拳匪至。偕幼子潛赴村外坎塋中。外教張黑子見之。連聲高呼曰。范洛印藏得隱些。匪聞之。搜獲父子二人。擒之去。其子且行且哭。匪怒斥曰。殺這小東西。孩曰你敢殺麼。匪愈怒。提刀砍之。幾斷其臂。後父子皆致命。

劉家辛庄劉廣寧若瑟二十四歲。被匪亂砍。全體鱗傷。匪疑其死。遂去。家人見其猶有生氣。擡至東鹿呂家庄。未幾隕命。死前常誦經。未出一怨言。同時被殺者。有槐林庄張喜林伯多祿三十一歲。

大流村有教友五六家。庚子六月初三夜。拳匪數十人。突入村中。燒房殺人。教友猝不及逃。男女共九人。史田氏瑪達肋納年六十歲。與其子史法雅各伯四十八歲。史郝氏瑪爾大二十八歲。史聶氏依榻斯二十三歲。史立知與其三弟皆若瑟。一八歲。一四歲。又一僅一歲。又一史瑪利亞年二十九。皆死於刀鎗下。李長發本篤年六十歲。踰牆而逃。匪見之以洋鎗擊倒。將其全身衣服。盡行燒燬。見其生氣猶存。砍其首而亡。

德朝有一新守教者。姓郝。名柱子。拳匪至村擒之。先砍其右臂。問奉教否。答曰奉教。又砍其左臂。問之。仍曰奉教。遂殺之。

同村有李秉全者。方濟各五十七歲。妻張氏。瑪利亞四十九歲。女瑪達肋納十八歲。長子二仲。本篤十六歲。次子三孟。若瑟十歲。皆逃於孫家村。被匪擒執。一家五口被害。

東沿灣有一幼孩陳類思。四歲。拳匪至村燒殺。父母急逃。措手不及。將幼子遺下。匪殺之。

凌消李。李氏瑪爾。大四十四歲。先藏身於本村閒屋中。村人勸其背教。堅執不從。六月二十七日晚。拳匪至。撞門喧嚷。將瑪爾大飛刀亂砍。頭腦盡傷。兩手俱斷。匪疑其已死。散去。瑪爾大醒後。爬入宅中。次早。匪聞其未死。復來砍之。置棺中活悶死。

同村李陳氏。瑪利亞年六十。村人僞言保護。藏之妥處。既而暗召拳匪擒之。牽之遊街。備受窘辱。卒殺葦坑中。

唐旺劉氏瑪利亞年四十。新奉教。被拳匪砍死。

尙家庄王喜聖。保祿五十六歲。六月十六日。衡水大柳村。拳匪入村搜殺。喜聖速逃龐姓家。後見不妥。轉逃黃姓家。被羣匪瞥見。授命於刀槍下。

蓮花池封彥臣保祿三十七歲。先在奉天府與其弟開設木廠。先緒二十五年。見拳匪倡亂。偕弟歸家。庚子年匪亂愈熾。將他往。而拳匪已至。頓卽全家離散。六月初。拳匪往護駕。遲燒殺教民。彥臣聞其父在彼村。將及于難。急往救之。後入茶館稍憩。想在奉天十餘年。此處人必不我識。不料有一在奉天相識之匪。昂然直入。見彥臣。猝然問曰。子非彥臣兄乎。曰是也。匪曰時勢至此。子將若何。曰爲主致命而已。匪呼黨羽至。將細縛之。彥臣曰爾無知輩。我旣奉教。自不愛身。焉用縛爲。但在此致命。不如在村外。免人厭惡。匪曰諾。於是同赴村外。彥臣一路言語如常。毫無懼色。及至村外。挺身而立。呼曰爾輩何不動手。衆匪爭先砍之。刀舉頭落。一匪駭曰。吾自習拳以來。未見有如此剛果者。遂剖

視其心。彥臣之妹瑪利亞年十八。亦被拿獲。匪連日勒令背教。因堅志不從。引至菜園村外殺之。

西安家庄爲義致命者三十二人。茲述其姓名年紀死處。安孫氏亞納五十一歲。於史家村被殺。

安文太斯德望二十八歲。妻趙氏瑪利亞三十歲。死於大章。長女瑪利亞死於圈頭鎮。次女路濟亞

七歲。子常生雅各伯二歲。死於史家村。安杜氏瑪利亞六十歲。死於大章。子常和達尼老二十四

歲。在本村被擒。網於樹上。先剜雙目。後受刀割。傷甚多。其女瑪利亞亦殺於本村。妻潘氏死於圈頭。

安萬寧方濟各十八歲。殺於本村。安冬景伯多祿三十二歲。六月十二日。在圈頭被匪亂刀砍死。

妻孫氏瑪利亞三十三歲。及子書文西爾物斯德肋十四歲。亦六月十二日。被殺於大章。其三女。一

路濟亞十一歲。一瑪利亞八歲。一瑪利亞四歲。同日於本村亂刀砍死。安梁氏蘇撒納四十四歲。

及子萬春十八歲若翰。皆死於本村。其女瑪利亞二十歲。死於護駕遲村。文文令若望二十五歲。

六月十二日。被殺於本村。安劉氏依搦斯五十一歲。殺死於圈頭。安繼寬瑪竇五十五歲。五月

三十日戰死於王老寺。其子書奎若望六歲。其長女路濟亞二十二歲。次女亞加大十五歲。皆於六月十二死於圈頭。三女蘇撒納十歲。死於本村。安何氏瑪爾大十九歲。五月三十日。死於王老寺。不知如何死亡。安繼天安德助五十七歲。被殺於圈頭。妻楊氏瑪利亞四十六歲。六月十二日。被害於大章。子德隆若翰十六歲。女瑪爾大六歲。六月十二日。均於本村被亂刀砍死。護駕遲村因教被難者。三十五人。茲述其姓名年紀死所如左。

郭金方安多尼年六十四。在本村被匪捉住。人云其先出背教之言。及強其燒香叩頭。則堅執不從。立即殺死。妻李氏瑪利亞六十五歲。六月十一日。死於本村。郭曹氏瑪利亞四十歲。子和達尼老六歲。長女蘇撒納十八歲。次女路濟亞九歲。皆被難死。郭俊增伯多祿三十五歲。戰死於王老寺。妻王氏亞納三十三歲。子永誠伯多祿五歲。郭韓氏三十四歲。瑪利亞。以上一家皆死於本村。郭金鐘伯多祿四十八歲。戰死於王老寺。子俊恒伯多祿二十五歲。七月初六日。死於大廟後。郭



金桂保祿戰死於王老寺。匪削其首級。投入火中。開膛剖心。填土腹內。弟婦郭趙氏本達二十三歲。及其女則濟利亞五歲同時死。于安氏則濟利亞七十歲。六月初九日。死於本村。媳王氏亞納二十六歲。及子春豪若望九歲。母子同被砍傷。活埋地下。次子春祿瑪弟亞五歲。三子春長保祿一歲亦死。

于潘氏瑪爾大七十二歲。偕七歲之嬰孩瑪利亞死於大章。媳鄭氏瑪利亞二十七歲。偕子喜和路加三歲。長女亞納十二歲。次女則濟利亞四歲。四人皆本村死。于春海若瑟三十六歲。戰於王老寺頭而死。其女瑪利亞七歲死於本村。于孫氏瑪利亞六十歲。長媳于李氏瑪大肋納三十六歲。長孫庚生巴爾多祿茂十二歲。次孫小二若瑟三歲。孫女德肋撒十四歲。次孫女瑪利亞八歲。皆死於本村。于盛德瑪寶二十五歲。死於北京。妻聶氏瑪利亞二十二歲。死於本村。以上凡不記其死所者。皆死於本村。內有被殺者。有活埋死者。有半死半活者。有投於水中者。哀號之聲。聞之酸鼻。

孫家村致命者。有孫姓張姓教友共十三人。都死於護駕遲。惟二人死於菜營。一人死於大章。

王老寺被殺者。四十二名。先是聚教友一百四十餘名。爲護守計。戰敗後。皆死於此。其中有留馬村李學文夫婦二人亦死。

三籠堂李姓教友八名。何姓一名。西橋子李順意一家五人。田家角田振鐸達尼老七十二歲。皆死於護駕遲。

東河頭被害者二十人。其中死於王老寺者多半。死於護駕遲者二人。死於本村者一人。死於陽臺者亦一人。

西河頭被害者二十五人。或死於小呂邑。或死於本村。或死於王老寺。小呂邑有王姓尙姓致命者十四人。

趙家舖有王姓致命者十一人。

南網頭李姓孫姓致命者二人。皆死於陽臺。

北網頭趙姓十五人皆於陽臺遇害。

起鳳村教友在本村被殺者二人。

安家庄韓瑪爾大十四歲。死於大孫村。

回龍廟有武姓教友十二人死於本村。李姓五人死於王老寺。

劉家庄園樊清時一家五口。死於本村。

李家窩死康姓三人。

劉家村崔氏劉姓八人。死於本村。

韓家村韓姓三人死於本村。

馬家廟馬姓八人。死於陽臺。長姓三人。死於北京。

東陽臺聶姓三人。安姓一人。李姓一人。均死於陽臺。共計深州致命者。三百六十四人。

饒陽縣教難

饒陽南漢河村鎮張昇才。洗名若翰。一家共十數人。雖聞拳匪燒堂殺人。又見他家皆逃。因念本村教民無多。拳匪必不介意。故未逃。村董勸以暫行背教。迨事平後。仍行遵奉。似亦無妨。若翰堅執不允。至六月初四日。有曹村匪首耿虎者。率匪五六十名。蜂擁而來。幸若翰一家先機走脫。匿於村外葦地中。匪等搜殺不獲。遂燒教堂及教民屋。將財物衣食。簾捲一空。後復屢來搜殺。若翰擇葦中深密高爽處。以蓆爲棚居之。其家人匿於隣家。比夜。送食於若翰。如此月餘。是年河水外溢。村外水深數尺。故得安居於此。後有本村仇教之人。希圖財利。潛報拳匪。七月初三日。羣匪駕舟而來。將若翰藏身之處。團團圍住。徧處搜尋。卒遇於大甕中。擊碎其甕。向若翰劈頭一刀。將頭臚砍爲兩塊。復亂砍亂打。頓遭慘死。若翰之第四女。王張氏瑪利亞。與一甥女亦在此家。扮作推碾磨之外人。匪不之

識。未遇害。匪欲曝露若翰之屍。不許埋葬。鄰人曰。天熱易臭。乃許之。至晚匪去。居葦中之家人。尙未聞知。惟聞舟行聲。又聞人言如此好人。遭此慘死。村人竟不護救。次日拳匪又入葦中搜殺。若翰之五女吳張氏瑪利亞。偕一男甥一女甥。三人頭項均被刀傷。匪疑其已死。不顧而去。後復甦。惟小女未甦。其餘東逃西散。卒至獻縣總堂。惟其長子慎忠登舟欲逃。舟子問何往。並奉教否。慎忠以實告。舟子曰。我卽義和拳。慎忠聞言。驚甚。面如土色。意必無性命之望。舟子曰。勿懼。我不殺人。我係被逼習拳者。爾往獻縣。過某某村鎮。必被拳民所殺。慎忠叩謝再三。如得再生之恩而去。若翰之屍。於丙午九月二十日。請萬司鐸及作樂人唱經人。行追思殯葬大禮。赴弔者多至八百餘人。管事者盡是外教人。安靜無諱。

柳枝橋村有教民十餘家。內有一王姓教友尼各老。年三十九歲。其妻張氏瑪利亞。係南漢河致命張若翰之女。拳匪來時。信友各自逃匿。張氏携五歲幼女瑪利亞。逃至村外。匪見之。問背教否。張氏

不答。母女二人同時遇害。王某自投井中。匪見之。亂投磚瓦。擊死之。葬之井內。

邵村有一貞女趙亞納年七十五。拳匪來擾時。無力遁逃。被匪舉刀刺死。死前誦經不絕於口。同時致命者。有趙氏瑪利亞一人。又有南漢河劉曹氏瑪利亞。年二十七歲。抱幼子若瑟。至大曹庄避難。被匪擒執。先搶其懷中子殺之。投之河中。後砍曹氏。亦投於河。

北漢河王福澤保祿十八歲。在本村爲拳匪砍殺。

大曹庄劉拴保祿年四十。妻劉宋氏巴爾拔辣二十九歲。同村人逼令背教。二人寧死不從。六月二十六日拳匪至。將夫婦亂刀砍死。棄屍河中。同時被殺者。有張氏瑪利亞二十二歲。其四歲幼女瑪利亞。又有劉瑪利亞八歲。

大宋家庄田劉氏則濟利亞六十六歲。田武氏巴爾拔辣二十九歲。亂時逃於辛庄等處。至八月間。亂已平。遂回家。不料匪黨又起。將二人殺害。

西里滿有貞女靳瑪利亞。年四十九。與靳耿氏路濟亞。於亂平後回家。被二番拳匪殺害。貞女之侄五歲。被匪連砍二刀。幸獲逃命。

饒陽南漢河村張興洛年六十餘。大難當前時。先藏葦坑中。後爲人瞥見。避於友家。匪往尋之。自甕中拉出。砍殺之。

饒陽趙成德邵村人。洗名若瑟。素患瘋病。言語迷糊。一日出門。至喜村。突遇匪類。匪問爾奉教否。答曰奉教數世矣。亦被殺。

大宋家莊教民。難時避獻縣張家莊總堂。及洋兵至內地。事平回家。被匪殺數口。

武強縣東河頭村。奉教數家。匪於己亥年。索其銀錢。庚子年燒其房屋。韓膩丕韓海等數人授命。

安平縣槐林莊教友。與深州辛莊教友。往避東鹿縣。途間遇匪殺教友二名。一劉若瑟辛莊人。一槐林莊人。不知其姓氏。

安平縣教難

趙院村教友先欲他逃。未果。迨拳匪蜂擁至。喊殺連天。教友團聚一家。不敢出。拳匪亦不敢入。久之。匪繞室。積薪若干。旋升屋上。穴屋頂燃之。一室之人。盡爲灰燼。無一出者。此家共六口。趙象氏保辣五十九歲。長子孝林雅各伯三十歲。次子福奎保祿二十七歲。次媳郭氏瑪利亞二十二歲。三子福慶斐理伯二十歲。四子瑪豆十八歲。

大轉村張蘇氏路濟亞年二十七。偕八歲幼女瑪達肋納。及三歲之子路加。同死於官庄。

槐林庄張喜林與深州劉若瑟。同時致命於呂家庄。

宅后寺死教民八人。安辛氏亞納。七十二歲。安郭氏瑪利亞六十四歲。孫媳安焦氏亞納二十六歲。孫女瑪利亞二十七歲。又有蘇朱氏瑪利亞三十五歲。安尊堂若瑟四十六歲。此六人同逃於他村。尊堂戀念家鄉。回家一視。適值拳匪到宅。殺人縱火。將未逃之陳氏瑪利亞。及其幼女。殺於家中。火

其居及他教友居。執尊堂而詢他教友下落。尊堂被逼甚。以實對。匪砍殺之。次日匪照尊堂之言前往他村。果獲教友六人。皆殺之。

大名府教難

庚子夏初。謠言日甚。六月初二日午後。突有千餘人。集大名府總堂。聲言欲入觀看。閩人曰。人太多。不便同入。且教堂非廟宇。官尙不入民宅。言訖扃門。衆人怒。閩人奔告范司鐸曰。事急矣。范司鐸遣鄭先生稟報道臺龐觀察。龐卽騎馬街行。向衆曰。事平後。將不利于汝。旋卽往鎮臺衙門。鄭自道署返至堂中。事已危急。奉范司鐸命。踰後垣。赴鎮臺署告急。王鎮軍命駕來堂。見范司鐸。是時諸司鐸方用晚飯。鎮臺來至飯廳坐定。謂諸司鐸曰。現在皇上不主事矣。洋兵在京。被義和拳打死過半。雖他處教堂被燬。此處有予在。可保無事。否則予不姓王矣。言已告辭卽出。向衆曰。爾衆何爲。青天白日。藐視王章耶。卽速退去。否則拏汝戮汝。一面召游擊帶營兵多名前來。衆見鎮臺實意保堂。各

鳥獸散。

六月初三晚六下鐘。上諭至大名府。着地方官招致拳民。整備戰務。偪令西教士出境。教民則背教以保性命。不旋踵。二委員來堂。促教士速去。范司鐸請發兵送往徐州。官允之。既而官差來言。送往徐州一事。一時不能遵辦。須俟明日起行。不料倏忽之間。城中徧張揭帖。謂京內外洋人。均已被殺。大名城內一堂。亦當毀去。用絕根株而快人心。初四午刻。范司鐸發楊趙二司鐸南行。皆華人。楊携錢一千。別無長物。飢甚。購餅少些將食。突來數人。從旁指認。嘖嘖語。楊懼。立即他去。行未二里。一人自後來。呼曰止步。楊曰何事。曰爾非堂中司事耶。楊曰誰謂我係堂中司事。曰街上見汝者言之。楊曰有何惠教。曰爾未嘗知耶。上諭已到。着滅教殺洋。衆客寓奉有官諭不准收教民住宿。如有來者報官拏究。楊曰果如是耶。其人曰然。且有人將來執爾。請行別路爲妙。楊謝之。由小路入一教友村。教友不能識。楊明告由來。始善納之。初五日早。楊往開州。爲其傳教地。入住堂。遇徐司鐸。城中

謠言甚惡。相約出逃。至黃河右岸某姓家。無何。聞開州住堂爲匪所劫。嗣從村董某君計。前往開封。相去僅三日之程。易得開州消息。瀕行。徐與楊各懷銀十一二兩。携聖油一匣。爲終傳教友之用。其餘教中物。如聖衣念珠經本等。皆不帶。恐被搜得。有性命危也。楊司鐸頭戴草帽。肩負行囊。比暮。無寓可宿。在麻田中過一宵。初七日早出錢五十文。乘舟渡黃河。遵岸而行。三日至開封。途中有問何往者。楊答以逃荒。既至汴省。寓一小店。購扁担麻索竹藍淡巴菰自來火柴香水竹篴肥皂等物。扮作小販。坐城門口。探聽北直鬧教之耗。往來行人。多傳直隸事。而無一佳音。閱十二日。楊以不慣於囂塵。覺煩惱不能忍。乃受雇於某姓家。爲其守西瓜。終日驅鳥。阻其啄食。相約不取值。惟受飲食而已。十日後。楊患痢。并嘔唾。旁人有疑之者。謂其人非逃荒。然避難而來。楊舉止又不與他人同。某姓燒楮佞佛。楊必暫避。其家人相聚閒談。出言淫惡。楊亦不置喙。人更疑之。楊決意往上海。許願行彌撒如干。默懇天神庇佑。七月初五日。離開封望江南進發。途中一再遇賊。未受害。初七抵亳州。徘徊

五日。十三又起行。出錢二千搭一草帽船。渡淮徑抵五河。小作勾留。又南行。直至八月初二日。抵揚州。時已晡。覓久之。得天主堂。叩門入。闖人拒之。楊不聽。巡詣郎司鐸所在。相見便識。喜出望外。越日乘輪東下。初四抵上海。先是賀司鐸避難來申。相遇甚喜。俟北事稍平。重回津沽。徐司鐸來徐州。住數月而歸。

六月初四日。楊趙吳三司鐸。皆華人。出大名城後。堂內尚有范孫齊安金西司鐸五。又中國明司鐸。暨冀修士一人。是晚地方官突出一計。將教堂封閉。守以兵。教士仍居其內。王鎮軍來堂。信口鋪張。力任保護。自云萬一有難。則本鎮不姓王矣。不料王出前門。匪已破後牆而入。幸爲數無多。立即驅出。初五日早。頑徒又至。兵逐之。午後民衆大譁。入屋搶物。兩縣令當衆責匪。始得安謐。初八晚官言奉上游諭。守堂之兵行將北上。貴教士必須出境。方可保命。否則後禍堪虞。爰議往山東曹州。發兵護送。初十早三下鐘。六西人出城。以大車六輛。裝載人物。兵惟二十餘。六下鐘出城十餘里。及渡御



河。兵大半回去。僅留十二人。登岸未久。突來鄉民一群。將車馬衣物搶去。兵力勸。始以四車還之。已不堪狼狽矣。行至南樂縣。范司鐸入署請見縣令。縣令不納。范言吾儕此來奉道憲諭。地方官有保護之職。縣令不得已。增發數兵。護之出城。飯店客寓無一敢納者。及至城外。頑童無賴輩攬路呼殺。不許前行。一弁奮勇呼喝。始獲出險。比至南樂邊界。七八兵又回。匪乃鬻聚。將前次搶剩之物。席捲一空。所遺四車則奪其二。行未遠。又有人來奪二車。至是不能坐。惟步行而已。住宿田間。以濕地爲床。日藏荆內。夜行數里。卒至趙家莊。與會長馬大司鐸同處。靜待機緣。大名府總堂盡拆。寸磚不留。地基掘深數尺。教民餓死者甚衆。

南宮縣教難

北讚古死張姓父子三人。父被殺。二子活埋。水牛屯死張姓父子三人。柴河溝死柴姓三人。北大寨死三人。爾家舖死周姓六人。薛吳村死三人。郝家屯死一人。郝家堤死一人。

河間縣教難

庚子春。拳匪若干始入河間縣境。地方官知其邪妄。出示嚴禁。二月初。河間府知府王守旌。聞任邱鄭州鎮有拳匪設壇聚衆情事。前往彈壓。匪拒之。砍傷官役數人。將官車砸毀。太守僅以身免。及申詳上憲。上憲不斥拳匪。反責太守多事。河間縣張大令主敬彈壓老林莊拳匪。碎其香爐。大受上憲申斥。并奉令賠一金香爐。由是拳民有恃。公然傳習。不數旬而在在皆匪矣。二月廿二日攻正樂村教堂。官兵逐之。任邱縣民人姚彬王平二人。爲拳黨渠魁。五六月間。姚著黃馬褂。戴藍頂。手持令旗。頻來河邑。人皆以職官目之。姚故無賴。平日開店營生。僅足餬口。一旦輕車肥馬。意氣揚揚。目中無餘子。五月初七八兩日。招伶演戲。大會同黨。以賀賞黃馬褂爲名。暗中連絡。私授方畧。四方來賀者。以數萬計。皆紅巾露刃。絡繹於途。時任邱東西二八方村。與正樂村教堂已被焚掠。並殺教友三人。他處尙幸無事。自演戲以後。匪勢益張。宛似堤潰河決。沛然莫禦。任邱四十餘教堂。與教友房屋。盡

遭焚燬。除段家塢外。無一存者。教友以不肯反教。被殺者三百餘。河間毗連任邱。匪燄亦熾。五月十二三日。阜家莊。零巨。孟橋。先遭焚掠。後各會同遭焚殺。教友或避范家圪塔。或避段家塢。亦有往獻縣張家莊者。困苦顛連。舌難盡述。

蔡間村教難

河間東北鄉蔡間村。教友三十餘家。奉教僅四十餘年。因不忍棄堂。決意拒匪。邀四鄉教友相助。約得一百二十人。遣婦女老穉避難范家圪塔。所留無幾。在大堂上疊磚爲壘。堵塞街巷。多儲軍械。更切祈禱。教外人有與教友素善者。勸教友背教。教友卻之。謂他事可遷就。背教一語。斷不能從。無已則有一死以決勝負耳。十六日黎明。遙見大旗數十柄。上書保清滅洋四字。紅其頭露其刃者二千餘人。自東北方來。稍稍逼近。將蔡間村圍住。教友登屋。整備鎗械以待。一意倚靠天主。婦女與老幼諸人。在堂念玫瑰經。求聖母助佑。相持一日之久。匪衆鎗礮齊施。未傷教友一人。教友則斃匪十餘

人。至日暮始息。然徹夜警備。不敢稍懈。明日匪黨愈繁。自南首潛入村中。將房屋六百餘椽。舉火焚燒。是日西南風正緊。堂在村北。適當下風。教友在堂頂上。黑烟彌漫。撲面而來。匪黨乃穿壁。或伏屋脊下。施放快鎗。陳連中。劉天爵。王義方三人。以中彈死。悍匪數十人。入堂西院。燃火於高粱草。由窻戶擲入教堂。業將染火。教友拚命抵禦。卒獲擊退。教民丁春生。李廷梅。身受重傷。方戰。匪衆罵不絕口。教友不答。惟高聲誦經。洒聖水。求天主而已。是日斃匪數十人。卒得轉危爲安。先是以堂中無井。儲清水十一甕。被圍二日。水將竭。掘地一丈餘。尙未得水。衆心焦灼。集議曰。匪愈聚愈多。我則寡且疲。水又告罄。彈藥亦不繼。焉能持久。不如乘夜衝出。往范家圪塔避難。商議再三。衆意始決。比夜由後門出行。未遠。匪已知覺。洶洶前來。教民壯健者。捷足遠颺。老穉與婦女輩。均爲匪所殺。除誤殺教外二人不計外。教友死十七人。其間尤著者如左。

王瑞生。洗名保祿。本教外人。自幼失明。習占卜術。爲餬口計。後入天主教。熱心過人。群推爲會長。平

日喜講道理。入堂祈禱。爲時甚久。其領聖事。尤形勤恪。及拳匪作亂。瑞生力主護堂。勸教友因教致命。衆人逃時。瑞生手持苦像。緩步而行。其堂弟憐其警。拽之行。瑞生曰。弟可自行。毋顧念我。我在此待天主命。少頃。有匪前來。見其徘徊村口。疑其非教民。詢之。則高聲答曰。我固奉教。無庸疑也。匪舉刀殺之。瑞生年五十有八。次日。匪又砍其屍。斷其手足。

劉天爵洗名若瑟。前屯村人。初崇佛氏。嫉恨我教。及年逾五旬。偶閱教中書。潛移默化。深悔奉教之晚。遂亦入教。遇外教人輒與講論。謂如此好道。人何不信。每嘆息不置。其母年近八旬矣。酷信佛法。天爵善言開導。卒亦領洗而亡。天爵於光緒二十三年領洗。恒以閱聖書誦經文爲務。其妻若子。以其不勤家事。屢怨之。未幾。家人亦奉教。及拳匪造禍。親友咸勸背教。日夜哭泣。不離左右。天爵信心堅定。不爲搖動。以不忍見親友哭泣。故逃避于蔡間村。謂人曰。致命之苦易受。而親屬之悲慘。甚覺難當。是時蔡間村已危。拳匪旦夕來攻。天爵之子女親朋。又來苦勸。天爵厲聲斥曰。伸手卽是天堂。

汝欲吾背教下地獄。愛我者固如是耶。汝若愛我。當速卽奉教。借我致命。親屬知不能挽。含悲而別。天爵與衆教友預備戰事。異常踴躍。至十七日。拳匪焚全村。火燄逼聖堂。天爵與王義方陳連中在極險處。抵禦前敵。首先被殺。後拳匪將三屍擲乾井中。舉火燒之。王義方洗名伯多祿。年三十二。陳連中洗名保祿。年三十四。義方受重傷後。昇至堂中。教友爲之誦臨終經。良久方死。丁春生保祿。其祖父強之背教。春生不從。故往蔡間村。人見其兩目紅腫。流淚不止。問其故。則曰哭祖父之背教耳。保祿一臂中彈。疼痛難行。逃跑時又受槍刺。故倒臥田間。流血甚多。終夜展轉叫喝。呼父號母。兩腿伸縮不停。某教友見之。謂其伸縮展轉。恐爲拳匪所見。彼卽稍停。未幾。疼痛難支。仍復伸縮。延至天明。始氣絕。李廷梅安德肋。賈昆嶺若望。王玉平保祿。年已七十有一。臨死猶作聖號。呼曰耶穌救我。許廣和之妻王氏瑪利亞携二子。一五歲若瑟。一二歲西滿。許廣居保祿。程之套雅各伯。同時被害。王振峯若翰。死時笑容可掬。謂人曰。吾爲天主而死。何樂如之。此人死范家圪墘。

王學忠之妻王氏瑪利亞。王學勤之妻高氏。亦瑪利亞。隋楊氏亞加大。前屯人。逃時被砍數刀。次日其外教親屬。昇至家中。旋即去世。瀕危時常呼耶穌聖名。告人曰我不覺痛。遂卒。

范家圪塹被圍

河間城東北有范家圪塹。合村教友二百五十人。五月初五日。步主教下札。飭近方教士。咸往此村。藉以自衛。遂有巴鴻勳。萬其俊。蕭靜山。三司鐸。聚集於斯。萬與巴皆西人。蕭華人。教友避難來者八百餘。十五日。任邱縣境教堂。盡被燬滅。三司鐸致書天津。乞援于俄人。俄人有來救意。無如兵力尙單。不敢入內地。故未果。初范家圪塹與獻縣總堂。尙可通信。二十一日以後。道途中截。晝夜不能行。范村無虛屋。不能居多人。教友席地坐臥。上披蓆。以蔽風雨。遙見四周教友家。被拳匪燒灼。烈焰飛揚。傷心慘目。當是時。教友猶能携鎗赴市。購置食物。無何。匪日衆。四處皆匪。旗上書扶清滅洋四字。教友乃不敢出。急挖濠溝。深廣均四尺半。周築土垣。高一丈餘。垣有鎗洞。爲放鎗用。先是鑄小礮

十尊。製火葯若干。備擡鎗二十六。鳥鎗一百有六。手鎗二三。快鎗六。長矛四十五。大刀數柄。教民能戰者三百五十人。村作方形。其東北隅。凹而不正。北與東南。皆教友之屋。西南爲教士之居。教堂在中央。每日三四人。出探信息。三十日。二教友往嶽縣總堂。道出某村。爲匪所識。放鎗擊之。未中。二人佯爲不知。匪乃任其過。六月初二日。繞道回。携有步主教一函。畧云設本主教死。可解衆危。死固深願。特恐天主所選。尤在優品耳。雖然。事有失望而忽邀上佑者。汝曹勉之。拳匪知范圪墻有備。不敢犯。用其所掠教友之財。設筵演戲。邀集多人。置礮于鄰村。將一戰。教友欲出劫礮。教士恐當道誣爲謀反。故阻之。初六日。拳匪大會于辛莊。在范家村西南八里。俄而五十人行近堂垣。相距約一百五十丈。教友五十人。携械出追。彼卽退去。翌日。匪首某。曾殺教友郭廷芳夫妻者。牽牛種田。離村不遠。教友出追。郭遺牛米而遁。初八晚。拳匪約百人。逼近圪墻。教民六十人出隊迎敵。先觀望片刻。後教友放一鎗。一匪應聲而倒。他匪乃急走。教友又放一鎗。中一奔馳之匪。亦倒地。初九日早。拳匪自辛

莊出。多似蟻陣。其行自西南而東而北。繞范村一周。約離五百丈。每隊有旗幟。上書扶清滅洋。及某莊字樣。手持大刀。首戴紅巾。洋洋然大著威武。無何。張高村來匪一大股。其行自西南而西而北。與辛莊之匪相會合。圪塹之西有一大河。前因春水漲升。泛濫田畝。故離堂六十丈。南北築一高堤。平日禦水護苗。而今可爲敵人壘。若架礮其上。向堂轟放。則躲掩無術。教民患之。因先往據堤。持鎗以待。嗣見拳匪魚貫過河。向東行。教民放排鎗擊之。未及。然匪已不敢近。折往北路。比見堤上教民僅十五人。意可滅此朝食。乃一鼓作氣。洶湧前來。十五人又放排鎗。數拳匪倒地。餘匪伏地求神。起仍復前進。十五人自知寡不敵衆。徐回垣內。衆匪奮不顧身。直抵垣下。相去僅十丈。教民自垣上擊之。殺其五十人。然匪志未灰。忿火益烈。會攻西北隅。教民拚命抵拒。斃匪十五人。匪乃退。別有匪一股。力攻東南隅。離濠僅百步。教民開一礮。殺一匪首。傷從匪頗多。餘匪始退。初十日匪於近處多掘小渠。積土爲壘。欲由遠及近。直至垣下。時值盛暑。工作艱難。匪中有挑水飲工人者。教民放鎗擊之。人

倒而水亦傾。衆人大笑。旣而匪生一智。以門板躲身。漸次前行。但丸能穿板。兼及其人。因以大車載薪。厚數尺。以五六人推之。在車後作壘。其計頗佳。堂中終日發彈。僅中五六人。匪以大車之可以躲身也。自十三日起。日益增多。至一百餘輛。先後數日。鎗聲隆隆。晝夜不絕。堂之西垣有一礮。力甚猛。轟裂匪壘。致不能守。十四日天方明。衆匪逼近堂垣。在北者只離數丈。堂中人一見心驚。急行開仗。彼此發彈如雨。至午刻始息。十五日早。三下鐘。一吹角。教民悉登垣。各守其地。奈夜色昏濛。不辨拳匪所在。惟聞呼殺聲。上徹霄漢。少選。匪在百丈外。一呼千應。奮勇前來。將跨濠突垣。教民向人叢中。連放排鎗。斃匪甚夥。天旣明。垣上發彈又易。匪不能支。遂退舍。教民某。惡大車之障匪也。以厚紙裹磚。內藏火藥。灌以火油。望準擲去。車卽發火。車後之人。不敢出外滅火。旁有一車亦燃火。教民大快。謀再焚三車。六人自西南隅走下。巡抵匪隊。殺其人。火其車。易如反手。左近有拳匪如干。目覩其事。亦不敢誰何。登時教民多人。出垣攻敵壘。拳黨大亂。盡棄所有而逃。教民放火焚車帳等物。獲小礮

十二。洋鎗三十五。旗四十四。刀矛火藥甚多。大車四十五。羣匪西去。以一舟載死者。一舟載傷者。又一舟載健夫。是役也。匪約五千人。敗于三百教民之手。教中惟死一人。而匪死孔多。范村之圍遂解。隣村人來賀者踵相接。有餽物者。適濟教民眉急。後連日出購糧葯。聊備不虞。遠處教友避難來者。絡繹于道。因之人口頓增。多至一千四百人。二十六日晚。拳民四五十人。自小王橋來。欲報前日之仇。堂中一吹號。轉瞬列陣。匪既近。教民發鎗擊之。匪懼。藏身堤下。卒以畏蕙而退。然群匪四集。環繞村外。將以絕堂中糧食。故砌灶支帳。儲米多多。立木架于河堤。覆以蓆。用蔽守堤之人。不至爲夏日所苦。如是者日復一日。堂中之糧日少。教民仰賴天主。日夜班輪行禱。匪向教堂開礮。彈重五六斤。呼曰朱家河教堂。堅強于爾。亦已破矣。爾惟有二日糧耳。及今不降。請看如何殺你。延至七月十一日。圍益緊。匪二百人。支帳于東北。距垣四百五十丈。是處多高粱。可以障匪踪。翌日。匪架二礮于堤上。正對教堂。始發一礮。彈重六斤。後又發一礮。彈重十八斤。幸放者不得法。彈行地上。未遠卽止。鮮

有落入壕中者。旋有一礮兵至。頗能命中。擊斃教民一人。迨再燃礮。則以納藥過多。礮自炸裂。傷匪頗多。乃不復放。堂中有知樂之教友。間時奏樂。藉遣衆悶。匪聞之。忿甚。謂我方苦守。爾反逍遙耶。教民作一紙人。植之墻下。匪疑爲真人。燃鎗擊之。費彈不少。延至七月二十一日。圍猶未解。堂中糧食將罄。亦匪所料及者。因呼曰。爾教民亦華人耳。盍卽出垣。何自苦爲。將讓爾去路。不爾擒也。惟將洋人交出。足以蔽辜矣。其言如是。然心志已灰。匪中怨聲罵聲。直聞于垣上。每擬來攻。因列陣者漸少。無敢冒險當前敵。匪首招新匪若干。欲作孤注之舉。二十七日早。天未曉。匪列陣於高粱後。不敢前。匪目勸之。不聽。罵之。乃蛇行高粱間。近垣六丈許。教民放鎗擊之。斃匪十八人。匪懼。卽退去。教民之勇。頓增三倍。念八日。堂中集議。謂糧已盡。與其餓死堂中。孰若出隊一戰。以決雌雄。衆意僉同。乃分三隊。第一隊八十人。擊堂東之匪。第二隊六十人。攻西南之匪。第三隊亦六十人。攻正西之匪。第二第三隊會合於小王橋。垣中留一百五十人。用防不測。婦女則分守垣上。以防諜探。計已定。子夜

煮飯。二下鐘。衆人飽食畢。同入聖堂祈禱。誠切逾恒。少頃。三隊齊出。潛踪至匪營。匪未之知也。匪中守夜者。正相閒談。一人曰。圍那范家圪。真的不耐煩了。范家圪者。卽范家圪堆。匪意教友將餓死。故以故稱之。一人曰。我們還好。有飯吃。有錢用。言未已。教友放排鎗。衆匪大譁。村民亦譁。教民和之一時喧聲雷動。匪放鎗。教民亦放鎗。彈飛空際。不知所之。未幾。村屋染火。拳匪二千人。紛紛散去。不成列。旣而教民二隊。齊至小王橋。殺匪十數人。匪首某僧與焉。匪早膳已備。未及食。教友取而食之。尋卽北往。攻匪於沈家房。彼處有大厦一。多存米麥。爲拳匪糧倉。教友連放數鎗。羣匪奔北。行至大河濱。有喚舟渡者。有經留各莊過橋者。過後。斷橋之二。絕。教友追路。其實未嘗追。教友在沈家房搬取匪糧。付倉房於一炬。燒一日一夜始息。教友方北追拳黨。西南之匪。想堂中虛無人。不難擊破。因派勇夫六十名。突來西堤。堂中見之。亦派六十人出壘。稍相擊。匪卽退去。自是匪勢大衰。不敢再犯。惟辛莊有潰匪四百人。團聚未散。距范家圪堆八里。不覆其巢。教民終不能安。因於八月初一昧爽。

教民五十人。乘匪不備。馳往莊中。匪出迎戰。殺教民一人。傷一人。教民冒死進攻。縱火村中。焚燒殆盡。匪死十餘人。力遂不支。捷足而遁。教民奪其糧。盡燬其屋。自是四方之地皆安。統計被圍三月餘。教民飢寒疾病死者。男婦老幼共一百五十人。

小店崔連氏等致命

崔連氏巴爾巴拉。任邱縣段家場村人。自幼溫和謙忍。頗著德名。年十八以父命難違。于歸河間縣小店村崔姓。生一女五子女。及二幼子夭亡。長子次子。入院修道。三子味增爵娶宋氏爲室。未十月而拳匪起亂。五月十八日。隣村教友之屋。概遭匪火。男婦老幼。慘遭殺戮。連氏聞報心驚。值夫崔殿忠他出。更患之。次日午後。與子味增爵及子婦宋氏。稍整行囊。偕本村及他村避亂之數十人。僱車二輛。向獻縣總堂進發。因人多車少。故有携妻兒步行者。有以徒步艱難。暫憩道旁者。要皆手持念珠。祈求天主及聖母。無何。崔殿忠亦至。相與同行。至武當村南首。日已西沉。來一賣角黍者。時村人。

閻姓夫婦。買角黍充飢。衆以業行二十餘里。身疲力弱。小作勾留。角黍販亟歸時村。少選。衆又前行。約走六里許。時方二鼓。距時村三里。忽有匪黨百數十人。持械前來攔車殺人。閻姓夫婦死於車下。任有方之母王氏。受刀重傷。倒臥於地。任有義之妻。素熱心。幼時本欲守貞。因父命不可違。故出嫁。是時下車抱孩泣。有勸其捨孩速逃者。答曰。此呱呱者天主所賜。捨之奈何。不旋踵。母子皆遇害。貞女崔瑪利亞與崔連氏子婦宋氏。方下車。一匪向宋氏連刺三鎗。猶直立不倒。又一匪猛砍一刀。宋氏始氣絕。崔貞女急走。未數步。數匪追來。亂鎗刺其身。多至四十餘傷。登時倒地。未死。匪問已嫁否。答曰否。匪逼其嫁。貞女堅不允。匪始散去。後貞女緩步逃逸。得不死。任邱縣劉村有一陳姓童子。年八歲。受傷未死。次日匪活埋之。事平後。掘獲屍骸。尙作跪狀。任有義之幼女。當夜逃至中截河村。村人某甲。欲收養之。羣匪不可。甲乃捨之。卒爲匪所殺。閻楊氏受傷數處。未殞命。崔殿起之女年三歲。腦後受一鎗。亦獲保命。餘人向故鄉逃命。匪未之阻。蓋欲俟其回家。而強其背教也。崔連氏夫婦亦

在逃。行未遠。連氏聞匪已散。回至被難處。勸受傷未死者。甘心爲主受難。然後逃。少頃。又與夫相遇。暫坐道旁。旋聞羣匪追來。問一教友曰。你是那裡人。應曰。小店人。難道你不着人走路麼。匪曰。不着。你們天主教中人走路。別有一匪曰。磕頭罷。曰。不磕頭。匪曰。不磕頭我殺你。立將其人砍死。連氏聽答聲。知係己子味增爵。因與夫悲泣。然不敢久留。又前行。夜半至流水套村。被更夫宋三所見。宋糾衆追出。殿忠與妻永別曰。你聽天主命就完了罷。語畢。拔足奔逃。連氏果被擒。匪曰。你上那裡去。你是做什麼的。答曰。我是逃難的。一匪名李奇。舉一大棒。當頭打下。氏卽倒地。匪黨徐年等。斷其頭。割其肢體。埋屍於地。明年春。教友遷葬之。

桃園村趙秉鈞。爲同村教友領袖。拳匪合謀。將其家老幼盡行屠殺。秉鈞信村人之言。謂可保無虞。故未防。六月初八日。突來北寨南召等村。坎字團匪多人。各持刀矛。徑至趙家。適是日早秉鈞出外。其子春貴若瑟年六歲。見拳匪至。驚悸倒地。一匪舉刀向腰間一砍。截爲兩段。其十一歲之女瑪爾

大抱弟伯多祿未匝歲。立即奔逸。匪追之。連刺數鎗。女倒地氣絕。其弟一股被刺。匪去後。有人見孩渾身流血。傍其死姊哀哭。不數日孩亦死。秉鈞之嫂劉氏瑪利亞。匪來時驚惶無措。藏身炕蓆下。匪見蓆凸起。知必有人。亂刀齊下。頃刻成肉醬。

趙振明之妻彭氏瑪利亞。年已七十二。亦桃園村人。素常熱心。屢出瞻禮。步行數十里。不辭勞瘁。雖酷暑嚴寒。亦不顧。尤喜救靈。隣右受其化。而衷忱漸熱者。不一而足。生平敬主助人。孜孜行善。出衆人右。鄰里愛之如慈母。及亂作。彭氏勸人堅持信德。爲天主致命。六月十一日。羣匪洶湧至。各處搜尋教友。彭氏匿村口厝樞之旁。猶持珠念經。匪見之。立即砍死。瀕危。呼耶穌之名不絕於口。

婆塔北頭人賈崑嶺若望。在蔡間村護堂致命。前已記及。其平日德行出衆。有不可泯沒者。若望家甚貧。所賴以養家者。惟每日所得工資。故平生勞力作工。日無寧晷。惟遇教中罷工日。遵例罷工。誦經守齋等功亦不少缺。數年前雙目失明。略能行路。不能作工矣。若望遭此患難。不惟不怨。反忻然。

自得。嘗語人曰。世苦有益於人。宜謝天主。吾不能作工。尙能行乞。亦可以活命。故時常出外丐飯。路上常念經。至主日及瞻禮日。歸家偕衆友念經。及拳亂大作。卽往蔡間村。與衆友協力護堂。但瞽目不能打仗。惟持聖水瓶。日夜巡行。洒聖水。誦在天亞物而已。及蔡間村失守。以不能奔。爲匪所殺。年五十有三。

東高力村孫連元。洗名達尼老。本姓袁。南寨村人。孩時父亡。母適高力村孫天成。隨母去。遂姓孫。稍長。熱心守規。大有信德。拳匪事起。逃至范家圪墘。其母哭泣勸歸。逼至會羅村。拳首處退教。領有退教黃帖。可保無虞。云外面退而心不退。無罪。孫被惑。又迫於母命。偕數人去退教。歸後大悟前非。日夜哭泣。欲至會羅繳還黃帖。爲人攔阻。未果。然每遇教友。泣訴己罪。矢願以後寧死不背教。且勸他人堅持信德。爲主致命。不數日被北寨坎字團捉去。拳首謂之曰。汝若背教。尙能生活。不然。死在目前矣。孫曰。死活由汝。背教則萬不能也。有識者曰。此孫天成義子也。高力村人奉天主教。天成爲首。

拳首問之。孫明認不諱。羣匪曰。汝爲教首之子。尙欲活耶。遂拉出村外。亂刀砍死。年二十八。據當時在旁目睹者云。孫死時。甚平安。毫無畏懼。蓋天主助之也。越二年。起獲死骸。尙可辨識。猶兩肱反縛於背。

錢景隆年四十歲。尙未領洗。五月底有一羣頑童。以紅市纏頭。自稱義和團。砸毀聖堂門窗。景隆喝阻之。不聽。景隆曰。你們砸門窗。我也幫你們砸。遂拾磚塊向頑童投去。意欲阻之。不料此事爲辛庄大師兄聞知。卽發拳黨。將景擒去。其弟景鳳。洗名方濟各。年三十八歲。倩錢福德去保。福德曰。此事好說。但須與衆會頭相商。景鳳信之。隨福德往覓會頭。行至中途。竟被福德舉刀砍死。景隆亦卽被殺。

趙奎蘭之妻王氏。洗名亞納。年十八歲。新奉教。拳禍方熾。隱身高梁田中。夜間有人送飯。如此多日。後家中一犬。至其所在。依傍不離。王氏未介意。不料某日拳衆。道經王氏所在不遠。犬狂吠。拳衆異

之曰。田間何以有吠犬。往迹之。得王氏。知其奉教。遂殺之。

南召王至元洗名保祿。年十五。熱心出衆。常在堂中領經。聲韻殊佳。被擒後。匪首愛其俊秀。逼令隨侍。時拳衆圍范家圪墘。七月二十九日。教友大勝。拳匪抱頭亂竄。保祿乘機奔赴教友中。高聲呼曰。我奉教。我奉教。勿殺我。教友不信。竟殺之。

張都孫友山之妻孫氏。新奉教。洗名亞加大。年三十五。胆量過人。有丈夫氣。六月初。拳匪至張都。喝令教友反教。孫氏厲聲叱曰。我天主教。有何不善。汝輩恃衆逞兇。妄殺無辜。實同匪類。拳衆聞之。忿甚。覓一切草刀。將孫氏剝作三段。

孫連友年四十二。初守教。被擒後。匪謂其奉教。威之以死。連友曰。你們若真殺我。我就真奉教。匪不欲殺於本村。遣孫送函于某村。令彼村拳匪殺之。孫不知其計。貿貿然往。果被殺。

崔九村錢宋氏洗名亞納。携四歲之子。抱二歲之女路濟亞。隱身叢荆中。離村三四里。拳匪崔連平

等。夜間持刀尋之。聞孩啼聲。得其在。立將宋氏母女砍死。其四歲之子。當時酣睡。未被殺。天明。起見母與妹皆被殺。血肉模糊。大慟。有田家營村人。田黑貨者。憐而收之。當宋氏被殺時。其夫錢景賢相離不遠。想妻與二孩同時遇害。不料其子之得生也。

崔景安多默。三十七歲。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崔九村初傳聖教。景安首先奉教。其父母兄弟皆與之爭。屢次不給食。景安信心堅固。百折不回。及拳禍作。更爲族人所不容。勒令背教。景安不從。藏於留鄰居岳父家。匪知之。洶湧至彼。景安不及避。遂被殺。遍體鱗傷。情形極慘。所奇者。景安致命後。其父母諸人。皆奉教。且善信。

張各村郭廷芳西滿六十歲。妻楊氏瑪利亞五十歲。廷芳老成練達。素爲村人所敬服。拳事始起。意必無害。五月底。拳衆佯爲拜廟之舉。魚串經其門前。廷芳出門觀望。未嘗介意。匪黨行近其身。舉刃當頭一砍。立刻血流如注。廷芳抱頭逃逸。爲錢玉堂攔阻。亂刀齊下。須臾氣絕。妻聞喧嚷聲。出門探

望。匪以火鎗打倒于地。子永爲以狂奔得免。後亦遇害。永爲無兄弟。惟有二妹二女。廷芳一家。從此絕滅。

河間權村杜玉珠伯多祿六十一歲。長子元貞若瑟二十九歲。長媳李氏瑪利亞。孫立堂若望。六月初一日。天方明。聞人聲鼎沸。開門一望。見拳匪已將宅居圍住。玉珠槍步出走。至二門。被匪以洋鎗打死。元貞見父被殺。手提雙刀大呼拳匪休走。趕至大門外。匪開鎗傷之。繼以長鎗刺死。其妻見夫逐匪。至大門外。一匪舉刀砍其首。亦傷之。急回室內。將五歲幼子。用血衣包裹。交與婆金氏。已則倒臥室中。越二日氣絕。金氏懷抱一孫。又提二孫。與家人等踰垣而出。逃至東汪村母氏家。三子元方。手携長鎗。隨長兄出門刺傷拳匪一人。迨見寡不敵衆。急回家中。踰垣而走。至驀門村。被匪擒獲。四子景儒亦被擒。匪舉刀砍之。不動。放鎗則火不發。遂拽之去。孫若望被受傷之匪拉去。匪曰方纔刺傷我者是誰。若望曰。是我叔父。匪大怒。抽刀砍之。投屍他處。金氏聞三子四子皆被擒。遣人以銀五

百兩贖回。

河間西關楊懷義沙勿畧年八十歲。妻常氏瑪利亞七十三歲。皆未逃。拳匪至村。將夫婦二人拉至村南紅荆地中。勒令背教。不從。致命於刀斧下。

閻瑞興保祿五十五歲。賣鞋爲業。素甚熱心。往往手推車。口誦經。久居河間西關。拳匪起於府城。瑞興同肅寧王家庄本家避亂。時拳匪已徧地皆是。遂於本村被殺。統計河間合境遇害教友一百五十二人。

任邱縣教難

任邱縣教堂只存段家塢一村。光緒二十五年冬。拳匪攻獻邑東大過村教堂。大敗。死傷甚衆。又於景州故城等縣燒燬一二教堂。統領范天貴。各處發兵彈壓。匪不得志。遂北上。至二十六年正月間。任邱首鎮鄭州。自雄縣迎毛師兄至該鎮設場授術。漸傳漸廣。杜司鐸函告。縣令王蕙蘭。王山東人。

山東爲大刀會肇興之地。心有所恃。允許保護。謂不任拳民傷及教民等語。後詣鄭州。極力勸阻。奈拳匪不之聽。徒勞往返。河間太守王守莖聞之。亦親往彈壓。匪拒之。傷官役數人。將官車砸毀。太守僅以身免。急赴任邱署內。差役拿獲拳匪若干。重重打押。申詳上憲。上憲不罪拳匪。反責太守不善彈壓。自取羞辱。太守自鄭州調兵至任邱。匪乃離鄭州而聚於梁沼鎮。兵見匪勢甚盛。不敢鹵莽。惟善言解散。二月二十二日早。拳匪方散。路過正洛村。圍攻該村教堂。兩面各放鎗礮。堂上開鎗并洒聖水。匪中有死傷者。遂散去。教民雖未死傷。然已驚惶喪胆。去其村而逃入他村。或逃至獻邑總堂。任邱有一匪人名王平。攻正洛時。其家人有死於此役者。心懷仇恨。欲圖報復。廣製軍械。召集衆匪。時上游亦袒庇拳匪。殺人戕官。弗加斥責。故匪燄愈熾。不可收拾。四月間正值鄭州大會。匪以趕會爲名。復集鎮中。時東西八房張家庄劉村等教堂。製器械。嚴行整備。匪訂五月初一日攻兩八房。西八房人自知難保。乃入東八房。初一日早。王平率衆匪圍東八房。兩面對放鎗礮。後匪入外教宅中。

逼近教堂。放鎗尤力。繼又燃火於外教屋。乘烟燄瀰漫。奮力進攻。且擲火堂上。纍纍如流星。隣村教友遙見堂上火起。但拳匪遍野。不能往救。杜司鐸在城中聞之。促兵往救。兵辭以人少。屢促之乃行。然惟息於樹下。乘涼而已。及暮復促之。兵乃入八房村。拳匪以乏力而散。教民見官兵來救。乘機逃入城內。兵入教民宅。恣意搶掠。將財物席捲一空。拳匪回至大清河。恃衆掠洋船十艘。滄州之匪前來分贓。八房教民入城後。住杜司鐸屋中。數日後。縣令告以不能保護。杜司鐸與教民以大車數輛。連夜登程。逃至總堂。

拳匪搶洋船後有回八房者。劫取堂中鎗炮。焚掠各村教堂及教民之房屋財物。教民未往獻縣者。皆乘夜赴段家塢。先於近村處。與匪一戰。既而繞堂築圍牆。爲死守計。不能守則共死一堂。男婦老幼七百餘人。能戰者不過二百人。鎗炮不少。與匪相持三月餘。不遑假寐。乏衣食。露而居。戰死者七十餘人。其他凍餓疾病及中彈死者。不稽其數。茲畧述其事如左。

五月二十三日早。拳黨大隊擁至村外。且圍且攻。連戰二日夜。匪首預定某村某日出戰。各村輪流來攻。使教民日夜拒敵。絕無寧晷。未幾。匪擁礮與木擋若干。以大車載之。車上有厚板。以護戰士。板上掛堂中聖像。使教民不敢放鎗。迨逼近圍牆。周鎮軍行彪率兵前來。助匪攻堂。教友遠天成在屋上中彈。臟腑皆出。立刻死之。教友見事急。有敢死者六人。持快鎗大刀。乘夜奔出。拚命肆殺。匪見鋒猛不可當。醒者捷足而遁。睡於地穴中者。盡被殺死。他教友亦隨出喊殺。盡奪其礮擋子藥食物。遂得稍安。無何。繞村掘濠築壘。欲困教民於村內。教民懼。各執械具出村力戰。削平匪壘。自是厥後。匪惟遠圍。不敢近逼矣。

段家塢村形勢分東西兩段。教友處西段。除一堂外。無高昂處。東段地勢既高。房屋亦堅。匪又高築三大間。以爲礮臺。俯攻教民甚爲利便。教友將所有精銳。全聚於此。悉力攻之。不能下。教友有快鎗數桿。至是。子藥皆盡。幸北京徐古庄教民。暗濟火藥若干。教中勇士數人。又扮作拳匪。潛入匪中。方

教友力攻。喊殺連天時。勇士奮不顧身。恣意砍殺於內。匪於倉猝間。不解何事。遂大亂。竄入大南院。勇士追至南院。縱火燒之。旋見羣匪自南院出。約千餘人。將教友驅入本圍中。是役也。教友死八人。自是四十餘日。未出圍。拳匪在東段各村。輪流緊守。夜間每向教民。指名辱罵。日間無大戰。匪佔外教屋。或升樹上。或藏身禾中。隨時向教民放鎗。凡見教民出圍挑水尋柴覓菜。必放鎗遙擊。教民還擊。盡滿徒勞。挑戰則不應。一次匪掘地洞。教民聞地中有聲。掘下得一洞。盡逐洞內諸匪。四十日後。教中首事聚議曰。彼則俯擊。我則仰攻。地利不如也。糧餉告匱。我命在旦夕矣。與耿錫光劉雲漢張其束手待斃。不如背城借一。若欲戰不得。欲逃不能。將如之何。於是大衆哀求天主。淚流如注。禱畢。萬清楊文奎四人。帥戰士五十七人。騎探馬兩匹。由西門潛出遠去。未幾。繞行東北而回。回時大張旗幟。整肅軍容。先遣探馬至東圍。佯謂東留村拳團大師兄。率神兵來助戰。師兄等可出營去接。東圍之匪不信。且擊之。二人策馬急回。俄頃大隊亦歸。見所謀不遂。不欲回營待斃。乃力攻東北匪。在

圍中者攻西邊。久之不下。後有教友跳出圍牆。潛攻南面。匪乃亂。紛紛逃竄。教民得軍械衣食各若干。後休息七日。至是教友可出圍尋柴挑菜。畧備急需。縣令亦來。令教民歸家安業。教民不信。七日後。拳黨自天津保定尋得鎗礮子藥若干。復來圍攻。猛烈愈於前。教友大爲灰心。似無再生之望。從此一圍。又復月餘。當此之時。教民窮困已極。飢餓難堪。糧食早空。菜蔬又盡。鷄犬牛馬盡宰。最令人嘔吐者。乃不加鹽料水煮騾馬之肉。因之出外尋食。被匪鎗斃或捉去見殺者。日不乏人。圍中舖席露居。晝暑夜寒。苦狀難言。以疾病窘難死者。實繁有徒。并有在街在院中快鎗死者。居久之。壯士十人。冒死夜出。潛入敵圍。取其快鎗數桿。預約曰。量我等登敵人礮臺時。聖堂上放大礮。匪自夢中聞之。大驚。欲出拒敵。則圍牆上有十八教民執大刀快鎗。逢人便砍。匪不知所措。疑教民已入圍。因而倒戈相向。自相殘殺。死者不少。教民乘勢鼓譟。奮勇追殺。匪大敗。教民搶其器械。拆其炮臺。迨京師失陷。拳黨仍化匪爲民。

東帶河傳發二十二歲。進教惟一年。信心極堅。避難於段家塢。一日與匪戰。教友出垣。傳亦出。爲拳匪所獲。拽至長洋村。吊於樹。匪令背教。傳曰否。乃穿其一肋。問背教否。答曰否。又穿一肋。問如前。答亦如前。且云我不怕你們。任憑你們怎樣打我殺我。匪忿甚。活剖其腹。乃死。

阜家莊李連登安德肋。年已七十二。舉家避段家塢。被圍兩月餘。糧絕。飢不能忍。回家取錢。行至長楊村。爲拳匪所執。匪問曰。你老人奉教否。李抗顏答曰。奉教四世矣。家中老幼二十口俱奉教。匪曰。你奉教該死。老人曰。死就死。我總不背教。言甫畢。中鎗倒地。羣匪向前亂砍。以致渾身傷痕。模糊難認。暴屍日久。不知埋于何處。

李連登之長子義成。受重傷而死。未死前。傷處潰爛。蛆虫蠕蠕。苦不可言。延二十日方氣絕。次子義直。平日熱心。鎗彈傷頭顱。漸至腫爛。亦延二十日而死。病時常誦經。呼耶穌瑪利亞若瑟三聖名。瀕危。猶自誦臨終經。反復念於主手付吾靈魂一句。雖極苦難當。未出一怨言。且顧慰家人。囑其堅持。

信德。寧死不可背教。死時喜形於色。年四十七。三子義和亦受傷而死。死前與兄義直互以善言相勗。堅忍世苦。切願早升天堂。年四十五。三人之洗名皆保祿。

任邱梁召。高姓一家預備致命。其子甫學語。父母教以奉天主教四字。匪至。家人皆致命。匪持刀至嬰所在。嬰毫不畏懼。且怒目視匪。匪曰你奉教否。嬰忘其奉天主三字。只答曰教。教。又問。答亦如前。遂被殺。

金保祿任邱張家莊人。名玉。號殿賜。年已七十餘。自幼熱心敬主。爲人忠厚。生一子三女。長及次皆出嫁。幼女守貞。庚子五月。匪勢大熾。張家莊教友只十餘家。寡不敵衆。因各逃散。保祿與其女逃至天宮村。子逃段家塢。殿賜居天宮村數日。謂其女曰。予欲還家。女曰不可。家中無人。徧地皆匪。遇之必死也。保祿稟性剛直。不聽。乃還。先至史家莊。莊中人俱已逃出。只贖其甥。旣而回家。此五月十八日事也。到家後。日夜誦經。十九日晚。匪燒史家莊教堂及信友房屋。二十日午後。匪燒張家莊教堂。

保祿見勢危急。明知必死。但逃命亦理所當然。因走出村外。入一苜蓿舍。匪見村中無人。四出找尋。至舍中。見一老人。拉之出。本村之匪見之。曰此乃奉教之人。他匪問保祿奉教否。答曰奉教是一定的。匪割其一耳。問曰還奉教否。曰至死不敢背天主。匪又割一耳。再問如前。答亦如前。匪乃亂刀砍之。頃刻倒地。未氣絕。投之火中。乃死。屍身只燒一腿。餘皆完好。匪令人埋之。統計任邱縣教友共死二百七十六人。

肅寧縣教難

肅寧尚村人奉教已四十年於茲矣。閭村在教者四十家。五月中半已四散。半欲往張家莊總堂。相距九十里。月之二十九日。男女大小共一百八十人。用六大車。牽牛馬二十八頭。滿載糧食衣服。清晨起程。壯夫皆步行。婦孺老人。輪班坐車。以舒其瘁。行甚緩。十二下鐘。只走四十七里。傍晚。至魏家橋地方。簇聚井旁。紛紛汲飲。時已哺。且路徑生疎。問道於外教某甲。甲願引路。教友悅。甲曰俟子回

家告父母。言已。卽返家。數教友踵之。甲之父母謂教友曰。爾曹攜兵器。不將殺我兒耶。請以二人爲質。待我兒歸。將二人釋放。首事高鳳鳴有識見。年四十有四。與新守教之趙二鍋。留爲質。後二人皆被害。不知死狀如何。衆友終夜在途。行二十五里。方經魏家莊。居民出阻。謂爾曹攜戰具。驚我婦孩。請經別路。比至李家莊。距魏家莊一里許。羣匪追來。勢甚洶湧。一長者。不知何許人。跪求衆匪曰。若輩皆良民。勿害之。匪不聽。將老人與一少者登時並殺。俄而四處皆匪。手持刀棒。圍困教友。猛力亂擊。男子二十二被殺。女四十有四。或死或傷。相去六里。商家林有一大坑。方八尺。深四尺。匪以六十三人悉埋其中。尙有未氣絕者。慘不可狀。鄉民之聞風而至者。急搶車中物。席卷而歸。教友六十三人。奔走求生。惟十人得脫。其餘仍爲鄉人所殺。事後僅得十四屍。他屍不知所往。時至午刻。匪將未亡之四十六人。驅至商家林。別鑿一坑。方七尺。深三尺。晚五六下鐘。匪令教友入坑。男十八人。女二十八人。同時走入。有小孩啼哭。其母曰。毋哭。天堂卽在目前矣。無何。匪雇羣丐。挑土填坑。以教友活

埋死。教外見者。嘆曰是真鐵教。蓋謂教友信心之固。不啻鐵石也。別有三友。以急奔出險。一千九百三年西正月。諸屍埋已二年有半。掘出坑外。依然完好。衣之堅厚者拉之不破。皮作烏青色。臭氣頗惡。李家莊諸屍多傷痕。有橫臥坑中者。有拳曲俯伏者。商家林諸屍。在下者皆跪。在上者橫亂無序。底處有三孩。尙在母手。母亦跪。被他屍壓扁。

王家莊有教民十餘家。庚子五月念八日。有五中堡村拳匪。前來燒掠。殺教民八人。六月初一日。又有于家庄及玉皇廟二村拳匪齊來。殺二十四人。初五日五中堡村又來殺四人。十一日玉皇廟匪率馮家庄牛軍庄匪。來殺三人。二十一日玉皇廟匪又率張家庄匪來殺一人。先後燒掠五次。殺三十八人。茲將致命者姓名事跡。畧述於左。

李史氏瑪利亞年七十二。與媳喬氏亞納年二十八歲。長孫剛毅嘉祿八歲。別有一幼孫不知其名。當喊殺連天時。逃至村東南杜樹坎內藏身。後有人引拳匪至。先以坎地團團圍住。後將祖母二孫

亂刀猛砍。喬氏受傷未死。拳匪去後。甦醒。葡萄至村中。跽入某姓外教宅內。某不敢收。有孫李氏者。憐之。引至劉國榮教友家。已無人。幸未燒。尙可存身。喬氏於萬難中產生一女。無人照顧。母女涕泣。越三日。拳匪又來。母女同時遇害。

王桂林若瑟四十二歲。妻陳氏瑪利亞二十九歲。長子立山伯多祿十三歲。次子立海加祿八歲。女瑪利亞十歲。次女羅撒五歲。六人皆致命。桂林家貧。貿易營生。偕妻孥流落他鄉。迨拳匪搜拿教民。桂林懼。遂還鄉。及歸。見拳匪徧地皆是。率妻孥隱村外舊窰中。後有人召匪至。殺桂林全家。

王墨林斐理伯四十八歲。長子冬易加祿十歲。次子冬陽保祿八歲。女瑪利亞十四歲。父子四人。被匪亂砍。匪見冬陽未死。開其膛。抽其腸。痛極而死。墨林亦未死。匪去後。跽至家中。傷已重。無人看顧。數日後。匪又至。開洋鎗殺之。

劉楊氏瑪利亞三十七歲。偕其十一歲之女瑪利亞。被于家庄拳匪砍死。

劉陳氏瑪達肋納。與其十七歲之子多來加祿。被玉皇廟拳匪追殺。

王香林年六十歲。逃至北溼杜樹坎藏身。熱心求主保佑。有人引拳匪至。亦殺之。

王寶和年三十七。向在天津。亂後歸家。有人通信於玉皇廟拳匪。匪入其家。寶和出白銀二兩。求免。忽有人揪至門外。一匪以石灰矇其目殺之。

王馮氏年四十七。偕十五歲之女。逃至葦坑中。拳匪燬其屋。後至葦坑地。搜出馮氏母女。隨即致死。王宋氏熱心異常。日誦多經。年已老。雙目失明。匪至。無力逃生。爲匪所殺。

王彭氏亞納七十二歲。子賀若翰四十七歲。媳葛氏瑪利亞四十三歲。孫女瑪利亞二歲。彭氏年老。雙目已盲。伏于野。虔求天主。忽有拳匪趕來。以長槍殺之。王賀夫婦藏身葦坑地。匪搜出後。問奉教否。賀延遲頗久。卒大喊云。奉教。立被亂刀砍死。妻死于洋鎗。女死于刀。王趙氏四十二歲。敬主最虔。守規甚嚴。庚子五月二十八日。拳匪至本村燒殺。趙氏藏於灘頭村廟中。被匪拉出。仍回家中。其丈

夫兄弟俱未奉教。願出錢十吊。爲趙氏求保命。趙氏聞之。分文不許出。甯願致命。匪以不得錢。齊至其家。將殺趙氏。氏依靠天主。容色怡然。其夫請拳匪往街中殺之。勿污其宅。匪曰諾。遂拽至街中。趙氏曰。殺我于家坟上。不尤愈乎。匪然之。跟至坟中。趙氏請乳其懷中小女。小女飽後。又請待其誦經。卽誦在天亞物。甫畢。謂匪曰。今可動手矣。遂受殺。

馮家莊孫信德。洗名瑪竇。年四十六。妻田氏。依搦斯。四十一歲。長子名八十。西滿。年二十六歲。媳安氏。瑪利亞。二十三歲。次子永立。若瑟。三子起。保祿。十二歲。四子其詳。斐理伯。八歲。五子安多尼。四歲。女瑪大肋納。十四歲。長孫三歲。一家九口。俱在京師奉教。熱心守規。迨拳匪起亂。出京回家。五月二十九日。一家人團聚一室。哀求天主。忽拳匪蜂擁至。將宅圍住。燃火燒屋。時安多尼在外遊玩。匪瞥見之。拉其一腿。拋入火中。其餘八口。盡付焚如。有屍棺兩具。亦化爲灰燼。

葛家庄王王氏。路濟亞。年三十四歲。長女瑪利亞。十二歲。次女亦瑪利亞。三歲。亂時逃至子游口村。

母家躲藏。拳匪聞風而至。自母家拉出。時適小雨。三人於齟齬內亂刀砍死。

葛齊氏路濟亞六十九歲。先逃大王村親戚家。過五六日。戚家驚懼。路濟亞不欲累及其家。遂回。既而已屋被燬。無地容身。乃與葛陳氏路濟亞年七十二。同藏村外大磚坎內。其地齷齪不堪。蛇蝎甚多。坐臥不安。日間有人疊磚塞門。夜則偷送水漿乾糧。常有孩童來視。心驚胆顫。一日有仇人以鋤桿猛力推進。一時大驚。藏至十餘日。葛齊氏料想不能久活。走出坎窟。稍享日光。因天氣酷熱。飢渴交迫。倒斃柳叢下。葛陳氏又藏四日。拳匪聞風跑來。召之出。問曰爾奉天主教否。答曰奉教。立刻殺死。

李郭氏瑪爾大三十九歲。藏身村外磚窰中。有外教孩童告知扈家營拳匪。匪至問奉教否。答曰奉教。亦殺之。

葛養性額我畧六十八歲。爲人堅介。信教最虔。村中親友屢勸其背教。不從。反勸伊等奉教。謂其子

曰。倘伊等再來胡說。可以洋鎗打死他們。未幾。其屋被焚。乃日夜流落田禾間。一日其侄遇之於禾隴。苦勸之。養性出肺腑語曰。吾侄。我若反教。正是要死。我爲你計。不如及今奉教。與我同死。齊升天堂。尤勝於自幼奉教也。一日蹲坐於紅荆地。袒露聖衣。拳匪經其處。未見。匪既過。養性立起。四外瞻望。匪見之。遂回。養性手中方持一斧。向一匪投去。擊破其頭顱。衆匪怒。亂刀砍死。復剖其胸。心肝俱露。一匪云。其心通紅。正如他們堂中像上所畫之心。莫非其升天堂乎。

葛蔭清斐理伯六十四歲。與侄葛困若瑟四十三歲。先逃於賈庄。拳匪知之。齊來捉拿。斐理伯被擒後。初被刀砍。繼而擡入火中。二腿燻黑腫起。肉有半熟者。匪以爲必死。棄之而去。親友滅火救之。昇至其家。房屋已燬。惟屋角一。尙未坍塌。僅可容身。遇雨則半身受水。艱窘難言。親友來慰。則答曰不疼。較耶穌之苦輕的多了。我勸孩子們。千萬別背教。夜間有人偷送水漿食物。如此半月方死。葛困被匪捉至北司村。臨去時。叔父勸其萬勿背教。親友囑其自稱佛門弟子。渠殆不解何義。匪將殺之。

問渠是天主教否。答曰我是佛門弟子。匪曰爾佩帶聖衣。豈是佛門弟子。必在天主教。答曰我是天主教。誰謂我非天主教耶。匪舉刀欲砍。困曰少待。爾等且吸一袋烟。吸畢。困曰今可殺矣。匪乃砍其頭。開其胸。取其心祭神。某匪曰。此乃不易得之藥石也。可愈我病。遂吞而食之。

孫黑伯多祿三十四歲。逃至蠡縣。被拳匪擒住。砍於河濱。棄屍於河。

王楊氏瑪利亞三十四歲。與長子保祿七歲。次子亦保祿四歲。女瑪利亞二歲。逃往務勝口親戚家。拳匪擒之。四人同時爲亂刀砍死。

北答村吳雲照。保祿五十歲。先逃於陳留氏村。後偕一教友回家取物。教友伏於村外紅荆地中。未幾。聞保祿被擒。拉至街中砍殺。砍時屢聞其向叔父求饒聲。是必其叔殺之也。

武家莊王夢花若瑟。年七十三。信德甚堅。事主亦虔。行事悉遵聖經旨。初入教時。乃兄被人毆死。夢花仰法。吾主愛仇之德。不稟官。亦不計校。恬然忍之。他人以爲太拘。庚子之亂。不避亦不懼。一日拳

匪入其室。夢花顧謂匪曰。爾等欲助我快升天平。請俟我念經。謝天主大恩。然後殺。念經畢。隨即致命。

李王氏亞納年六十六。方出門至街買菜。拳匪突來擒之。亞納驚惶無措。謂少待。容我穿大衣。匪不聽。拉至村北砍殺之。雖被刀傷。竟未流血。殆殺前已驚死歟。

尙村致命者最多。除死於商家林等處一百餘人外。尙有死於本村者十五六人。其中有郭安氏方濟加二十五歲。逃至高陽縣歸化村母家。羣匪聞風而至。將方濟加拉出宅外。方濟加毫無懼色。見其弟安進祿安德肋在屋頂上。呼之曰。進祿速下。不必隱矣。弟聞之卽下。與姐一齊致命。砍殺後。拳匪剖郭安氏之心。

趙賀氏瑪爾大五十歲。安王氏依搦斯五十一歲。高國楨安德肋七十八歲。高袁氏路濟亞二十一歲。高全。安李氏依搦斯六十六歲。郭安氏之子伯多祿二歲。又有學守教規之朱氏夫婦。及安氏等。

皆於拳匪入村燒殺時。被刀砍死。

鄰家莊傅滿貴。初守教規。未受洗。年四十餘。匪活埋之於坑中。死狀甚慘。北石寶黃亦初守教。被匪砍死。

袁家左村燕賀氏亞納年六十六。媳燕氏瑪利亞三十一歲。長孫名堂保祿十七歲。孫女德肋撒及蘇撒納。一家五人。匪追之於趙黃庄。斃之以刀槍。

又有李姓王姓二人。不知其洗名。亦被匪人砍死。

有吳坦直者。初習教。匪逼令背教。不從。舉刀殺之。

賀家庄賀二珠方濟各五十五歲。於本村被殺。其兄大珠斐理伯七十一歲。死於商家林。

內村劉開泰。一家三口。不知其洗名。均於本村刀砍死。許守業初守教。亦在內村見殺。

劉家塢除死於商家林之七八名外。尚有死本村者十二人。沈孫氏瑪爾大五十七歲。於拳匪入村

時被殺。

董沈氏路濟亞五十六歲。其女瑪利亞二十二歲。均逃村北。拳匪追之。又有曹姓二女。一瑪利亞十三歲。一蘇撒納九歲。拳匪入其家。舉刃殺之。

沈明亮保祿五十九歲。于匪至之前夕。逃至某家借宿。有人暗告拳匪。遽來尋覓。沈速往村南。匪追殺之。

沈崔氏瑪利亞五十四歲。與媳沈趙氏德肋撒二十二歲。偕一歲之孩齊藏於外教家。拳匪尋至。將婆媳二人連砍數刀。以爲必死。遂去。不知幼孩已死。而二婦人未畢命。瑪利亞又活半月。迨匪復來。始被殺死。德肋撒被人擡至尙村母氏家養傷不愈。中風而死。其夫沈敏思多默二十二歲。逃於連城。被匪查出。立即砍死。沈崔氏之長女瑪爾大二十六歲。二女保辣十七歲。見母嫂被砍。速逃至高家口外祖母家。其家不納。遂出。親友來勸背教。圖保性命。二女堅執不從。曰。倘背教。非吾父所生之

女。正言談間。匪至殺之。

開州教難

大名之南開州。號澶淵。畿南重鎮也。畢司鐸傳教其地。兼理清豐東明長垣三縣教務。教堂共數十處。信人俱新奉教。戊戌春。建一大堂。落成之後。四民相率入教。月有數起。迨朝旨下。州官唐刺史命駕來堂。強畢司鐸出境。發兵護送。畢不得已。出東門入山東境。後至上海。

開州合境教堂數十座。庚子五六月間。盡遭搶掠。新教友數人。因未明聖道。見大禍當前。竟自經死。可爲痛惜。城西郭村劉家被搶一空。劉玉合年近古稀。爲拳匪所執。縛於門前樹上。後釋之。除西里莊外。其餘教堂皆歸烏有。

東明縣教難

張月明東明城裏人。年十六始進教。庚子歲。年十八。被拘。堅不肯教。與劉其成坐獄數旬。事平後放。

出。官賞五品頂戴。月明固辭。終未肯受。

劉其成。劉城村人。新進教。信德甚堅。己亥年。與本村數家被搶一空。庚子拘于獄。與張月明同日出獄。官亦賞頂戴。其成曰。匪搶我家是實。今爾之頂戴。能吃耶。能嚼耶。不要。

永年縣教難

武文印。廣平府永年縣洞口村人。奉教甚誠。光緒廿六年五月。拳禍頓興。西蘇村匪類率衆毀堂。搶掠財物。村人無論在教與否。同出抵禦。匪徒敗績。被殺一人。乃以命案控教民。永年縣知縣張上和。左袒匪人。仇恨教堂。差兵役下鄉。拏四人到案。內教外二人。教中二人。其一卽武文印。武充地保。臨行。往別其母。母曰。吾兒此行。當致命。不可背教而歸。對曰。兒固願致命。但母年已六十有九。兒女輩皆幼小。奈何。言畢。淚下沾襟。母勉之曰。吾兒爲男子。當爲天主捨生。欲爲吾兒。必當如此。吾老且病。豈望爾供養久活乎。爾之子女雖幼。然有天主佑。不必憂也。不見世間遺腹子乎。父雖早死。亦能長



大。吾兒勉旃。勿少疑。致命耳。後以新聖衣加之。子頸曰。望聖母佑吾兒。不背天主。言際。母子同下淚。文印至縣署。張令曰。此案乃教案。非命案也。方爭擾之時。多人亂打。安知誰爲兇手。爾能背教。即可回家。遂將教外二人釋放。先問一教民。爾在教否。曰然。曰當背天主。其人不肯。威之以刑。懼。背教而歸。後問文印。對曰。吾奉天主教。至死不變。官怒。提審三次。加以重刑。武曰。若張老爺能不姓張。我亦可不信教。否則不能。官怒。飭囚木籠中。未半日而死。年五十歲。其母孫氏。命子致命。亦烈婦也。武克承母訓。至死不變。誠家庭孝子。亦聖教忠臣。時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威縣教難

威縣城北五里馬家莊有教堂一。附近有教友十餘家。五月下浣。拳匪將教堂燒毀。六月二十五日。匪又至。以教民家財產房屋拆搶一空。將奉教男女十餘人擄至大窰村。是爲拳匪羣聚之處。比晚。本村教外親屬。前來保釋。但須先背教。三四人背教而歸。其餘老少十人。於二十六日早。拉至大窰

村西首。舉皆受殺。內有一十四歲之女孩。剛決殊恒。拳匪初不欲殺。勸其背教。詢其有婆家否。女答云。已與魏村訂親。我乃老奉教。至死不背天主。并勸他人甘受死刑。匪割其一肩。問背教否。女曰否。匪又割一肩。女仍不背教。卒斬其首。此女姓王。洗名亞納。同時被害者。有鐘官營之王王氏。年三十四歲。其子九歲。女五歲。又有小房地方崔王氏年三十歲。其大女六歲。小女三歲。又有本村王李氏洗名亞納。年五十歲。馬王氏年五十七歲。王玉梅洗名若瑟。年七十歲。十人死後。同埋一坑。皆不肯背教而死。

威縣城東北七十里。陳賢塔村。有教友十餘家。七月初六日。拳匪百餘人。鳴鎗喊殺。蜂擁而至。村中教友二十餘人。與之接戰。相距二三十步。先傷拳匪四名。匪忿甚。三面圍攻。殺教民三人。其餘各自逃命。一田姓教友。年七十餘矣。被匪擒獲。百般凌虐。逼其反教。堅不肯。卒死於亂刀下。陳賢塔西八里。地名七級鎮。彼處團首。率衆殺本村教友六名。

七級鎮死七人。馬庄死四人。鐘官營死五人。賢塔死田姓五人。軍寨死耿姓五人。張家村張棲桐往魚臺護堂戰死。魚臺陳殿奎戰死於本村。崔仁明趙功祥李太來亦死於本村。

魏村李和振沙爾寨羅夢筆與羅司鐸死於劉庄。其事見下。

羅司鐸致命

羅司鐸法國人。字澤溥。號潤民。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束髮就傅。學既成。入太醫院習醫理。卒業後。入營充醫官。升至三金線。亦顯職也。年三十二歲。忽作修道想。視富貴如浮雲。遂進耶穌會。閱五載來中國。傳教於直隸東南境。其素志欲救援多人。登之天府。庚子拳匪之亂。羅率教民自衛。匪屢往攻之。不下。匪切齒。壬寅春。當道以賠款派捐。民人不服。與官爲難。官發兵痛勦。殺人頗多。兵返。匪徒謂賠款都入天主堂。遂遷怒於教堂。是年二三月間。羅聞畢司鐸有病。親往大

名府診治。及回至威縣趙家庄。廣宗縣武舉人景庭賓倡亂。聚衆甚多。羅欲回張家庄本堂。安撫其教民。但途中多危。司事與車夫皆不肯行。適有本屬教民來請終傅。羅乃決意登程。教友羅夢筆自願同行。前一日告解領主。後請于神父。神父允之。及登車。村人送行者。謂此去必死。曰死則死耳。行至劉家庄爲匪所知。突出一人策馬至羅公車前。故意遲遲而行。迨衆匪齊出。向一賣盆者訪明教士由何路行。卽飛奔追來。車夫李和振若瑟。三十三歲。見無可逃命。遂哭。羅公慰之曰。勿哭。吾儕係天主子民。當喜。勿懼。衆匪一齊動手。將羅公及夢筆和振亂刀砍死。後割三人首級。懸於村大門上。直督袁世凱聞景匪殺教士。撥兵前來擒景庭賓及匪首數人。散其烏合之衆。亂遂平。說者謂非羅公之死。大兵必不速來。數縣教民。必遭塗炭。縣令命交出三屍。與其首級。暫葬于趙家庄。期年後。始治葬事。縣令及本城文武俱來。派營兵一隊。自趙家庄送三棺至張家庄。約五十餘里。觀者塞途。葛大司鐸及七八司鐸行追思禮。後乘車往張家庄。彼庄教友及音樂會出數里外。迎三棺入堂。

後安葬墓中。建一碑亭。高三丈餘。羅夢筆與李和振塋於兩旁。各有碑記。又造經堂一。煥然可觀。縣令撰對聯曰。說法在窮源。不辭遠涉重洋。苦口代蒼穹秉鐸。見危能授命。何異歸真十字。甘心蹈白刃如飴。

魏村戰事

威縣一帶奉教最早。教民最多。縣城東北約十八里。有村名魏村。教民千餘。正北四里有趙家庄。教民八百許。正東三里有潘村。教民四百許。三村鼎立。魏趙二村皆有本堂司鐸。時常駐守。庚子以前。拳匪始於山東。時出騷擾。威縣受害無多。庚子年拳匪盛於北方。蔓延而南。魏村周圍教民之村。爲數不少。然村小人稀。拳匪大亂時。力不能支。遂齊入三大村。六月中浣。拳匪大會於大甯村。距魏村僅五里許。聲言滅教。勢甚洶洶。魏村本堂萬司鐸。召集本村首事人。授以戰守方畧。將兵器鎗礮皆以聖水祝之。求天主助戰。挑選壯丁六百餘人。分爲四隊。每隊百餘人。各持精械利器。沿村護守。村

中樹上懸掛燈籠。以便夜間巡查。教民壯丁各以白布爲冠。冠上繡耶穌聖心像。日間操演。六月二十一日。午後四點鐘。拳匪大出隊伍。自大甯涵湧前來。教民遙見之。急忙整隊而出。前往迎戰。匪見教民有備。未敢輕犯。整隊而回。二十二日九句鐘。匪復出大隊前來。時萬司鐸爲衆人念赦罪經。力勸死戰。爲天主致命。教民懼拳匪圍村。亦排隊而出。挺然相迎。相離半里許。各放鎗礮。皆無甚死傷。惟一匪不慎。自燃其礮。旁有火藥。傷礮手數人。匪卽狂呼亂叫。時已日落西山。且以小雨濛濛。紛紛散去。教民亦收隊回村。僉曰。拳匪今未得志。勢必復來。不可不嚴爲防備。故終夜達旦。不遑假寐。拳匪果心猶未死。矢誓報仇滅教。乃求助於威縣官長。縣令孫某發兵數百。並出大礮數尊。前來助戰。大甯富戶出錢募得賊匪若干。大張聲勢。二十四日早六點鐘。兵匪齊來。教民見之。急忙携礮持鎗。鬪如哮虎。出村迎戰。時有潘村教民百餘人。西來助戰。督戰者爲文生張殿英。一馬當先。大聲誓衆曰。弟兄們。世財無用。今宜獻生命於天主。我等皆發上等痛悔。念天主耶穌云云。爲天主致命可也。

時萬司鐸及本村李司鐸安多尼同在陣中。勸教友悔罪。高聲念赦罪經。囑靠天主。齊心死戰。是日南風大作。教民適居下風。甚覺不利。然各奮虎威。酣戰至十點鐘。兵匪死傷不少。勢將敗績。忽別生詐計。遣數百人。往鐘官營村燒教堂。該村在魏村西南七里。匪意欲教民西去救火。便可乘虛直取魏村。殺婦孺。焚廬舍。則教民無遺類矣。豈知教友已窺破其計。見聖堂火起。忿勇有加。攻匪益力。連次開礮。斃匪數十人。匪放護城大礮。力能至遠。然發彈過高。皆未中。有一善獵者。名李維興。謂教友曰。匪礮甚巨。非拚命奪之。萬難取勝。爰率數人。自東面放鎗。斜擊放礮之兵。中而倒者數人。匪見事急。自沙西村東首開一巨礮。因納藥過多。霹靂一聲。巨礮炸裂。擊死多人。匪見村北礮手皆倒。村東巨礮已裂。死傷亦衆。遂灰心喪胆。棄礮拽兵而走。教民乘勢追殺。趙家庄教民。遙見兵匪敗走。亦出同追。是役。教民奪取大礮三尊。擡鎗三十桿。長鎗大刀不計其數。逃匪之屨二百餘雙。乃收隊而回。按此戰兵匪幾一萬人。教民僅六七百。非天主特佑。萬無戰勝之理。因之入堂謝天主。二十六日早

五點鐘。兵匪復携大礮來攻。教民迎戰。兵匪分二隊。一在沙西村之西。一在村東。兩路齊攻。教民以礮彈相贈。大戰移時。馮司鐸亦在陣中。勸教友悔過死戰。魏村教友不惟勇壯者陷陣衝鋒。奮不顧身。卽婦孺輩亦多於彈雨中。爲交戰之父兄。送食送水。無所畏忌。拳匪所放鎗礮。多以過高不中。每自教友頭上飛過。落地後。孩童群然拾取。呈父兄以擊拳匪。匪每開一礮。教友伏地求主。時有廣平某教友在旁。鎗彈中其額。萬神父速行終傅。令人抬入聖堂。不久卽死。此番交戰。教民得利。以七礮並發。聲若雷震。且乘烟霧瀰漫。追殺匪人。匪不能當。復棄礮而走。時約八點鐘。趙家庄教民。自北方來。如虎似狼。於是三村教友齊追。直至大窰村頭。匪乃轉身前來與教民鏖戰。別有數十人。追匪至大窰村之東。與匪苦戰。有一教中童子年十四。持槍追匪。一黃巾妖匪。向童子放鎗。童子眼明足快。藏身大楊樹後。匪彈中楊樹。教友齊聲呼殺。擊斃妖匪。連發數十鎗。拳匪倒地者甚衆。村北之教友亦拚命肆殺。匪力不能支。一敗塗地。逃入大窰西頭。教友連開數炮。拳匪驚走。巢穴已空。匪胆已破。

自是不敢再戰矣。統計三戰。魏村得大炮三尊。潘村得一尊。又得大旗十餘桿。洋鎗二十桿。鎗刀子藥無數。本堂萬神父督隊而回。入堂謝天主。按拳匪三戰三北。共死數百人。而教民除一廣平教友外。無一亡者。事平後。有外教人。述拳匪之言曰。與教民戰。所以不利者。因教民之隊。分上中下三層。上乃白衣小童隊。凌空排列。百發百中。中層鬍子隊。下層教民隊。如此陣式。從來未見。真令人計無所出。不得不敗走者也。

阜城縣教難

臨陣村死韓姓二十五人。趙姓八人。任姓二人。共三十五人。

劉家井死五十五人。其中盛姓二十人。李姓二十一人。周姓四人。

許家舖死四十人。其中張姓二十八人。尤姓十人。康姓二人。

林家小營死三十人。其中林姓二十人。李姓四人。童姓六人。

郝家小營死劉姓八人。郝姓一人。

南星閣死葛姓三人。

耿庄死某姓十二人。許姓七人。

趙門庄死潘姓三人。王姓一人。張姓四人。

八里庄死劉姓十四人。

消夏村死趙姓七人。

郭家庄死郭姓二人。以上皆死朱家河。

廣平清河連塚屯有林愛興者年已七十四。素有烟癖。不務敬主救靈之事。其子名朝忠。向在范家寨教堂理事。昭事熱心。供職忠信。常求天主救己父之靈。馮司鐸在范家寨堂。給其父一小職。從此痛改前非。專志敬主。父子同在彼堂。已五六年。己亥年冬。拳匪倡亂。愛興有致命意。庚子夏。拳匪刀

匪聲氣相通。流傳甚速。朝忠於五月二十八日。遣廚丁張鳳林。用堂內黑驢送父回家。走至西康村。突遇拳匪。因認識此驢。故知騎驢者爲奉教人。喚同黨出外。張鳳林速避。林愛興無懼色。拳匪將驢物搶去。欲斬愛興。旋念其年老。只割一耳。飭卽逃去。老人走時心內求主。口中仍無柔言。衆匪聞之。羣然踵至。跪向東南求神。老人則北向跪求天主。拳匪起。將老人渾身亂砍。老人仍端跪念經。至斃命而止。

清河簡家樓。六月十七日。有拳匪二三人。勾串山東匪三股。約二千餘人。齊至簡家樓村近處。教民齊入聖堂。跪求天主。誦悔罪經。願順天主意。後出堂欲與匪徒一決勝負。但匪人甚衆。教民能戰者僅三十二三人。故退至村後探視匪數。或可進村接戰。正遲疑間。村東又來多匪。執二旗。又有六人騎馬奔來。衆心大驚。俄而村西旌旗蔽日。人則如山如海。教民立卽逃走。至一里許。被匪圍住。乃鳴鎗數十聲。開一逃遁之路。回顧村中。教堂民屋已付一炬。老弱婦女之不能脫者。被匪拘獲。殺十六

人。內有簡盛品簡起溫二人。連呼天主保佑而死。簡盛道云。我至死奉天主教。簡許氏曰。我甯死不背教。簡陳氏云。我不但奉教。且出錢造堂。簡盛善之女。誦耶穌瑪利亞若瑟聖名而亡。

清河縣教難

馮張二司鐸傳教清河南宮。馮司鐸以教民困難萬狀。因憂而亡。張司鐸助信友過勞。數月後亦去世。清河教堂被焚者三十餘座。教民受殺者數十人。當是時。匪首數十人。身衣黃褂。頭戴白頂花翎。手執保清滅洋旗號。在在橫行。毫無忌憚。

西高庄李清來之父景耀。年八十五。瑪弟亞耳聾目盲。手足不便動行。匪人燒其屋。景耀尙在榻上。或謂其坐櫬誦禱。匪見之。推之火中。匪去。教友得其屍。業已焦爛。清來伯多祿四十一歲亦死。

劉成業之父學志。若瑟年已七十。爲人悃樸。匪燒其屋。學志匿於鄰舍。後見搶物之人。萬分擁擠。出外窺視。忽有人指爲教友。束其手。帶至安子窩村。百般苦辱。匪知伊家豐厚。問銀在何處。未答。明晨

天未明。十餘匪又至西高莊。翻尋教民財物。匪首騎馬東行。往探消息。無何。山東十二里莊教民二十三人。前來救難。行抵許村。遇一匪首。殺之。他匪聞之。退回安子窩村。強學志同赴西康村。行時觸匪怒。途中被殺。成業安德肋四十歲亦死。救難之山東教民。見西高莊人口無一存者。追匪一里許而回。

簡家樓死簡姓十六人。西高庄死四人。連塚寺死趙姓五人。呂家波死郎姓二人。連塚屯死一人。

肥鄉縣教難

肥鄉教堂公所凡二十餘。無一留存。賀司鐸傳教其地。自張洞逃至山東坡里。自坡里逃至膠州。後乘輪船至上海。避難數月而回。

棗強縣教難

棗強縣東北三十五里。東紫結村。有教友裴德玉者。洗名保祿。五十一歲。五月二十六日。村人哄傳拳匪將至。裴將家人送至文口村親戚家。已則回家看守。次日巳時。西紫結村聖堂被燬。鄰人勸德玉逃避。遂逃至文口村。少頃。拳匪至。燒其屋。搶其物。後去。二十六日。德玉回家。行至西紫結。爲匪瞥見。卽被擒獲。拉至留仲鎮。百苦備嘗。匪以香火燒其身。強令背教。德玉云。萬死不能背教。因離天主之苦。較爾等加我之苦。不止萬倍之重。匪益怒。用大鑽鑽其兩脛。脚底鑿二穴。背上開數口。傷處灌以洋油。燃火燒之。匪問疼否。答曰。爲天主受苦。不敢說疼。我就要去見天主。爾等加我之苦。卽見天主之禮物也。匪嘆曰。洋人迷惑人心。一至於此。想不到世間有此等鐵心人。匪首乃武舉渠成江。命拉出村外。斬首示衆。衆匪將拉。德玉曰。不必拉。我自行可也。比至村北大坑。授首致命。匪碎其身。移首數處。不知何往矣。德玉致命後。文口親戚將德玉家人逐出。遂流落於外。天各一方。苦難言喻。德玉次孫振恒。洗名類思。五歲。六月十三日。被東紫結匪所殺。

袁庚寅棗強縣時槐村人。洗名若瑟。五月二十五日。因事赴大營集。突遇拳匪。匪令反教。不從。衆勸之。不聽。答曰。忠臣不事二主。爾等皆我靈魂之仇。我意已決。誓不反教。匪乃擁之西街之外。亂刀砍死。棗強縣共死三人。

衡水縣教難

衡水縣城西南三十五里增家莊。有李金兩姓教友數人。莊人素與天主教爲仇。五月二十四日。勾引焦旺村拳匪百餘名。將李金兩家財物房屋盡行焚掠。傷李玉堂甚重。李洗名若翰。年四十歲。匪去後。莊人敦請復來。開場設壇。不許教友汲水。鄰村教友聞之。聚二十一人。持械擡床。乘夜往救玉堂。行至莊外。天已明。有蘆家園田廣明若翰二十九歲。素與莊中人相熟。先入莊。觀探消息。餘衆俟莊外。廣明遇一更夫。謂之云。李玉堂被害。爾等竟袖手旁觀耶。現在我村教友欲將玉堂擡去。敢問何在。更夫云不知。立即糾衆。鳴鑼開鎗。將廣明擊死。剖其身數段。據外人云。廣明瀕死連呼耶穌救

我四字。莊外教友聞鎗聲。知事已敗。方欲逃走。莊人蜂擁前來。發彈似雨。教友倉皇奔走。賴天主特佑。卒至馮家莊。行三十餘里。且行且戰。惟數人受傷。增家莊人立將玉堂殺死。玉堂之母趙氏瑪利亞。六十歲。與金龐氏路濟亞七十二歲。立即逃走。莊人追殺之。

增各庄死三人。 盧家園死二人。 浪子橋死三人。 里官死李姓母女二人。

班家店死班姓母女二人。

祝葛店死學教張懷祿一人。茲述其事跡。及村民奉教緣起如下。

浪子橋教友致命

衡水縣城西四十里浪子橋村。有劉姓教友數家。凡數十人。亂時逃往寧津縣唐邱村。老會長劉進德年已七十有九。洗名保祿。獨守家中。自願致命。伊子金玉若瑟年四十五。不肯離父。備火鎗六桿。菜刀一柄。安置家中。以防匪禍。依然種園賣瓜。六月十七日。焦旺村大柳村團磨村拳匪二百餘。結

隊而來。金玉在村賣瓜。立即回家登屋。預備交戰。匪入其門。見進德手持念珠。口尙念經。問曰爾奉天主教否。進德伸五指云。奉天主教已五世矣。匪將進德一刀劈死。金玉在屋上。與匪戰。燃鎗數次。匪死三名。傷數名。匪懼欲退。匪首云。我二百餘人。敗於一人之手。有何面目見人。衆匪聞之。決意相戰。或上隣家屋。投磚拋瓦。或上金玉之房。奮勇爭先。金玉措手不及。鎗藥燒臉傷於目。匪從背後抱之。金玉舉刀向背後一砍。正中匪頂。傷不甚重。仍不放手。頃刻衆匪前來。將金玉當頭一刀。腦漿墮地。又將四肢剝去。只剩身幹。拳匪斷之。以洩其恨。

衡水縣祝葛店。乃司鐸等由總堂往廣平府大名府必由之路也。村人見司鐸等過路時。每每在車中念書念經。從不似官商等。車中東瞻西望。心竊異之。始以司鐸等爲好人。教爲好教。又有教堂送信人李維興。每月必經其村。住其店。屢以天主教事相問答。李又善勸。遂有六七家人入教。庚子春又添一學教者。名張懷祿。心甚誠切。每晚詣堂中學經。然資質遲笨。月餘不能記誦一經。人皆戲之。

曰。你奉教是白跟着鬧。答曰惡。是何言也。我雖不能背經。然必可偷個天堂。初亂時。匪執之。罰出錢。卽出錢。後匪勢愈熾。成羣來擾。教友皆逃。懷祿亦逃。然以足不捷。卒被擒。匪問是教友否。曰前數日爾輩罰我出錢。若不奉教。何爲出錢。匪遂殺之。果偷得天堂矣。

新河縣小屯教友致命

新河縣小屯村教友數家。離匪巢稍遠。故大亂時。未遭毒害。不料村中仇教之人。貪其財。招引匪至。會長葛廷柱保祿年五十餘。聞匪將來。乘夜遁走。匿於禾苗中。七月十五日黎明。拳匪二百餘。蜂擁前來。尋覓教友。村人告以廷所在。廷佯爲耘田。被匪捉住。拉至村中刺其腿。令背教。廷不從。匪縛之於樹。先砍數刀。後開膛而死。同日致命者。有葛任氏亞納。五十六歲。葛闊氏瑪爾。六十七歲。劉瑪利亞。二十八歲。劉陳氏亞納。五十六歲。趙王氏瑪大肋納。七十五歲。其子名清和。伯多祿。五十八歲。媳徐氏瑪利亞。亦五十八歲。孫鴻鈞。若瑟。八歲。先是聞匪已近。夜間竄於叢林。翌日清晨。匪皆獲之。拽

至村中。令反教。皆不從。遂亂刀砍死。

冀州馮家莊教友致命

冀州五六月間。拳匪鬧教。勢若燎原。冀州刺史雙奎。素與天主教爲仇。欲假手於匪人。以洩其私恨。因延拳匪入城。閭邑紳董迎於東郊。館於文廟。禮遇特隆。雙奎餽香錢一百二十千文。蒸饜六百餘斤。匪開場設壇。舉國若狂。四方風動。處處練拳。聲言滅教。西南距城十八里之馮家莊。有陳姓教友百餘人。初擬自衛。迨匪勢日張。官兵附之。乃決意逃遁。遣婦女童稚。向寧津縣唐邱村進發。以兩車載運。一爲騾車。飛奔而去。一爲牛車。獨行遲遲。車中九人。卽陳方氏瑪利亞。年四十七歲。伊子振邦。類思十七歲。女依撒伯爾九歲。陳張氏瑪利亞四十三歲。伊長子振鐸。斯德望十一歲。次子振田。達尼老九歲。貞女德肋撒二十五歲。其貞妹羅撒二十二歲。御車者爲陳欽海若翰二十一歲。路出新河縣牙家砦地方。因彼處有牛姓親戚。遂止宿焉。次日牛九恩方濟各三十八歲。陪送行路。經寧津

縣曹莊。拳匪突出。大聲喝殺。將九恩殺死。傷振邦於頭。幸未死。又砍陳方氏陳張氏振鐸三人。振鐸立斃。方氏張氏頭受重傷。倒地佯死。依撒伯爾下車先逃。往依農夫某。佯稱某之女兒。欽海振田飛奔遠颺。匪追之不及。只剩二貞女。匪令反教。二貞女不從。曰我至死不敢離開耶穌。匪舉刀砍之。德肋撒迎刃而死。羅撒頭受數傷。昏眩倒地。黃兒營距曹莊十二里。彼處教友與馮家莊先逃之教友。來收屍骸。羅撒尙合掌捧念珠。微聲云。將此念珠送於吾母。繼曰我渴。轉身而死。時在六月初九日。

野莊頭教友致命

冀州城西南八里野莊頭村。有冀姓教友四家。會長冀天祥。洗名瑪爾谷。年六十六歲。自維叢爾小村。拳匪必不介意。且行醫有年。拯救多人。匪若行兇。村人必來護救。故未遠遁。村長某。貪教友財物。陰召城中拳匪至。六月十一日巳時。突來二百餘匪。燒房搶物。擒教友十二人。卽會長天祥。長媳陳氏。瑪爾大。四十四歲。孫玉學。方濟。各八歲。玉明。瑪爾谷。四歲。孫女巴爾巴拉。十四歲。瑪利亞。十歲。次

子廣仁伯多祿。三十七歲。次媳王氏路濟亞。三十七歲。孫玉考若瑟九歲。孫某亦若瑟五歲。孫女瑪利亞七歲。又馮家莊陳楊氏瑪大肋納七十歲。及其孫女瑪大肋納六歲。匪令本村人用車三輛。送教友於官。冀陳氏與匪爭辯。匪立斬之。懸頭車尾。其餘教友從令上車。匪人送之進城。停車衙前。官役孫竹賢出衙云。老爺有命。爾等反教。可不死。天祥高聲曰。我等奉教二百餘年。寧死不能反教。竹賢轉身入內。少頃。右手提大刀。左手持紅箋。交與匪首云。這種人說話胆大氣粗。拉出西門斬決。拳匪領命撥車而西。行至法場。天祥揚言云。孩兒不要駭怕。天堂卽在目前。遂請先殺小孩。及他人。卒及於己。觀者雲集。見小孩引頸受斬。容色怡然。僉謂真吃迷藥矣。蓋外教人以信德之固。爲迷藥致然也。

雙塚教友致命

冀州城南十二里雙塚村。有王姓教友數家。亂時同往威縣張家莊。有王佐隆者。五十八歲。洗名伯

多祿。留守其家。六月初十日。彭村匪首韓錫合率領匪徒。闖入雙塚。將教友財物。盡行搶掠。強佐隆拜廟。佐隆不肯。懸之高杆上。無刑不施。勒令背教。佐隆寧死不從。念經不絕于口。求天主陰施神力。拳匪剝其念珠。譏之云。爾常用念珠念經。今離地三尺。亦素積之福也。佐隆云。人若明白我所得之福。必願受我所受之苦。拳匪聞之愈怒。將佐隆卸下。欲拽村外開斬。一匪曰。此人受苦已多。若有人出錢二千。可救其不死。村人因佐隆說話太剛。無一人肯保者。匪乃拽之村東。亂刀斃之。

雙塚村王奎聚若瑟三十七歲。王奎新若望二十五歲。係堂兄弟。亂時將家中婦女。送往威縣張家庄。後撥車而回。搬運物件。路經南宮縣南關。細雨濛濛。入店避雨。并飲茶。拳匪見之。問爾輩在天主教否。答曰然。匪乃困之垓心。奎聚手持鋼刀。與匪爭戰。傷匪三人。但寡不敵衆。霎時被擒。拉至關外。斬首而亡。方奎聚爭鬪時。奎新上騾加鞭逃跑。匪追之急行。至十里舖。爲舖中人截阻。綁縛送官。南宮縣不欲殺。惟令反教。問曰在爾車中之人。係天主教。爾不過爲彼御車。不是奉教人。答曰我二人

俱奉天主教。官仍欲救之。向拳匪曰。爾殺一人。已可洩忿。尙有此人與車馬。要車馬乎。抑要人乎。擇其一足矣。衆匪齊聲曰。要人。官無可如何。將奎新交與拳匪。拉至西門外。斬首致命。

五分里教友致命

冀州五分里會長南遲。依納爵。年六十九歲。妻楊氏瑪利亞四十八歲。長子永燮。類斯三十五歲。長孫蘭芳。達陡十四歲。七月初三日。昧爽。正在睡鄉。營台村拳匪。突來呼殺。南遲等穿衣甫畢。卽被擒獲。匪欲拽至廟場。南遲請死於聖堂內。匪允之。本村教友劉根常。匿於隣家。爲匪搜出。亦拽至堂中。永燮受刑。難忍。口出輒言。其父責之云。吾兒。慎勿神形兩誤。永燮聞言。胆壯。心爲堅定。村人有議以錢贖命者。首匪已肯。故緩殺。午刻。匪目至。下令開刀。遂皆受戮。匪燃火於薪。五人之屍。與堂宇俱滅。冀州城西小魏村。張連同若望。自幼在總堂讀書。回家後。雖不甚熱心。而信德頗堅。迨拳匪作亂。連同謂家人曰。爾等何懼。死生有命。我乃冷淡教友。未必能救靈魂。若能爲主致命。此乃天主教大恩。卽

是救靈之機。何其幸哉。亂時與別村教友逃至寧津縣唐邱鎮。聞洋兵已破天津。隨即回家。本村匪人見之。暗通羨家庄拳匪。將連同刀傷。捆送羨家庄廟中。勒令背教。連同不從。匪在廟外掘一深坑。將埋之。問曰爾奉洋教否。連同曰我奉天主教。情真不假。衆匪怒。拉至廟外。推之坑中。拳黨圍繞坑前。又問其奉教否。輪流以鎗擊之。及連同受傷過重。氣息奄奄。不能答。乃活埋之。教外人曰。不曉天主教是何等教門。此二毛子視死如歸。真是硬脆骨。

雙塚死王姓三人。野庄死冀姓十六人。馮家庄死五人。五分里死五人。

新河縣死十人。小屯死九人。牙家寨死一人。

武邑縣教難

拳匪鬧教武邑。各處槍掠毀燒。殺死教友男女老少共一百三十八人。初武邑城南留仲鎮有一瞽目男友。名孫連貴。年已七十有一。五月廿六日。拳匪焚搶教堂及教民屋。各教友俱已逃避。孫連貴



不能逃。仍在家中。被匪擒住。問云。你還奉教否。答曰奉教。匪云。爾再奉教。沒有命了。回云。今日暫死於爾手。後來永活於天堂。遂脫鞋跪地。受匪手戮。

渡箕死羅姓四人。拜口村死四人。楊家劉官小範鎮各死一人。東河頭本屬武強因與西河頭相連。故已列於深州內。此村死韓姓七人。劉姓十三人。石海坡死魏姓八人。李姓一人。

王呂義死四人。青臨死陳姓十人。小里村死趙姓三人。五里屯死李姓十一人。北泊庄死

田姓五人。燒窰屯死李姓十五人。郭姓一人。全寺院死金姓三人。小國村死郭姓十一人。

南大王死袁姓五人。留仲鎮共死二十人。張龍口死馬姓十二人。郭家園死董姓六人。

安駝死王姓二人。大劉村死劉姓四人。王孝死李姓二人。張孟村死張姓四人。

劉庄死崔姓三人。以上諸人有死於朱家河者。又有四村各死一人。

趙路二神爨致命

趙神父席珍。法國邦勃克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年。西正月二十二日。洗名勒米。有兄弟二人。皆授司鐸。有妹一人。入仁愛會。父爲訓蒙師。教子有方。以敬天主爲先務。趙嘗自述曰。我父聖者也。歿後我母修省益嚴。趙少時。性果決。勇敢有爲。本里某司鐸見之。輒垂青眼。加意玉成。教以辣丁文。爲他年晉鐸地。年十三。入方濟各會學塾。不久學逾同儕。如錐出穎。無何。蒙天主默示。俟學成後。到遠方傳教。聞亞斐利加洲黑蠻向化。而傳教乏人。爲之心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月入大修院。攻超性學。歷三載。志切精修。尙不知當入何會。旣而奉命往羅倍公塾。充教習職。其循循之誘。先品德而後學問。人皆羨之。後決意入耶穌會。遂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西十一月二十日入會。隨所至。嚴以持己。寬以待人。一千八百七十八。七十九兩年。設帳於亞米恒學堂。嘗告人曰。此間師道之美。特在二事。一規矩嚴肅。一教法劃一。一千八百八十年。法廷禁教士設塾。趙往荷蘭國讀超性學。閱一載。赴英國日爾瑟島。卒其學業。時耶穌會開教於斐洲尙勃士國。布化伊始。百事艱難。教士染疫死者相



繼。公請於上游。願前往。雖斐洲瘴氣惡厲。命不久留。無所畏。且以爲喜。監會狄大司鐸。適在直隸東南境。查教務回法。得趙公赴斐之請。問其故。則曰冀得致命。大司鐸云。致命之機。中國亦有。且多於斐洲。汝可往中國。公曰諾。既而告人曰。予聞華人難化。向來不願往。每聞中國二字。已覺心火中燒。詎一聞大司鐸之命。心爲恍然。知係天主意。不復猶豫。且日日謝天主。賜予頃刻之間。斷絕情縉。意鎖。喜負十字架。公志大量洪。多遇苦况。一千八百九十一年。致書於某云。傳教之難。適合耶穌會絕意獻身之旨。且患雖多。仍當歡悅。并願增苦。不啻飢渴之思飲食焉。又書曰。傳教之人。分任耶穌苦難。不佞則嘗山園哀禱之愁。又書曰。蒙古去此不遠。近來突被大災。致命之榮。亦可期於此地。若夫耐苦克己。則日常事耳。凡此云云。具見公之心多困。非他人所能推測者。公方來華。尙未秉鐸。閱一年。始膺七秩。自是援溺之心。有加靡已。而因義授命之志。亦勃然於心。嘗致書西友云。蒙與君遠隔重洋。雖生猶死矣。所盼惟相會於天堂。茱萸徧插。毋少一人。若須捐我軀以致君福。亦甚甘心。特是

致命一事。非今日可期。中國所以未化。殆以致命乏人耳。十字一木。當潤以血。而結實始蕃。現在地方官多以天主教爲眼中釘。加以盜賊風行。在在充斥。則致命佳遇。亦不甚遠也。此意流露於翰墨間者屢。公晉鐸後。駐獻縣張家莊九年。始爲大學堂副辦。後升爲主辦。學生百餘人。爲他日傳教指臂。學成而出。或爲信人領袖。或爲教堂司事。或入修院。攻格致超性諸書。卒成司鐸。則公之職攸關綦鉅。而公之供是職。亦盡勞盡瘁。餘力不遺。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五月。公爲總司鐸。赴趙家莊一帶綜理教務。首尾歷三稔。庚子春。拳禍頓作。有教友議購軍械。力拒匪徒。請公爲首倡。公曰械鬪非我所長。願爾等善行告解。以備不虞。致命以邀天上榮。是乃上策。此外皆計之左者。一千九百年西三月間。公猶致書西國云。教務似有轉機。致命良緣。又交臂失之矣。予一月以來。行四規事。講道聽告。查問要理。日行不輟。中國教友之熱心者。偉行多多。未可竟日語。倘吾輩教士。胥成大聖。如聖沙勿畧。則中國外教。早已歸誠。而教友亦勝於今日矣。是年西五月三十日。公發一家書。大旨謂竭來匪



勢稍挫。改名紅燈照。隨在廣行。官長陽禁而陰縱之。加以大旱日久。至今未雨。男女教友。守大齋以祈甘霖。聖神降臨禮日。衆教友領聖體。期挽上主慈心。是年六月十六日。會長馬大司鐸。念趙李二神父積勞已久。召回總堂。藉以休養。時已拳團廣布。在在劫掠。十七日午刻。張家莊院長謂趙公曰。匪勢日昌。不久將不能行。不如速回趙家莊。毋任他教士無所稟承。然去留憑君自定可也。趙公曰。鄙意亦然。乃當夜起行。李神父欲隨之。因祇得一車。趙公獨往。時已子夜一下鐘。比至武邑城。匪勢極盛。翌日午後五下鐘。羣匪入堂。殺公於祭臺側。

路神父亦法國人。生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西五月二十二日。洗名毛代斯多。先後肄業於大小修院。年二十五入耶穌會。充教習於亞米恒里勒二公塾。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來中國。學語畢。傳教于吳橋武邑等縣。性謙遜。有所建樹。不喜人知。待人則溫良。教民多愛戴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患時症。有性命危。所在之地。離總堂頗遠。鄰境司鐸爲大水所阻。不能往。雖有華醫診治。公素不信。有欲

爲公行針者。公却之。許願獻彌撒若干。求天主賜愈。所禱果允。無何。病若失。勤勉傳教。不憚煩勞。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冬。山東大刀會改名義和團。蔓延直隸。時公在武邑。艱苦不能悉紀。遇險亦至再至。然未嘗避。與教友數輩。仍處武堂。鄉間有教民家爲匪所劫者。公請官究之。藉以稍安。五月初。拳黨橫行。肆無忌憚。廿二日。羣匪入武邑城。通縣令釋在禁匪人。縣令不得已。釋之。是日早。趙公席珍。自總堂來。見拳衆洶洶。抗拒官長。知教堂之難。已在指顧間。作書報上游。備述壹是。廿三日午後。鐘鳴五下。羣匪蜂擁而來。喧鬧擊門。先以木撞。繼以火燒。堂中先生與傭人五六名。亟取洋鎗數桿。向前抵禦。路公禁止曰。不必抵禦。爾等各尋生路可也。六人聞門外喊殺聲不絕于耳。勢極洶湧。行將入內。遂皆傍牆走。或匿鄰家。路趙二公入堂求主。獻己性命。未幾。有紳士董某。令人舉刀破門。門遂開。衆匪一擁而入。不見一人。惟見二教士於堂中。跪祭臺前。立即槍刺刀砍。登時隕命。旋又割其首級。懸掛東門上。埋屍於城牆下。迨事平後。董某親詣獻縣。歸二公屍。刀痕槍孔。鑿鑿可觀。行追思。



禮畢。與步主教棺材。一齊發喪。時法兵猶在獻邑。高參戎率麾下兵。送葬於雲台山。二公致命處。縣令建造一堂。規模宏敞。萬分華麗。令撰聯曰。慘死同猶太罹危。惟聞十字歸真。基督宗風尊大地。釋仇是保羅遺訓。尤願九原垂鑒。摩西戒律化吾民。扁額曰神依帝位。取升天之意。雖與教理不甚合。姑存之。以昭鄭重。又覓巧工繪二公像。高四五尺。宛然如生。懸掛於壁。

景州朱家河教難

朱家河地方有大堂一。村中教友頗多。六月初六日。始築圍垣。景州東光吳橋阜城故城武邑交河等縣之教民。齊來避難。多至三千人。任司鐸見糧食不足。求售於教外民家。皆不允。十一日湯司鐸自故城來。亦卽寓此。十八日以後。拳匪二千人携大礮來攻。連四日未破。反爲教民所挫。二十一日。江西臬臺陳澤霖。率勤王兵二千五百。道經朱家河。景州刺史龔壽彭。與城紳等。請陳助戰。陳許之。發兵來攻。時方午。值堂中用膳。聞報兵匪已來。教士等撤食赴垣。竭力防守。兵以克虜伯礮攻堂。未

破。礮彈自堂上飛過。比晚。兵入隣村食宿。教友有洋槍百枚。願携鎗送兩司鐸回獻縣。兩司鐸不可。謂我儕可去。汝輩何如。雖死不忍離焉。二十二日。官兵大股至。將教堂圍繞。放大礮不止。教友名朱三會長者。有幹才。立於垣。方欲發礮。火自礮後出。適中其胸。登時斃命。任司鐸立甚近。幸未及難。然以朱之亡。良爲痛悼。蓋朱爲教民領袖。朱亡而率衆無人也。任見兵匪雲集。教民無糧械。不能持久。發一人遞書。稟報總堂。二十三日。兵開礮隆隆。不絕於耳。湯司鐸所居之室。洞穿於頂。堂南之屋。已不可居。婦孺皆入堂。飢則用乾糧少許。二司鐸日夜在垣。或勸勉或救過。間時入堂。鋪席更衣所。畧爲休息。堂中水井在垣外。不能汲飲。甚苦之。廿三夜。教友逃出者頗多。廿四日均爲匪所殺。是日早七下鐘。兵匪破垣入。先擲火藥包。令人不敢前。俄頃。兵匪突至。見人卽殺。垣上庭中。教民皆倒地死。有婦女在屋中場上者。多被槍去。堂中教友已滿。而來者尙稠。不獲入。簇聚於堂庭內。兵升屋放鎗。頃刻屍橫滿地。任湯二司鐸。分立祭臺兩旁。面向司事教友等。任司鐸一再勸勉。爲之赦罪。湯司鐸

高聲誦悔罪經。教友和之。不旋踵。兵抵堂門。一放鎗。婦女驚甚。欲出逃者。升人肩。任司鐸喝曰。忍耐。毋慌亂。各在本處。稍分遲早。無甚關係。不久我儕天堂相會矣。相傳三會長之妻。挺立任司鐸前。欲護其命。因之先受一彈。卽倒地。霎時又來一彈。中任司鐸。未卽死。本村教友某甲。非善類。或謂其前一日在州城。官以朱家河事問。甲出言不慎。有謗教之語。城紳聞之。滅教之意益堅。然甲之信德尙存。及見兵已至。死在目前。急向任司鐸告罪。任赦之。未幾。亦被殺。任雖受傷。神志猶清。謂其司事曰。予有得罪爾處。請恕之。爾或得罪於予。予亦釋然於懷。司事未死。故能言之鑿鑿焉。任手執耶穌苦像。暨念珠。及耶穌會規。兵放鎗不止。烟霧飛騰。匪以火油灌草蓆。藉藉上。投擲堂中。俄而火作。烟氣逼人。不能呼吸。教民未死者。奔入更衣所。拆去小窗。向外投躍。爲匪瞥見。次第殺之。惟數人得免。其述二司鐸死狀。大同小異。或謂二司鐸各受二丸。登時殞命。或謂任司鐸惟受一丸。倒於椅。司事扶之起。復倒而亡。湯司鐸受一丸。或受二丸。咸謂其跪地而死。堂中之衆。或中彈死。或火悶死。在屋頂

者。或死於火。或頂頰而跌斃。難平後翻出二公屍。已不可辨認。計朱家河同時致命者。一千八百人。中外議和。陳澤霖奉 旨革職。永不叙用。陳歸家述於友曰。朱家河有三貞女皆美。予欲致之。皆不可。乃先殺一人以示警。詎二女仍不屈志。余並殺之。此事湖北某教友親聞於陳口而以書告予知之。

直隸東南境教難。景州最甚。死人最多。計朱家河本村死司鐸二。女學堂中死十五。女嬰院中死十五。教友死朱姓一百九十三。解姓三十三。范姓十三。吳姓二。周姓三。張姓六。又女校長王保辣年五十。任邱張家庄人。已上共二百八十八人。

劉八莊死劉姓七十八人。朱姓三人。趙莊死李姓六人。野廠死李姓五人。七里莊死吳姓四十三人。楊姓三人。車莊死吳姓四十四人。盛姓五人。姜姓三人。青草河死張姓五人。鄭姓朱姓各一人。岔道口死張姓六人。大馮古莊死高姓十六人。寶姓七人。陳姓十人。李姓十二人。路

古莊死趙姓二十六人。高姓五人。蔣姓二人。馬村共死二十三人。蘇古莊死龐姚孫三姓共十
一人。黃古莊死宋張兩姓共五人。楊木死王姓二十六人。牛姓三人。黃姓五人。姚莊死盧姓
三人。馮姓一人。白相公庄死李姓一人。蕭姓一人。郝庄死吳姓六人。雙廟死牟姓五人。劉姓
六人。黨庄死黨姓六人。劉家梁坊死劉姓九人。後劉庄死劉姓十一人。以上諸人皆死於
朱家河。

路家莊距朱家河一里。亦有一公所。陳澤霖與勤王兵駐紮此莊。朱家河男學生被擄至此。嗣有朱
堂逃出之友五十人。于廿三日午後受戮。葬之莊外。陳初意朱家河果有亂黨。迨知所殺多係婦孺。
洋教士僅二人。申斥州尊粗魯。欲帶二紳至京爲委罪地。蓋以紳士懇請而爲此殘忍之舉也。

任公于致命前數日。致書其兄曰。吾兄聞此地之亂。諒必寒心。夫難果極大。惶恐無似。此書亦不能
減吾兄之愛。前日有電音到法。報兩神父授命。想亦吾兄所聞。今直隸北境。在在焚殺。教友避難來

此者。日有數起。其房屋均經燒毀。死者頗多。離散者比比皆是。此地尙未攻破。然亦危在旦夕。現有壯健教友六百人。築壘掘壕。多購米糧彈藥。爲防守人計。然非天主靈佑。我儕必死無疑。要惟聽天主命耳。弟以性命。獻於天主。爲他人之靈。亦爲我家之靈。俟兄聞弟計。當代爲祈禱。并謝天主在我家中選一人致命。以人事言之。我儕萬無生全之望。幸景州境內。尙未騷擾。諸事望天主佑。與我兄永別。因聖父聖子聖神之名。祝汝安福。願天主之旨成焉。

距朱河不遠。有青草河教堂。歸周潘二司鐸管理。曾與拳匪接仗二次。初次賊勢凶猛。疑爲魔力。司鐸向匪劃聖號。匪望風而回。第二次接仗。匪發彈如雨。未傷一人。六月廿六日。陳澤霖發一告示。命青草河教友背教。教友不從。請人代却之。廿七日陳帶兵北上。將青草河女學生自十歲至二十五歲者皆帶去。直至北京。後仍放回。女生言在途在京。陳派兵善守。未任匪人入室。陳軍至獻縣。有人請攻張家莊。陳以軍火不足。急須進京却之。陛見後。陳發家書一通。詳述朱家河事。茲將其書錄左。

啟者。弟以樗櫟菲材。戎機謬領。整軍北上。禦侮東來。恐忱思効。鬱蓄莫伸。謹將打仗情形。一一臚陳。自三月初間。由清江成軍。料理訓營事。午節前。移營宿遷。將築營操演。五月間。遵旨督隊北上。六月初八日起程。陸路車馬實多。沿途自備大價。託州縣代雇。甚難就緒。兼之天氣炎熱。各營弁兵報病者。絡繹不絕。六月廿一日。到直隸景州朱家河。弟因京內緊急。連攻三晝夜。至廿四日午刻。將該寨掃平。即督隊前行。七月初三日到京。初五日請安。蒙

皇太后

皇上溫語優加。賜二品頂戴。并蒙由內帑籌出賞給攻打朱家河出力弁勇犒銀一萬兩。當承旨守采育地方。復奉督辦軍務處傳。旨駐守北塘。十二日出京。路過通州。十三日又奉旨督辦軍務處。以前敵萬分緊急。宜守武清采育一帶地方。以防敵人由天津進京大道。當即由香河北回。自張家灣等處赴武清縣。十五日行抵永樂鎮。聞十四日北洋大軍潰敗。直督裕壽帥在蔡村自盡。并悉

鑑帥所紮楊村河北塢已失守。移至馬頭鎮。離永樂十里之遙。當着人請示。蒙諭帶隊赴馬頭打仗。是日謁見鑑帥。令與張夏萬各統領商議迎敵之事。十六日復蒙兩次商定。夏辛酉守東路。萬本華張春發守中路。鑑帥因弟係二次奉旨守武清采育地方之軍。卽令在西以保西路。至巳刻隊未成列。敵人已至。且高粱林叢深密處。望不見人。而敵人有分帶接連收束之鐵梯。可以登高遠望。用表測度。扼定遠近。所以敵鎗多中。况弟所用之鎗。不如敵人之遠。叢密之林。又無梯可盼。倉猝應敵。鎗礮紛施。其敵人多寡。難以猝辨。至午後敵人排鎗。乘機層疊而上。弟在西見東路三軍。全行潰敗。北行。人心慌亂。如狂瀾奔赴。不可抵禦。且營內弁兵傷亡過多。李鑑帥諭令迅赴采育。防已數日。然武清采育。雖皆無恙。十八日聞張家灣失守。鑑帥守移通州。撫時按勢。卽自行盡忠。可憐一腔熱血。爲國捐軀。守內臣民。無不扼腕。十九日聞京城緊急。卽按隊回顧京師。二十日至南苑探聞永定門暨各門均閉。消息不通。惟新儀門尙可出入。二十二日早。到彰儀門。恰遇榮中堂崇公爺。奪門而出。

卽命同行。至長興店。謁見榮中堂崇公爺。始知洋賊大隊。業經進城。前一日

皇太后

皇上已出城。駐萬壽山。馬玉崑等扈驛。大約由宣大入雁門關。至太原長安等處。因保定二教堂。未會打開。恐其猖獗。榮中堂崇公爺遂留駐保定一帶地方。謹防以絕西軍之路。當蒙諭弟與張軍門駐長興店一帶。以擋後路。是以弟與張軍門駐守數日。探得洋賊進京。將宮內焚燬殆盡。并用鎗礮將牆打壞。索商民金銀皮貨。有送者給白旗一桿。方免擾害。年壯者擄去爲兵。城內人民逃亡一空。至二十五日。因路斷行人。且弟與左軍糧餉皆無。久守空地無益。接遞文案落後。是以奉聞較遲。從來軍國重地。未聞一日不守。令敵長驅直入者。緣敵人大礮外轟。東交民巷與西什庫洋賊教匪。一同內應。開門迎敵。而守城大兵見內外皆敵。遂致胆落心驚。棄城而逃。我朝治平二百餘年。豐功迢邁。亘古高絕於四夷。一朝不慎。至於此極。弟世受國恩。滿欲殺敵致果。願効馳驅。甫經 御命出京。卽

遇各軍敗北。而大勢已難支持。雖奉 旨駐守之地。未經失事。而社稷生靈。悉遭塗炭。言念及此。淚下沾衣。長夜遠行。愧未一死。總期神聖有靈。默助中興。收復神京。弟所引領北望。寢饋不忘者此也。已上皆札語。事平後奉 旨陳澤霖着卽革職。永不叙用。遂退居原籍。隱迹埋名。不料光緒廿九年冬。復入京鑽營起復。惟 朝廷之意可挽。西使之心難回。因浼前任駐法華使裕庚之二公子。乞情於樊主教國樑。請代言於法使。及外務部。主教婉言辭之。閱二日。陳宿南城會館中。爲煤氣悶斃。殊出意料之外。

景州西南大馮古庄。有奉天主教者五十六人。庚子五月。該村匪黨已衆。勢漸危急。教民往朱家河避難。惟會長高撫南偕子造化。及族孫常清靜守未逃。至五月杪。各處拳禍盛熾。該村拳匪。言欲殺二毛子。高常清素性剛勇。遇有辱詈聖教者。輒與爭辨。必使俯首認罪而後已。匪黨向來讐教。此時欲得教友而甘心。乃於六月初。某日午前。在某姓宅中。將常清搜獲。共施毒手。吊打齊加。以致身無

完膚。卒拉至村南沙河內。謂之曰。此乃爾死所。冤乎。常清應曰不冤。立即叢械齊下。頃刻身殘首裂。頸斷而亡。方匪黨搜緝高常清也。村董高振資等。知撫南父子將不免於難。相率至其家。喟然告曰。事急矣。請卽反教。吾力猶能護汝。否則噬臍莫及矣。撫南止之曰。某不憚朝朝跪禱之苦。三十年矣。豈懼有今日耶。知我者。請言他事。毋復出此言。後族人輩接踵來謁。欷噓哀嘆。勸令背教。而撫南父子不爲動。無何。日色偏西。闔村鼓噪。殺高常清之匪黨已歸。俄頃。有箍紅巾者。有束紅帶者。有提大刀者。齊向撫南家奔走。比至。蜂擁入門。高造化見勢不佳。忙舉切草大刀。向前迎去。志在殺退羣兇。與老父共保性命。不謂刀未一試。鐵柄自斷。蓋天主不欲其致命前。傷人性命也。於是父子二人束手受縛。匪黨押至村西大廟。沿途斫其項者有之。揪其髮者有之。較獄囚綁赴市曹。殆有甚也。二人至廟西戲房前。匪將二人之手。反縛柱上。因撫南父子素稱謹厚。又與董事有舊。匪不敢擅殺。便邀董事來場。勸撫南父子反教。免其慘死。邀者未回。外方黑團已至。舉刀向撫南耳邊一刀。額上一刀。

頸中一刀。而首級落地。次將造化之頭砍下。末將二屍由柱解下。掩埋之。撫南年六十餘。造化年三十餘。

景州西南窰庄。去城七十五里。有劉某氏。學守教規。祇六個月。庚子六月亂作。携二子逃出。長子十歲。次子七歲。路遇拳匪。匪繫之於樹。曰爾可值錢五十千。且不殺爾。惟殺爾子。如欲保子生命。當令其反教。繼而問其長子曰。爾奉教否。子視其母。母云說奉教。子乃應聲曰我奉教。匪一舉刀而首卽落下。又問其次子。次子亦從母訓。答曰奉教。匪又殺之。此婦賈與某處。早已經官提回。受洗禮。

光緒二十八年春。教案始結。會長葛大司鐸。訂於三月十五日。改葬朱家河致命之人。屆期司鐸八人。知府尹太守及所屬縣令五員。獻邑音樂會修道生等共二百餘人。齊到朱家河。西堂內停棺五十三具。分列兩行。死於堂中者。合葬於堂內磚穴。此穴直達正祭臺下。其死於堂外及院中者。合葬於堂北磚穴。葛大司鐸行禮。知府縣令在旁觀禮。東光縣知縣輓以詩曰。會葬景州朱家河。蒙難任

鐸孔秀教民五千。是日也。狂風飛沙。天地爲黑。與胥江饑酒。文山罹刑。同一景象。茫茫天地昏。滾滾乾坤暗。嗟爾五千人。無辜身罹難。哀哉孔秀君。同日遭兇燄。君子亦有窮。彼蒼不賞善。沉冤鬱難消。積忿結不散。天地起風霾。如哭復如怨。可恨狂且徒。冥頑無勝算。只能害良善。未聞弭外患。一見聯軍來。束手不敢戰。遁逃乃上策。抱頭竟鼠竄。誤國又殃民。戎首徒歛怨。漏網雖今朝。畢竟有公斷。報施終不爽。十年爲一旦。爾衆皆馴良。樂善久不倦。會生極樂國。普渡登道岸。毋爲積痛傷。陰昏日不見。俚歌弔戰場。聊具一杯飯。據誠告九泉。英靈庶幾鑒。知東光縣事汪寶樹未是草。汪令詩中有與教理不合處。姑錄之。以存其美意。

朱家河女學堂中有一井。兵匪亂殺之時。貞女多投井死。井水旣涸。後投者不得死。匪出而斬之。仍投於井。事平後。撈出屍首數具。臭不可當。乃塞此井。以爲孤墳。

杜汝梅神父來函云。任邱張家莊人金保祿於致命前約五年。謂予曰。予將致命。言時絕不猶豫。其

時地方平靖。無變亂兆。况保祿年已七十許。身弱多病。何以當致命之刑。予笑之。保祿則堅信不移。後果應驗。〔金保祿致命事已見任邱教難〕十五年前。予傳教於故城縣。堂中有一僮僕年十四。新教友。自言將致命。果受戮於朱家河。庚子年。予在任邱。教友致命者大半。於一月前。或數月前。自知將受難。爲信德而慘亡。雖有人辨之。亦不稍疑。內有一貞女。耶穌復活禮日前。來行告解。謂予曰。婢今末次告解。將死於拳匪手。當是時。亂兆未形。予笑應之曰。必無殺人之事。况殺姑娘乎。貞女曰。我定將致命。閱二月。貞女果殺於段家塢。別有一婦。年六十許。難前數月。自言必致命。亂作。婦入段家塢圍中。困守日久。圍中絕糧。不得已。出外操舊業。挨戶售鹽。期得一飽。出垣未遠。爲拳匪所獲。匪曰。爾是教婦否。曰。我不是教友。匪乃縱之。時已暮。婦歸。述其事於他婦。他婦曰。你說不是教友。你背了教。犯了大罪。老婦聞之。大哭痛悔。守大齋。三日後。飢不能忍。又出垣。遇匪。匪引之見匪首。匪首曰。你是某氏否。對曰。然。曰。前日你說不是天主教。婦曰。我差了。犯了大罪。我真是天主教。匪乃反縛其手。吊之。

割其胸肋。及其背。納鹽傷痕中。婦常言我是教友。我到死是教友。尋卽氣絕。

故城縣共死七十八人。

大化村死夏姓三十四人。李姓二人。大月莊死五人。黑王庄死三人。

小馬坊死王姓六人。刑姓五人。梁庄死張姓六人。尙有數村共死十三人。以上諸人。皆

死於朱家河。

吳橋縣共死二百零九人。

十王殿死五十人。于家場死九人。牛家屯死三十六人。朱家寨死六人。姜家閣死二十人。

于家集死四人。魏庄死二十人。大齊家死四人。張朝寺死六人。龐家橋死二人。

油房口死十三人。劉談庄死三人。曹庄死十四人。范家庄死三人。孟舉家死三人。

劉家閣丁家門數。崔庄。辛集。各死一人。以上諸人。皆於朱家河燒死。或於堂中被大砲燬死。或堂

倒砸死。又有本村。或他處致命者十餘人。畧述於下。

孟舉庄爲拳匪往來經由之地。村中有教友一家。共六口。先逃於佛劉庄親戚家。居村前瓜地。蓆舖內。時有仇人暗通拳匪。匪首名小磁貓。六月二十四日。率匪三十四人。前來搜殺。捉得李杜氏瑪利亞。四十四歲。及其四歲之小女。餘皆逃走。匪擁母女二人。至牛家庄屯教堂中。勒令背教。不從。曰。我看是先殺吾女。後殺我更好。匪不欲殺其女。問曰。爾小女尙有親人照顧否。答曰。有二伯母在。匪曰。既有其二伯母在。可令其逃生。惟殺汝一人。母乃由身畔取京錢一千與匪。曰。送吾女逃生。匪曰。諾。又曰。吾是奉教人。任我人堂念經。然後殺。匪允之。遂入堂念經。念畢出堂。匪拉至大門外。亂刀砍死。復舉火焚其屍。惟葬其首級。後亦被犬食盡。

范家庄有教友三四家。匪本無意加害。因本村仇教者招匪至。匪乃七月二十二日到村搜殺。教友聞之。逃匿田禾間。匪尋之。先見一貞女。貞女見勢不佳。急跑至運河濱。欲投水死。被村人拉住。未幾。

匪踵至。揪其髮。喝令背教。不從。刀砍其臂。令背教。仍不從。砍其面。令背教。答曰。吾奉天主真教。言已。取出聖衣。示匪曰。我至死不去此袋。匪乃亂刀殺之。棄屍河中。同日致命者。有貞女之弟王永元沙。勿峇四十歲。金寶全西滿六十三歲。俱死村後。亦棄屍河中。

魏家庄有教友一家。多至四十餘口。其數人死於朱家河。房屋被焚燬。其未死者。日間流離失所。夜間借宿鄰家。雖當此苦况。似大難可脫。不謂仇人暗召拳匪。八月初一日匪至。衆聞之。各自逃匿。惟魏王氏瑪利亞三十三歲。無懼。不逃。常持珠念經。匪捉之。問其夫藏於何處。曰吾夫上市。爲人傭工。匪不信。逼問再三。婦不得已。始領匪尋其夫。匪將夫婦以一繩縛於村後柳下。夫以背教得免。村人勸婦亦背教。不從。匪乃舉刀砍死。匪去。村人葬之。

劉談庄有教友數家。大亂時。有死於朱家河者。有逃於青草河者。劉馬氏瑪利亞五十五歲。家貧。初不逃。迨亂急時。始逃至橋上村親戚家。匪聞之。八月初五日往捉之。拉往劉談庄。行至村南。經其夫

之。氏曰：吾不走矣。到吾家矣。欲殺卽殺罷。匪令背教。氏曰：吾奉天主真教。已三十七年。吾死正在此時矣。匪舉刀砍其二髀。逼令背教。氏堅志不從。遂亂刀砍死。匪散去。村人葬之。

大喬庄有教民十餘家。又有彭家庄彭萬昌五十歲。又他村教友若干齊集大喬庄范文元之藥舖中。六月二十一日。呂家庄呂大慶、呂二慶、四麻子等率拳匪五百有餘。帶擡鎗大礮來攻。天方明卽至藥舖門首。衆友見之。踰牆而逃。匪往村東截之。教友十數人及外教四人皆被擒縛。彭萬昌方在某姓家用飯。亦被縛住。村中首事人等皆來。將外教及背教者保出。此時教友之屋盡付焚如。匪將彭萬昌緊縛。吊於棗樹上。抽刀將砍。忽報南窰上有洋人。匪首聞之。不暇殺人。急躍馬上趕去。守者不嚴。范文元釋縛而逃。惟彭萬昌被斬。同時郭任氏、范某氏爲亂刀砍死。又有外教三人無端被殺。匪舉火燒之。五屍化爲灰燼。次日教友得萬昌之首。立卽埋之。

油房口趙連德之母郭氏瑪利亞年六十餘。又連德三妹羅撒二十歲。守貞。四妹瑪利亞十六歲。七

月初三日。逃至村外。孫古廟人張有思。及本村趙儂頭趙三令率拳匪追來。殺郭氏。命二女向東南方叩頭拜神。二女不從。反向西北方叩頭。口中說拜天主。遂皆致命。連德之妻孫氏。領其十五歲之長子保祿。及一歲之次子若瑟。逃往孫家庄母氏家。至八月初七日。拳匪尋至孫家庄。殺其二子。同村有蕭常立方濟各。十五歲。逃時被趙三令連刺數槍。其父鳳閣。見子不能行。愛莫能舍。願與子致命。方濟各向父曰。你求聖母保佑。快快逃命罷。方濟各卽被砍死。蕭連德若瑟。逃往孫古廟母舅家。未幾。匪尋踪至。亦殺之。小王于庄。七月十三日。徐振邦夫婦被擒。匪問曰。爾背教否。曰否。匪割其左耳。又問曰。爾真不背教耶。曰然。遂被殺。

東光縣共死八十七人。

王喇家死十九人。老馬庄死二十二。人。吳家杆死二人。谷家庄死十五人。秦村死七人。崔家廟死十二人。雁臺死六人。營盤村徐家蒲溼桃家菴各死一人。以上諸人。在朱家河燒

死或被殺。

甯津縣共死十一人。

波李莊死徐姓七人。小姬莊死姬姓二人。大于庄死李姓二人。以上諸人。死於朱家河。

綜計直隸東南全境。庚子被害死者。教士五人。教友二千九百餘人。學守教規者百餘人。孩童遭難。及飢餓死者。亦百餘口。

直隸西南境

正定府一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設主教一員。全境住堂九。總堂在正定府。會所三百八十八。公堂四十八。小堂二百五十六。西教士十三。華教士十九。修道院二。院生四十七。小學堂九十七。內六十爲男學堂。三十七爲女學堂。男女學生共一千四百十二。師範學堂二。一男學堂。男生二十一。一女學堂。女生四十三。又有小學堂七十七。學生八百零七。中學堂三。學生七十一。育嬰堂六。收養嬰孩六百廿五口。又有嬰孩八百五十七口。寄養教友家。安老堂二。養病院二。施藥局四。聖保祿會修士七。皆華人。仁愛會修女九。聖若瑟會修女五十二。全境教友二萬七千餘。

正定教難

正定主教共管三十二州縣教務。十餘年來。民教輯和。教案稀少。從無焚殺拆搶等案。光緒二十五年十月。有饒陽縣尹姓拳匪到晉州之棚頭村。設壇授徒。中立村石呂魁爲大師兄。石雙亭石小盤

劉復生爲二三師兄。初惟二十四人學習拳術。旋卽分立拳場於呂家莊彭家莊卓宿等處。遠及於府西獲鹿之石家莊。與府東深澤之小鎮賈河等處。同時有深州曹姓拳首。到府東南寧晉之孟家莊村教拳。不數日卽傳佈於鄰村。游手好閒之徒。群相趨附。勢頗昌盛。十二月初五日。有官莊村教友姜自發。到孟家莊索逋。被拳匪拽入廟中。勒令背教。不從。爲亂刀砍傷。命在呼吸。林大司鐸請縣令辦理。縣令胡明府錫綸。請正定鎮董軍門履高督隊痛勦。鎗斃十三人。餘衆悉散。晉州獲鹿兩路拳場。爲州尊劉播。縣令謝鑑禮搗毀。二十六年四月初。拳餓又起。晉州定州新樂寧晉廣宗獲鹿等處拳場林立。指不勝屈。于是遠近哄傳。分東西南北四拳黨。四月底。東拳黨將呂家莊教友高大霄董老若兩家房屋焚毀。官未之理。旋復將西曹家郵東里莊等教堂。齊付一炬。匪渡滹沱河而北。將深澤之梨元石橋頭趙八莊。秀武與無極之莊裡。大陳河流稔村等教堂。或拆或焚。均成平地。北拳黨自唐河而南。將定州所屬之羅庄堡。唐城台潘村阜頭莊子。位寨裡內化等四十餘堂。及曲陽之

羊馬宿家莊。河柳殿頭。新莊新樂之小吳村。都寺曹村。十三里等村教堂。皆毀搶。蘆漢鐵路勘道洋工師李嘉樂。墨士德毅透。管理橋工愷悌畢納第等。均來正定堂中。時謠言甚熾。揭帖徧張。府堂岌岌其危。有朝不保夕之勢。衆教友見禍及燃眉。群聚於大教堂之村。冀保性命。在北者聚於車寄橋寨兩處。在東者聚於躲墩。東南之人聚于唐邱。而家中財物拋棄淨盡。五月二十二日。北路拳匪一萬餘。帶礮六尊。鎗刀無算。圍攻東寄。教友能戰者。僅二百餘人。拚死抵禦。拳匪敗走。死者七十四人。教友惟死一人。且係誤傷。相持七下三刻之久。奪得軍械頗多。是日東拳因搶姬莊教堂。被教友截擊。亦大敗而走。死者七人。有同胞三人齊歿焉。廿七日。東拳又被教友還擊。匪死五名。是日之晚。府城舖戶門首各塗黑圈。相傳爲紅燈照仙姑所爲。六月初二日。東拳一千四百餘人。搶周家莊教堂。躲墩村教友往救。在捏盤村南首相遇。互擊四下鐘之久。拳匪始退。教友且戰且進。直搗棚頭村義和拳老巢。斃匪五十四人。傷者不計其數。教友只傷一人。初三日順德城內教堂被焚。次日邢臺之

翟村。腦上。淺井。沙河之南郛等教堂。均毀於南拳之手。別有拳匪一股。從山東來。將鉅鹿隆平二十餘處教堂。全行焚槍。初五日。新樂拳匪被閔鎮村教友還擊。死者十三人。初十日無極拳匪圍攻黃臺村教堂。被躲村教友擊死五人。拳場亦卽搗毀。拳首乃雲騎尉世職藍翎守備張大環。退入縣城。另立新場。十四日九下鐘。定州拳匪會同官兵及衙役人等約五千人。又攻車寄村。礮聲隆隆。終日不絕。至晚八下鐘始散。次日清晨又整隊而來。官兵更多。皆用十響毛瑟鎗。頗能及遠。教友中彈斃命者五人。傷者十一人。至晚九下鐘始退。張司鐸廷安見火藥將乏。人已多傷。遵主教前出之命。率同教友乘夜逃出。行三十餘里。到新樂之陳村。被高棚村拳匪截擊。教友死二十三人。被奪大車四輛。旋有定州大股悍匪。從北路追來。教友四散逃命。幸有橋寨村教友來迎。與拳匪大戰。車寄教友始得陸續到橋寨。此六月十六日事也。是日東拳又與躲村教友大戰。敗北而逃。教友將西汪村拳場勦除。寧晉之段家莊。亦於是日匪來圍攻。幸唐邱教友往援。得免於難。黃兒營教堂房屋。全成灰

燼。十七日正定迤南教堂。全行焚搶。正定鎮標兵丁。出城迎接拳民。四門貼關羽像。派人把守。民人出入均須叩頭。爲限制教民地步。闔城之人。皆首戴紅布。教友均逃入堂中。洋人李嘉樂等之隨人。潛行逃去。主教見勢極危。一面飭備一切。以資自衛。一面電告上海法領事。設法拯救。至晚。正定鎮臺來堂。促洋教士卽日出境。育嬰堂女孩交縣官看管。否則礮聲起處。數百生靈。無生活趣。正定縣令與教士交素善。是晚。亦來偪教士出境。二十日未見舉動。後探悉十八日晚。十一下二刻鐘。督辦鐵路盛大臣宣懷。電飭正定鎮軍保護教堂。毋任洋人被害。故得稍安。此數日內。外間謠言。謂教友均須反教。惟未見官諭。間有二三處紳士勸教友反教者。教友峻詞拒之。當官反教者。闔境惟一人。二十一日。正定縣致信堂中。言李鴻章奉調直隸總督。天津業經停戰。二十五日。東拳黨不下萬人。加以晉州馬隊來攻。躲村教堂。勢甚汹涌。教友冒死衝出。大敗拳匪。得其物無算。除軍器外。有蠟燭八百餘斤。蓋拳匪來時。皆誓言不破不休。當夜以繼日也。二十六日。正定鎮軍抄送京報廿四日。

諭旨。着保護洋人。及教堂。鐵路洋人聞之欣喜。

七月初三日。有南來拳匪四千餘。到平鄉縣鬧教。朱大令家寶督戰於范家莊。斬匪無算。餘衆悉潰。自是南拳黨不再成隊矣。是日前山西臬臺升允。督兵過正定。派兵到堂巡查。以杜兵勇鬧事。初六日北拳黨七百餘人。燒新樂閔鎮村教堂。誤殺二十二人。均係外教。因教友已聞風出躲矣。次日匪燒王村與行唐之安香兩村教友房屋。因畏橋寨教堂出援。故匆匆散去。十一日孫中堂家館。過正定城。見天主堂尚在。謂衆官曰。有此堂卽有此城。自是府城紳民。保堂之意愈堅。十三日有教友送告示一紙來堂。乃新樂縣孟廣瀚抄奉覺羅廷雍之諭。他處間有貼者。類皆虛應故事。且有某縣令召教友四人。謂之曰。爾等萬不可反教。如果反教。則自絕生機矣。十六日東拳黨到趙位村鬧教。經躲村教堂派人赴援。拳匪一敗塗地。自是東拳黨悉滅。七月初十以後。北來逃難之商民。絡繹於道。逃兵潰勇。無日無之。北拳黨西拳黨。聞上游戰敗情形。亦卽自散。教友乃各回本家。收割秋禾。各處

官長亦卽善待教友。惟定州曲陽兩處教友房屋。多被焚毀。遲至十月中。始回家安業。全境傳教士無一受傷者。惟張司鐸。延安於六月十六日。在陳村途次。幾遭不測。行李全失。亦止受虛驚而已。教友死亡及不知下落者。共一百四十七人。內三人死事如左。

張六舟洗名伯都祿。定州西板上村人。年四十五歲。平日熱心守規。以務農經商爲業。近年在蘆漢鐵路領工。五月二十三日。因事往車寄村。在定州南關爲拳匪所執。甯死不肯反教。被匪碎割而死。死時尙言我是天主教。保定教友親見其事。

張大苗洗名方濟各。晉州善里村人。年十七歲。務農爲業。七月十二日。被匪拉至晉州西關。有多人代求匪首。容其背教保生。該童矢口不移。明言雖凌遲處死。亦不敢不信天主。遂卽斬首。

王彭氏洗名瑪利亞。隆平馬家莊人。素常熱心。代洗外教病孩。尤形欣勤。拳匪到村時。氏方教子經文。猝不及防。爲匪捉去。有鄰婦多人跪求拳匪釋放。氏不肯背教。卒死於刀下。二十一日屍猶清潔。

如生。葬於馬家莊堂院。

統計教友房屋焚毀者四千二百餘間。失財物約值銀八十萬兩。閏八月二十三日。聯軍到正定。辦理教案。地方官與包主教面商辦法。將應賠之數。竭力核減。未至年底。一律了結。並不立合同字據。

滿洲

滿洲於嘉慶前。已有教友。大約自直隸遷往。耕商爲業。嘉慶時。朝廷禁教之令綦嚴。教民無容身地。循至散而幾滅。難平後。教務復有起色。滿洲向歸北京主教經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教皇簡派方大司鐸專理滿洲教務。一千八百四十年。方大司鐸晉升主教。明年春抵任。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教皇准紀主教之請。以滿洲分南北二境。以二主教掌之。

滿洲南境

南境主教統理盛京全省教務。北以吉林省爲界。南以鴨綠江及高麗爲界。教友一萬七千五百人。新守規者不在此數。近年教化盛行。計己亥一年間。受洗入教者。四千餘人。

全境住堂二十六。總堂在盛京。會所二百三十四。大堂十二。小堂三十。三西教士二十三。華教士八。大修院一。在盛京。小修院一。在沙嶺。院生四十九。男學堂七十八。男生一千二百三十三。女學堂六

十九。女生一千五百九十五。育嬰堂十四。收養男女小孩一千五百七十六。農學堂一。施藥局五。安老堂四。西國修女十六。中國修女三十二。

盛京教難

庚子四月。有名張老道者。徧行遼東鄉邑。教人拳法。其始人皆以兒戲目之。其繼愈習愈多。無論農商貧富。幼男少女。舉皆練拳。男稱義和拳。女稱紅燈照。五月朔。官兵數十人。猝來遼城。自稱董軍。奉旨拆毀鐵路。次日自遼城外七八里起。將鐵路盡行拆毀。南北約三百餘里。并燒橋梁。俄人忿甚。與之戰鬪。俄之男婦被殺不少。其餘俄人往大石橋備戰。官兵集於海城。相距六十里。奉天省城中拳匪亦衆。羣呼殺鬼子。燒洋樓。地方無賴。齊來附之。六月初四日。擁至大東門外。將耶穌教堂什物。席捲一空。繼將大廈付之祝融。初五日早。匪又會齊往小河沿。搶牧師住宅。將西式樓房。亦付一炬。是日午後。匪向小南關天主堂進發。堂中早有防備。晝夜慎守。匪至堂門首。堂中開鎗。中匪三人。當卽倒

斃。餘匪奔散。往將軍署。向增軍帥祺。索兵助戰。增將軍曰。爾曹有刀鎗不入身之神技。何需官兵相助。又何以被教堂鎗斃數人。對曰。因伊等練術未成也。將軍曰。爾輩已練成否。對曰。然。將軍曰。我欲試之。令練成之二十人。立於東轅門。將軍派二十兵站於西轅門。向匪開鎗。匪懼。僅五人排立候試。將軍嘆曰。可惜爾等性命。何苦定欲與快鎗對壘。我知爾等必不免也。匪曰。請試驗耳。將軍回首。命一兵開鎗。彈入一匪之身。當衆倒斃。將軍曰。尙欲試乎。一匪曰。請再試。將軍又謂一兵曰。打。比開鎗。一匪又倒于地。於是衆匪鬩然而散。齊至副都統晉昌署。高聲喧嚷。言將軍奉洋教。鎗斃吾二人。請大人發兵相助。焚天主教堂。晉昌曰。可。乃派兵數百。携礮數尊。一馬當前。逕赴小南關天主堂。霎時卽到。先是數日間。五部堂官來堂。勸主教往營口。暫避兇鋒。主教曰。我能逃命。吾教民何如。我與教民同死。寸步不離也。初六日夕陽將下。部官又來。殆爲探視堂中虛實。方出門。晉昌已率兵至。教民操鎗迎上。立卽衝鋒。主教見官兵。急命停戰。曰。吾輩敵匪。不與官兵戰。乃入堂備致命。教友有逃出

者。有越牆遁者。有匿於僻處者。主教司鐸與教友多人。在聖堂中。待天主命。主教立祭臺前。手持苦像。向衆赦過。官兵在堂門。施放洋鎗。一丸中主教胸上。登時倒地。華司鐸李萬珍若望。攙扶主教。取主教手中十字像。又來一丸。中李司鐸。亦卽倒斃。艾莫訥神父離主教不遠。亦中彈死。自是丸如雨下。閤堂信友均死於鎗刀下。計致命者主教一。法人。姓紀。名隆。傳教遼東二十餘載。在主教任十年。艾莫訥司鐸。西人。傳教遼東已二十餘載。華司鐸李若望。吉省寬城人。家居邊外四家子地方。司帳白玉齡。奉省人。家居遼東西沙嶺。主教之傭人。任安當。奉省人。家居熊岳西于家園子。貞女七人。內洋人二。華人五。有楊姓姊妹二人。均名德肋撒。奉省人。家住省城東南閔揮指屯。又閤基利斯弟納。家居省西閭家荒地。田瑪利亞。省西佟家房身人。宋瑪爾大本城人。又男女信友數十人。嬰孩數十口。屍橫滿地。匪鎗刺刀砍。鮮血成渠。及見祭臺上。黃白燭奴。以爲非金卽銀。紛紛搶去。堂在小南關天佑門外。大十字街路西。堂東爲主教署。堂西爲育嬰堂。中間大堂高四丈。長十丈左右。鐘樓高

七丈餘。統計兩院西式華式瓦房百餘間。兵匪先搶後焚。轉瞬成焦土。

晉昌戕害主教司鐸教民等共百餘命。猶未遂其恨心。因下令閉入城門。搜殺城中教友。旋又派差下鄉。傳令各村鄉保。如有信教者。按戶查拿。送署懲辦。是以各村教民。有携眷同走者。有棄業獨行者。有被兵匪鄉保砍死者。有送官究治者。有半途跌傷不能行動者。有人見教友在車中。入城受戮。其幼小子女。步行車後。欲與父母同致命者。情形慘酷。罄竹難書。省堂被陷之耗。傳之郡邑。似霹靂一聲。山搖水動。各市各村。拳匪無賴。同時齊起。在在燒教堂。殺教友。直使信人無逃命之地。惟待天主命而已。

盛京西一百二十里。新民屯廳有教堂一。向由修家房身司鐸夏雲凌兼理。近來主教派三台子郭司鐸帶理。郭於六月初七日。至其地。聞街中唧唧嘈嘈。無非滅洋燬堂之語。次日愈甚。夕陽已下。親赴官署。請撫民廳祥大令保護。祥許明日派兵來堂。叙談良久。時將半夜。祥派兵八名。護送郭司鐸

回堂。兵將退。驟聞滿街轟轟聲。出探則見人山人海。奔赴教堂。郭無策。堂中只有四五人。何能濟事。幸有洋鎗三桿。郭命登房施放。立傷數人。又以磚塊拋出。亦傷多人。匪見勢不佳。一哄而散。郭念匪黨定將復來。因乘夜束裝棄堂而去。惟留教友陳景隆守堂。臨行。囑緊閉門戶。郭甫出。匪黨卽來。將陳景隆扭住。萬般毆辱。送之衙署。囚之牢中。以堂中物盡行搶去。卒則縱火堂屋。立兆焚如。陳景隆年四十七。洗名味增爵。居獄兩月之久。廳官屢提審訊。陳堅承奉教。已數世矣。官爲切齒。命答臀皮破血流。肉飛骨露。官命背教。答曰不背教。予生奉教。死亦奉教。八月遼城失陷。官復提審。定以斬刑。景隆曰敢問何故斬我。官曰斬爾教匪。景隆曰感謝大老爺。遂走赴殺場。挺身受刑而死。

陳景隆伯父陳勝。年六十有七。洗名若瑟。逃避友家。友心惡。暗使拳匪擒之。屢逼背教。不從。萬般重毆。身無完膚。卒以斬首致命。

拳匪按戶搜查。有齊姓會長。年已古稀。見匪至。越垣而遁。傾跌牆外。因傷而亡。伊女亞納。年三十許。

自幼守貞。拳匪將亞納及其姪女二人。年二十許者。一併搶去。萬般辱罵。勒令背教。二幼女不耐刑。唯唯從令。當卽釋放。惟貞女堅不肯教。又不肯嫁人。匪重擊之。亞納曰。任爾如何苦予。余生爲童貞。死亦童貞。匪舉刀斬之。遂全貞而致命。

新守教規之李永吉。年三十四。匪捉之去。問奉教否。答曰。予奉教。尙未領洗。曰。旣未領洗。不如棄教而放汝。曰。雖未領洗。然久願進教。萬不能背。匪拷打之。終以斬決。血洗而升天。

郭司鐸由新民屯逃赴三台子。道經佟家房身。日未出。叩門喚夏司鐸曰。死至矣。死至矣。夏司鐸由夢驚醒。急問何事。郭曰。危甚矣。吾在新民屯。與匪交鋒。小勝而遁。諒伊等必追趕前來。吾儕寡不敵衆。惟有預備善終而已。夏司鐸聞言行告解。後郭回三台子。夏則忙集教民。爲之赦過。佟家房身猝聞此耗。教友無措。教外人來言兵匪二百名。已過某河。距大遼河僅八里。夏司鐸心急。單騎南行。奔至業興堡教民家。斯堡之人亦有蠢動意。故夏司鐸晝匿田禾。夜宿教友家。僅居二日。復騎馬歸行。

十里。下馬過橋。馬忽奔逸。爲守青苗者拘住。彼處村名半拉古城子。司鐸年近耳順。徒步艱難。不得已隨踪尋去。見馬在廟中。守青苗者。謂馬食田禾。理宜受罰。司鐸曰。唯。別有一人曰。老人年邁。非故意出此。可以不罰。司鐸乃鳴謝而走。突有某姓。曾保守教規者。瞥見司鐸。高聲曰。此修家房身夏神父也。衆聞言。急追擒回。問曰。你奉教麼。曰。不但奉教。且爲神父。衆曰。正好。尋你不到的。今你自來了。於是縛以索。辱罵萬分。此人一拳。彼人一脚。毆笞不止。夏因飢求食。則絲毫不與。衆曰。斬之。商諸王姓紳董。王詢問一切。知係老叟。勸衆釋放。衆不肯放。翻閱司鐸行篋。見有祭爵聖油盒等。又有契紙帳簿。書某處存錢若干。某處存錢若干。匪皆搜去。次日逼司鐸往存錢處取錢。備有車馬。拽司鐸登車。匪則攜軍械隨後。如送大賊然。至大民屯鎮。距修家房身五里。入四興合鋪。取市錢三千八百餘吊。鎮中駐有官兵。匪得錢後。將司鐸送交兵隊。官以有人無錢。故不收。彼處有素與司鐸相識者。亦來辱罵。掌頰凌辱。匪將司鐸拉回原處。司鐸飢甚。索飲食少許。匪見司鐸齒已盡落。偏以鍋底焦飯

付之。以加其苦。又拔其鬚髮眉毛。辱罵不絕口。毒打不停手。孩童亦有上前拷打者。夏司鐸於四五日內。受盡萬苦。不但不怨。反勸衆人棄邪歸正。力闢外教之妄。闡明聖教之真。在廟如此。沿路亦如此。直至解到省城。授首升天。

夏司鐸被拘後。修屯本村。及四外拳匪。蜂然羣起。往各處搜尋教友。不論男女老幼。盡行捉拿。是時教友西竄東奔。無藏身之處。晝匿田禾。夜亦露宿。雖餘飯殘羹。亦無人肯與。投親則親不留。赴友則友不納。祇可仰天望救。將身靈託于天主。拳匪無類等。先到修屯教堂搶掠。後卽火之。共焚堂宅十五間。繼又挨戶焚燒。至一百六十九間之多。村中有江姓會長。旗人。名依青阿。年七十有二。其妹瑪利亞貞女也。年亦六十六矣。因無地藏身。兄妹匿禾中。已閱數晝夜。偶出覓水。被本村富戶賈寶春。以二十兩銀所僱之眼線瞥見。隨卽捕獲。萬般凌辱。勒令背教。會長曰不能背。聖教極真極正。焉能背之。白刃可蹈。我志不可奪。隨你爲所欲爲。我終爲奉教人。匪知其會勸多人進教。更爲切齒。必欲

背教而後已。然不可強。且持志更堅。伊妹亦然。雖痛罵毒打。莫挽其心。乃送之省城。江會長一路攻斥異端。發明聖教。毫無畏葸。到省後。經官審訊。自言奉教。官下令斬決。與妹齊上刑車。比至法場。兄先下車授首。有人憐伊妹年邁難行。欲爲背負。江瑪利亞曰。毋庸。毋庸。我能自行。於是下車受刑。獻身靈於天主。

修村有三嫗。一修王氏。年八十二。早已失明。一張周氏。年七十三。患癱多年。一李洪氏。年八十。三人同躲一處。拳匪尋得之。將三嫗拖出。打罵交加。緊縛車上。送至省城斬決。

會長郭錦志若望。被匪擒去。百般虐辱。逼令背教。不從。綁縛車上。一路凌虐。筆舌難宣。復令背教。仍不允。割去雙耳。容色怡然。任匪打爛。依然奉教。卒至省城授首。

業興堡羣匪鋒起。有張姓數家。皆奉教。匪各處尋索。至一林。見教友咸在。一聲呼殺。將二十八歲之張慶豐。亂刀砍斃。其餘男女老少。均行縛住。拉至廟中。勒令背教。其背而釋者。不一而足。可爲痛惜。

瀋西有村名閻家荒。距城四十里。村中閻獻氏少年居寡。膝下一男二女。氏出身外教。進教後。循規蹈矩。朝夕誦經。訓子克盡其職。是以二女咸矢志守貞。瀋堂旣破。拳匪將閻獻氏扭住。問奉教否。曰何不奉教。匪曰奉教則砍死你。曰隨你們的便。匪打之。又問奉教否。曰奉教。匪脚踢手拉。致氏跌倒在地。匪縛其手足。擲之車中。送之省城。氏一路受辱。尺管難宣。抵省後。匪又逼背教。其母家親友齊來相勸。曰一背字何難出口。一出口卽保性命。何以等性命於鴻毛。乃連聲勸曰。背教背教。氏曰我不背教。因知背教下地獄。奉教升天堂。寧受萬苦升天堂。不願偷生入地獄。匪割其一臂。問奉教否。答曰奉教。又去一臂。問奉教否。仍答奉教。匪見終不可挽。乃斬之。

白塔舖距省城二十里。有張誠志者。兄弟五人。誠志居第四。年十四五。入永慶源靴舖學藝。舖東舖均奉天主教。屢以教理相勸。誠志樂聽不倦。後入教堂學經領洗。父母兄弟知其入教。忿火生心。父携棒逐之門外。不復收納。數月後。因親戚排解。始准回家。自是隨機畧談教理。久之。兄弟皆悅服。越

二年父母亦信教。誠志與外人談論。每及教道。是以數年內。進教者實繁有徒。庚子六月二十日。誠志爲匪所獲。逼勒背教。堅不從。卒至省城授首。

衛神父傳教於小黑山地方。十有餘年。化教外人甚多。安神父傳教於廣寧。距小黑山四十里。白神父來華未久。方學華語。三人見匪勢猛烈。會集於小黑山教堂。多召教民置械防守。迨知兵與匪相合。教民不能拒。乃逃往十字屯。嗣以不克久居。率四教友同往營口。已行一日之程。第二日行至鴨子廠地方。一教友就井汲水。藉資解渴。外教見之。疑教友下毒。擒執之。其餘六人。急奔至大板上村。村人大譁。執送三人於鴨子廠。途中以亂鎗刺死。投屍於河。至今不知所之。

彭神父傳教於連山有年。葛神父初來中國。方學華語。連山有住堂嬰堂。二神父初意備械自衛。嗣以仁字軍合於拳匪。神父知不能敵。乃率女嬰與教友。至十五里外海岸。將登舟至營口。不料事已漏洩。兵匪追之。將及。教友等登山入一墳園。與兵戰二日。旋以藥彈告罄。任兵匪所爲。隨即就戮。計

致命者。神父二。教友二十。女嬰及貞女若干。匪割神父之首。梟於寧遠城上。一奉教兵。乘夜埋之。後移葬教堂園內。

李神父學林。洗名貌利爵。遇難於小城子。初。拳匪不知神父所在。有一外教人。思得神父財。往告之。遂爲匪所獲。拽至奉化縣買賣街。爲匪所殺。有一修院生名李希聖。洗名奧斯定。已讀超性學。至今不知下落。度已被殺矣。

六月初八日。遼陽西大沙嶺。修院生二十餘人。奉院長命。或歸家或散往他方。初九日午刻。神父數人。乘火車往營口。院生十餘人。逃至千山。遼屬名山峻峰。無數因名千山。路過沙河市。離遼城三十里。甫入市。見人

馬一羣。匆遽前來。生有欲退者。有欲進者。未轉瞬。數生已退。八生前行。頃刻三十餘兵已到。手執洋鎗。呼曰。休走。爾等非耶穌教中人耶。答曰否。曰是通士乎。亦曰否。搜生腰間。生以念珠持手中。均未搜出。故釋之。趙法俾益云。此是聖母特佑。宜感謝之。出市行一里。聞背後鎗聲不絕。法俾益云。弟兄

們。吾們跪下祈禱罷。恐怕天主的命到了。或云不然。還得跑脫。法俾益下跪。一彥姓生亦跪。其餘急奔遠去。倏忽之間。兵已至。將二人拿獲。彥不知如何得脫。法俾益被拿後。解送遼陽州署。州官陳衍庶見趙頗有才具。欲救之。曰。倘你服軟。說個不是。即不信教之言我不但放你。還重用你。趙始終不肯教。在獄七八日。官勸其悔教。趙不但不悔。且常講道勸人。有一孫姓教友。被拿進監。先受斬決。趙喧鬧不止云。奚我後。趙第一次上堂。因不肯背教。責手心。第二次上堂打嘴。第三次交義和團審問。團首欲殺之。州官不可。仍飭收監。逼令背教。趙終不肯。官命用重刑。適義和團首來署。官以趙交之。趙只衣單褲。拽至城中煤堆上。團首命跪下。趙不從。乃按之于地。斬首而亡。年二十五。名泰衡。家住長春府北一百里。王鬍子窩堡。自幼承家教。熱心敬主。十數歲時。爲人牧牲。十二歲。本堂張神父。選入辣丁學堂。十七歲。由白神父薦入遼陽西大沙嶺修院。據總管寶司鐸云。趙被拿前一兩月。格外熱心守規。與前大異。諸般行爲。先後如出兩人。四年前。其家搬至伯都訥城。北扯蘭窩棚。兄弟五人。法俾益

居第四。

有一高姓學生。洗名若望。瀋陽三家子人。因亂回家。勸親友寧死不可背教。其家離城近。匪人常去尋覓。親友勸其遠避。高不從。卒被義和團拿入城。先截其兩臂兩腿。然後斬首。年二十七歲。

三台子被圍

三台子爲郭司鐸住堂。郭自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勸化外教千餘人。其間受洗者八百人。庚子四月。主教派郭司鐸傳教于新民廳。未幾。遭拳匪之禍。五月廿九日。新民廳教堂大門上匾額被匪砍壞。郭司鐸自三台子啟行。往謁廳尊。請爲辦理。廳尊允之。派兵十名。來堂保護。六月初六日薄暮。匪數百人。來堂縱火。郭司鐸與司事傭工等共七人。力行抵拒。匪稍退。逾二刻鐘。官兵撤回。堂中廚子未領洗。急求付洗。神父付之。頃刻拳匪雲集。難以數計。神父與杜姓司事。升屋燃鎗。傷匪數名。匪赴官衙索鎗。官給快鎗若干。郭命某教友到署求護。官以夜深難護爲辭。未允。且云爾教堂鳴鎗

力戰。自必傷斃多人。留爾在此。以備質訊。幸張姓門丁。與某素相識。代懇廳尊釋之。時堂中惟有一鎗。匪千餘人。七次來攻。皆被一鎗擊退。匪死二三名。傷多名。匪退後。教友請神父走避。神父曰。我雖死不離此堂。教友云。三台子有教友六百餘。請往彼處。神父亦不允。後恐教友逃散。故允之。乃回三台子。既到。與諸會長商議辦法。以四十男教友列隊。各持洋鎗棍棒。女教友亦持械助守。初七日。瀋陽教友來三台子。報紀主教致命。及堂屋焚燬等事。衆人聽之。心膽均裂。大聲言。吾輩願與主教致命。自是風聲日緊。處處焚殺。遠處教友聞三台子有二司鐸。櫪負而來。郭司鐸命會長置備糧食。以防不虞。鄰村紳耆乘機仇教。誣控三台子天主堂謀爲不法。外教人與教民相契者。堅勸教友四散。以免覆巢之禍。有杜姓教友一百七十餘。內守貞者三十餘。願致命于一處。教外人請將幼童領出。爲他日一脉之延。杜姓却之。謂吾家孩童。與其出去背教。孰若同致命之爲愈。遼陽州陳刺史遣人勸杜姓背教。杜峻詞却之。刺史怒。立出賞格。有能將杜某等三人。綁送來署者。賞銀三百兩。計堂中

有擡鎗三。洋鎗五十七。火藥八十斤。彈子二千枚。自沙嶺堂中携來鐵礮一。置之門首。教友掘濠設寨。以備交戰。鐘樓高八丈。派人在樓瞭望。男女一千餘。因屋宇無多。准孩子宿堂中。四週設礮臺七。圍以木板。村中外教千餘家。搬出盡淨。僅留一人守宅。會長商於二司鐸。作九日敬禮。行彌撒九臺。教友獻錢三千餘吊。爲敬聖母之用。鄰村之人。處處習拳。于八里集爲尤甚。二十八日。沙嶺教堂大遭焚掠。是日三台子練勇往迎官兵。午後教外守宅者亦逃。堂中發人窺探。得悉盛京兵一千五百名。携快礮十二尊。遼陽兵。新民廳兵。各五百名。匪則更多。會集而來。

二十九日早膳畢。教友各守防次。無何。練長領兵匪携礮而來。至距堂二里許。安礮力攻。傷女教友三人。礮子飛空。多係開花彈。直擊鐘樓。雖未塌下。已岌岌其危。瞭望之四人。見樓將覆。大聲曰我們下來不下來。會長曰。樓上樓下一樣致命。何必下來。緣是未下。仍揮旗。指官兵所在。會長令女教友進堂念玫瑰經。虔祈聖母。閱數分鐘。一彈穿垣。透堂壁而墮。未傷一人。惟煙霧彌濛。莫辨面目。高神

父亦在堂。諭女教友出堂。言未畢。又來一彈。壞西平房上礮臺。臺上四人。立時滾下。兵自南面攻樓。郭神父領四人往南園。兵將踰牆入。神父喝開鎗。數兵倒斃。餘兵漸退。堂西三丈外。爲外教徐姓之屋。堂東則教友杜姓之屋。兵匪隱身徐屋。燃鎗猛擊。教友受大害。徐姓有一梨園。距堂數武。匪中法師率匪多名。入園中對堂喊殺。教民連放二鎗。未中。彼更狂呼。以爲能避鎗礮。正對堂門。挺身跪地。拍胸請擊。某教民照準發鎗。適中其心。立即倒地。餘匪怯而退。繼自北面來攻。礮聲如雷。皆能命中。連燃三十餘礮。將鐘樓梯板全行擊破。樓上四人。見勢危急。閉目躍下。無一受傷。亦一奇事。旣而兵匪三面力攻。彈密如雨。東礮臺亡一人。嬰院礮臺亡二人。兵匪亦斃數人。午刻息戰。午後二點鐘。兵匪又攻。直至日墜。礮聲漸稀。是日兵燃礮一百四十八門。堂中無大害。然已魂不附體矣。傍晚。匪縱火於教民屋。適值西南風。勢必延燒堂院。不料風向立轉。匪往上風縱火。風又轉。聖母靈佑。鑿鑿有據。七月初一日。神父派教友數人。護守南園。鐘鳴六下。兵匪自東北西三面合攻。北垣僅隔一路。南

垣有男女教友。出死力防守。兵匪鎗礮齊施。將嬰院礮臺打碎。又從東面來攻。教友燃鎗擊之。斃二匪。兵自堂北民房中。連燃多鎗。彈子稠密。突來一匪。身體魁偉。自稱大法師。在東街呼曰。打我弟子。不如打我。教民放一鎗。法師卽倒。復起。教民又放一鎗。始斃之。兵匪縱火於院東薪堆上。西則礮攻甚力。教民奮不顧身。冒彈開鎗。斃兵數名。由是鎗聲漸殺。兵等鳴號而回。午後兩下鐘。兵又三面齊來。礮聲如霹靂。堂中人相顧失色。匪二百餘。赤體前來。欲搶我礮臺。教民立燃數鎗。斃五六人。餘匪遁去。兵亦漸退。閱數分鐘。有匪自北面來。約三四百人。教民望準燃鎗。匪不能支。亦遁。是日兵放一百八十礮。時至昏黑。教民將陣亡之友。草草埋葬。是夜。令女教友守垣。俾男子得安歇。

初二日。堂中晨膳畢。單統領調齊鄉勇拳匪理匪兵丁。不下五千人。四面齊攻。東北西三面架礮。頗遠。北面一礮。近在二十丈外。一開則嬰院平房。立卽塌下。斃教友三人。傷五人。匪以火油燒東北礮臺之門。教友冒險加土。因得未破。一人跑至南園。謂兵已進北門。請願逃者出。此言一傳。卽有教

友五六名。攜鎗踰垣而去。神父與會長計議。與其待斃垣中。孰若出圍一戰。神父聞之。淚泫泫下。某教友踰北垣而出。俯行至外教屋隅。見兵匪充斥。立燃數鎗。斃匪數人。別有一友。踵後越牆。向兵匪開鎗。兵匪亂而走。是夕斃匪十餘人。奪獲洋鎗彈子刀矛等物甚多。垣門外一兵方安砲。某教友燃鎗擊之。乃捨礮而去。某教友越牆入徐姓園中。擊斃一兵。得其鎗藥。教友後到者。疑某教友爲兵。連燃兩鎗。未中。亦幸事也。無何。男女教友皆出垣驅兵。一教友死之。午後三下鐘。兵匪又來。向鐘樓燃礮。教友隱伏不敢出。某甲自牆孔中見一武弁。指示燃礮之法。乃望準發鎗。弁卽倒斃。兵又自北門來。教友發彈。中領隊官。兵乃退。至是已連殺二武員矣。神父命沿牆掘溝。深三尺。爲婦孺避彈之地。又於牆上挖穴。以便放鎗。俄而一八歲幼女。從聖堂出。告其母云。聖母哭了。母責其妄言。女乃哭。旁人云。我們進堂去看看。卽有三貞女入堂。果見聖母像面作紅色。眼中含淚珠。三貞女一見亦哭。以新棉花拭聖像之淚。立卽傳報於外。男女教友齎集堂中。果見聖母顯泣容。雖淚已拭去。而依然滿。

面皆赤。如大哭始止者然。二司鐸至祭臺前。審視良久。亦云。平常不是這樣。真是哭容。衆人呼曰。聖母呀。我們的性命。全獻給你。求你領我們升天堂罷。時已晡。始獲炊飯。將鎗斃之教友。草草掩埋。是日兵燃一百五十餘礮。

初三日 未開仗。午後大雨。壕溝水滿。衆婦孺坐泥水中。甚苦之。有欲往高處者。恐兵匪鎗擊。故不敢往。

初四日 天未明。兵卽鳴礮。三面來攻。第一礮遺火於嬰院草房上。教民拚命灌救。幸獲息火。惟傷教友二人。當火起之時。兵匪奮力相攻。教友放鎗。斃一領隊官。兵發一彈。落後園婦女中。未炸。入土深至二尺。顯係聖母特佑。否則必傷多命。後又來一彈。落壕溝之旁。亦未裂。薄暮停戰。兵始退去。是日兵燃礮二百餘。晚飯後。郭神父命靠牆搭一小棚。由牆根掘出。作一地窖。三面挖穴。防兵匪來伏牆下。

初五日 早七點鐘。遙見礮車東行。馬二三百頭從之。及至東濠。距堂里許。布置炮位。某姓屋上。亦置一炮。步隊則向南行。攜洋鎗擡鎗甚多。東南西三面兵匪無算。教友心爲之寒。旣而兵開砲。一彈落堂門前地窰內。立即炸裂。意窰內四人必死。不料安然而出。惟染烟氣。面貌盡黑。又一彈落更衣所。傷婦女三人。某教友奮不顧命。向燃砲武弁。發一鎗。弁即倒斃。又有一教友由鎗穴外望。一彈飛來。中於頭。腦骨粉碎。時已暮。彼此息戰。神父親埋致命之教友。滲然淚下。按名點驗。列陣者尙存五十四人。火藥尙有二十斤。鐵珠剩十斤。快鎗子已告罄。教友乘夜出。尋獲火藥若干。如法製百餘彈。應明日之用。

初六日 八點鐘。兵匪由東北西北二面來攻。一匪頭繫紅巾。身穿黃馬褂。手持大刀。昂然而來。兵在其後。教友登牆開鎗。傷十數人。他兵即退。未踰一刻。兵開炮。一彈落某教友側。未裂。教友伸手拾之。彈忽裂。幸未傷人。

初七日 八點鐘。村中廟上。鐘鼓齊鳴。知拳匪焚香求神。移時由正北進街而來。口中呼殺。兵丁隨後。至近堂處。匪不敢前。兵逼之。匪仍膽怯。因開仗至今。匪死一百餘。兵死五十餘矣。兵屍多半已埋。而匪屍橫臥於地。爲犬所食。兵自民房燃鎗。相距僅三丈。堂中受大害。教友患甚。入堂求聖母曰。童貞聖母。你是大能之女。若你一鬆手。我們全將屠戮了。我們男教友。死固不怕。但貞女六十餘。小女一百餘。少婦三百餘。將若何。求至此。下淚如注。未轉瞬。拭淚出堂。仍復交戰。時兵攻西北隅尤烈。教友皆俯伏於地。倏爾炮臺之牆塌下。守臺教友。攜鎗匍匐至路西小院內。見北牆隅屯兵數百人。正對兵叢。連燃六鎗。兵大亂。拔足遁去。尋又開炮五十餘。至日落而止。教友無一傷者。

初八日 兵匪未來攻。按堂垣二百五十丈。教民能戰者。不滿五十人。因防守維艱。四週牆根急掘深溝。以便往來。午後四點鐘。兵燃數砲。無大害。

初九日 早七下鐘。兵匪三面來攻。兵踞東北。在平房壁間。多挖鎗眼。力攻嬰院。時值北風。鎗烟如

霧。礮臺上祇有五人。西砲臺受攻更烈。堂門司炮人以火藥二斤半。鐵釘五斤。彈子二百。納入炮中。拉炮往南園置炮壕上。見鄰家平房中。兵匪不可數計。照準燃炮。震聲如雷。平房卽倒。兵多逃散。不知傷兵幾何。砲座退落壕溝。幸未傷人。薄暮。兵匪退去。是日堂中鎗隊二人受傷。黃昏後。郭神父到礮臺勸慰。高神父願受傷之人。晝夜傳藥。計火藥尙剩十斤。鐵沙數斤。鉛子鐵釘已告罄。衆人憂之。惟思旦夕致命。有人建議。將隣屋扒倒。兵乃無地藏身。神父然之。齊出。扒北角門外平房。一時人衆聲洪。北街兵營中。以爲襲營。盡棄馬械而遁。甚有赤體狂奔。自相踐踏者。堂中人聞後街礮鳴。人喊。速卽歸垣。是夜搜獲藥彈數百包。鉛子一個重十五斤。終夜遑巡。未睡片刻。

初十日 未開仗。苦無白米。騾馬數十頭。早爲兵匪槍去。爰令女教友不分貧富。一律碾米。每日兩餐。需白米三四石。天時炎熱。堂中乏水。甚苦之。午後四下鐘。棒隊中人。勾串鎗隊十餘人逃出。

十一日 天未明。兵三面燃礮。有人隱倉房內。房被擊倒。有人逃豬欄內。欄亦壞。婦孺所居之院。開

花彈連來十數個。皆未炸。一彈打牆根。亦未炸。一砲打堂屋。將飯房掀倒。園內養傷房三間。人已充斥。一彈穿東壁。一彈穿北房。俱未炸。自是彈子紛飛。房屋盡壞。是日自昧爽攻至日落方止。開仗以來。未有如此之烈。燃砲二百四十餘。堂中人有終日未食者。郭神父僅食一飯團。蒙聖母特佑。未傷一人。夜間挖得十餘開花彈。取其藥。以備明日之用。

十二日 早八點鐘。兵匪又攻。堂中大懼。教民某由鎗眼見一人。穿紫色衣。爲武官無疑。對之燃鎗。立卽斃命。營官單某。急燃砲。遣火於嬰院草屋上。頃刻燎原成勢。未旋踵。西邊草房亦起火。一轉瞬。西隣杜教友之宅亦焚。近神父住樓。教友冒險救火。被兵鎗連傷二人。不得已。任其延燒。無何。西砲臺某教民受一彈。中於口。唇齒俱裂。尋卽死。是時砲擊火燒。命在呼吸。俄而南園砲臺處。來百餘兵。教友惟一人在臺。急燃鎗。不發。霎時兵卽進園。旁有棒隊一人。忙跪下。急喊一聲。百餘兵齊退。此非人力所致。爲天神代戰無疑。北角門教民。由破牆中正對兵叢。點燃一砲。傷人頗多。兵乃散。日落後。

堂中將死人埋葬。夜間派人毀西南徐姓大牆。獲兵所遺板片礮子各若干。適可應明日之用。是日兵燃一百十餘砲。

十三日 八點鐘。營中擊鼓。有人登鐘樓。見礮在北堂平房上。西北亦架一礮。兵則整隊南來。絡繹不絕。倏忽間。北與西北西南三面皆兵。俄而東北又來多兵。携擡鎗甚夥。先向鐘樓發砲。連擊三十砲。頗能命中。既而進兵。入北路會長宅。挖牆燃鎗。擊西北砲臺。教民情急。冒彈發二鎗。斃兵四五名。教友往鐘樓下。拾碎磚若干。向外拋擲。兵匪大罵。某教民猛燃二鎗。因無躲身處。一彈飛來。中其肩。彈由腰出。立時跌地。口中噴血而死。神父下淚。衆教友皆心慌。此人久諳鎗法。屢燃屢中。加以膽識兼優。堂中一切戰策。半出其計。是時別有二友。見勢已危。拾起擡鎗。對兵燃放。不知傷幾兵。兵鎗卽止。晚七下鐘。兵匪退去。夜半。教友毀西鄰之牆。兵聞之。開砲遙擊。院內小棚。爲嬰兒避雨之所。不知緣何起火。衆人力救熄之。終夜紛擾。無一寧晷。

十四日 大雨。午刻方止。兵匪自西南兩面來攻。連鳴四十砲。猛不可遏。南園砲臺以六教民駐守。兵擲火於秫稽堆。教友燃鎗擊之。斃二兵。北砲臺教民見南園火起。前來助戰。擊死一兵。又發數鎗。兵匪力衰而退。

十五日 大雨。至十點鐘方止。教友擒一匪諜。供稱兵二千。匪二千餘。不日將續至。堂中鎗隊僅四十人。男教友百餘人。其餘俱係婦孺。神父命不害所獲之匪。乃縛其手。置之坑內。午後兵匪又攻。推來草車二輛。距堂垣五丈餘。仔細審視。車下露人足。教友燃排鎗。二車立止。偶不慎。彈中一教友頭顱。腦漿迸流。登時氣絕。又傷二名。比暮。將死者埋之。

十六日 早七點鐘。兵又攻。將鐘樓上十字架擊墮。午後鐘樓亦倒。兵匪奮勇百倍。戰益力。教民某甲不避鎗彈。連燃二鎗。斃三人。又燃二鎗。又斃三三人。一弁猛進如前。教友又放鎗。弁亦倒。他弁繼之。甲又發一鎗。繼者亦倒。衆兵乃轉身而遁。

十七日 早八點鐘。兵匪又三面來攻。開五十礮。礮止則鎗繼之。并來籐牌隊。離堂垣數武。教民放擡鎗。數人連倒。兵乃退。教民又燃三鎗。又斃二人。兵在徐姓梨園。燃砲攻堂門。堂中還放一炮。圍牆掀開一口。斃一兵。他兵忿甚。連鳴數炮。壞我炮車。堂中司炮人。不顧性命。連鳴三炮。兵乃退。未旋踵。後街之炮又開。離堂不踰十五丈。教友登牆鳴鎗。兵遺炮而去。是夜堂中常求聖母。未嘗間。神父教友皆巡守不敢少懈。神父忍餓不食已二日矣。

十八日 早八點鐘。兵匪又攻。喊聲如雷。馬隊鄉團等。由東北隅至西南隅。多如蟻聚。先由北街民房上燃炮。後三面力攻。傷一教友。因彈密如雨。教友均伏牆下。一鎗隊中人。由牆穴窺視。一彈飛來。中其首。由太陽穴穿入。立即氣絕。又一人偶不加慎。亦傷頭顱。一人循溝南行。至屋內。登牆頂。擊一著黃馬褂之匪目。立即倒下。又擊一武官。亦倒下。連燃數鎗。中五六人。時已午。炮聲漸稀。午後二點鐘。兵匪又攻。聚於西南民房中。有持板者。有披毡者。有束草者。有持籐牌者。俱以護身。放快鎗擡鎗。

南園鎗隊教友七八人。力不能支。退至後園牆下。前園中兵匪充斥。轉瞬將破。教民循溝爬去。相距不踰十步。連擊七八鎗。兵匪倒地。別有教民燃鎗助戰。兵匪不能支。遂退。是役轉危爲安。杜若瑟之功居多。惜閱時未幾。一彈中杜耳。尙能誦悔過經。求聖母不止。踰半點鐘。聲息俱絕。年十九。堂中盡爲墜淚。兵仍奮攻。一人中於腦。一人中左目。一人彈穿其頭。至是傷人過多。衆心失望。比暮。埋陣亡之友。淒慘不可言喻。

十九日 大難已終。至日暮無戰事。

二十日 爲聖母升天禮期。半夜舉行彌撒。教友領聖體。鷄甫鳴。照舊防守。無何。有素與教友相契者。來堂稱賀。謂兵匪於前夜盡退。教友得信。重慶生全。屯中外教人。恐教友復仇。不敢入村。會長曰。我們與屯中耆老絕無冤仇。豈能殺害他們。村人之所以懼教民者。因被圍第三日。杜益玻璃羅削年已六十。行至鄰村。村人縛送兵營。受刑萬狀。官二次訊問。加以嚴刑。偁令背教。杜曰。我信教已五六

世矣。萬不能背。官問堂中虛實。答以不知。杜在營十餘日。受辱萬狀。忍苦之烈。筆舌難宣。杜常祈禱。至聖老楞佐禮日之前夕。兵匪擁至村外。斬首而終。臨刑時誦經不絕口。至頭斷而止。

杜陵賢若望三台子人。生平熱心敬主。多行善事。嘗留養瞽日者三人。供其飲食。學習經言。救其靈魂。神父派爲會長。口不言人過。常講道勸外教。其工人某。夜間盜其糧。杜遇之。不惟不聲張。反善言慰之。准以米糧背去。此事杜未嘗告妻子。蓋恐敗其人聲譽也。每歲除夕。集其族中六七十人。勸誠一番。如族中有相爭事故。必力爲排解。至相睦而止。營口希神父請杜助理教務。閱二年。督造三台子堂屋。生一子一女。子入修院。女則守貞。勸外教戚友敬奉天主。助教堂十餘載。不受薪水。屯中貞女三十餘人。樊神父派杜講釋經義二年餘。生平慎言節用。憐貧恤難。辦事公平。所往無間言。光緒十七年。全家往東山下開教。施藥治病。不索分文。二十年中日交戰。將妻女送回本屯。已則仍往彼處。化導羣愚。二十一年典賣本屯業產。卽於小東山下。買房園一區居之。設一經堂。附近七八村奉

教之人。前來瞻禮者。善爲款接。又備一屋。爲主教神父道經其地。留宿之所。渠勸人入教。不理俗事。故教內外交口讚揚。所化有五十餘人之多。每年回里一次。勸同宗人敬天主。守教規。睦鄰右。二十六年五月回里。值族中兩家築室。杜嘆曰。你們還不知禍害到了。如今還這樣急慌呢。何不看看再造。亦不晚。將來不知到了什麼光景。又對家人云。這時魔鬼活世。要同我們打仗了。翌日恭領聖事。回小東山。迨拳匪大熾。新友勸其回里。杜曰。天主命到了。那裡也是如此。先前我引你們進教。如今該領你們升天了。六月初一日。紀主教由營口回省。到其家用午飯。主教云。就喫會長的一頓飯罷。往下不能再喫了。杜曰。若是這樣。主教升天。就把我帶去。主教隨口應允。初六日。主教果致命。初七日。鄰村大東山下義和拳來村。欲殺杜。爲鄉老所阻。未殺。初八日五點鐘。拳匪又至。叫殺聲喧。杜禱曰。耶穌。把我一家全獻給你聖心。言未畢。匪已入室。舉刀砍杜。立即倒地。其女伏在父旁曰。你們砍我罷。匪砍之。削去左耳。頓卽暈倒。又砍杜妻。杜猶能言。求耶穌聖心。匪拽之門。截其首。解之省城。杜

之妻若女。倒臥血中。不醒人事。匪以爲死矣。乃搶室中財物而去。屯中耆老。急入室。見母女微動。知未死。僱車送回三台子。杜則備棺葬之。杜妻因傷成疾。閱兩月而亡。其女傷重成癱。力不能舉重矣。杜子由城北逃至三台子助戰。有過人之膽。其侄某。被鄰村人捉送兵營。官三次逼令背教。不從。兵剝其二手。已而截首挖心。慘難言喻。茲將官諭錄左。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增 欽命二品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奉天府府尹王爲再行申明利害事。照得自拳匪事起。到處焚燬教堂。仇殺教民。雖係事出渺茫。究爲一時之劫數。前因省城義和拳紅燈照。稟請官軍協助抄毀三台子教堂。圍攻十有餘日。互有死傷。慘不忍睹。嗣有匪徒假冒拳民。任意肆擾。詐索鄉里。殺燒無忌。則又有不止施于教民者矣。當經總理義和拳訓練大臣。派隊將冒充拳民。分別捕拿正法。餘均遣散。市面始漸安靖。已無仇教之人。而各隊亦卽

解圍。或分赴前敵。或紮調回省。此乃仰遵 朝廷迭次 諭旨。無分教民。一視同仁之意。亦卽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全行屠戮。網開三面。不啻拯之於水火之中。爾教民等宜如何相慶再生。轉變成喜。從此安居樂業。相與共享昇平之福。茲聞教民等。現仍聚衆挖壕屯糧置械。猶爲負固之謀。嗚呼。何愚迷之甚也。爾等必欲自置死地。果何爲哉。豈教士教人爲善。當如是乎。今再行出示曉諭。凡爾教民務當各釋猜疑。毋自開衅。亟圖改過自新。墮壘平壕。以前悉置不論。倘仍執迷不悟。是甘爲亂民。自當調集三軍合力圍攻。試問破巢之下。焉有完卵。其各詳思細商。毋貽後悔。有負本部堂諄諄勸諭之至意也。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花翎知府用督轅行營營務處統帶仁勝營軍新民撫民分府祥爲曉諭事。照得本分府前已明白曉諭。如有當日無知入教者。准其改過自新。發給執照而保身家。免受屠害。現聞三台子教民。不知利害。竟敢恃強。仍然築圍屯糧。以作負固之計。當經稟蒙督憲電飭。再行出示告誡。令其改過自新。不忍盡

誅爾等均屬 朝廷赤子。何可終身爲逆。如不及早悔過。仍前執迷不醒。一朝大兵雲集。圍困日久。定卽餓斃。况爾等所居彈丸之地。焉能抗敵。一朝攻破。全家性命。盡遭誅殺。若不曉諭。恐爾等無知。後悔莫及。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該處教民人等知悉。速行改過自新。寬其既往。或自行投赴省城。抑或投赴本分府案下具呈。准其發給執照。以免棍徒擾害。可保爾等全家性命。從此永爲良民。安享生業。倘敢始終執迷。定卽派隊剿辦。玉石俱焚。毋貽後悔。爾等其思之慎之。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告示

欽命遼陽城守尉加七級紀錄二十次宗室文 欽加四品銜賞戴花翎候補分府特授遼陽州正堂

兼理分府事加十級紀錄二十次陳爲再行會同出示曉諭。招撫解散。以全民命而安生業事。照得前

因遼陽城西旗屬遼陽民屬新民廳之三台子地方。有洋人盡惑教民。聚集多人。不速解散。經本尉州屢

同次勸諭。該教民雖有悔悟。急思反教歸正者。因被洋人同教首匪徒杜尊賢等。遏制拘禁。鉗束勒令

爲邪逆。以致教民男女老幼人等。求生不得。反教不能。如此情形。法雖難貸。事究可原。是以欽差軍惡督各憲派兵來境。剿撫兼施。無非好生之德。欲救民命於水火之中。彼時爾等果能縛送洋人。首獻元杜尊賢等。解省究辦。不但不致玉石俱焚。且可論功領賞。此係大憲與本州力求保全之苦心。諒亦爾等三台子地方。諸色人等所共知者也。詎料內中怙惡不悛之徒。仍敢聽從杜尊賢等主使。聚集教堂。負隅逞兇。開放鎗炮。拒敵官軍。因而官軍不得不示以威嚴。連日攻擊。遂斃教民若干。尤可慘者。該洋人假以魘魅爲名。任意殺害教民。并剖割孕婦。以爲魘鎮。爲此殘忍。卽陌路尙不忍睹。而况爾等骨肉相關。在堂目擊慘痛。更當何如。夫今日堂中聚集之人。卽不日爲洋人殺害支解之鬼。且杜尊賢等現已在逃。是元惡得以偷生。轉使爾等待死。揆之天理人情。亦甚可憫。是以暫將大隊撤退。以示網開三面之仁。俾爾等得以逃散求生。自新悔過。乃迄今多日。仍復負隅伏匿。實屬自外生成。本不難大兵復集。一鼓而平。茲蒙欽差憲恩寬大。仍不忍不教而誅。飭令先示諭一道。大兵到日。准卽赴營投首免咎。

如能縛獻洋人。另行從優給賞。決不食言。倘能於大兵未到之先。陸續星散。遵照前示覓保來案。呈明反教者。亦一概免罪。發給執照。保護安業。合行示諭。爲此示仰三台子教民人等。一體知之。右仰知悉。毋違特示。右諭通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示。示中有任意殺害教民。剖割孕婦等語。不知文守慰陳刺史何夢中得之。

滿洲北境

滿洲北境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始設主教一員。其境南盡於奉天界。西盡於蒙古。北與東均限於俄地。全境包吉林齊齊哈爾兩省。教友九千。住堂十四。在吉林。寬城子。小八家子。四家子。伯多訥。賓州。巴彥蘇蘇等處。大堂六。小堂二十一。總堂在吉林。西教士十。華教士三。修院一。在小八家子。院生二十。男女小學堂與育嬰堂共六十。學生一千五百七十餘。聖母無玷會貞女三十。皆華人。其在家守貞者五十七。

庚子之亂。教堂盡毀。惟二三處尙存。育嬰堂小學堂等毀滅無遺。教友被難死者不甚衆。大都匿跡山中。艱苦備嘗。不可言狀。

李神父致命

北林子。在黑龍江之東。其地被難最酷。西集廠教堂。先被焚掠。而他處隨之。西集廠訓蒙師。及教友

五人被匪拘獲。身負鐵索。卒以重資贖回。李神父西名肋來。傳教於榆淦街地方。六月十九日。方在北林子。聞榆堂已危。立帶教友一人。飛馳歸去。有阻之者。不聽。當夜抵榆堂。其傭人已將祭器等物埋於地。神父曰。速出之。余在此。毋慮。其言如此。欲壯信人胆也。二十日。行彌撒。日間頗安。神父出遊。亦無譏辱者。比晚。神父往謁縣令。請禁止謠言。及匿名揭帖。縣令接見如禮。許明日發兵來堂。以資保衛。不料是夜齋匪千人。突來攻堂。教民放鎗數響。皆不中。神父見勢不佳。喚教友入堂。爲之宥過。甫畢。一彈中胸。血流如注。未卽死。匪洶湧入堂。拽神父於草堆上。燃火燒之。遂死。骸骨盡成灰燼。

榮神父致命

六月二十一日早。有人至北林子。以李神父致命報榮神父。榮初念欲往榆淦街。爲教友所阻。未果。二十三日。時將午。縣中發委員來堂。會見榮神父。告以六月二十日。朝廷降諭。着殺教士教民。因縣令與貴司鐸。向稱莫逆。不忍貴司鐸慘死。故委某前來。請速出城。弗待張帖。諭旨。其言誠否。不

得而知。所知者。委員甫回。上諭已懸貼。匿名揭帖。亦在在都有。俄頃。兵匪四集。圍繞教堂。榮神父聞聲而出。不勝驚駭。急避近鄰步姓教友家。步兄弟三人。年壯有力。忠直可靠。不料三人皆在外。惟老母在家。過二分鐘。榮南行。時人聲鼎沸。洶湧如潮。神父行數十武。一人手持鐵棍。向神父當頭擊下。神父舉臂當之。重傷於臂。急走六七里。常有人追踪。口呼殺鬼子。榮入一小村。旁有一人擊以鋸。神父又受重傷。乃力不能支。入一外教家。謂主人曰。強盜來矣。爾不拒耶。主人曰。我無尺鐵。何以拒乎。神父出手鎗與之。主人不拒匪。反以手鎗擊神父。中於股。衆匪見神父已傷。稍稍散去。主人之心益狠。縛神父以索。褫其長衣。惟留小衣及履。強之回城。一路拳足。加辱罵不絕於口。榮默然不答。并不嗟嘆一聲。比入城。已薄暮。匪拽神父入一屋。去教堂不遠。終夜毆辱。苦慘萬狀。此二十三夜事也。二十四日早。有人見神父自頂至踵。無在非傷。血涔涔下。面目不可辨認。少頃。匪首至。譏曰。今天請你遊街。神父會其意。定神片刻。舉手作聖號。任匪所爲。被拽入市。途中屢受毆辱。安心忍之。行抵

一大場。一兵令神父跪。神父鵠立不動。兵怒。舉矛刺其股。遂倒地。半坐半臥。匪曰。教友何在。女學生何在。銀錢何在。神父曰。此間惟我一人。女學堂已散。銀錢不知何往矣。匪首謂左右曰。砍他。立割神父一臂。匪又問如前。神父答如前。又割一臂。繼削其一耳。剝額上皮。倒掩其目。卒乃斬首。神父至終無怨言。人見其鼓唇。乃祈禱耳。瀕死。猶謂匪曰。你們都是我兄弟。斬後。匪擎首遊街。食其心。昇屍至堂中。與堂屋同付一炬。事後得遺骨無幾。教友藏之。至今尙存。

舒神父致命

舒神父住堂在黑龍江呼蘭廳城。六月杪謠言四起。危殆已極。有劉姓馬姓二教友。堅請神父逃避。神父不從。有一業漁教民。請神父乘其船。往他處。神父亦不允。曰。我來呼蘭。早知死於呼蘭也。既而以重值之物。託二傭人携之出城。已與更夫及少年一人。獨留堂中。七月初五日。官兵千人。突來圍堂。縱火燒屋。毀牆而入。亂開洋鎗。神父匿樹園中。爲兵所見。連放排鎗。未中。帶兵官定統領。惡兵之

不善放也。自發一鎗。果中神父胸腹。隨即倒地。後一兵以闢柴刀斬神父頭。遂死。神父素穿中國衣。而是日易西裝。宛逢大禮日。一兵剖神父之胸。挖其心。以日課經納傷處。將首級懸竿遊市。卒置大廟前。後不知所之。神父於六月二十四日。猶致書某神父云。予決意居此。諸事惟承天主命。因一離呼蘭。教務必不可收拾。况學堂在河西。曷容舍而之他。在此猶可探消息。他往則無所聞矣。人言攻打此堂。即在明後日。請神父代禱。并請代候諸兄。

有一王姓教友。于七月初五日致命。後俄人來攻。定統領望風先遁。某日有吃齋拳民。因事互毆。定統領爲其所殺。

張神父致命

張神父據德。伯多祿。遼陽城西三十里。大沙嶺人。自幼品行出衆。少時入修院。二十九歲升五品。三十歲升六品。晉司鐸。教辣丁文一年。後傳教於王鬍子窩棚。伯都訥。賓州城等處。庚子六月禍作。教

民家大都被劫。教民皆遠遁。期保性命。張神父初匿賓州廳署。廳官朱刺史實意護之。後神父欲出至山中度聖母升天禮日。既而又往伯都訥。教友勸阻。不從。行近韭菜坨子。遣傭人先行。覓一寓所。已則牽馬飲水。突有徐珍其人者。曾受神父救護。問曰。你可是張神父麼。神父心疑之。不答。轉首作不聞狀。徐又問。神父曰。是的。你要什麼。徐曰。不要什麼。望神父一路平安。言已。急入宅。神父緩步前行。僅走三十步。匪已追至。將神父擒執。教友聞之。許錢若干。欲贖神父于匪手。徐珍將允。他人不可。乃送之伯都訥城。副都統嵩崑升座問神父曰。你在這兒。傳過洋教沒有。你辦過教案沒有。神父曰。然。嵩曰。你是那裡人。神父曰。我是大沙嶺人。嵩曰。你的邪法。從那裡學來的。神父曰。我從未學邪法。只讀多年天主教道理。嵩曰。你是教首不是。神父曰。我却是教首。勸了許多人進教。別的學問不明白。只是教中的道理。可以說兩句。我沒有別的話。聽憑大人怎樣安排。嵩命退堂。下神父于獄。後又提審。嵩曰。向日本衙門爲你們懸匾賠禮。今你若爲老爺廟立一匾。我卽放你。肯否。神父曰。爲衙門

立匾。固屬甘心。爲老爺廟立匾。雖死不能。後又收監。閱五六日。嵩委喜統領押神父出西門外。神父坐車中。忻愉之心。流露于面。比至法場。神父曰。容我念些經。衆曰可。神父乃跪下。作聖號。少頃。刑役舉髮纒。神父曰。從前邊砍罷。言畢。立即斬首。時在八月初五日。神父年四十有四。屍身至今未得。

白玉鑲斐理伯。伯都訥城北扯蘭窩棚人。業醫。素行公正。事主熱心。七月十七日。伯都訥兵拿送都統署。都統問曰。你是白神父麼。曰否。我是白先生。不是白神父。問何名。曰玉鑲。官即查冊說。有你這人。問曰白神父見在何處。答曰回家去了。問曰張神父在何處。曰不知逃在何方。又問曰。令你跪香肯否。答不肯。又問。你今可說不奉教麼。答曰不能說。又問。你奉教已幾代了。答曰。我祖宗代代奉教。今亦不能改。即跪下作聖號。劊手立斬之。七月十八日。玉鑲年五十一。屍葬犬腹。

吉林城內總堂。及他處二教堂。皆被焚。長春府城內教堂。城北十八家子堂。伊通州堂。磨盤山堂。皆被焚。伯都訥堂拆損。蘇家窩棚堂被焚。韭菜坨子堂拆損。五棵樹堂毀壞。五家站堂與賓州堂皆拆

損。除堂屋六七座未損外。其餘公所十餘處。皆大毀。

黑龍江省教難

黑龍江巴彥蘇蘇。有教友三千人。拳匪鬧教時。無地容身。奔馳山陬。縣令與教士交善。有保護之心。而力不逮。因令教友暫貼門神。以示出教。然教民無一貼者。詭神父住堂。有祁主教墓。官兵發墓。屍猶未朽。踢以足。刺以鎗。仍投之墓。以亂石塞之。有外教男婦。身披堂中祭衣。遊行街市。狂呼望彌撒。出種種惡言。卒有一妓。入堂坐祭臺。發偽號。令人肆掠。他處教友。大都避匿山中。亂平回里。未甚遭難。亦無致命者。故黑龍江省可記之事無幾。茲將官諭錄後。

欽命頭品頂戴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營辦吉林邊防事宜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 義和團練大臣副都統賞戴花翎成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教民如果改過自新。自應網開一面。倘仍聚衆抗拒。形同叛逆。卽著激勵兵團。嚴

行剿辦等因欽此。仰見 聖度寬容。群生在宥。化莠爲良。曷勝感佩。查近來教民之多。幾於無處蔑有。其中有被洋人利誘。甘心入教者。有爲官紳威逼。不得已。藉教爲護符者。雖不一類。而從教則無二心。究其實。仍是中國之子民。 朝廷本無岐視者也。現在義和團民。惡教甚深。見教欲殺。以致教民聞風而逃。麇聚一處。恃衆相抗。大有甘爲亂民之勢。何其一愚至此耶。據義和團師云。此時有願反教者。伊等仍視若平民。不與爲仇。然則該教民。何不自歸生路。痛改前非。仍爲盛世良民。安居樂業耶。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閭省教民人等知悉。現在洋人已去。拳民遍地。在教者。無論天主耶穌。均無所恃。自示之後。爾教民等。務卽翻然改過。或投義和壇中。自陳悔意。或在各廟焚疏懺悔。如是則身家可全。性命可保。倘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仍然聚衆抗拒。甘爲叛逆。不特團民萬不能容。本將軍副都統定惟遵 旨。激勵兵團嚴行剿辦。毋謂言之不預也。凜之慎之。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欽命義和團練大臣鎮守伯都訥等處地方副都統加六級錄三十二次嵩曉諭蘇家窩舖韭菜坨子

各教民知悉。本大臣聞得爾奉教人民。有聚衆萌亂。執持鎗礮軍火各事。實堪詫異。爾教民人等。均係大清國百姓。並非甘心從逆。有因爭鬪入教者。有因打官司不能理論。被人欺壓入教者。有因貪洋人之利入教者。入教情形不一。本大臣知爾等無可如何之情。今事已如此。若仍然幫助洋人。婦女任其污亂。男子爲其驅使。胆敢聚衆持械。意欲何爲。若非居心不正。恃教欺人。何以干天怒耶。本大臣明白申諭。爾等守分改心。務農安生。本大臣自施惻隱。若仍怙惡。意在與官兵對敵。本大臣不用鎗礮器械。但一紙告示。爾等立即盡絕根株。子女產業爲之一空。悔無及矣。此諭。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示

蒙古教難

蒙古初無教友。後有直隸教友數家。不知何年。遷往其地。或以耕田謀活計。或避 朝廷禁教之令。北京教士間時一往巡閱。藉行教禮。一千八百三十年。京中禁教尤嚴。教士無匿迹地。赴蒙古西灣子居之。教友隨往者殊夥。於是教行日廣。信友日繁。閱八年。教皇派方主教兼理滿蒙教務。一千八百四十年。專設蒙古主教。承其任者爲孟司牧慕理。會北京主教辭職。教皇以孟主教兼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蒙古又設一主教。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比利時國聖母無玷聖心會司鐸。來華傳教。教皇以蒙古教務委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又析蒙古爲三境。派三主教分理教務。於是有東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之稱。

東蒙古

東蒙古爲熱河一帶地方。南界長城。東與北毗連滿洲木柵。正北越遼河上流。西界直隸宣化府。東

西約九百里。南北千餘里。全境教友九千餘人。新守教者二千五百人。住堂十三。會所一百十六。公堂十六。小堂十三。葉主教總理教務。總堂在松樹嘴村。西教士二十七。華教士八。修院一。院生二十。中學堂二。學生六十二。男小學堂二十五。女學堂四。育嬰堂六。收養女孩三百九十餘。寄養人家者。不在此數。

東蒙古教難。出於權臣陰謀。此方民教素睦。二十年來。無甚爭端。熱河全境。害天主教者。係拳匪及在理教人。蒙古人與八旗人。參入其間。各居其半。朝陽以理匪爲多。地方文武。有欲護教而無力者。有暗中唆使匪人者。全境分南北西三段。南卽朝陽縣。出首仇教者。係縣役李某。生員張某。庚子六月初。彼二人親赴錦州。邀拳匪百餘人。前來縣街。謀焚朝屬各教堂。殺教士教民。以快其意。朝城南九十里松樹嘴村。總堂在焉。七月初三日。縣役李某。率隊出城。用大車四十餘輛。初四日。宿於二十家子鎮。距總堂十八里。時松樹嘴村聚二十餘會教友。約四千人。初五早。教友領聖事預備授命。是

日鐘鳴入下。拳匪理匪千餘人。已近教堂。僅距一里許。又有官兵九百餘。各持利器。站立山坡。以爲後應。匪則洶湧前來。唐司鐸飭吹洋號。唱聖母經。教友自礮臺及東壘。齊舉鎗礮。向匪施放。彈如雨下。一里外大廟中。有匪徒捧香念佛。祈神助佑。少選。理匪放擡鎗數聲。大堂中女教友及在壘之人。高聲誦玫瑰經。仰賴聖母。情見於顏。戰至八下二刻鐘。匪力不能支。紛紛敗走。李某率官兵來助。堂中毛瑟彈中李之馬腿。李懼。遂退去。教友出垣追之。得擡鎗四。大旗四。刀鎗尤夥。金牌一。上書正堂董獎賞字樣。其二師兄受重傷。大師兄及他匪死之。共亡三十餘匪。教友無一傷者。自是地方稍靜。教友暫能出外。但理匪聚衆備械。意欲再戰。而事機秘密。教友一無所聞。直至九月九日。二十家鎮匪徒。將討賑教友周尙文殺死。周洗名若瑟。年四十四歲。三家村人。初十日。理匪聚萬餘人。各持鎗械。密圍松樹嘴村。教友有前一日來者。有乘夜逃來者。有藏匿山中。當時始至者。亦有不及避而被殺或擄去者。是日全村受攻。堂中有俄兵百名。爲俄官先數日發來。第恐寡不敵衆。頗爲寒心。要惟

仰恃天主。戮力抵禦。直至日落西山。干戈方息。十一日東方未明。匪鎗又震耳。匪徒增至三萬餘。其中有理匪。有馬賊。有本地棍徒。環而攻堂。教友拚命抵敵。匪不能近。至夕陽已下。俄守備見教友奮勇異常。顧而樂之。遂出壘指揮。設計追敵。忽一彈飛來。傷其右腿。仆於地。匪見之。努力擁前。教友以鎗彈迎之。匪仍不能近。旋即退去。十二日早。俄參戎率兵二百名。自山海關馳來。助教友接戰。俄兵當前陣。戰至午後。遙見俄軍大隊至。俄兵大喜。齊呼烏兒拉。俄參戎立發五騎。指匪徒所在。俄軍燃鎗擊之。匪始解散。計先後三日。教民死十人。內有李益博羅。李安德。助叔侄二人。以誤燃火藥而死。任文達之弟若瑟。頭中敵彈而斃。夏雲達。類思。吳連昇。西滿。爲俄兵誤中而亡。有郭鎮者。傷於陣。閱數日去世。匪中死四五十人。松樹嘴堂。從此得保安全。

哈拉戶稍教堂在朝陽境。距松樹嘴村二百餘里。方築垣牆。已高五尺許。未竣。工人因驚而散。郭司鐸智勇過人。促費司鐸回松樹嘴。已與三十教民。死守哈堂。近處奉教男女老幼。不過百餘人。郭司

鐸求聖本篤垂佑。教友則仰賴聖母。湊銀五十兩。爲敬聖母用。司鐸知之。曰我亦立意。借令此堂獲保。設一聖本篤像。爾等欲供聖母像。我亦贊其成也。白土廠門拳匪聚衆前來。不料白晝眼昏。不能辨路。以爲不祥。遂返。清河門拳匪欲集一百人來攻。詎三日之久。未克集齊。因而中止。稍戶營鎮拳匪。因他阻未來攻。計哈拉戶稍村教友死二人。一爲王育智之次子。名瑪爾定。年十八。在小黑山教堂助戰而死。一乃郭姐。名則濟利亞。年十六。已許字奉省廣寧縣十字屯某姓。先一日領聖事。聞拳匪至。偕外祖母出屯。不及半里。拳匪已到。郭姐知不能避。雙膝跪地。昂首合掌。持念珠誦亞物經。未完一遍。匪自背後一刀。頭落身仆。其祖母受傷未死。郭姐平日心志誠切。最怕有過。十目十手之嚴。時慄於方寸。

朝陽閭境教友死二十人。教堂被焚者六。嬰孩院一。會所二十餘。教民房屋。均被焚掠。所留空屋無幾。爲外教所占。教民出資贖回。

西段爲建昌縣。平泉州。灤平縣。建昌平泉教民無幾。散處各方。且奉教未久。信心未固。不可以恃。故該管司鐸。暫回總堂。以避鋒鏑。建境二教堂。一則被搶。門窗盡成齋粉。一則爲蒙古人許某焚燬。教民房屋二百七十八間。亦遭火劫。

教民段發成等八人。夜間避難。被許某捉住。誣爲馬賊。有人從中調處。則曰倘彼輩不奉天主教。卽可釋放。商量五日。未成議。卒出錢五百吊。始得回家。

平泉一帶教民未遭荼毒。惟教士住堂。爲逃兵抄掠。并欲焚之。因州官一再乞情。故未火。

有分堂二。一在深井。一在塔搏落窪。深井在平泉城東北。距城二百餘里。教堂落成未二載。爲拳匪所焚。死於難者。有高升。王有。李寡婦。車尙瑞夫婦。田玉生。于富海。玉生於遇亂之初。堅求洗禮。許遇危捨生。必不背教。後果致命。未食其言。李寡婦洗名依溺斯。年五十一歲。松樹嘴人。在深井教經。五月間。其子宏忠二次迫母回家。弗允。且曰此地已領洗者少。初守規者多。我去。恐皆背教。願遇難死。

此以証吾教之真。迨拳匪抵村。婦單身避於溝內小窰中。匪隨踪尋獲。燃鎗斃之。此處教友多有受其訓而竈失多財。不肯背教者。

塔搏落窪

蒙古語譯言平原廣廠

在平泉城西北。距城三百餘里。造堂未竣。悉歸灰燼。被殺者十人。卽魏浩然。

王瑞皆教習。柴廣善。李鳳鳴。高富貴。王積德。及其妻與二子。又有魏若瑟助傳聖教。已三十餘年。爲人忠厚。信德堅誠。屢語人曰。致命乃天主大恩。不易得也。我日望之。比亂。不欲離新教友。王瑞亦名若瑟。及柴廣善三人。同時被匪捉住。逼問金銀何在。終則嚇令背教。三人一意同聲。寧死不背教。匪將三人牽至山上。開鎗擊之。魏王立斃。柴受傷未死。有人舁回。越兩月而亡。

熱河西七十里。地名老虎溝。屬灤平縣。

高宗純皇帝出獵。獲虎於此。故名。孟主教慕理。購地建堂。聚教民居之。其溝在兩山間。草木蕃昌。最易避難。光緒二十五年秋。司司鐸西人。武司鐸華人。奉派來此。管理教務。二十六年五月。教友聞滅教

之謠。商諸二司鐸。購備火鎗長矛各若干。爲抵禦拳匪之計。匪以謀反控於官。灤平縣令發差兩次來訪。知堂中無備。乃於六月十二日。發郭姓武弁。率旗兵五百名。前來滅教。是日彌撒中。武司鐸降福婚配六耦。皆嬰孩院中女子。彌撒畢。有人報官兵大隊至。司司鐸登山逃避。武司鐸獨留堂中。貞女及嬰孩六十口。早已投林。郭弁進堂拘武司鐸。暨教友八人。持鞭毒打。逼問金銀何在。後押送灤平縣署。司司鐸則晝避山林。夜入教友家。少覓飲食。安慰信衆。嬰女被外教搶去者七八口。早經索回。十五日武司鐸自縣被解府堂。訊二次。府尊逼令背教。武司鐸答曰。我六世奉教。現爲教中司鐸。設我背教。其餘教民更將如何。官聞之大罵。污言穢語。不一而足。司司鐸在老虎溝。官役查拿甚急。教友以貧乏無財。官差不甚顧問。然則教友可安。而神父不可安。於是司司鐸與教友商議。不如往糧捕廳暫避危機。遂於六月十六日。司司鐸率教友二人。起行北往。爲紅旗大溝趙士奇所知。突令十二人追來。趕至石河連土溝地方。將司司鐸與二教友捆綁。打罵交加。重傷司鐸之頭。其捆綁之

式。以右手連于右腿。左手連于左腿。中間穿以木槓。昇至遼營大廟中。綁於旗杆上。飽以老拳。絕其飲食。次日送交承德府。圖獲獎賞。武司鐸先在府署。府尊飭將司司鐸鎖以鎖拷。與武司鐸八教友同禁一處。越二日。府尊將二司鐸八教友發解熱河都統署。都統命去刑具。分押兩處。不准相見。飲食則全無。幸有教友張真等。裝作小販。供司鐸等飲食。藉以度活。次日都統將四人發回府署。六月二十五日。府尊將司司鐸發回灤平縣。以二十兵護之。一路帶有刑具。比至。縣令文星下之獄。武司鐸與八教友仍留府監。適管監者。係北京教友。暗中待神父教友甚好。至九月間。俄兵到錦府。葉主教請都統釋武司鐸與八教友。始得回堂。

六月二十八日。文星提審司神父。誣以挖眼剖心。姦淫婦女。卒云送你先回老虎溝。不日解你回國。是夜一更後。有張高趙戴朱五人。將司司鐸拉入車中。推至灤河渡口。先鑿一深坑。推司鐸入內。填以土。司鐸力撐而起。匪舉鐵鉞砍其頭。遂不能動。活埋而死。屍被水衝出。至偏橋子地方。教友欲收

葬。被人告發。官不許葬。復投之河。不知所之。

北段爲糧捕廳赤峰縣。共計教友四千三百餘。司鐸九人。分住四堂。總司鐸巴公住咧咧溝堂。昔巴公來華時。大修院長接聖母聖心會總統書曰。昨吾院晉升司鐸。中有巴公才德兼優。出人頭地。本欲委以重任。奈彼欲立功異域。揚顯主榮。予非不能阻。然阻之心中若有所失。故將所愛之人發來。君其納之。可見巴公於司鐸中爲超凡出衆者也。庚子年。拳匪肇亂。巴公愛人心切。於五月二十七日。赴廣清隆村程姓教友家。此村設有拳廠。巴公再四勸某領聖事。未果。一女教友暗告巴公曰。神父在此無益。不如趕緊回堂。某某已入拳黨。惟不知神父帶何器械。故未動手。神父弗洩我言云云。二十八日午後。拳廠演技。大師兄之戚友在旁。誚曰。爾既有神拊體。要殺洋鬼子。現在鬼子在程家。相離咫尺。何不去殺。大師兄聞言大怒。持刀來砍。幸有人力阻。始免。或以告巴公。公談笑依然。未介意。公之跟隨。勸公回堂。公曰。現有幾人辦工。明日領聖事。不領聖事。無神力。日後背教。將若何。是日

巴公接主教信。囑買軍火爲抵禦計。二十九日。巴公回堂與龔司鐸傳召教友八百餘。集於咧咧溝教堂。備有鎗礮等器。并發信各教堂。令其防備。楊司鐸住枯柳崗堂。范任兩司鐸住茅山東堂。相去十二里。接主教信後。各設準備。拳匪不敢輕犯。卒得平安無事。

童家營堂韓司鐸。來華未及二載。賈司鐸於光緒十七年。曾在平泉遇金丹道之亂。今見此景况。深以爲憂。德司鐸方率教友二十餘人。入圍場獵獐麇野鹿。接巴公信。立即出圍。謂不可輕信謠言。自尋煩惱。但須遵主教諭。備辦一切而已。五月初糧捕廳蔡宗翰。票傳會長馬魁。童萬才。誣言教友造反。馬魁不認。蔡令背教。馬魁不從。乃遣之歸。謂曰爾教民懷歹心。後患必難免。五月初七。聖神降臨禮日。賈司鐸赴井沿堂。勸教友加倍熱心。預備致命。後回童家營。路過山灣子拳廠門首。拳匪執刀追趕。賈司鐸策馬急趨。未追及。六月十四日。德司鐸派張福元尹鳳鳴到山灣子左近。探聽消息。張騎馬過山灣子。拳匪捉其馬。張亦被捆。尹鳳鳴自投拳廠。因不肯背教。受刑甚酷。爲匪所殺。此六月

十八日事也。張於六月二十四日。被匪鎗斃。六月二十午後。拳匪攻井沿堂。闔村教友。急集堂院。開鎗迎擊。斃匪三人。匪卽退去。俄頃復來。多如蟻。教友奮力相拒。教民韓大受傷。自牆墮下。衆心大亂。匪乃逼近大門。舉火燒房。時男教友在堂院。女教友在大堂中。各持鎗棍。奮力抵禦。有女教友三人。手持長矛。毆殺拳匪四五人。直至火燒樑斷。堂頂落下。被壓而死。是役也。教友死於堂院者七十六人。迨日落西山。匪尙不敢進堂院。遂有教友越牆而逃。郎老三負已七歲幼女。自大門出。匪開鎗中幼女。郎擲之地。不顧而去。赴咧咧溝堂。述井沿被難情形。巴公爲之三嘆。任萬銀張尙寬越牆登山。遇教外友人張全。以乾糧清水濟之。並以棉襖借尙寬。廿三日早。尙寬向南行。爲裴十子率多匪攔阻。問曰。爾何人。尙寬曰。不認識耶。我乃井沿張尙寬也。曰。背教則可。不背則爾命休矣。張曰。不背。曰。不背。以棉襖交我。張脫衣。雙膝跪地。曰。此棉襖係木匠張全之物。我死後。請代還原主。俟某開一鎗。未中。裴十子放一鎗。張尙寬應聲倒斃。事平後。裴十子全家奉教。早已領洗。

大索台村距井沿十五六里。知井沿堂已燬。分隊往圍場逃避。第一隊約四十餘人。爲首者係劉茂功。洗名伯多祿。年已五十。第二隊爲首者係劉鳳山。李鳳和。亦領四十餘人。劉李謂茂功曰。吾輩人衆。分隊爲是。然須速走。方可免禍。茂功曰。我兒未來。吾輩已離家過山。雖死於此。業遵吾主避難聖訓。劉李遂拔隊而前。茂功之隊落後。天明。劉李復先行。茂功仍匿左近碧柳灣林中。迨日上三竿。拳匪隨踪而至。茂功曰。我儕教友。從未爲非作歹。何爲欲殺我。今爲魔鬼顯能之時。回頭向教友曰。吾儕爲主致命之時已屆。天堂就在眼前矣。須求天主助佑。不至背教。教友乃同聲朗誦吾主天主。爾至真實。不能虛言。爾又全知。不能舛錯云云。匪聞之曰。爾輩當此大難。還念經麼。看天主怎樣救你們。於是放鎗開刀亂殺。教友逃脫者僅二三人。受傷復甦者三四人。餘則盡被殺死。此廿一日事。時第二隊去茂功等不過三里。聞呼殺之聲。遂急走。至帶影城林中住宿。相議曰。設我等久匿林中。餓糧缺少。出圍又是危險。奈何。劉鳳山之母曰。我儕女教友。皆不纏足。鞋襪又與蒙古婦異。何所往而

不知我爲天主教人。我意已決。赴童家營堂。安辦神工。同神父一齊致命。衆然之。俄頃。拳匪追來。未及。二十四日男女四十餘。到佟家營教堂。大索台郭永之母。逃至四道川地方。教外人有欲縱之。有欲殺之。郭母平時熱心。守規極密。向欲殺者曰。爾等認我爲天主教人。認得不差。可從速殺我。使我速升天堂。後果被殺。

佟家營村德司鐸。與龔費兩司鐸。見勢危急。互商曰。與其坐而待斃。不如一出示威。使拳匪不敢輕動。乃于六月廿四早。德司鐸手持洋鎗。騎馬先行。隨後有持鎗乘馬之教友八十人。以龔司鐸爲殿。賈司鐸留守堂中。八十人揚鞭馳馬。霎時已到程家營村。勦除拳廠。縱火焚巢。時旭日方升。復整隊進攻。行間。適見拳匪分三股。迎面而來。頭戴紅巾。手持大刀。另有官兵約二十餘。將爲接應。教友亦分三隊。急尋水溝。藏身備戰。德司鐸開兩鎗。傷兩匪。教友放排鎗。傷匪頗夥。然匪無畏心。洶湧前來。至再至三。卒以不能支。登山而逃。教友拔足追之。不及。乃回堂。官兵見勢不佳。亦策馬遠去。是役斃

匪三十餘。當亂戰時。教友誤殺本隊一人。被匪傷者五人。均未死。拳匪遭此大創。恨深切齒。趕緊備戰。七月初四日復集大股前來。並僱出獵礮夫二百名。蔡宗翰亦派馬兵五十。步兵二十餘。約四下鐘。來圍吾堂。教友聞報。各赴防次。馬兵站東山巔。將毛瑟鎗自高擊下。頗能及遠。吾堂除德公之無煙鎗外。俱本地火鎗。器既相殊。戰非易易。德公率教友自防次越牆回堂。幸皆無患。惟此隊中。死傷共五。六人。韓司鐸在南礮臺被匪鎗傷於股。當是時。兵彈如雨。堂中無遮身處。教友皆服牆下。時至黃昏。鎗聲始息。德公向衆教友云。明日午前後。此堂必破。吾等均將致命。爾等發痛悔。我爲爾等念赦罪經。白某曰。我有一計。可保無虞。將堂中地板撬起。撐於礮臺上。貼以濕毡被。鎗彈不能穿。便可遮身拒敵。衆忻然。遂如法設備。天明再戰。匪果不能前。被我傷斃極夥。惜堂中井乾。炒米而食。渴極難忍。雖污水亦爭吸而盡。德公兩日間。食鷄一隻。炒米數撮。初七日午前。匪中頭目喊曰。停戰停戰。可講和。兩造鎗聲忽止。匪曰。爾教民本係華人。儘可免死。回家樂業。惟將德鬼子交吾足矣。德公願

往。教友牽衣阻之。不許。有劉某者暗矚頗能命中者開鎗。匪卽倒地。匪怒罵。發鎗如雷。直至月落方止。初八日早。匪攜洋油及草。放火於大門上。衆喊大門着火。德公大聲一呼。衆教友爭先出戰。狂如餓虎。拳匪望而生畏。頃刻奔逃。有倒戈相向者。有奪他人之馬以逃命者。巴公派四十餘教友前來救助。中途遇匪殺之。又赴近村。斃二匪。是役吾堂共死三十人。傷七人。匪中死傷不知其數。相傳匪所僱礮夫。係四道川一帶人。回家者約八十人。其餘不知下落。此處十七八會教友。失去房屋財物不計外。失馬三百餘頭。牛七百餘。羊五千餘。懲匪鬧教者爲糧捕廳蔡令。蘇悅。王福祥。邱鳳山。王鳳才等。

赤峯咧咧溝教堂。聚有教友八百餘人。巴龔兩司鐸。見德司鐸興師有功。亦率教友多名。到大窩鋪村。勦除拳衆。獲勝而歸。自是拳匪不敢來犯。巴公憂勞成疾。臥床四十餘日。於閏八月二十二日。平安謝世。賈司鐸係順天府通州賈家園人。於北京讀辣丁格物等書。繼赴西灣子補讀超性學。晉陞

司鐸。爲主勤勞。超群出衆。爲上游所器重。是年閏八月初九日。因勞得疾。越五日去世。

赤峯縣街教堂遭匪火劫。教友聞驚早避。均獲脫難。有新習教之馬老大張子雲被匪擒捉。交之縣官。陳令暗護之。姑爲收押。匪再三逼殺。陳令婉言推委。俟難平放之。

朝陽縣北十八里鐵匠營村有教堂一。教民僅七八家。六月二十九日拳匪聚黨前來。信人聞風早避。未懼荼毒。惟新守教規之潘春。年逾花甲。與李姓一人。自忖奉教未久。諒必無妨。故未避。迨拳匪至。將兩人綁縛於樹。俟焚堂畢。帶二人回縣街。李以背教得釋。後成癱瘓。潘春口中喃喃。誦經不止。拳匪大聲喝止。潘春日。奉此教。念此經。雖死不悔。拳匪忿甚。舉刀一擊。身首卽離。家人輩以綫縫合。然後葬之。

教友姚士林年四十六。洗名比約。侯占武年二十三。洗名伯多祿。均係朝陽縣三道溝人。其地山僻路幽。風俗純厚。居民三十餘家。均奉天主教。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拳匪倡亂。尋殺教民。闔村遷

至松樹嘴大堂。藉防不測。惟士林占武留守村中。六月六日。朝陽練軍借剿賊爲名。突至村中。將姚侯二人擒去。解交營官。盧司鐸遣司事前往請釋。營官未允。次日捆送縣署。六月初八日。朝陽縣知縣董文誥。將二人交義和拳黨。二人自認奉天主教。至死不悔。均被斬決。斬前求緩片刻。容其誦經。誦畢。受刑於城東大凌河岸。師俊亦三道溝人。九月九日。闔村教友聞匪衆將來。捷足奔逃。師俊與守門人。暨抱病之教友男女共二十七人。奔走過山。潛匿溝內。遙見村中火起。師俊登山眺望。爲兇徒瞥見。立即追來。師俊恐累及同人。不回原所。別向河邊奔走。行一里餘。被匪捉住。次日爲匪人郭秀鎗斃於白營道中。

張得志之祖母。洗名亞納。年已八十有四。病在床褥。未能遠去。兇徒郭秀於九月初十日。又來三道溝村。搜槍教民師廣平之財物。見老嫗臥床。放鎗斃之。

謝藤子窩舖有教友袁景昇者。洗名伯多祿。年八十矣。生平忠厚。謹守教規。家人避難出外。景昇獨

留。九月初十日。匪首洪殿海。率領多人。破門而入。景昇在床側誦經。黨人開鎗斃之。旋又縱火焚屍。骸骨盡燬。

羊山麓有教友十餘家。遙見七里外教友村。火燄冲天。知禍將及。紛紛逃避。有趙占鰲者。洗名保祿。赴一里外穆大山家。求寄糧食。以備後需。穆允之。偕之歸家。見笈案教中書狼藉。請大山先藏此書。後運糧食。甫出門。遇五人騎馬携鎗。迎面而來。問曰汝輩是天主教人否。大山曰我奉大教。卽儒教占

鰲曰。我奉天主教。五人怒。曰你奉何教。姑不論。至下村再說。乃同行五里許。進教友夏永魁宅。遇匪首洪殿海等。復行盤問。大山請人保釋。占鰲自認奉天主教。矢口不移。匪乃牽以索。拉至夏宅西廟前。五人同時開鎗。占鰲應聲倒地。五人意其必死。燃火於衣。遂去。詎占鰲未死。被燒難忍。強起脫衣。洪殿海回首見之。重來擊死。越五六日。穆大山收屍葬之。

錦府西北距山海關七百里。有高山名大栢山。其東南峯之下。有教友王盛選。洗名若瑟。九月十三

日。匪首李魁李堂。率領鄧匪黨羽二十餘人。突至門首。聲稱拏賊。王盛選出戶。問賊人何在。李魁佯言賊在爾屋後。遂向王索繩備用。王猶未覺。持繩與之。李魁大聲喝綁。盛選弟盛才聞驚而逃。至村西路口。亦被擒獲。匪將二人攔腰捆束。親隣跪求釋放。皆不聽。且云奉教投降洋人。罪無可逭。乃拉至村西一里許。放排鎗斃之。盛才之子。生僅二月。父死母亦被捉。無人撫養。飢而殤。馬宮保玉崑。剿鄧萊峯後。派兵送王婦歸。

沈全理住三家村。年六十七歲。洗名保祿。九月初十日。隨衆逃出行際。語人曰。予自小未開罪於人。豈能無故被害耶。因場上荳菽未收。故走而復回。竟被兇徒鎗殺。

三家村袁姑年五十三歲。伊姪袁奧斯定。年二十有八。生而馱。不能自活。九月九日。家人避難出外。彼二人不便行走。仍住家中。十一日匪徒來村掠搶。雖見二人未加害。十二日匪又至。殺奧斯定於周姓家。袁姑受刀傷。家人乘夜昇至松樹嶺。越日因傷殞命。

距哈拉戶稍村八十里。有新守教規之李趙二家。同住一屋。六月間不知何日。拳匪闖入其家。將李姓父子八人。同時捆綁。趙永及弟趙二挺身出鬪。傷拳匪三四人。趙永身受重傷。登時殞命。拳匪懼而逃。後不復至。

中蒙古

蒙古教務。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分爲三境。于是中蒙古特設主教。管理教務。全境教友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三人。新守規者。四千七百八十四人。公堂二十八。小堂六十八。境分四鄉。每鄉有住堂會所各若干。以西灣子爲總堂。領四十八會。以八教士分理教事。西灣子教堂。亦領四十會。以十一教士分理教事。岱海教堂領本處及土默特。共二十二會。以七教士分理教務。后埧教堂領十六會。以三教士分理教事。綜計西教士二十九。華教士十四。修道院公學院合爲一所。院生八十。男小學堂四十。男生八百。女小學堂二十六。女生一百二十。育嬰堂九。收養女孩一千六百二十口。男保守學堂四。教男保守人三百餘。女保守學堂四。教女保守人亦三百餘。教友散居三百餘村。

庚子拳匪仇教。將教民房屋焚燬殆盡。教友被害者。指不勝屈。住堂十二。小堂三十。育嬰堂四。學堂數十。皆燬滅無遺。先是馬賴德神父。致會長一函云。義和團自稱神兵。其傳流之速。出人意料之外。

華歷五月廿二日。有人自東境來。言鄉民在在習拳。誦咒作法。邪鬼附之。鎗礮不能傷。其意以殺洋
滅教爲要義。二十一日托城拳匪二千人。同謀仇教。二十二日來攻西營子住堂。未破。訂於六月初
一日往攻岱海住堂。僕遣人告寧遠通判。請速禁習拳。如果有禍。不得不呈控上游也。通判係回教
人。與僕素相得。近日因病出缺。代理之某通判。惟禁城中學拳。而他處鞭長弗及。迨新通判到任。一
意縱匪。匪胆因之益壯。設壇於教堂門首。六月初二日。僕發二司事到縣。告以事急。請迅速保護。司
事入城。值通判出外驗屍。不得見。乃暫住客寓。不謂拳黨已知。來寓滋擾。欲得二司事而甘心。寓主
勸二司事回堂。免遭无妄。司事不從。翌晨始出寓。僅行數十武。拳童若干輩。迎面而來。將二人自馬
上拉下。飽以老拳。重傷而棄於街。旁人扶之入寓。爲之調治。初四日午刻。匪人集於東西二廟中。人
海人山。一望如雲。東廟之匪尤衆。魚貫而出。向香火地教堂進發。余命傭人細探壹是。至六下鐘。西
廟中人亦排隊而來。僕命鳴鐘喚教友入堂。匪遙見之。飛奔而來。僕命閉門。教友有不及入垣者。或

梯牆入。或遁往他方。六下二刻鐘。羣匪入村。高聲呼殺。距堂門約五十步。匪跪拜求神。冀鎗礮不能傷。僕立垣上。以聖本篤牌向匪擲去。高聲問來意。匪不答。惟呼殺而已。僕命教友念聖母禱文。不旋踵。匪焚教友屋。僕命放鎗。二匪應聲而斃。受傷者尤衆。餘匪四五百人。立即奔潰。先後不滿五分鐘。勝負已決。教友欲出追。僕不可。是夕未合睡。終夜巡守。吾堂祇有洋鎗二十枝。多係舊式。內有以棉線引火者。東路匪徒聞西隊已敗。亦卽四散。不敢攻香火地。蓋香火地教堂軍械尤多也。翌日同村教外人來言昨日之役。堂垣上投出火球。一至匪處。匪不能誦咒。故神未附體。并謂見兵馬一隊。衣白如雪。自堂中出。匪大窘。致有此敗。其言信否。不得而知。但教友聞之。勇增三倍。六月初五日。東路匪七百人。仍不敢攻香火地。西隊往附之。羣集於大廟中。距香火地十餘里。晚間。有人自東境來。言東境教堂業經燬盡。匪整隊而來。轉瞬將至。吾堂教民。得此兇耗。咸爲髮指。有未受洗者。二十人。敦求洗禮。初七日午後。僕得佳音。謂東路諸匪已散。其所以散之故。因廟董某。疲於供給。糧食幾空。頓

生一計。謂羣匪曰。爾曹有神術。鎗礮不能傷。當一試之。試而驗。儘可打堂。何必畏蕙。試而不驗。可知天意未附。須各歸本業。言已。注藥小礮中。將以擊匪。匪懼。一哄而散。

竊遠廳通判見拳匪縱橫。不可以理喻。乘夜遣二司事回堂。二人始歸。土埧南山兩處。有新守教規者。逃至香火地。有一趙姓者。嘗入耶穌教。此次拳禍熾昌。趙爲匪所拘。重毆之。趙自述云。余被毆時。始覺痛苦。旣而一閉目。見惡鬼在前。醜不可狀。遂不復痛。且愈受擊而心愈樂焉。擊已。余啟目。見一大光十字架懸於空際。

何神父日日講道。將爲土埧南山之新守教者行洗禮。時匪集竊遠城。向通判索二司事。大鬧公庭。目無法紀。比知二司事已去。將廳署客寓拆毀數椽。誣一外教人爲堂中諜探。冤殺之。尋向香火地進發。匪民一千五百人。羣聚於張萬鍾家。張富於財。或云張召匪至。想滅教之後。可以佔教堂屋產。不知信否。諸隣右勸教友遁避。謂匪徒蜂起。爾曹寡不敵衆。香火地必破而公溝堰隨之也。初八日

午後約一下鐘。匪攻香火地。堂中拒之。交鋒僅數分鐘。匪大敗。遺屍八具於地。受傷者尤衆。昇之回。匪首忿甚。殺外教三人。以洩其怒。旣而謂鄉民曰。我得神告。知爾中有教民三人。鄉民懼。飛奔而逃。張萬鍾自忖不滅教堂。後患不可逆料。因以教民起反控於官。請營兵來剿。邑令不准。答以教民惟自衛。無起反意。城中富豪。一再偪官。乃發馬兵一百。步兵五十。整隊來堂。十一日匪執一丐。誣以得教堂賄。下藥井中。遂殺之。十三日。午刻匪約千人。以官兵爲前隊。直偪香火地。迨至後垣。兵忽止。令拳民前行。鐘鳴一下。匪擁至垣下。欲穿垣入。堂中發鎗擊之。匪卽退去。兵不許散。命再攻。仍一戰而潰。兵又令穿垣。匪拚命鑿之。立穿一穴。闖入園中。教民望準發鎗。立斃五人。餘匪急遁。當是時。兵向堂頂發鎗甚多。教民心爲之慌。蓋禦匪猶易。而禦兵實難也。無何。匪種火村中。夏姓司事。欲出戰。何神父不可。謂營兵在前。不知其來意如何。出戰而墮其手中。將若何。况染火之教民屋。惟二家。餘皆教外之屋。何必往救。少選。衆匪鳥獸散。其因傷而死者頗夥。步兵五十人。回犄遠城。惟馬兵仍留。張

萬鍾惡計未遂。心益忿。以教民謀反控于歸化道。備審遠縣附一詳文。縣令不從。乃誣以得賄。初十日教民張和。謁馬隊武弁。告以堂中自衛。絕無他意。弁疑信參半。發十兵來堂。巡視一周。果無謀反踪跡。既而弁自至。何神父善款之。弁悅。謂既無謀反情事。前日子行文歸化。請添兵二百名。可止之。并云前日拳民攻堂。予見堂上有白衣兵一隊。今安在。神父細詢其狀。知係天神借形。因戰前求聖彌額爾助佑也。自是弁與兵不復疑。來堂聽留聲機。索白米供弁用。十三日。弁往寧遠。似有善意。然不可靠。吾儕誠心祈禱。預備致命。天主果賜此恩。誠大福也。

張家口與山西之兵。偕各處拳匪。均欲攻西灣子總堂。惟堂中聚教民五六千。防守甚嚴。是以未敢輕犯。某日兵匪合聚。出口下坨。欲赴西灣子。適河水漲溢。洶湧異常。未果。總堂既保。其分堂除高家營外。亦獲保全。高家營在張家口東二十里。村中平民多於教民。爲拳匪群集之區。本堂高神父。見教民概避西灣子。已亦隨之。六月十五日。匪首楊旺等。串通裕庫二兵。與萬統領部下二兵。領拳匪

數千。將教民徐大貴放鎗擊斃。將其弟三貴。舉刀劈死。以堂中祭衣祭器各種什物。搶掠一空。翌日匪拘教民張跟玉。到廟中重刑拷打。逼令背教。跟玉不從。遂於十七日送交張家口義和團。復經審問。跟玉堅不背教。乃舉刀劈之。臨死。尚呼聖母之名。高家營拳匪將教民喬大永之妻石氏。投窖燒死。教民楊全福若望。被刀劈而死。教堂及教民房物。盡歸灰燼。有聖嬰會小孩七口。亦投火燒死。跟玉之母。因教民盡散。無所依傍。以致餓死。

何司鐸濟世。守香火地。馬司鐸賴德守公溝堰。頗能得手。某日歸化道召二神父入城。神父不之疑。七月二十日自岱海起駕。逕往歸化。比至。入寓用膳。忽有人報義和團至。神父避之。一人持道臺名片。請神父進署。神父信爲美意。不復逃。頃刻羣匪拉二神父登車。何神父坐車旁。馬神父坐車中。一匪擊何神父。立即畢命。馬神父額受一矛。舉手抽出。躍於車下。未轉瞬。衆匪殺之。馬神父洗名若望。荷蘭國人。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於九十六年來中國。何神父比國人。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洗

名亞滿多。一千八百八十年來中國。又有一洋員。名周恩斯。被戕於道署前。周英國武員。遊歷至此。無端遇害。

后填鐵圪旦溝之匪。焚斃荷國司鐸杜世忠。孟友真。比國司鐸羅友義。孟司鐸傳教於什拉無素濠。羅司鐸傳教於海流速太。匪燒住堂三。卽鐵圪旦溝。河東。古營子是。燒分堂十五。殺教民七百餘。時縱匪仇教者。爲將軍承德。道臺鄭文欽。同知郭之樞。

和林格爾地方。匪焚住堂二。卽舍必崖與海流速太。又焚分堂三。殺教民四百餘。廳官毛世黼。未助匪。托和二廳教民。皆新奉教。光緒十三年。始有司鐸傳教其地。庚子大亂。未曾自衛。安然就死。

綽遠廳通判沈榮綬。于何馬二司鐸往歸化後。容匪焚住堂二。卽公溝堰。與香火地。又焚分堂一。殺教民數十人。歸綽和托四廳教堂。與教民房物。焚掠淨盡。蕩然無存。

豐鎮焚住堂二。卽沙鉢兒。舊黃羊灘。焚分堂五。殺教民六十餘。焚掠教民房物不少。豐鎮同知徐兆

遭。未曾明助拳匪。無何。將軍承德物故。或謂其病歿。或謂其自盡。不知確實。道臺鄭文欽。中外和後。奉旨正法。同知郭之樞。發極邊囚禁。通判李恕聞已自盡。毛世黼病故。沈榮綬撤任。同知徐兆澧亦卽撤任。

姚巴爾納伯神父。傳教於西灣子西南九十里。六月二十五日。午後五下鐘。神父方聽工。突自二道河鎮來拳匪五六百人。手持刀鎗。勢甚洶洶。姚命閉門。教民齊登房頂。匪至半里之遙。大聲呼殺。一擁而前。轉瞬已至。距堂僅十餘步。姚一呼開仗。教民出戰。匪不能支。立卽奔走。堂中未傷一人。明日拳匪大隊。復自二道河來。約六七千人。鄉民隨之。多至二三萬人。時在午前八下二刻鐘。匪旣近。復行開仗。匪又敗走。然不卽散。終日圍繞堂周。有再戰之意。比晚六七下鐘大雨。黑雲佈天。拳匪始散。地名廿三號者。小村也。距西營子九十里。聚男女教友一百二十人。有育嬰堂一。內小孩一百七八十口。去此不遠。別有一教友村。地名三十號。拳匪來攻時。教民聚於二十三號村。未傷一人。惟二十

四號村房屋。被燒數十間。教友未受傷。是役也。拳匪器械及大旗等。俱爲教民奪得。匪中死傷之數。不知其詳。教堂所失。惟土房幾間而已。

六月十六日。宇嗣安神父。在窰子溝地方。接二道河某官函。偁令三日內回國。教友均須背教。神父不答。十五日拳匪來攻。官躬親領隊。教友力拒之。獲勝仗。傷匪六十人。斃十七人。匪首與焉。方攻堂時。匪見一人騎白馬。飛行空際。畏甚。故一敗至斯。以後數日間。西營子相近。與七蘇木各教堂。均被焚毀。有女教友若干。藏身山洞中。匪強之出。不從。乃架木洞口。舉火燒之。盡死於洞內。姚神父所管育嬰堂一。頗興旺。六月二十五六日。拳匪來攻。未陷。神父知力不能支。致書西營子。請教民往援。宇神父率教友百人。持械往救。多備車輛。爲載運婦女嬰孩之用。比至。孩若女。悉行登車。時值多雨。行路維艱。不勝跋涉之苦。比夜。停車田畔。徹夜醒守。翌日到西營子。皆無恙。時西營子教民集至數千之多。拳匪未敢輕犯。

臭水圪洞屬土默特。有一婦年約四十五。受洗以來。僅及三稔。常勸人進教。有數人進者。婦爲拳匪所拘。自認奉教。匪重擊之。遍體鱗傷。砍以刃。血流如注。綁於×字形木架。直至六下鐘之久。仍出言勸人不止。瀕死曰。我還願意勸你們。但我沒有力量了。只望天主寬免你們。開導你們。言已。氣絕而終。婦於未進教時。性固執。久不肯進教。其弟數數勸。遂亦奉教。其弟同日被拘。拳匪強其背教。不從。亦殺之。

土默特某婦。進教僅八年。拳匪拘其全家人。解送土默特城。婦一路勸勉家人。高聲誦經。匪問你們都是教友麼。衆人應曰。我們都是教友。我們到死奉教。匪怒。舉刀殺之。頭斷而誦經之聲始止。

鄔家圪堆屬土默特。有一教友名陳若瑟。未進教時。深憾天主教。以素性強悍。人以老虎稱之。既入教。信心堅切。直欲天下人同識真原。故逢人講道。不憚舌敝唇焦。自言願致命。仰報天主之恩。庚子夏。匪勢方熾。陳告家人曰。致命之時到矣。爾曹已備否。一日自投於拳黨。黨人未之害。陳曰。你們神

兵。畏一教友麼。我儕皆奉教人。緣何猶豫。刀不利耶。大丈夫不作女子態可也。匪聞之。怒火中燒。一聲呼殺。百手齊下。先殺小孩。陳不惟不懼。且感之。以衣銀給匪。既而自受戮。容色歡然。其弟名陳六。鼓勵其子曰。兒。不怕。片刻即可升天。享福無窮矣。匪不卽殺。終日苦之。陳曰。受一日之苦。享無窮之福。大幸事也。全家十二人。同日致命。薛天厚喇嘛灣人。向吃菩薩齋甚誠。一年前入天主教。曾勸百餘人進教。拳匪執之。百般凌虐。卒繫於十字架。猶講道勸人。不絕於口。直至氣絕而止。

二十家子外教柴崇堂。業牧牲。多年欲知身後事。徧訪僧人。惑終不解。偶遇天主教司事。與之談。輒覺恍然。遂入教。洗名伯多祿。棄其牛羊來堂。當司事之職。拳匪創亂時。柴往來教友家。振其信心。授洗新守規者。嗣以匪徒捕之急。避岱海教堂。有以後事問者。柴曰。聖教不能滅。惟偶窘耳。教友果能致命。他日教會之光益明。柴回土默特。知其兄崇章被殺。自詣拳黨。曰。我亦奉教。匪曰。你引了多少人進教。曰。引了五百人進教。那是我的體面。匪曰。你作這大的孽。今兒該受罪。言已。匪遣十人。每人

擊五十刀。砍成肉醬。臨終嘆曰。我到神父那裡去了。其意謂神父已升天。我亦將升天。

五松圖路有教友名喬印斗者。初爲密教首。十一年前。某神父勸其人教。遂將邪書。當衆焚燬。勸密教中人棄邪歸正。密教人多方害之。喬不稍畏。二年以來。密教人聽其言而入天主教者。約三百人。亂作。喬謂其子曰。吉日近矣。爾其預備。比聞拳匪至。著白色衣。手持念珠。胸懸耶穌受苦之像。逕詣匪中。曰。朋友們來得好。我是教友。隨便你們什麼樣。匪不稍待。立即斬之。

宮地營子有趙姓一家。以忠厚聞。人人推重之。其一子偶遇教友。談及天主教。心爲之動。索一問答書。歸家一再翻閱。頻誦於家。決意進教。旋有人派出廟戲捐。趙不允。鄰里共憤。起與爲難。幸教士護之。始得免禍。自是全家三十餘口。習道受洗。遵循教例。同村人見之。亦多入教。庚子亂起。趙母喚集子孫。告以堅信聖教。曰。爾中有不敢致命者。可逃去。予與小孩輩。俟此同死。全家二十四人。應曰。吾儕同致命。無何。爲拳匪所執。趙母先令小孩受刑。匪以草刀殺之。匪斬四歲小孩之頭。擲趙母足下。

謂曰。看你孫兒體面不體面。應曰。真是體面。其女若媳自往草刀下。任匪砍頸。謂欲速升天。此升天一語。教友屢言之。故匪有不問在教與否。只問欲升天與否者。有一瞽目老人。匪拉往某廟。老人曰。何地不可升天。何必往他處。岱海有楊端治者。被執送官。三次赴審。官命截其手足。問曰。你還信教否。應曰。信教。遂殺之。一女教友携一孩赴官前。曰。吾儕六世進教。大老爺可先殺小孩。官喝曰。拉他出去。那是瘋婦。衙役逐之。未獲授命。

後壩某山有五十教友。拳匪強其背教。不從。先殺二十許。其他三十人畏死背教。然不久即悔。向匪言。寧死不背教。一老人高聲誦聖母禱文。他人應之。皆被殺。

郝多瑪斯名國樑。歸化城人。十五歲進聖母會。讀超性學。至廿四頃地爲教習。官兵與義和團圍攻廿四頃地。將韓主教擒去。郝向西南逃走。至二里許。旗兵追殺之。頭未落。身先倒地。年二十八歲。同時綏遠城。旗兵殺于會長之子三漢。石先生之子二保佑。

姚剛洗名比約。西灣子人。十四歲進聖母會。讀超性學。奉主教命到後壩理瑣事。匪攻後壩時。姚進堂勸勉教友。拳匪放火燒堂。姚立祭臺前。大聲勸教友不怕。謂天堂不遠矣。姚自後門出。跑不數里。仍爲匪所殺。年二十六歲。

趙世選保祿。後壩人。十四歲進聖母會。後出修道院。光緒廿六年拳匪未鬧之前。管聖母會之陶神父。寫信勸勉會友。稍回信云。僕於本會當盡之職。當守之規。必將竭力遵行。以遂神父之陶成。以作聖母之孝子。惟此處前臨白銀坡。東接五虎圖。皆娼窩之聚。盜賊之藪。傷風敗俗。莫此爲甚。青年處此。易於流下。僕今年廿七歲。上賴聖母護佑。下賴會友祈求。當勉力爲聖母之肖子。爲本會之良友。近於進教之佑本會瞻禮日。僕求張神父舉行彌撒一臺。爲記念同會之友。至論僕之守規盡分。有張杜二神父爲証。張神父致信亦云。趙保祿係善教友。拳匪盛行時。保祿同衆教友逃避。其家富饒。土人欲奪其財。趙同兄弟祇携元寶數十。逃出數十里外。腹中饑餓。買肉煮食。蒙古人見其不給銅

錢。惟給白銀。疑爲強盜。聚衆欲殺之。保祿等見勢不佳。立將未熟之肉。載于車中。又跑二十里。覓一靜地作飯。蒙古人追至。問你們是什麼人。答曰吾們是天主教中人。逃難至此。匪人一聞天主教之名。又知爲趙姓。欲領至草地殺之。保祿曰。我等願死於此。不欲他往。蒙古人齊放鎗。將趙保祿等殺死。以車馬銀錢搶去。其兄前行。促女眷速奔。幸得逃脫。

孟萬楨。洗名安德肋。後填人。妻王氏瑪大肋納。夫婦十分熱心。子奧斯定。在西灣子修院讀書。兵匪攻後壩時。杜孟羅三神父。謂教友曰。我等隨天主意。爲天主致命。教友進堂。孟萬楨隨孟神父入更衣所。忽聞堂外一人呼曰。擒一生洋人者賞銀八十兩。擒一死洋人者賞四十兩。未幾。一兵入更衣所。將孟神父一把拉住。往外便走。萬楨見之。手舉一叉。將兵刺倒。以神父奪回。跪下念經。未幾。又來一兵。萬楨亦一叉刺死。又同神父跪下念經。待堂中火發。教友與杜羅二神父。死於堂中。英教數人與焉。萬楨與孟神父焚死於更衣所。

孟奧斯定之母瑪大肋納。見教堂被圍。同女教友三人。跑逃別處。至一山溝。兵匪追來。大聲曰。爾等教中婦人。願背教改嫁否。瑪大肋納答曰。我是天主教中人。不背教。亦不改嫁。兵丁曰。出此山溝。便是背教。瑪大肋納聞言。遂不敢動。兵丁在小山頭招之曰。願背教嫁人者速上來。瑪大肋納之族姪女。欲背教上山。瑪大肋納拉之曰。爲何不看天堂門已經開了。但等我們上升。爲何反要背教。姪女聞之。立即痛悔。一兵大怒。罵瑪大肋納曰。爾不背教。又不許別人背教。實是可恨。遂開鎗擊之。瑪大肋納受一鎗。依然直立。大聲曰。我欲速死升天。言時。一梁姓女教友背教上山。瑪大肋納大聲勸阻。兵匪更怒。放鎗又擊之。乃倒地而死。兵又招瑪大肋納之姪女。亦不背教而死。梁鄭二女從兵丁去。四個月後。瑪大肋納之屍。猶流鮮血。孟奧斯定聞之。求其叔備棺葬之。

中蒙古教難以後。壩土木川爲最烈。後壩鐵圪旦溝一村。亡教友五百餘。及杜孟羅三神父。其鄰近數村。亡教友二百餘。土木川乃蒙古音。輿圖書上稱土默特。其地分四廳。曰歸化城。曰托克托城。俗



呼托城。或托托城。曰和林格爾。俗稱二十家子。曰清水河。被難教友概在托和二廳。歸廳除後壩外。所亡無幾。清廳則奉教之人。甚屬寥寥。後壩屬四子王。又屬歸化同知。托城所屬遭難者六十村。亡教友四百七十餘人。本堂孟神父致命於鐵圪溝。張趙二司鐸華人。以東逃得保命。和廳被難者四十二村。亡教友三百六人。卜總司鐸亦以東逃保命。羅司鐸致命於鐵圪旦溝。此二廳盡是新友。初守教規者十居七八。死時萬苦備嘗。未聞一人背教。難後入教更繁。辛丑冬二廳奉教者已有四千餘人。已上綜計歸化致命者司鐸五。洋員一。教友八百餘。寧遠亡教友十一。豐廳六十餘。和廳三百餘。托廳四百七十餘。內有屬西南蒙古者。

新舊黃羊灘教難

黃羊灘乃中蒙古方主教所轄之地。教友居於兩村。有新舊灘之稱。新居南。舊居北。相去十餘里。兩村間有王金村。爲兩灘往來要路。庚子五月。拳匪蜂起。口中喃喃誦咒語。曰扶大清。殺洋人。扳電杆。

翻鐵道。隨後勦滅天主教云云。四處教友。急聚舊灘堂中。一神父領教友晝夜巡防。幾一月之久。新灘教友。聚于本村堂內。六月十九晚七下鐘。西南方陡起大火。後分三堆。卒則仍合爲一堆。教友請神父出視。神父視良久。既而諒可無事。齊回屋內。不旋踵。聞鐘聲。教友喊叫不止。神父拿領帶聖水出。登高一望。見東南至西北。約十數里。密布大火。狀如墻。高一丈餘。急行似流星。洶湧衝來。離堂不過數里。教友驚惶無措。神父命教友跪下。便降福灑聖水。又向大火降福。奇哉。大火卽遠去。絕無踪影。後四五日間。拳匪雲集。東來者聚於廣瑞奎地局。西來者聚於王金村。離舊黃羊灘僅三里。近處有合卜泉與任家溝教友。屬黃羊灘教堂管轄。五月中旬。神父去上會。始聞謠言。謂雷家村發來一紙單。名神拳單。上畫三圈。圈內有王主王三字。欲學拳術。須畫三圈于地。內加王主王三字。向東南三揖。舉手往後一跌。昏迷片刻。起。已知各種武藝。神父回本堂後。謠言日盛。黃羊灘一帶。幾無一村不學神拳。不久。練成大隊。雷家村雷姓係富豪。拳匪聚其宅中。殺教友名白祿者。衆教友猶未知大

難在邇。糾合七八人往白祿之仇家爭論。仇家與拳匪串通。佯言願償。誰知匪人卽在背後。將七八教友殺斃。燒白姓房屋。殺白姓家人。及村中教友十餘人。旋上任家溝殺教友二十餘人。燒其房。槍其物。旣而返雷家村。此六月二十二三日事也。二十四日。匪西行。赴黃羊灘。走至喇嘛孔督村。燒教友王三木匠之屋。後到鄧家溝。燒槍並施。鄧守悅之房屋貨財。立刻化爲烏有。傍晚。匪聚廣瑞奎地局。此局在黃羊灘東。去新舊兩村俱四五里。匪訂翌日辰刻。剿新灘教堂。午刻滅舊灘。二十五日辰時。拳匪執大小旗。隨走隨喊。直至新灘村邊。南北分兩隊。跪念閉火門咒語。匪及觀者。不下二三千人。教友共聚堂內。見事不佳。各帶鎗礮出村迎戰。父老張海成。張亮。趙萬祿等。或捧苦像。或提聖水。或持別種聖物。率孩童婦女輩誦禱。隨後而行。方出村。離尙遠。便開一礮。未傷一匪。匪以爲火門已閉。踴躍奔來。教友又開二礮。拳匪十餘人。倒斃於地。教友又放鎗。匪已紛紛敗北。教友男女大小。勇往追殺。至二二三里外方止。回時。計匪屍三十餘。受傷而歸者不一而足。教友則未死一人。亦無受傷。

者。聞匪歸局後。匪首殺小團數人。恨其學藝不精。故有此敗。新灘教友雖獲勝仗。未免寒心。蓋匪衆我寡。火藥又無多矣。匪若整隊復來。我必不利。因于是日教友往七蘇木堂。二十六日。會長等集大車三十餘輛往舊灘。接神父及教友。道經王金村。與拳匪交一仗。打死拳匪十餘人。此村團首名來子者死之。受傷者不計其數。教友只亡七蘇木一人。張三虎受傷。亦不重。開仗時。舊灘神父教友。均未知之。忽見二騎飛跑而來。想是拳匪。憂甚。不知所措。二人乃七蘇木教友。喊曰別打別打。咱人被拳匪圍在王金村。須急往救之。神父急領手下教友。前去助戰。尙未進村。教友已出。旋見王金村大火炎炎。想不久將來舊灘。後知廣瑞奎與王金村拳匪。兩相比武。故有此火。是夜教友束裝。二十七日天明。舊灘神父同教友約四百人。安然登程。向七蘇木進發。道經各村。不但拳匪不露頭面。他人亦不敢出。故教友一路平安。傍晚。到七蘇木堂。此勝匪之大畧情形也。

仇教惡報

中蒙古土默特著名拳匪。大率惡死。未死者。苦窘異常。今將所知數人之事。畧述於左。托克托城姜樹堂之孫。自稱齊天大聖。又王假女子。自號金龍四大王。皆爲沈委員奉令正法。特步卯子村達七子。於光緒廿六年七月。瀉血流黑水。腸下而死。柳家柳二營子村檐仁子。曾召拳匪來村。殺害教友。二十七年方採薪。忽自言被教友李森打於肩上。呼痛而死。村人言其肩上有手打痕迹。按李森乃被殺教友中之一人。想係魔鬼借形。以懲檐仁子之惡。南一間房子村張四和。於光緒二十八年瀉血流沫而死。和林格爾劉來有。於二十七年。忽言已所殺二教友。不離其身畔。恐懼至極。每匿於溝壑巖穴間。後自縊死。二教友想係魔鬼借形。懲劉來有之惡。河口郭四紅。自號哪吒。光緒三十年跌於冰窟中。人馬齊斃。趙家柳二營子田二。及其家中一人。皆瀉黑水而死。其妻再醮。家乃絕。五十家子趙存住之長子。光緒三十一年。在高頭窰村玩水淹死。河深不過數尺。河口賈培賢。於光緒二十八年餓死。黑城王定國。光緒二十七年。憂懼成疾而亡。苗家梁某。落黑

河死。其落處水深不過三四尺。白五營胡好收之子。光緒二十七年。以吐血而死。毡匠營子吳世紅子。於廿七年。以瀉血死。油房營子陳閏和。曾殺堂中袁先生。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下浣。道經什拉烏素壕致命教友之義塚前。彼處建有聖堂牌樓。與同行之二人。肆口辱罵。行三四里至什拉烏素壕大堂前。坐堂中之船過河。行至河心船自動搖。三人落水殞命。此河非流動大水。乃張神父會同數村築埧。所聚之死水。寬不過二三十步。深不過一二丈。非有猛浪急流之險。竟占滅頂。

西南蒙古

西南蒙古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始設主教一員。境中教友五千六百八十。新守規者三千二百餘。住堂九。公堂二十一。西教士二十七。華教士一。修院一。院生二十六。男學堂三十。男生五百十五。女學堂二十二。女生三百九十四。育嬰堂四。收養女孩四百五十六。

西南蒙古卽鄂爾多斯。在蒙古西南境。故稱之如此。全境分三段。東段有二十四頃地。韓主教總堂在焉。先是總堂在三道河。因東段教友日繁。故主教於二年前遷居於此。西段以三道河爲領堂。南段以篝條梁爲領堂。六月初。韓主教見匪勢日張。諭東段六教士。齊集於二十四頃地。初九日。衆教士行彌撒禮。求天主默示良謀。禮畢。教士集議。咸欲作垣備餉。固守此堂。遂發人告遠近教民。前來守護。初十日。蒙古王準噶爾密遣某員。攜來一函。大旨謂事機已變。危難將臨。本王雖欲保護而力不從心。請貴堂自衛可也。但此地必不能保。請貴主教往三道河爲妥。主教閱函。問計於各教士。答

曰惟有仰賴天主。拚死守堂一計。主教入經堂祈禱片刻。出謂衆教士曰。予爲教民父母。亦教士之父母。頃予禱於上主。實不能留汝於斯。同歸於死。致日後無傳教之人。聖經不云乎。此城驅汝則逃往彼城。因諭爾等連夜起程。往三道河避難。予老矣。餘日無多。如蒙天主不棄。願致命以裨教士教民。教士聞之。皆不忍去。然主教有命。不敢不從。是夜十一下鐘。六教士含淚而別。瀕行。主教寄一札遺三道河司鐸。六教士行九日。始抵三道河。啟札讀之。則云。諸位神父鑒。予無暇多書。此地景况。六教士面告汝可也。予獨留此地。願爲教士教民獻性命于天主。爾等傳教勤敏。予素所忻慰。今特謝之。予不德。無以資矜式。且無意間。未免得罪爾曹。尙祈原恕。請於聖祭中。爲予祈禱。初十以後。匪圍二十四頃地。然不敢攻。惟以近處教堂與教民屋。抄搶一空。教民有受傷者。有被擲河中溺斃者。十一日匪攻巴拉喀教堂。教友力拒。殺匪數人。擒七人。十二日匪又至。均穿號衣。教民出戰。殺其數人。傷尤夥。奪得匪旗數柄。廿三日匪搶新友陸滿倉家。得牛羊廿六頭。穀二百袋。銀一千兩。以屋宇付

之一炬。滿倉初匿叔家。絕食二日。後往三道河。當是時東段教堂與教民屋。相繼被焚。難以縷述。十五十七兩日。匪攻二十四頃地。皆不利。喪若干命而退。廿三晚。有武員四人。來二十四頃地。入主教總堂。借保護爲名。徧察堂中虛實。主教不之疑。欸以葡萄酒。武員去後。卽有拳民數千。官兵二百名。屯於距堂四里之黃河舊址。廿四日早天未明。男教友因守夜辛勞。熟寐未起。婦孺輩畧有起者。主教入更衣所。將行聖祭。忽聞吹號聲。立上露臺。見兵匪四集。蜂擁前來。教友聞聲至庭中。主教自臺上一再降福。後卽下臺。呼曰彼衆我寡。不可敵也。言未已。有教友若干。拚命突出。幸獲逃命。其不能出而爲匪所殺者尤夥。未旋踵。匪已入村。所遇無論男婦。舉刀亂斬。內有未遽死。復起脫逃者。某姓教友一人。爲教外友人保釋。其他教友近立主教側。不忍離去。決意與匪一戰。主教見彼輩忠愛。淚涔涔下。在旁之人亦墮淚。頃之。主教進堂。伏正祭臺前。婦孺等同跪祈禱。雖主教不遠。當是時兵匪數千。擁入村中。教友出死力抵禦。初猶發鎗若干。尋卽不能繼。蓋彈藥已告罄矣。或以農器擲出無

濟於事。方狠鬪間。教外人爲官兵悞殺者不少。亦无妄灾也。官兵入育嬰堂。將貞女數人。縛於樹。抽刃斃之。內有一女。年二十一。未亡。然舌殘齒斷。盈面刀痕。已不可辨認。堂中嬰女被殺者三之一。其餘與教中女。約三百人。被賣於千里外。多半往寧夏。回教販者轉售尤遠。不知其所之。兵匪入大堂。執主教。繫於樹。匪割主教右手指。旣而裹以布。毋使流血。不欲其速死也。旋以手足合繫。貫以竹竿。擡之遊街。屢投於地。主教痛極而嗟。衆匪狂笑。又拉主教髮。幾至盡落。時主教身上惟一褲。匪以主教及教友五人。同置一車。載至毛代地方。去二十四頃地。二十餘里。一路不能坐。跪於車中。頭上有大刀一。橫懸頸後。車動則刀切六人之頸。慘酷不可言狀。有人以手帕覆主教首。及斷指之手。間時濕以水。或飲以水。非美意。給水者卽數日後燒主教之人。匪以食物啖六人。五人皆食。主教稍嘗輒止。四方來觀者。稠密如織。或毒罵。或擊以矛。內一人握沙納主教口。又一人舉矛刺主教口中者二。頃刻齒裂。二十五日。匪拽主教至托克托城。去二十四頃地。七八十里。地方官佯請用膳。盤間銀錢

何在。主教未之應。二十六日。匪徒鬻集。剝主教胸上之皮。骨亦露。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嗣又出之。背上插一小旗。上書老洋魔三字。拽之遊街市。民衆聚觀。詆辱萬狀。後載至河口鎮。車中置紮帚具。有鐵齒。令主教坐其上。緊緊束縛。不能起立。車行欹側。則痛益甚。匪戲問主教曰。向坐華車。有法條以節顛盪。視此車何如。主教甘心忍苦。答曰。此車更安。計先後三日。主教受苦之烈。筆舌難宣。二十九日。復回托城。旋又往陶村。在河口與托城之間。匪植三木於地。其上相接。主教自腰以下。均束棉絮。綁於木。以鐵齒刮其背。血肉淋漓。慘不可狀。嗣將主教手足耳鼻。次第割去。倒懸架下。灌油於棉絮。舉火燃之。主教痛極而嘆者二。火燒腿上數處。未發燄。匪忿。割主教胸腹。挖其心。烹而熟之。出錢五百文。令一丐兒吞食。其大腸之肥油。割以售人。蓋以爲補力物也。卒截主教首。梟之於木。身則棄市。教友被殺者。多係托城與河口人。其首級懸於木。身則叢堆如阜。事平後。尋獲主教之首。而餘體不可得。匪焚住堂二。一在南平。一在什拉無素濛。燒分堂二。俱屬中蒙管轄。殺教民五百餘。其中有

以重刑拷逼背教。因不背而受殺者。韓主教生於一千八百四十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晉升司鐸。明年來中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升主教。初任甘肅。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調任西南蒙古。在中國三十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主教被擒時。男教友突圍出。匪追之。十餘人驅墮黃河而死。綜計先後沉河死者約五十人。有貞女殺于二十四頃地。匪將堂中物先行掠盡。然後舉火焚屋。烈焰飛升。直至焦土而止。東段教堂無一存者。二十六日。兵匪攻小淖兒村。殺教友八九十人。

陸神父。北京人。殿英洗名雅各伯。初赴打辣特王府。請保護。王以無力答。神父向西南行。至紅銅灣。有一鄭姓商人。將神父推入黃河。又開鎗擊之。即亡。有某姓先生同時被難。教中女子。被售彝夏者大半已回。未回者僅數十人。

三道河有西教士十五。教民守堂者頗夥。初猶衆志成城。嗣聞蒙古宰相安九出示。諭教民背教。可

保無虞。遂有某教友饒於財。不特已背教。而且誘人背教。不久教友守三道河者。紛紛散去。六月二十九日。安九至三道河近處。謂教中紳士曰。余與天主堂交素善。必不害汝曹。但拳民甚衆。力亦大。余不能遏阻。爾曹自爲計可也。其言不足恃。故教士與修院生十六人。亟造鉛丸銅帽土磚。以備守護。遠近教友或入沙漠。或往遐方。悽慘萬狀。七月二十四日。三道河十五教士爲安九所逼。束裝出境。隨者十四人。馬二十九。駱駝二十五。犬二。去後。蒙兵入堂。將殿宇住屋。或毀或焚。或改爲佛廟。十五教士行四十二日。始抵庫倫。俄領事待教士善。華官則不許逗留。閱二日。十五教士由西卑利亞。過回比國。

南段閱大司鐸卽今閱主教總理教務。以九司鐸佐之。至是羣集小橋畔地方。離寧條梁不遠。堂周有土垣。堂中有洋鎗二十五。銅帽四千枚。本處及山西來之意國教士共六人。綜計十五教士。外有教民若干。七月十五夜。十一下鐘。拳匪土匪。初次來攻。以二百人近擊。以三百人站後。匪縱火於東。

邊屋。立兆焚如。繼燒偏屋。亦卽發燄。教民擁出。向匪叢放鎗。斃十餘人。匪乃奔散。十八日兵匪又至。連攻二日。自遠發鎗。無大害。堂中人未應。卒有若干匪。直至垣下。堂中發鎗斃其六人。二十日又戰。葉司鐸比國人。登垣觀望。一彈飛來。中於首。瞬息卽斃。旋有二華人。夜間來穴垣足。堂中知之。開鎗畢其命。蒙古兵以大礮攻堂。彈重四斤。猛不可遏。一彈直穿堂頂。墮地作大聲。堂中乏草料。牲口多餓死。炊灶之薪。亦將不繼。爰於八月初九日。決計出攻。以四教民當先鋒。啟大門而出。衝散在村之匪。旣而開鎗擊兵。兵應之。然漸退。至是教士與教民亦出戰。向兵開鎗。彈飛空際。發發之聲。不絕於耳。兵亂呼號如狂。開鎗不知所向。教民追一下鐘始返。是役兵傷十二人。教民傷一人。自是兵不敢犯。教民毀四鄰之屋。以便守衛。炊灶之柴。亦從此不乏矣。附近田禾。均爲匪所割。教民乃遠出割之。以備死守之用。俄而馬兵百名。自遠馳來。時教民僅有六鎗。其餘在堂未帶。行近半里許。教民爲先聲奪人之計。一放排鎗。一兵倒下。二馬亦倒。其餘皆駐足。轉瞬間。返旆而回。厥後兵匪不復來。計小

橋畔教堂被圍四十八日。教民出戰三次。第一次拆一敵垣。匪黨近在百丈之地。未敢出戰。教民能放鎗者僅百人。後聞教外人言。是日堂上有神兵無算。故匪不敢犯。堂中向有三井。平時足給堂中之用。被圍時。頓增二百五十人。羊二百頭。牛一百頭。加以砌牆之用。然未乏水。亦一奇事。第二第三次出戰。教友共死三人。拳匪死六十人。傷亦如之。榆林府鎮臺龍鎮軍奉端中丞方札。力阻蒙兵仇教。乃不復至。初中丞命蒙官力救教堂。供教民薪米。將官劉某。恨教情深。置之不理。并扮作蒙兵同攻堂寨。後龍鎮軍到地。劉乃歛迹。

西南蒙古致命教友共八百餘人。內四人信德尤堅。七月十七晚。匪往某地。路遇二教友。一名郭三。一名米九兒。二名皆譯音。將二人綁於十字架。橫臥地上。蒙兵二十許。終夜辱打。慘不可言。然二人未嘆一聲。十八日早。匪將二人鎗斃。郭三中彈即死。米九兒身受多傷。尙未氣絕。卒以斬首而終。有某教友表率同鄉。偉行出衆。匪重擊之。直至憎不解事。比醒。輒呼瑪利亞聖名。匪曰。渠禱。再毆之。乃

繫於耳。懸之空際。某常呼聖母瑪利亞。并云瑪利亞。爾老僕危矣。其他情節尙未訪悉。惟知其死事甚慘云。又有名赫六者。爲匪所傷。四體已解。將殞命。一教外友在旁。謂匪曰。他說過出教。不要打他了。赫六聞言。以斷臂支撐。微起曰。你毋胡說。我是奉教人。到死奉教。匪復砍之。遂卒。外教人傳言赫六歿後。三日。常有大光照屍上。匪異之。是以許教友回里。

二十四頃地。被難時有史姑娘者。洗名路濟亞。係後山貞女。多年善理女修院。匪至。史避暗地。絕食十日。未死。後有毛代人。趙海龍收養于家。供以衣食。待之如親。後回去。二十四頃地女院中有樊瑪利亞者。亦後山鐵圪墘人。兵匪入院時。一兵扯之。樊不動。并無懼。兵怒。刺其頭頸而死。

有烏蘭包爾信友高林之妻。其死事亦屬可嘉。初蒙兵圍殺信人。衆友憂甚。高妻勸衆誦經。靠托天主。預備致命。後果死於蒙兵之手。

山西長城外。分七廳。卽歸化。薩拉齊。豐鎮。寧遠。和林格爾。托克托城。清水河是。七廳均屬歸綏道管

轄和林格爾。俗稱二十家子。薩拉齊俗稱庫倫。歸廳南屬土默特。北屬四子王。薩廳東屬土默特。西屬鄂爾多斯。托廳如之。清廳西南屬鄂爾多斯。東北屬土默特。和廳屬土默特。審豐二廳屬察客爾。此地土之分界也。教務之分。薩廳屬韓主教。現任爲閔主教。歸審豐和四廳屬方主教。托清二廳各分爲二。由二主教就近分理。庚子之禍。晉撫毓賢爲之倡。將軍承德。道臺鄭文欽。同知郭之樞。通判沈榮綬。李恕。與蒙古活佛等附之。計被害人數。歸廳有荷國杜孟二教士。比國何馬羅二教士。英國游歷武員周尼斯。又教民八百餘人。托廳有韓主教默理。教民四百七十餘。和廳教民三百餘。薩廳有陸教士華人。又教民一千五六百人。審廳教民十一人。豐廳教民六十餘人。以上共亡主教一員。西官一員。西教士五人。華教士一人。教民三千二百餘人。七廳中毀去總教堂一座。大教堂十六座。小教堂數十處。育嬰堂四座。外有教民四千家之房屋財物。焚掠一空。事平後中國委員與教士在徧查。往返幾一年之久。始行畢事。

六月二十四日。兵匪破二十四頃地。有王德貴司事。直隸萬全縣人。平日敬主愛人。不遺餘力。其講道出衆。羣呼之爲道理王先生。兵匪入村時。王鼓勵衆人。至死不失信德。卒乃向南端跪。誦經不止。兵匪拆牆入堂。逢人便殺。王亦受殺。同時有司事李秉雅。直隸保定府人。以講道勸人爲務。人皆愛敬。及兵匪肆殺。李跪地誦經。預備致命。有柴聚財者。過其處。欲他去。李拉其衣。勸其靜候致命。少頃。一兵奔來。先將李力砍數刀。李呼耶穌瑪利亞聖名。氣絕而終。兵砍柴姓一刀。未死。

高明亮之母。熱心出衆。累年教女子經言。二十四頃地破時。高母受重傷。外教人有擄其媳者。高母恐失信。隨後教誨。外教人惡之。辱罵百端。將其二孫擊死。絕其食。高母至死懇祈天主。不怨恨。先是曾發願。幫助聖教。果實踐之。

兵匪破小淖村。有白保者。黑城人。信教誠切。不肯逃走。嘗謂人曰。爲天主致命。係百年不遇之良緣。當安備靈魂。以得致命之榮。無何。匪至。其妻中彈于胸。立即畢命。白受刀刺。倒於門首。匪縱火燒而

死其女名德肋撒。匪強之走。女不肯。被砍數刀。昏倒於地。四日後始起。

存定子兄弟。係大海公溝堰人。寄住小淖兒村。庚子六月中旬。打辣特司官。遣蒙兵一哨到村。佯爲保護。實以謀害。兵無紀律。見婦女出入。挑而戲之。存定子見之。忿不能忍。與其弟存心子。持械來阻。遂死於蒙兵手。

土牧川教友中富裕者。早已被搶。六月十二日。匪搶缸房營村會長張殿蛟家。閱數日。搶同村教友郝巨亮。閻傑。杭成等家。受苦萬狀。筆舌難宣。是日。匪又搶壽陽營新教友班文仁家。得穀數百石。銀數十兩。村中教友。連日被搶一空。同日匪又搶王家營教友張都麥。達召。董如林家。又搶什呢橋教友趙二蒼家。何家庫倫教友何典。杭厚家。又殺一教友。名張老威。以上各村。俱離二十四頃地不遠。南段鞏條梁一帶。七月初旬。有山西拳師。前來授法。十三日焚堡中堂。會長張順孝家。張受傷於額。同村教友任世傑。馮長林。鍾隨兒等。逃至小橋畔寨。寨中無多糧。衆司鐸遣王細林告衆往他處避。

難。蓋恐糧食不繼也。

拳禍記 卷 山西北境救難

三百三十一

山西省北境

山西全省教務。向屬一主教統理。一千八百九十年。分全省爲南北兩境。北境總堂在太原府。教友一萬三千一百餘。大堂四。公堂二百。小堂一百八十餘。有正副二主教。一姓艾。一姓富。西教士九。華教士十五。修院一。院生三十八。男學堂五十。男生六百。女學堂二十。女生三百。育嬰堂五。收養嬰孩一千三百。聖方濟第三會華貞女五十。聖方濟會西國修女七人。

庚子二月。艾主教聞毓賢奉命撫山西。因去年毓於東撫任內。毒害教民。拆毀教堂無算。故甚憂之。致函法公使。請預爲籌劃。法公使覆函。謂毓到山西。必不如在山東時之肆虐。故可安心。倘有殺害洋人情事。定欲毓賢抵命等語。主教乃不復虞。三月二十四日。毓賢抵任。立即出示。大旨謂本部院來晉。首以代伸民冤爲務。每逢三八期放告。凡爾百姓。如有冤屈事。可逕至本部院投告呈詞。不必拘泥體格。雖毛紙亦可書稟云云。其意以謂晉民懦弱。久被洋人欺抑。必有人控告教民。可藉此

以害西教。不料閱二月餘。無一人控西教。毓不悅。收回三八期放告之令。時值大旱。毓跣足步行。捧香到廟。其殺洋滅教之心。頻露於言行。自山東帶來一小隊。凡數十人。皆拳黨。四月十五日。富主教往謁毓。談及山東拳黨。毓怒形於色。後未答拜。且責司道與主教往來。端午節。主教照常送禮。各官皆卻。毓接見屬員。屢言殺洋滅教之事。屬員中有是之者。有非之者。是者陞官。非者黜革。於是官場趨勢。附和同聲。首府許涵度。首縣白昶。外如府縣徐繼儒。孔繁昌。呂繼純。郝振麟。李壽芝等皆附之。未幾。撫署中發出匿名帖。粘貼多處。於是巷語街談。無非發洋財。殺洋人之語。艾富二主教。與英國某牧師再四懇請彈壓。毓置之不理。以故謠言鼎沸。日甚一日。五月二十左右。京中來上諭數道。着地方官保護西人。毓賢視爲具文。二十四日。大同府有毀堂之案。二十五六日。榆次縣有殺人燒堂之事。富主教在洞兒溝修院中。艾主教致函部院。敦請保護。毓不答。艾主教函請富主教來省。商議辦法。劉純睿。傅汝霖。二司鐸與教紳李富。請備刀棍數十。派人日夜梭巡。五月三十日午前。拳

匪頭自北方來。設壇於撫院前。公然授術。六月初一日午時。富主教由洞兒溝回。會議拒匪之計。有人倡議。購鎗抵敵。富主教大爲不然。謂天主堂非營寨之比。不可守以刀鎗。倘天主欲吾致命。亦屬甘心。倘爾等必欲設防。余惟有他往而已。衆人聞言。輒罷抵匪之議。是日午後。毓賢召拳師入署。密囑種種。四下鐘富主教詣轅請見。毓不納。惟令劉姓文巡捕傳言勿懼。定將保護等語。亦給之耳。主教回時。一路兵勇拳匪。大呼殺洋頭。主教無懼色。毓往滿城飭備硫磺火把煤油等引火之物。又往製造局命趕製利刀二百柄。以備拳民之用。初一夜八下鐘。東夾巷英教堂。被匪種火。毓登煤山觀望。拍手呼曰。天意天意。如此甚好。首府首縣請准灌救。毓怒斥之。當是時范濟各劉博第巴尙仁。教殿臣四司鐸。見大禍將至。偕數人出城。分路散去。英教士七八人。持鎗自火中出。匪徒攬之。教士曰。光緒三年我等放賑。捐銀多至五六萬兩。活爾晉民性命。何今日無情若是。言已。蜂擁出圍。有一西婦抱數歲之孩趨出。謂匪曰。我爲晉民治病。每年活數百人。今日請留我一命。隨即跪下。衆人猛

擊之。暈倒於地。衆以婦與小孩。同投火中。婦再三扒出。匪推之火中。壓以火椽。隨即燒死。明日人見婦屍焦如炭。僅長二尺許。不勝其慘。是夜北門天主堂中。惟二主教雷德傅三司鐸尙留。夜半。傅司鐸引二主教至教友家。天未明。主教司鐸回堂行彌撒禮。初二日。毓發兵守城六門。不許教民出入。苟有出者。必被查拿。雷體仁司鐸由北門出。爲兵所拘。押送縣署。修院生與供役者共十餘人。同日出城。亦被管押。所攜之物。大半爲兵所奪。午前匪搶橋頭英教書局。午膳時。主教謂傳神父曰。爾華人不至於死。某處藏金若干。某處有契據二箱。事平後盡數收之。午後民兵數萬。圍繞天主堂。行將動手。因昨日英教士。鎗斃數人。毓賢恐天主堂亦有準備。未敢鹵莽。飭兵散去。旋發首縣白昶及委員數人。到堂勘驗。僞言撫慰。詭計百出。主教信以爲實。容其任意查看。白昶在堂時。匪徒喧嘩。行將搶物。白命拘拿一人。重責八百。衆人始散。委員錢某請命於毓賢。將教中嬰院女孩二百二十口。連夜搬往桑棉局。言兩三日後。照數送還。主教無法。勉強允諾。女孩赴局時。哭聲載道。慘不忍聞。白昶

將六門所拘雷司鐸修院生供役人等。仍送回堂。夜十一下鐘。道臺恩銘來堂。謂主教曰。貴主教今日吃了驚。主教曰。也算不小。恩曰。此等愚民。無知妄作。甚屬可惡。既而問堂中尙有幾個洋人。主教素與恩銘交善。意其真心保護。故實告曰。堂中現有洋人五個。其餘不知何往矣。恩曰。主教勿懼。有兄弟保護。主教曰。既有大人保護。何懼之有。恩命兵士二十人。在堂門外徹夜巡查。不准閒人近立。并不許行人停聚一處。兵曰。唯唯。視此舉動。似出實意。然外人言恩銘此來。奉毓撫密委。查看洋逃未。雖然。有兵把守。堂中稍覺平安。初三日。毓出示令教民背教。不背者不得保身家性命財產。示中有洋教肆虐。觸怒神人。凡爾教民。改過自新。回心轉意。切莫逡巡。稟明取結。仍屬良民等語。此示各處張貼。派鄉約人等。鳴鑼高喊。強令教民背教。初四五日。署藩司李廷蕭來堂。苦勸富主教。徧告教民。許其出教。主教以理折之。李悻悻而去。數日間。無一教民到衙出教者。毓聞之益怒。堂中女孩到桑棉局後。不肯食官給之物。故堂中遣人送飯。自初五日始。官不准送飯。由官給發。女

孩久不肯食。初七日午後。有人來堂。言教司鐸病危。欲雷司鐸或傅司鐸前去。主教遣傅司鐸往。白昶午後來堂。謂主教曰。兵丁到此護守。甚爲不便。不如爾等暫到一處。數日後再回。此乃詭計。恐洋人逃避。不能滿其毒害之心也。主教無可如何。從之。遂於初九日同往豬頭巷鐵路公所。計是日往者。爲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鐸。安修士法人。洋修女七人。司事申多默。陳西滿。武全爾。趙全信。廚工閻古敦。張板牛。王二滿。張榮。馮德。四品修生張若望年二十二。修道生董巴特利爵年十八。王若望十六歲。張斐理伯二十歲。張若望十九歲。俱押鐵路公所。兵匪在外守之。不許人出入。白昶往天主堂。將院門封鎖。初十日。英教男女大小三十七人。亦被逼至鐵路公所。十一日壽陽縣解來英牧師家人七口。十二日。艾主教遣書洞兒溝安司鐸。大旨謂本主教或死或出境。委安司鐸代理全境教務。未幾。王司鐸上書於主教。主教諭雷司鐸代覆數言。此函交與郭如意遞去。郭懼拳匪邪術。身畔攜聖水一瓶。行經柴市巷。爲拳匪搜出。立即送縣。洋函則呈毓賢。毓令電報局司事翻譯。函係辣丁

文。司事不能悟。糊言函中皆相約調洋兵之語。毓聞之忿甚。傅司鐸奉命出城。將所屬教友。託於劉司鐸代爲照料。初九日傅司鐸接德司鐸信。謂我等昨日被囚。看時勢甚形不安。致命之望。卽在目前。請閣下轉告教民。代爲祈禱。傅讀竟。循思片刻。以告教民暨教司鐸。衆人聞之泣涕。十三日早。傅司鐸入鐵路公所見主教。艾主教問外間謠言若何。傅曰危甚。有言今日殺者。有言明日殺者。亦有言不殺者。莫衷壹是。主教曰。聽天主命罷。午前英教士來與主教相會。主教亦往訪之。所談何事。不得而知。十下三刻。傅欲回堂。主教留用午飯。密告數事。傅乃辭別而出。經修士修女處。皆言別。洋修女七人。有憂容。詢其故。則曰無所事。故悶耳。傅司鐸去後。白昶到鐵路公所。見富主教曰。姓艾的。姓雷的。還有姓德姓安的。可叫他們都來。咱們再見一面。爾等在此。好好兒停住幾天。萬無一失。昨日郭某所帶之洋信。撫臺甚爲疑忌。請雷老師到縣代解一番。以釋羣疑。主教卽令二修生偕雷司鐸往。不意到縣卽下雷司鐸獄。二修生押於班房。是日午後。毓賢傳集營兵到轅聽差。佯言欲出西門。

外。查看河西風景。及教堂之事。時至四下鐘。毓微服騎馬。令兵向西行。人人意其將出西門。不料遶道至鐵路公所。飭練軍陳統領率兵拿人。於是數百兵一擁而入。先將英人一一拿住。洋修女住房與英人僅隔一牆。聞號吽啼哭聲。急趨至主教處。曰兵來矣。兵來矣。主教出外向衆誦宥過經。甫畢。兵已至。各持軍械棍棒。當頭打下。將二主教德司鐸等。扑之倒地。二主教頭頸受傷甚重。頭皮揭去大半。血流如泉湧。後拉扯到撫轅。一路兵士任意凌辱。有將主教等打罵者。有將刀矛觸入腿脛者。路上鮮血淋漓。不忍寓目。到轅後。相傳毓賢坐大堂。問英牧師曰。爾是那裡人。牧師曰。我是大英國人。毓賢聞大英二字。怒不可遏。咆哮如虎。曰殺。殺。殺。什麼大英國。後問富主教曰。爾來中國害人多年了。主教曰。我來中國三十餘年。從來不知害人。但知盡心救人。毓曰。本部院殺你們洋人。燒你們教堂。本部院不怕你們了。主教曰。你殺我洋人。將來洋人殺你。你燒我教堂。後來 皇上重蓋新的。毓聞言。卽命動刑。以上外人傳出。不知果否。或言毓賢未坐堂。二說不知孰是。因此時毓賢首無

頂戴。身無官衣。小裝微服。與匪自並行。此左彼右。見者易於誤認。二說之岐。卽爲此故。毓命動刑後。拳匪兵丁。爭先亂殺。有受至十數刀者。身首相離者無幾。計被害者爲二主教。德司鐸。安修士。修道生五人。洋修女七人。司事申計和。陳西滿等九人。同時英教男女大小三十餘人。服役者二十餘人。頃刻流血成渠。屍橫堂院。未幾雷司鐸從縣署來。白昶親交毓賢。先是雷司鐸初次被逮。白昶來見富主教。主教曰。可將雷司鐸與修道生發回。倘欲殺之。向敝主教要人可也。白昶允之。連夜發回。事爲毓所知。怒斥白昶謂弋不到手之洋人。已投羅網。爾又使之逸去。如此無知。豈能做官。將伸手批頰。旁有數員代爲乞情。始免。白曰。大人息怒。倘大人欲殺洋人雷體仁。卑職親自送來。故前日以翻譯洋信爲名。將雷司鐸給去。及見毓殺主教等。立將雷司鐸送來。雷自縣監到撫轅。雙手帶銬。猶執一扇。面不改色。見者詫異。道經屍叢處。見流血如池。喜曰。升天堂不遠了。升天堂不遠了。臨刑猶曰。升天堂罷。旋受十餘刀而死。毓命以洋人首級梟示城門。并剖挖其心。屍則投之大南門內隙地。積

成一堆。後拉至南門外。鴉啄犬撕。不勝慘目。

主教死後。毓遣宋占魁率兵數十。將堂中二十餘人。網送縣署。逼令背教。其間有教紳李富。與李保林。王貴子等。堂中既無人。三營兵將堂中物搶去。後縱火燒屋。闔八九晝夜。尚餘燄未息。共燒大堂一。小堂二。修道院保赤院醫院各一。住房市房共四百二十餘間。

十三日甫過夜半。傳司鐸在百餘教友齊集之處。行彌撒禮。未竟。聞門外人聲鼎沸。想拳匪已來。急送聖事。脫去祭衣。匪持石撞開大門。入則不殺人。惟搶衣物銀錢而去。是夜北門教友數十家被掠一空。十四日他處教友多來。外教來觀者。人山人海。有搶教友手中物者。有勸背教者。有哭其苦者。有贈衣食者。有到縣代稟求恩者。然自早至晚。無一人背教。及暮。有一昨日背教之人。來呼其妻回家。不從。硬拉回去。到縣具呈背教。並向官言教民不肯背教。因有神父在其中勸阻。十五早。諸會長集議。請傳神父暫避。傳不得已從之。至城外堡裡教友家。藏身葦草中。歷一日夜。是日毓又出示。有

洋人傳教。邪術迷人。毒害中土。滅絕五倫。今敢謀亂。親往捕巡。按名正法。以除禍根。凡爾教民。亟宜自新。倘能出教。便爲平民等語。

堂中貞女女孩共二百二十餘人。猶在桑棉局。官屢令背教。不從。十六日差提貞女李亞納年七十一。武方濟加年四十五。到撫轅聽訊。勒令背教。貞女曰。要我們背教。此生不必望。有死而已。毓聞言怒。命斬決。令以兩碗承血。送桑棉局。使諸貞女視之。再逼背教。仍不從。差員曰。誰不願背教。當嗑血一口。言甫出。衆皆爭飲。十六人以兩碗血嗑盡。不得嗑者皆以爲恨。官命將此十六人反綁吊起。離地三四尺。自午至暮。仍無背教者。官無法。命解下。苦口勸背。無一應者。

城中集聚之教友。自傅神父去後。每日誦經。不稍間。十七日衆人誦苦路經畢。有一幼者曰。我念時心神恍惚。見我爹身著白衣。光輝都麗。呼我名曰。黑柱。不要怕。當爲天主致命。幼者名若瑟。致命時果勇敢殊常。是日晚。有李姓會長。憂鬱特甚。倡議聯名背教。其子大爲不然。幷出怨言。李怒。持磚欲

擊之。因旁人攔阻而止。十八日李去報官出教。路遇主教。身著平日之衣。面色如生。問曰何往。現在天門大開。及今不救靈魂。更待何時。爾信德何在。敢萌背教之念耶。李遂決意致命。痛悔其過。請衆人代求天主。無何。有數拳匪來緝教友到縣。衆曰何需緝。人多繩少。不如爾等先走。我等跟隨。要到何處。即到何處。要怎樣殺。就怎樣殺。不獨男人肯去。女人孩子亦無不去。何綁之有。於是拳匪押送數百教友。齊到桑棉局。委員趙爾頤。見來者如此之多。言爾等且回。待余稟告撫臺再說。教友無法。祇得回來。未逾一句鐘。差官杜鈺持令箭。率兵匪至教友聚處。教友見之。喜出望外。高聲傳告衆人。預備致命。聞者皆出外。跪於院中。兵匪立即亂砍。先殺二道巷會長李澤春。年已八十有二。洗名依納爵。拳黨目爲教頭。故恨之切齒。剖其腹。剗其心。李死時異常勇毅。頭道巷樊俊見拳黨前來。急出到別院。欲告衆人。兵疑其逃。開鎗殺之。樊洗名若望年五十有六。其子味增爵。年十六亦致命。有樊珍者。素吃洋烟。自庚子正月行避靜工夫。力改舊習。五六月間。甚願致命。常言要救靈魂。此時不

可蹉跎。故勸人不背教。無何。珍致命。洗名安德肋。年四十有八。此外有會長李景華瑪弟亞。年三十。八。其二子一若翰。一安德肋。會長李景春。老楞佐。其三子一瑪弟亞。一若望。一安德肋。李謙誠保祿。年六十有二。其子永中瑪寶。年三十。其小女亞加大。僅一歲。乃母恐爲人搶去。故祈拳匪先殺。郭銘安德肋。梁虎兒若瑟。年三十三。李忠義伯多祿。年五十五。其子喜慶瑪弟亞。年三十。李滿州王虎兒。王光榮父子四人。郭秀與子若孫二人。李廣父子二人。有郝開素者。向不守教規。及亂頓悔前非。十七出城。十八向親友曰。此時當急救靈魂。你們留着。我回城致命。咱們在天堂再會可也。甫至城。有人曰。不該去。現正亂殺。郝曰。我來正爲致命。何爲不去。乃逕向拳匪曰。來殺我。我是天主教。拳徒立殺之。劉六十一瑪寶。其子西滿。年九歲。又一女。名未詳。又有秦望牛等若干人。城外澗河村。男孩二。一多默。一類思。女孩一。名彼利濟達。拳匪本不欲殺害女孩。因孩母恐人搶去。故不分男女。引出求殺之。一時殺三十九人。重傷三人。各屍棄城外爲犬鳥所食。按教友聚於二屋。相距僅十餘步。拳徒

肆殺時。男女教友咸跪於地。冀得致命。不料一員呼曰止刀。不許再殺。遂揮旗收隊。教友未致命者。頓失所望。攔住拳黨求殺。無如官令既出。不敢下刀。教友乃相向而哭。聲徹霄漢。此十八日午時事也。午後某員來向諸婦女曰。爾等男人已殺。自宜出教。不然明日殺你們。教婦聞之甚喜。比夜無處藏身。欲出城則守門兵不許。于是三五成羣。各自隱匿。以防強暴。十九午前某員又來。復強背教。衆人同聲對曰。有死而已。莫望背教。未幾。兵數十人。揀青年美貌之女搶去。有不得脫而去者。有拚命相拒。幸獲逃出者。有汚面撕髮。掩其真容者。弱女無依。萬分狼狽。其苦慘難以言語形容。其得脫者。方出城。被守門兵搜檢。身畔所帶念珠銀錢等。盡行奪去。從此流離失所。無飲食。無居處。幸城外教友未受大害。暫爲收納。兵殺城內教友後。巡防更密。見入城之人。必問其姓名住址。故逃出城外之教友。不敢進城。

被押班房之教友。與桑棉局中女孩。受苦日甚。官吏屢逼背教。直至八月中。

太后過境。白利猶在諸員中毒罵曰。此等人深受洋人之害。不會別的。只知說不出教。雖有外面出教。其實仍不肯真心出教。不過虛應故事而已。真無法可治者也。時錫良亦在場。曰此等人非殺不可。毓賢殺洋人後。日夜不安。署中派兵看守。旋奉

諭旨調毓賢往固關。毓不願去。陰使百姓攔路攀留數次。遲至七月十六日。因

上諭催逼起行。毓不得已而前往。瀕行猶告拳匪曰。或燒或殺。任爾所爲。勿聽地方官遏阻。藩司李廷簫護理撫篆。見事機愈危。出示安民。其文如左。

欽命兼護山西巡撫提督軍門河東鹽政布政使李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現在民教仇殺。各處教民紛紛躲避。致將田地荒廢。當此得雨未久。甫能播種秋禾。甚非所宜。除業經示諭團民等不准滋擾外。爲此示諭爾等教民知悉。其已經出教者。自應各歸本業。由地方官切實保護。卽未經出教者。亦應趕緊仍歸鄉里。將所有田地物產。照常經理。由地方官隨時開導。准其悔悟自新。果能安分營生。不准匪徒

暨拳民等搶掠擅殺。如果有被人擾害之事。准其赴該管官稟報。卽行嚴拿。訊明懲辦。爾教民等。亦卽解散歸農。不得聚集多人。竄伏一隅。儲積軍械火藥。以致招疑起衅。爾等切勿固執成見。自取巨禍。致招後悔。切切特示。

欽命兼護山西巡撫提督軍門河東鹽政布政使李爲再行剴切曉諭事。照得生殺之權。出自朝廷。封疆大吏。尙且不敢擅專。乃近來各處。竟有匪徒假托義拳。百十成群。以教民相仇爲名。擅自殺人放火。搶人財物。殘害無辜。行同土匪。實爲神人所共憤。國法所不容。疊奉諭旨。飭禁拿究。若不從嚴懲辦。爲禍將無底止。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爾等當思繩人以法。卽不可自犯大法。愛己之命。卽不當害人之命。經此次申諭後。無論何項人等。如敢有殺人放火搶擄財物者。定卽通飭嚴拿。務獲究明。立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各懍遵。毋違特示。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廿五日

李富致命事

李富洗名若亞敬。年六十有三。山西太原府人。家設火藥店。已四十餘年。登奉保獎。賞給功牌。官身列行伍。光緒十一年。升授平定營守備。在任十四載。告退後在天主堂經理事務。將家業十分之一。合銀千餘兩。捐助善舉。庚子六月。教會遇艱。艾富二主教。俱及于難。李富仍在堂中靜守。六月十三日。中軍宋占魁帶兵前來。將堂中二十餘人。一併捆綁。宋云李老爺無用捆綁。李曰一齊捆。宋曰無繩。李乃出箱中繩授之。亦捆到縣署。後鎖押班房。旋有司道武汎千把等官。暨所交朋友。多至百數十人。來勸出教。李終不允。有哭勸者。亦不允。某曰不爲別的。你還有年幼子女。無人照管。暫出了教。家業能保萬全云云。李曰他們是我的兒女。該同我一樣致命。倘若他們出教。各隨其便。不算我的兒女了。你們不知我終身立意。爲天主致命。這是我願。朋友無用相勸。另談別事可也。衆友不忍。棄。往來相勸者三日。至十六日。毓賢生一惡計。誣指李富私藏火藥。與洋人謀叛。傳諭首縣白旭。加李刑具。白升堂提審。曰差中軍數次勸你出教。你竟不遵。你家中存有火藥。欲與洋人造反。今撫臺

有令着你帶刑下獄。李云很好。白願差役曰。拿輕木鈎與他帶。李曰。厚的亦可。白怒。果以重木鈎加之。飭卽下獄。毓賢以李富藏藥謀反奏聞。時正端王剛相秉政。遂奉諭。李富着就地正法。六月二十日。毓賢循例提訊。謂李曰。數次勸你出教。你不肯出教。還藏火藥同洋人造反。拉下去殺了。太原劊手混名鎖牛子伺候在院。聞撫臺命殺李富。因李爲其隣人。欲用快刀一擊而斷其頭。無使多苦。旁有營兵止之曰。這時候沒有你的事。兵乃上前亂砍十餘刀。李始氣絕。毓又發差往遼州。拿李富之同胞弟李昌。七月初七日到省。毓升堂問云。你與李富是親兄弟麼。答曰然。立命斬決。以二首示衆。數月而下。

毓賢片 再昨參革孟壽營守備李富。請旨正法奉

硃批着照所請。欽此。當卽於不動刑日期。綁赴市曹處決。以昭炯戒。該犯之胞叔李四兒。亦隨教多年。無惡不作。已爲拳民所殺。當飭員弁赴該犯家中。起出火藥七大甕。又四口袋半。火硝十三大盆。是其

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已有確據。又該犯之胞弟。遼州粟城營把總李昌。恃其叔姪兄弟皆隨洋教。串通一氣。欺壓善良。百姓恨之切齒。奴才已派妥員前往設法緝拿。相應請旨。將遼州粟城營把總李昌。卽行革職。俟拿獲訊明後。卽行正法。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晉撫岑奏請將前經正法之武弁。開復原官。銷除罪名片。

再已革山西平定營守備李富。已革山西遼州營把總李昌。係屬同胞兄弟。上年拳匪起事。仇殺教民。前撫臣毓賢復首爲提倡。以該員等入教有年。遂誣指爲私藏鎗藥。圖謀不軌。先後奏參正法。並將伊叔李四仔一並處決。情形頗爲慘酷。迭據天主教教士函請昭雪。經臣飭據洋務局司道查明。李富等雖係教民。然平日居官。聲名尙好。委無不法情事。上年慘遭刑戮。不無可憫。懇請分別開復。給予蔭卹等情。會同詳請具稟前來。臣查康熙四年江南新安衛官生楊光先。誣告欽天監監正湯若望等謀叛。

將牽連之欽天監歷科李祖白正法。旋於康熙八年經康親王傑書等查係冤抑。請將李祖白照原官恩卹。奉 旨依議。欽此。今李富等事同一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革山西平定營守備李富。已革山西遼州營把總李昌開復原官。並將李四仔罪名一體查銷。以安幽魂。而示公允。至可否按照李祖白等原案給予卹典之處。出自 聖裁。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韓原泰太原省城人。洗名雅各伯。年七十餘。以小販生理。拳匪亂時。身畔携聖水一瓶。用避拳術。某日抵井吸水。教外田三牛等見之。誣其下毒於井。控於陽曲縣。縣令故仇教者。加以重刑。勒令出教。韓堅執不從。誦經祈天主。官大怒。下令加拷。仍不出教。屢加重刑。心堅如初。垂兩月之久。手足因傷腫爛。鐵入肉內。身無完膚。蛆虫生滿而斃。臨死尙唱聖母七苦之經。

王德陽曲縣大碾溝人。寓居省城。年七十餘。洗名保祿。務農爲業。兩主教被殺之日。兵役在堂拿人。

保祿逕往堂中。聲稱念經去。守門兵憐其衰老。恐進堂被捉。不許進。保祿曰。我要念經去。爲何不許我進堂。兵見其固執。任其入堂。果被兵役拿獲。押解縣署。官再三逼令出教。王不從。官乃發入班房。與王小和等同受多苦。卒死班中。

王小和潞安府人。洗名奧斯定。年五十餘。在省堂中供磨麵之役。已二十餘載。被拘於陽曲縣班房。官再四刑逼。小和堅不出教。官怒。然無罪可擬。因任胥役殘害。歷三月之久。直至傷痕潰爛。餓死班中。

趙丕昌太原府上關人。年三十三歲。洗名多默。業農。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設壇傳技。多默知爲邪術。以聖水洒之。旁人誣以爲毒水。控於陽曲縣。官卽發差捉趙。連夜拘去。酷刑拷打。逼令出教。趙不從。勇毅異常。并願致命。十日間。屢受笞責。渾身傷爛。然堅決依然。官盛怒。斬於六月十六日。

劉連生陽曲縣上北關人。洗名保祿。年四十六歲。以小販生涯。平日嗜酒。微有烟癮。迨教會遭難。頗

顯熱心。六月初。路過土門街井畔。教外人誣以投毒井中。執送於官。被押班中。受苦萬狀。官再三刑逼。劉以不能忍。言投藥於井。刑既止。仍言未投藥。同班教友代求天主。賜其有勇。後與韓原泰疊受多刑。痛極而死。卒未背教。

郭光生陽曲縣石城村人。洗名保祿。業農。遭難時。因畏拳民邪術。帶聖水到店。爲同夥所見。誣以毒水害人。搜其身畔。得洋信一通。誣以與洋人同謀不法。隨卽送縣。加以鐐銬。頸繫鐵鏈。吊高毒打。小板打七百有餘。直至皮爛肉飛。疼痛不可言狀。又絕其飲食。迫令背教。不從。官命打其傷處。光生毅然受之。虔禱不輟。刑役惡其跪地誦經。踢其傷處。罵曰。你到這個地步。口裡還糊喃甚麼。後又繫於尿桶上。不獲伸屈。獄卒等故肆其恨。撒尿於光生頭面。光一味忍耐。從未出背教之言。在監二月餘。虫嚙腹餓而死。享年五十六歲。差役棄其屍於城外。

鄭賈氏各肋大。幼入保赤院。於歸堂中廚工鄭全禮。全禮於三月中病故。六月難作。氏深望致命。未

得此恩。十八日率一子二女前往洞兒溝。路遇拳匪勒令背教。不從。匪拉之下車。砍死道旁。子女得親人收養。未死。

胡王氏瑪利亞。庚子六月。偕其夫與子女。靜候致命。十九日往淖馬村親串家。七月中旬往楊家堡母家。會拳匪來村。氏以不肯背教。爲匪燒死。

楊家堡在省城南十里。民教雜處。信人一百八十餘。內有李王二姓。族大財多。爲一村冠。恐拳匪來劫。以銀物寄教外家。不料旁人見而貪之。七月十二日串通拳匪千餘人。以王慶福劉大合江更全爲首。將全村圍繞。一聲號召。洶湧入村。見人便殺。有死於田中者。有死於道旁者。有藏身麥堆中。被匪縱火燒死者。匪又以門窗板凳。累積成堆。加以麥草。以教友推入其中。活燒致死。或身受重傷。將死未死。而推入火中者。有開肚挖心者。殘虐萬狀。慘不忍言。王順和之子。生未三月。匪破其腹而取其心。酷虐無人理。有避居堂中者。誦經祈禱。匪自門外燃火燒之。迨事後翻閱。有全燬者。有留若干

骨者。有半身尙存者。共計此村死七八十人。

省城東十里爲淖馬村。庚子六月。村中教友聞主教司鐸被害。懼甚。各藏山窰中。鄰村土匪。日來騷擾。七月二十一日。爲聖母升天禮日。教友誦經後。各回洞中。小孩數口。在外玩耍。拳匪到村。見小孩立即砍死。又殺老婦二人。計此村教友死於難者八人。

風聲河地方。有教友一百餘。其教堂私宅。悉遭燬掠。匪徒段某撕堂中聖像。投擲於地。并洒尿其上。閱數日其人即死。

陽曲縣西洛陰村。民教一百餘家。庚子六月。鄉保社首勸教友改教。舉皆不從。村中平民有習拳者。有供食于拳匪者。教友則會聚堂中。誦經祈禱。作九日敬禮。求聖彌額爾保護。至七月十九日早。教友各在家中。本村拳匪勾引外村匪徒。約七百人。各持鎗刀突來堂前。喊殺放鎗。教友聞之奔往他處。堂院中有二人將大門緊閉。後別有三人。踰牆而入。共五人。二人登屋放鳥鎗。二人搬磚瓦擲擊。

一人在下守門。拳匪將院門刀劈石擊。門樞已毀。幸未倒下。屋上之人舉鎗急燃。斃一二人。傷二十人左右。持棍之匪始退。然心猶未灰。時至午刻。一人頭頂乾草。率匪上前。教民見之。遙發一鎗。削頂草者之鼻。乃拔足奔逃。餘匪隨之。是夜又來一匪。置梯上房。亦被教民打落。此後不敢來攻。有王姓夫婦。年皆七十矣。男名德大。洗名瑪弟亞。數日後有人獲德大屍於枯井中。不知如何落下。其妻瑪利亞。有事到街。被匪鎗擊。死於門首。屍爲狗所食。數日後。始將殘骸埋葬。七月二十二日。把總白生室前來議和。教民斯安。

箕子山窰子上河上嘴紅溝子等十餘村。六月間風聲甚緊。信人匿跡洞窰。大都染病。幸洛陰未破。別村亦得保全。

牛頭溝有教民邢昌俊。邢昌愛。兄弟二家。共八口。六月初十日。教友董正興。亦牛頭溝人。前去報信。言拳匪明日必來。請汝等速避。昌俊領其妻若子。避于山岫旱渠。惟留長子保祿在家。昌愛乃鰥夫。

年三十左右。未逃出。十一日高庄拳匪三十餘人。率土棍百餘人果至。將昌俊昌愛二家搶劫一空。房屋則付之一炬。保祿早已逸去。昌愛匿於教外隣家。懼其被累而出。拳匪見之。立即刀砍槍刺。重傷十處。鼻亦將落。腦後頸項。更受重傷。人謂其必死。不謂十二日昌俊僱人擡至後山聖母堂。賴聖母保護。幸得生全。

梁泉道教難

徐溝清源鄉梁泉道地方。有教友六百餘。六月初。風聲甚惡。以致隣里通財者。齊來索逋。有錢則還錢。無錢則盡出家中所有。一律歸之。既而各出避難。嗣以徧地皆匪。不能行走。決計重回本宅。晝夜守堂。整備拒敵。七月十三十四兩日。徐邑黑城村教友。被拳匪土痞圍困血戰。十五夜八下鐘。梁泉道教友。選壯丁三十餘。各持軍器馳往救之。援出男女老幼二十餘。同回泉道。十六日天未明。教友有事入市。拳匪益形猖獗。將韓保祿韓瑪寶二人拿拘。押至廟中。勒令改教。二人堅拒不從。拳匪百

般酷害。直至身受多傷。次日被押至北門外。授首致命。保祿年三十八。瑪竇年三十七。皆清源鄉人。業圃。二人常入市賣菜。平日誠心守教。鄰里無間言。其屍不知所往。十七日午刻。羣匪來攻。當前陣者一千餘。踵後者數千人。喊殺之聲。上達雲霄。行既近。教友開鎗。正中匪目。從馬上墮下。餘匪卽退。教友搶得一馬。及火藥鐵子鐵錠。各數十斤。少選。拳匪分三股圍攻。教友亦分三股禦之。又獲勝。午後四下鐘。拳匪土棍。更奮勇前來。教友放鎗拒之。斃匪一名。羣匪又退。教友搶獲大礮五尊。二十一日十下鐘。教友生擒一匪。殺之。嗣又得大礮一尊。由是教友之胆。日益壯。二十二日。匪又三次來攻。皆教友勝。八月初一日。本地匪與太原榆次太谷之匪。又來攻。匪又敗。死者甚衆。教友得擡鎗三。旗矛靴鞋。莫計其數。初三匪又來攻。教友斃匪數人。教友無一傷者。初四日。教友出隊。擒殺匪首牛根祿。自是衆匪分散。教友得安枕。初十日。徐溝縣令密昌墀來堂安慰。教友更獲平安。十五日。委員澤宣來村。將堂門封鎖而去。不知何意。四方教友。聞風而來者數百人。後稍稍歸家。人僉謂梁泉道教

民之勝。非人力。實上主顯靈。

韓安多尼清源鄉人。從小安分。種園度日。後改業屠豬。庚子七月七日。往太原縣城角料理賬務。匪執之。知係教友。立以石塊壓死。年四十。屍骨無存。

孫保祿西清源鄉人。以種園爲生計。七月間。與他教友。往文水縣新立村。援該處教友于難。爲匪徒亂鎗擊死。年四十有一。

閻天德清源鄉南營村人。自幼不務正業。不守教規。似外教然。庚子六月間。不知緣何出外。匪遇之。置之死地。年已七十。其死狀不得而知。

拳匪圍殺徐溝黑城村教友三十五人。鄰村教友聞之。連夜往救。不致全亡。堂屋被焚。財物搶劫一空。事後教友據村中大廟。暫爲棲身之所。

太原省垣之南四十里。有教民三千餘。散居十餘村。頗熱心。大抵業農。士商無幾。拳匪亂時。皆竊死。

不肯教。故官民惡之。六月二十二日。署太原縣賀令。發兵四十名。偕土棍拳匪五六千。攜鎗礮大刀。將三賢村圍住。任意吼嚇。隨處搶掠。教民驚懼。齊集堂中。設計抵敵。殺斃官兵一名。重傷一名。時有拳匪數百人。歷三晝夜之久。與教民交綏。因教民藥彈告罄。無力再支。又乏飲食。命在呼吸。出錢二緡。僅購得水一担。匪首聞之。嚴禁外人售水。二十四日。本村富戶濟匪刀鎗藥彈。匪拆堂之後垣。積柴種火。派人固守堂門。每出一人。緊縛其手足。仰面朝天。用小刀開腹挖心。抽出五臟。然後割首級。卒將屍骸堆積。架火燒之。計是日致命者一百五十二人。七月十五日。王郭村被圍。教民抵禦數日。拳匪死者甚衆。卒殺教友一百一十二人。棗園頭教友。見匪勢日盛。藏匿山中。同村平民告之拳匪。匪立往搜出。勒令背教。不從。遂任意殘殺。刑戮之酷。難以筆舌宣傳。教友皆視死如歸。共亡三十七人。十八日古城營教民。被村匪拳匪。共數千人。合圍數日。迨別處教友往救。已殺大半。得救者。惟數人而已。共計古城營教友。死一百三十八人。已上各村之人。有死於鎗刀者。有死於火中者。屍皆焚

燬骸骨成灰。房屋亦付祝融。此外尙有邵村四人。南格二人。田村四人。辛村十三人。柳林莊三人。大佛寺六人。皆亂時致命。絕無怨言。按太原縣所屬。除洞兒溝大堂修院教友房屋及姚村小堂未毀外。餘皆一炬成灰。可憐焦土。

榆次縣拳匪。起於城南十里之王村。庚子五月二十一日。村中數人習拳。至二十七八日。城內亦有十餘人習拳。延至六月初一日。效尤者已有百人。初二日匪焰甚熾。鳴鑼喧嚷。揚言殺洋人。殺教民。初三有稱二師兄者。自什帖鎮來城。教人拳術。本城某錢莊。有一教友。匪向錢莊索人。莊夥云。本莊原有教中一人。前三日已他往。汝等可入內收索。若有。任汝等處治。如無。汝等應受何罰。匪聞言不敢入。教友乃速遁。初五日。近城各村拳匪。齊至縣署。強索錢餉。官曰。汝等有何本事。匪曰。什麼都有。官曰。先把春秋刀。耍一下鐘。匪不敢試。官將頭目。枷號三月。責一千板。餘匪皆出城而去。初六以後。愈聚愈多。城西南之范家堡。正西八里之郭家堡。及韓村。小趙村。荳腐莊等。教民被害者。共七百餘。

人燒房搶物。難以悉數。彼數村教民共一千餘。遠逃保命者。僅二百餘人。本城李把總助匪爲虐。命各家各舖。門首懸掛紅燈。有男女二人。自西門出。身帶小米二升。煙袋一個。匪立殺之。別有一教友被拿。匪逼其出教。不從。匪以火藥納其耳。問曰肯出教否。答曰否。匪燃火於藥轟之。未死。旋以爆竹一緡。捆於髮辮。問肯出教否。答如前。乃燃火於爆竹。傷之甚重。閱數刻鐘而死。初十日。北門有教友被殺。十二日東門外二人被殺。匪令各家挂一鞭子。各人手持皮鞭。門上貼一紙。上書天下同是一髮。另有三字如下。出門生。不知何意。又令人備紅布帶與紙符。攜取在身。謂可免災。又令各家製紅布袋。內藏甘草石灰黑荳。釘於門上。直至七月十五日。匪勢始散。十月間。省中大吏。派員拿義和拳。什帖鎮大二師兄被擒送縣。縣令猶給飯錢。謂匪曰。你們見新撫臺時。莫說義和拳要殺洋人教民。是毓大人教我們殺的。後二匪皆正法。

汾陽縣於五月底。始有拳匪。蔓延各村。愈聚愈衆。向富戶索米。稍不遂意。輒指爲奉教。遇教友更百

般欺凌。肆無忌憚。有某姓教友。設肆於汾陽府東關長巷營。其房屋二椽。被匪焚去。六月十六日。教外任某。汾陽小相村人。在天津行商。近日避亂回家。述津匪肇禍。觸目傷心。數萬人身家性命。皆不能保。故不許子姪到場練術。村中匪目二人。聲言自任歸來。神不附我體。因欲與任爲難。卒以任姓族大人稠。防範嚴密。匪目不敢輕動。汾陽縣知縣沈士林治理有方。全境三百三十八村。諭各村長具不附拳團之結。村人陽奉陰違。仍有私練拳藝者。六月二十四日。午後四下鐘。城東十二里朱家村。忽傳有人投毒於井。村中習拳之三人。攜刀至井畔。果見一人坐井上。蓋行人之疲而憩息者也。三人立殺之。鄉約報官。次日午後沈令到場驗屍。將三人獲住。訊悉村中有母女二人。習紅燈照法。沈令飭拿母女二人。置之轎前。由差役簇擁而走。母女猶手攜摺扇。口中喃喃不止。觀者如堵。比至縣衙。大令升堂。喝責籐條四百。負枷遊四門。女已出字。官令乃婿當堂娶去。到家管束。沈募勇四百。諭武生呂振三管帶。分駐要隘。以防他患。并多方保護教士。一時衆口紛譁。有言令爲洋人賄通者。

有言令奉教者。府尊張太守知之。絕不顧問。至七月初。毓撤張任。以徐繼儒代之。時有某匪被囚。其父控沈令誤斷。謂伊子非殺人正兇。徐繼儒准之。片傳沈令。令至。則云不著華服。顯係藐視本府。沈令急回本署穿蟒袍而來。徐出見云。有人控你霸禁良民。你自己酌量辦理去罷。沈令不得已。將三匪釋放。徐又於七月初九日。接毓賢密札。令殺洋人。乃諭呂振三以護送耶穌教教士回國爲名。陰使勇丁扮裝拳匪。於途中劫殺之。閏八月初十日

皇太后鑾輿過平遙。有人叅莊王端王毓賢等九人。是日毓賢撤任。錫中丞良接任。歷奉 嚴旨。禁止習拳。如敢故違。就地正法。至臘月二十左右。有拿問徐繼儒呂振三之 密諭。清徭局李紳知之。暗促振三攜妾遠遁。徐繼儒亦踪影全無。不知所往。

平定州境內距城七十里。河底鎮左近。有靳姓兄弟二家。進教僅五六年。六月十一日。州官吳匡。發拳民若干。到村亂殺。四小孩登時殞命。一瑪利亞七歲。一路濟亞三歲。一若望九歲。一瑪利亞四歲。

外有教友十二人。身受重傷。被拿到官。押於穢牢。至十二月十五日始釋。

五臺縣十家涯村。七月二十一日午時。教友聞拳匪至。入堂誦經。頃刻拳匪數百人。擁入堂中。亂殺男女老幼二十六口。付房屋於一炬。

孝義縣枯桑塢村。教民十餘家。匪殺其男子小兒。將婦女賣出。又三河口村。匪活埋一教民。此縣共亡三十八九人。

山西近黃河一帶。永寧臨縣寧鄉境內。同治年始有教友。至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奉教者甚多。雖未建大堂。然公所小堂。不下數十區。六月底羣惡附和。酷虐萬分。縱火殺人。毫無忌憚。諸新友信心不固。胆爲之裂。大都藏身山洞。匪掠其物。燒其居。復欲害其命。入山搜出。先令背教。後仍殺之。身靈兩失。最堪痛惜。亦有堅不背教。甘心受死者。然罕。寧鄉縣境自六月底至十一月中。教民亡四百二十人。永寧州亡一百數十人。臨縣惟亡五人。

大同府距省城八百里。頗近長城。三月中劉純睿司鐸。奉主教命回省。楊司鐸前往代之。一則照料教友。一則乘便省親。突於五月間。拳匪仇教。殺人燒堂之謠。日甚一日。是月初。匪人縱火堂門。幸卽知覺。滅之。司事報官。官尙來堂勘驗。不久。毓撫下札。不許保護教民教堂。一任拳民焚掠。遂於五月二十五日。匪毀堂上鐘樓。六月十七日。燒新舊二堂。及教民房六座。自是各處殺人搶物。殆無虛日。共計致命者。除楊司鐸外。教友五百餘。有十餘人。因畏死。到廟燒香背教。出廟甫行數步。被匪殺死。教民蔣六子。引拳匪殺教友多人。匪問尙有教民否。應曰沒有了。匪命跪地。揮刀斬之。

朔州各處。死者無幾。大小教堂。均遭火劫。

孔神父憲文。祁縣九汲村人。洗名保祿。年三十有六。光緒十八年陞司鐸。傳教於籌鄉縣。二十六年六月下旬。聞主教等被害。偕王神父出逃陝西。途中遇劫。盡失所携。前行無川資。回匿永籌州杓子莊外教家。爲外教柴某看破。率馬家溝馬某弟兄。與村匪數十人。將神父打死。其胞弟憲章。亦死于

難。

申神父保祿。潞城縣人。先後十餘年。管理太原徐溝榆次太谷等處教務。熱心出衆。人盡敬之。其教友大半致命。難時。神父不肯離信人。以便行教禮。某日拳匪圍太谷東范村。神父亦在圍中。與教友藏身地窖。匪徒知之。將洞口把住。燒乾柴辣椒硫磺等熏之。神父與數十教友。咸死洞中。辛丑年三月。教友啟洞。見神父顏色如生。身穿小白衣。頸佩紫色領帶。手持經本。隨即備棺盛殮。葬於洞兒溝公墓。

張神父若瑟。陽曲土嶺人。年近花甲。自陞司鐸。傳教於朔忻二州。已二十餘年。勸化千餘人。其甘貧聽命。謙己忍苦。當首屈一指。庚子年亂耗風傳。猶來往各處。勸化教友不遺餘力。匪將東窰村圍住。索銀兩。許解圍。無如銀兩無多。不能滿匪慾。神父見勢不佳。趁機逃出。衆匪追之。用石擊死。剖其腹。挖其心。將屍骸焚滅。事平後。僅得碎骨數枝。葬之省城北教士之墓。

王神父安德肋。潞城縣高家莊人。自幼入修院。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陞司鐸。二十六年三月奉命往汾陽傳教。未幾謠言即起。知彼處不能久留。欲回省城。不料匪已攔路。旋接孔神父札。請至永鞏州柳林鎮幫辦教事。遂往。六月十四日。接主教信。言省城中現今稍安。孔王二司鐸。心爲一寬。不料二十日後。聞主教等俱已遇害。乃逃往陝西。行未遠。被搶一空。不得已復回山西。二人同躲數日。後爲拳匪衝散。王神父被拿。扯遊多村。偁令背教。不從。卒將上衣脫盡。匪曰你不肯背教。當死。神父曰死即死耳。問曰願死何處。曰願死柳林堂中。於是衆匪將王神父拉至柳林。一教外人見之。心爲不忍。暗授錢一千。曰你可背教而逃。神父曰吾祖上七八世奉教。我背麼。寧死不從。匪乃砍死堂中。年三十歲。

楊神父雅各伯。大同人。年四十。自幼讀書。十七歲棄家修道。二十七歲陞司鐸。初傳教於忻朔二州。後調回大同。時值大旱。率教友日赴聖母堂行禱。大同境內果得雨澤。庚子五月。匪徒拆教堂。教友

稟報知府。府尊來堂。反出言罵神父。神父不答一言。後至口外辦理教事。三日後返。路遇匪徒。將從者驅散。神父一人。步行回大同。爲衆友行聖事。後匪又來。種火燒堂。司鐸逃出。被匪拘執。拉至廟中。綁於柱。百般毆打。迫令背教。神父宣講教道。勸人入教。匪怒。將神父截爲三段。

趙司鐸伯多祿。號子讓。年已六十有奇。與其姪某。及教友趙四和。逃至陝西米脂縣。途遇官兵。將其行李銀錢盡奪之。不得已。仍回山西。三人狀如乞丐。僅攜一籃一砂鍋一小袋。袋內藏莜麥少許。道經楊家坪。登教民之門。訪問匪情。後至周家溝。一婦見之。謂村人曰。彼三人是洋鬼子。畫十字于地。欲嫁禍於我。實屬不祥。當在十字處。挖下三尺。如得綠荳一粒。可除不祥。村匪依其言行之。一無所得。於是匪追捕三人。適在某家蒸莜麵。追者不敢下手。有一無類。闖入室中。將三人細縛。衆匪肆意亂打。幾瀕於危。欲殺之。周家溝人不許。匪將三人手足大指。連以索穿於杠。擡至楊家坪。以大石壓之。趙司鐸呼曰。史神父在天。作我主保。時正大熱。三人渴不可當。向匪索水。匪舉鎗刺司鐸腹。鮮血

傾流。匪曰你喝血罷。司鐸半夜氣絕。餘二人尙活。祈匪釋放。匪又吊打不止。他匪將楊家坪教民王福寧。年三十餘。及其胞弟一。並行捆吊。其母叩頭求放。匪舉槍刺福寧之腿。并將趙司鐸及其姪與趙四和當腰剝三段。積薪燒之。光緒二十九年尋得碎骨。葬以盛禮。碣石誌之。福寧兄弟幸免。

史司鐸致命

史司鐸聖名伯多祿。年二十九。山西絳縣人。傳教臨縣。拳匪搜之急。司鐸與司事侯四子。年三十餘。張志彥年四十餘。及寡婦岳任氏瑪利亞。年五十左右。係代洗小兒者。由橫溝逃出。至黃河磧渡口。欲往陝西吳堡。被人盤詰識破。故船夫不肯渡。索錢甚鉅。史懼。因匪追勢更急。許之。既渡。給錢不少。船夫垂涎。索詐不已。史恩忙西行。遇教友李泰昌之長子於田。忻然隨之。抵其家。俱係窰穴。時在午前十句鐘。欲稍充飢再行。李家乃好教友。見神父至。喜甚。備辦飯餐。異常忙碌。詎船夫欲壑未盈。邀匪二十餘人追至。始則索錢。欲盡得所有而甘心。繼則肆刀迫罵。一匪念咒。提刀起舞。船夫懼。出

而奔。匪將神父及二司事閉於窰中。以柴塞門。神父知不能免。跪地祈禱。獻已神形于天主。時李姓閻家與岳任氏匿鄰近窰內。爲匪瞥見。搜出之。岳任氏向匪曰。吾老矣。請留我。匪厲聲曰。不管你老不老。立即自後以刀擊之。一匪舉鋤當頭打下。氏卽昏暈倒地。其他婦孺未受害。匪慮神父有快鎗。未敢輕動。集衆商議。僉曰。火之可也。遂將門窗傢伙堆起門首。付之一炬。神父並二司事。爲烟氣悶死。復將岳任氏拽回。擲之火內焚之。時在庚子六月二十八日午後五句鐘也。次早。李泰昌之長子潛回觀探。猶見神父合掌端跪小祭臺前。髮膚無傷。惟成黑人耳。因懼匪。復逃出。越三日匪又來。將神父屍砍成數段。與二司事屍。一併舉火燬之。颺灰而去。後經官差尋得遺骸數節。就地厝之。事平後。遷移太原府葬以盛禮。

官諭照錄

欽命山西巡撫部院兼提督軍門節制各鎮太原城守尉兼理鹽政毓

爲

通飭遵辦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云云。將此諭通知之。欽此。查晉省各屬均有教堂。大半有洋人傳教。今既奉 諭旨。飭將洋教士驅遣回國。亟應欽遵辦理。應由各地地方官查明境內教堂幾處。洋人幾名。卽按名驅遣回國。毋許逗遛生事。倘不遵飭。留住不去。設被義和團民殺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至從教民人。皆係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自願誠心出教。卽予自新。決不究其既往。倘仍聽洋人勾結。聚衆滋事。卽屬甘心異類。應卽立正典刑。斷難寬貸。爲禍爲福。爾教民其自擇之。勿謂言之不預也。除分行外。合亟札知。札到該縣。卽便欽遵。諭旨內事理。安速辦理。並出示曉諭。俾衆周知。仍驅遣洋人名數。出境日期。暨現辦教民情形。稟報查考。切切毋違。特札。

山西南境教難

南境潞安府等處。一千八百九十年始設主教一員。全境教友九千六百餘。新守規者二千四百餘。西教士二十一。華教士三。大小修院各一。院生共二十。男女小學堂二十一。男生七百七十。女生三百六十。

潞郡教難

南境潞澤平蒲絳隰沁霍解。四府六州。數年來。教化廣行。奉教者日衆。總堂在潞安府城內。本城教友二百餘。光緒甲午。造大堂與住屋。庚子夏告竣。是年四月。毓賢撫晉。謠言忽起。至五月終。揭帖遍張。六月則謠詠愈熾。各處念咒練拳。靡然一轍。賀主教照會協鎮耆慶。卽派哨弁宋變帶兵五十名。來堂駐守。二三日間。尙獲平安。初八日。聞省垣拳匪大亂。耶穌堂已毀。天主堂亦有兵丁圍守。初九日。與教友教堂相好之人。皆來密告。文武各衙門。奉有毓賢札文。命殺洋人。滅西教。以故暫避爲

愈。賀主教與德司鐸等。本決意不離潞堂。預備致命。嗣因教友等再四哀懇。主教勉從衆意。當夜將緊要物件。寄於教友家。黎明時。偕翟修士。卽現任翟主教守仁之胞兄。逃至壺關縣安口村。彼處係深山。有聖母七苦堂。教友三百餘。洋司鐸葛其覃恒駐於此。德潘二司鐸逃往潞城縣羗城村。彼處有學堂一。大堂一。教友二百餘。村中外教頗稠。非安妥之地。故次日與翟司鐸。逃往馬廠村。距羗城十五里。距府城三十里。村中教友約一千人。華司鐸高尚志。暫匿郡城東門外桃園村。村中教友一百餘。主教去後。派教友守潞堂。十一日午刻。城內西街得回回。率領匪徒數百人。蜂入堂中。肆行抄搶。門窗玻璃。搥毀無遺。其餘傢具書籍。及細軟各物。除火焚外。大半搶去。城外附近村莊。如紙坊村。柳林莊等。十數村之教友。大半遭掠。首縣劉笠甫頒諭。有洋教肆虐。慢神虐民等語。故各村鳴鑼相約。凡教友投來避難。不准收留。於是教友無容身地。苦難言喻。幸回家後。首縣劉令。派差四出拘拿搶徒十餘人。或杖責。或枷號。並傳諭村社。還所搶教民之物。并准教友往領倉穀。以濟眉急。從此長

治一邑。雖教友未敢公然行走。而教外人不能明加踏害矣。賀主教到安口後。本欲在此匿跡。俟大難弭平。復歸本堂。旋悉太原主教司鐸及堂中上下人。業於六月十三日致命。想在晉萬難保全。遂帶十餘人。赴彰德府林縣司主教堂中。甫行數十里。被卡兵多方盤查。幸未遇難。後抵楊家池村。條有痞棍數人。圍繞索財。不與則不許行過。主教無奈。許給大錢二十千。始放行。行未遠。痞棍又來。將主教坐騎。及背行李之騾。一併劫去。主教乃徒步過行。未數里。司主教已遣人騾來迎。抵田家井村。與司主教等勾留數月。七月中。潞安府許涵度。調升太原府。太義鎮同知孚仁。護理府篆。卽逞其嫉教之心。將戕教告示。貼於十字義井。其詞曰。七月初五日。蒙巡撫部院毓札開案奉

上諭。現在中外既已開畔。各國教士。應卽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等因。亟應欽遵辦理。查近來各省義和團民。大刀會勇。均以義憤殺戮洋教爲事。現在練者甚衆。皆欲馳赴各處。連教民一律殺戮。方得甘心。大有神助之勢。經本部院禁阻。尙未前往。所有各州縣傳教洋人。應卽刻日驅逐回國。不得

停留境內。倘或逗留不去。以後被義和團民殺戮者。卽係咎由自取。後悔奚追。其從教者。本係中國人。民。但能悔悟。卽予自新。決不究其既往。如仍執迷不悟。胆敢勾通洋人。負隅抗拒。及滋事等弊。必殺無赦。爲禍爲福。爾教民自擇之云云。

城中教友急往桃園稟報高司鐸。高卽遣人傳報附近教友。從速潛逃。以保性命。故紙坊蒲箔津梁寺村教友。當夜逃往潞邑馬廠新莊等處。次日城鄉土棍。將教民房屋焚搶兼施。飽其欲壑。二十一夜。郡城大堂住宅修院等一併被火。後城中教民家同遭焚掠。教民男婦老幼無食無居。悽慘萬狀。有女教友被人將首飾外衣剝去。群往縣署泣懇縣尊施救。官曰出教則保護。不出教則任人欺侮。吾不管。答曰。吾們不能出教。祇求老爺將吾們殺了亦好。官曰。吾亦不殺你們。却亦不保護你們。隨你們是了。有李姓教友。家居狹巷中。出死力抵抗。未被掠。教友麇集其家。藉延殘喘。協鎮耆慶令前日保護教堂之宋鑾帶兵搜捉教民。教友武際昌係武生。開鎗自衛。未知果否傷人。宋帶練勇二十。

擁至其家。將際昌捆綁。送至協署。嚴問爾是馬廠教民造反之頭目否。再四比訊。卒無確據。後拉至街市。卽行斬首。此七月二十三日之事。斬後捏稟毓撫。謂該武生確係馬廠造反頭目。現已緝獲正法。人見際昌臨刑。口中喃喃不絕。大約念經禱天主。其屍遺于郊。爲犬狼所食。首縣劉令明知際昌無辜被冤。有挽救之意。協臺不可。云該教民係武生不干文員事。劉令乃不敢與。協臺率兵執潞城教民。下之縣獄。至議和後始釋。

柳林庄教友王喜則等致命

潞安府長治縣西南三十里。柳林庄有王姓教民三家。同治七年入教。長門王志成。於光緒二十四年逝世。遺子五女一。妻常氏蘇撒納守寡。長子喜則。洗名方濟各。娶妻宋氏斐洛默納。生二子。洗名皆若瑟。一五齡。一僅二齡。志成次子斐理伯。卽今王全椒神父也。二門王德成。妻趙氏瑪利亞。長子天保。娶妻崔氏。生一女瑪利亞甫數月。次子安保。瑪弟亞。胎生聾啞。三門王守成若望。妻李氏生三

女一子。名安喜。洗名瑪豆。是年六月十一日亂作。三家將糧食衣物。寄出而逃。親友俱不收納。不得已。回家。時村人習拳者接踵。親隣屢勸反教。皆不允。七月中旬。拳勢益熾。無人敢護。閤家閉戶祈禱。以備致命。七月二十四日晚。村匪勾串外匪。前來攻剿。日將落。鎗聲隆隆。房屋五間已被火。匪又圍住。教民無藏身地。乃梯牆避往隣院。比隣人覺察。召匪來殺。教民見勢危急。朗聲誦禱。獻身靈於天主。王方濟各挺身出。衆匪追擊村外。斃於亂刀亂棒下。年二十有八。王安保亦隨出。匪推之井中而死。其餘教民。由隣人壞牆拖出。散走田禾間。有逃至柳林鎮者。有逃至馬廠者。王宋氏抱二子慌走。不覺失次子。被人拾去。不日而亡。又領夫弟滿喜斐理伯七齡。夫妹玉姐羅撒十二齡。叔伯弟安喜瑪豆十一齡。行走時萬分狼狽。二十五日天明。始至柳林教民處求納。教民見匪隨後探視。未敢收留。懼株連也。宋氏仍回本村。到則家徒四壁矣。在院稍息。被匪逐出。徘徊村中。有外教善良輩。咸來苦勸曰。只出背教一語。性命即可保全。氏曰。我夫已致命升天。我欲隨之。有人強王安喜詣廟焚香。

以保性命。氏曰安喜。爾要爾靈魂耶。拉之不准去。延至二十六夜。氏在自己門前三間草房內。席地而歇。突來匪徒二十餘人。將氏等五人。拖至瑪弟亞所墮之井前。禡衣毆辱。氏右膊被截。淒慘不可言狀。後推落井中。弟妹喊曰。嫂乎。吾輩被推井中矣。氏曰。勿懼。天主不遠矣。匪聞井中有聲。以亂石拋下。立時斃命。宋氏年二十六歲。王天保之小女瑪利亞。隨母逃至柳林鎮。受驚而死。辛丑年四月中旬。將井中六屍撈出。與王喜則之屍。經官檢驗。九月下浣。盛禮葬之。

柳林庄西一里許。柳林鎮有教民十餘家。六月初。村匪見他處人搶劫教民財產。亦向本村教民勒索。教民每夜出資。雇人保護。突於十二日。土匪百餘人。掠盡教友財物。男教友奔避山中。婦孺隱教外家。十三日首縣劉令。赴西苗村驗教友鎗斃之匪。派兵來村彈壓。始稍安靜。六月杪他處拳匪來村。及至教民門首。忽哄然而散。七月初十日。教民具稟縣署。蒙放倉穀數石。聊延殘喘。七月十八夜。孚二府出捕教告示。于是匪徒復來。遙見教友甚多。未敢輕犯。其實教中男子僅十餘人。柳林鎮東

有西苗村。距府城三十里。教民二十餘家。六月中避難出逃。歸家後。共聚一處。誦臨終經。預備致命。某教友謂須將聖物先燒。免匪人褻瀆。詎燒後。毫無損傷。人盡奇之。十二日衆匪來圍院宇。因門在狹巷。不易入。一南庄人扒升房頂。教友放一鎗。其人墜地。他匪卽散。不數日匪又來圍。爲大雨衝散。劉令出保教告示。派馬隊來村彈壓。十三日劉令帶刑仵到村驗屍。謂教友云。爲自護拒匪。無甚緊要。卽鎗斃數人。亦無甚關係。無論出教與否。皆係朝廷子民。是晚劉宿經方村。聞拳匪又擾。復派練勇彈壓。匪卽散去。後拳民屢次來侵。均無大害。七月中。孚二府出招教告示。故長子酒村逃來教友一百餘。無不測之禍。

那城東南二十里賈村。有李姓教友兩家。男婦共七口。六月十一日。本村年少棍徒。自稱英雄會者。糾領多人。入李教友家。將糧食財物一併搶去。縣令劉明府出保教告示。并發差拿棍徒十一名。按罪枷責以儆效尤。然謠傳日熾。教友心戰胆裂。隣人來勸出教。教友信道如故。七月廿一午刻。拳匪

多人擁入李家。逼令出教。將李天保之妻靳氏羅撒。李趙氏路多味加。李永盛方濟各。及三歲之保赤會嬰女羅撒等五人。一併捆拿。拉至村東舊煤窰井。一路同聲誦經求主施勇。及至窰邊。匪又逼背教。教友齊聲應曰。不背天主。同願致命。匪將五人推入窰中。未卽死。猶高聲誦禱。旣而匪移土壓之。遂死。明年正月。每至日落後。煤窰處顯白光一道。高約一丈。其初。人皆疑之。後見者愈衆。教友李永信及他教友亦曾目覩。是年六月。劉明府飭將五屍撈起。盛禮殯葬。其光不復見。李東喜因庚子夏天旱。詣襄邑趙家嶺堂中求雨。歸後信心益固。守規敬主。倍切虔誠。不數日。邀致命之榮。

潞城縣嶺北教難

南境教民以潞城爲最衆。分嶺南北兩處。嶺北馬廠村。傍潞襄大道。在城西二十里。有耶穌聖心大堂一座。高八丈。長十五丈。廣六丈。教民九百餘。西爲高家庄。相距二里。有聖若瑟堂一座。教友五百餘。西北有安陽村相距五里。教友二百餘。有聖安多尼堂一座。以上三村。儼然鼎立。平時有司鐸住

其間馬廠東北約離五里。有教民百餘人。悉係新友。歸馬廠司鐸管理。馬廠人強悍。喜習武。獵者頗多。村中有閻姓富戶。庚子三月二十四夜。突有強盜若干。明火執杖。破門而入。閻仁貴燃鎗擊之。斃盜二人。傷八九人。未數日。李姓被搶。亦卽擊退。斃盜一名。從此威名大震。莫敢輕犯。五月下旬。謠言四起。匿名揭帖。處處皆有。六月初九。有馬兵至。禁當舖收質教友之物。是日土匪數十人前來。旋即退去。初十午後。教友二十餘人。持鎗往嶺南羌城村。護翟德許潘四司鐸來馬廠。沿路發鎗隆隆。無人敢截阻。當時教友皆想刀匪如長毛入境。一過卽過。故出外暫逃者不少。詎知親友不留。容身無地。所携細軟。大都搶去。且有被吊毆被勒索者。因之仍歸本村。作背城一戰之計。安陽村教民較少。不肯自守。是以三村相約協力禦匪。教友頭纏白布。日夜輪班嚴守。十二日長治土匪數十人。往高家庄搶物。教友燃鎗驅之。匪一哄而散。有耶穌教教士。男女十餘人。由潞城向西而逃。或勸其往馬廠避難。可保性命。不聽。行至王公庄被搶一空。抵起雲臺村。衣亦被剝。僅留單褲。事聞翟司鐸。卽今

翟主教遣人持信往請。則見牧師等。跣足赤背。紅日當頭。苦不可狀。自言無衣掩體。困憊已極。不克前行。言已。男女相向而哭。見者酸鼻。後司鐸遣人持衣食銀錢往濟。已不知其所之。十四日。南關教友數十人逃來。當時合邑教友。均遭焚搶。所存者惟馬廠。高家庄。安陽三處。外教猶恨如切齒。捏詞稟縣。謂馬廠村聚衆起反。放紙人紙馬。木狗木狼。投毒井中。種種誣言。不勝縷述。并誣一乞丐爲教友置之死地。縣令璧瑀。屢遣人持諭前來。大旨謂聚衆造鎗。形同起反。速宜出教。交付洋人。以免身家蹂躪等語。教友堅詞拒之。璧令老羞變怒。請人遣刀匪來攻。十九日。黎城匪一百五十餘人來潞。璧令爲之措資籌餉。訂期二十四日。來勦馬廠。擬一鼓而削平之。先則璧令詣北舍。遣紳士來堂。謂拳民已到。禍在目前。若肯出教。交付洋人。可保無虞。教民拒之如故。是夜有紅燈無算。飛行空際。教外隣村。鳴金呼人。聲誼達旦。教友備軍械以待。璧令恐刀匪寡不敵衆。雇無賴多人附之。傳諭各村每家一人。俟刀會勝捷。一擁而入。以全村削爲平地。屆期。旭日甫升。有人來報。今日拳匪必至。教友

更整備以待。未旋踵。聞報匪由北舍出隊。凡一千三百餘人。都司王定邦部下馬隊四十名。自府城來助。又自府城至馬廠。紮步隊若干處。璧令帶役數十。親來助戰。民人聚觀者。千百成羣。俄頃。匪燃擡鎗數聲。向東南跪拜念咒。念畢起行。如是者十數次。匪徒排人字陣。教民排一字陣。高聲誦聖母經。司鐸亦念經。或持聖水。用驅惡鬼。教友燃鎗未嚮。匪大呼已開火門矣。隨即蜂擁而前。教友呼耶穌瑪利亞聖名。再燃則立嚮。連放數鎗。匪應聲倒地。受傷者七八人。教友奮力追之。直至四五里外。奪得大砲四尊。擡鎗四杆。車驢各一。火藥五斗。拾得新舊鞋十數雙。匪急跑而遺者。見二屍在地。身首已離。詢之黎邑教友。知係彼處教民。刀匪逼作鄉導。既敗績。先逼其出教。二人堅執不從。遂以亂鎗刺死。廿七年春。黎城令徐沛霖飭搬屍葬之。相傳此仗。拳匪死二名。傷數人。教友僅有擡鎗一。木礮二三。洋鎗四十。半係閩姓護家之物。至此知鎗不可少。乃興工製造。苦無鋼鐵。以家中鐵器改造。拳匪敗後。積恨更深。誓不並立。官亦助紂爲虐。諭教外各村。嚴防教友出入。教友患之。商於翟司鐸。

繞村挖壕。深一丈五尺。寬一丈。教友一千四五百人。輪班作工。未竣。忽於七月廿七日。澤州練軍後
旂奉調來潞。由參戎申萬祿管帶。八月初二日。會同平日駐潞之練軍右旗。攜擡鎗五十餘杆。大礮
十數尊。毛瑟鎗六百餘枝。車數十輛。均載火藥糧餉。又在潞郡召募回勇數十名。除旗官及協戎者
慶外。有太義同知孚仁。潞城縣令璧瑄。齊至北舍村紮營。觀者如堵。喜形於色。以爲此次必滅天主
教。先是璧令發諭馬廠。大旨謂目下大兵雲集。爾教民速宜出教。拆毀教堂。交付洋人。如仍執迷不
悟。刻日攻破。玉石俱焚。後悔無及。此諭連來二張。詞極懇摯。教友依賴上主。力拒不從。婦女在堂誦
經。男則在外備戰。初三四日。按兵不動。初五日。兵匪合攻新庄。未破。初七日。兵匪攻新庄。馬廠高家
庄三處。教中少年人結隊往北舍。將暗攻兵營。爲牽制之計。路遇守營兵三棚。互相開鎗。高家庄十
三齡之童子某。小腹中一彈。意其必死。詎竟無恙。百日後鉛丸自大腸出。強健如初。又一少年人。髀
膊受重傷。命已垂危。備領臨終聖事。不料頃刻復蘇。旋即完好。自述見聖母來慰。予欲隨聖母升天。

聖母曰否。爾此番不死。傷愈後。勇敢打仗。勿稍怯。勿望洋兵來救。因教友賴我。必得全勝。嗣見白衣兵無數。殆天神借形。數日無事。聞趙家嶺聖母堂被攻甚急。堂中火藥告罄。爰於十七夜遣人送火藥洋鎗等物。行至中途。被任家腦人截阻。失去洋鎗一枝。火藥四十餘斤。一少者被捉。背手懸某廟中。幾無生理。俄頃繩索自釋。適在旁有一梯。遂支梯越牆逃回。待看守人知覺。已如黃鶴高飛矣。計繩索自釋。適在教友代求聖安多尼之時。二旂安兵不動。亦不撤回。直至閏八月初九日。省憲委候補縣澤宣來潞。帶來教友四人。持護院李廷簫告示一紙。其文如左。

潞城教民非甘背叛。假冒拳民。行爲不善。無故逼迫。心豈能甘。官勸出教。亦非正辦。教不害人。何罪可按。我今勸汝歸農各散。出教與否。均不爲患。毋藏兵器。自取仇怨。派隊保護。非爲辦勦。拳民再擾。立拿解勦。

初十日委員之長隨持片來廠。見教友作息如常。無造反實跡。回報澤宣。次日澤宣璧程至北舍。翟

司鐸傳集馬廠新庄高家庄安陽各村會長。面見委員。委員慰曰。爾等不必畏懼。者申二大人帶兵前來。是爲保護起見。會長叩頭。謝其美意。蓋譏之也。申者在旁。面有難色。璧理則佯言前次迫爾等出教。交付洋人是本縣一番苦心。原欲爾知懼而不散。則拳匪必不敢犯等語。大言不慙。顏亦厚矣。澤大令勸教友各散。外來之教友。由潞城縣備文。妥送回籍。可保省兵不來。免遭殘害。亦恐嚇計也。教友無法。答曰諾。翌日委員回城。忽變初心。迫教友立拒犯官軍之結。翟司鐸修函辨之。大觸其怒。閱日復來馬廠。諭教友賠償槍北舍教外秋禾。并責教友一人。爲槍糧者戒。至教外人搶教友秋禾。則片語不提。原其故。因澤宣向教友勒索川資。未遂所欲。故爲此反變之舉。秋後璧令按地丁銀每兩加二百錢。令教友一律攤捐。以補雇匪之費。

黃碾鎮教友百餘名。半皆東省人。寄居此地者。亂時悉遭槍掠。教友石玉成爲本村土匪所殺。距馬廠三里。有村名張庄。教友田信初入教。被人百般苦擾。終無回心。是年八月初六日行經王村。土匪

斃之。投屍於井。

潞城嶺南教難

潞城縣西南二十里有村名南天宮。俗號新庄。居民八十餘家。皆奉教。立村至今已幾百年。有天主堂一。屬申司鐸永福。卽現任山東濟南等處申主教管轄。四周會堂七八處。相距各數里。教友爲數無多。合於新庄教友。約得一千餘。庚子五月。謠詠甚熾。類皆殺洋滅教之談。教友不甚介意。至六月初十日。郡城中主教司鐸皆出逃。教友始驚惶無措。十一日午後。郡北數村土棍。率無賴百餘人。迤邐而來。教友見之。急往堂中。與司鐸商抵禦之法。苦無軍械。除火鎗四五桿外。餘皆農具。然亦列在堂前。求神父祝福。神父囑衆人痛悔。誦解罪經。甫畢。匪徒已至村外。相距僅百數十步。神父遣衆速出。有人問神父曰。可殺人否。神父曰。拒匪自衛。無禁止之律。於是出村迎敵。燃放數鎗。未傷一人。匪卽退去。俄頃雷雨交作。大風拔木。教友回村避雨。比晴時已晡矣。相去五里之羗城村。有大堂修院。

在焉。匪徒搶物後。種火堂屋。紅燄燭天。次日謠言更甚。教友趕備車輻。將細軟要物。携帶出逃。大半爲人劫去。且有衣衫被剝。有就教外親友。不肯收納。故未終日而仍回家內。申司鐸見勢不佳。勸教友皆往馬廠。彼處教友衆多。防禦較易。豈知衆意不然。以爲四五百人。突至一村。何能食宿。申司鐸欲先往審視。將鬚鬚剃去。衣破衣。頭戴草帽。携六開小鎗。隨以二人。傍晚起程。馳赴馬廠。相去十五里。中隔一嶺行五里。抵天宮村。內有教友百餘人。因其中有抱病者。故神父欲往視。適村上唱戲。匪徒遙見神父。呼號一聲。搶步前來。先以土塊擊神父。神父向空開鎗。藉資恐嚇。匪見無害。前來愈近。神父又欲開鎗。則機過急。鎗已壞。不能發。匪更得意。以謂火門閉矣。遂持大刀向神父當頭砍去。隨者急拉神父退後。匪又砍一刀。神父倒地。命隨者回堂。喚人來救。新庄村早有人在外探望。一見隨者奔回。立即喊衆往救。見神父髮辮半落。刀傷頭顱。約深半指。立即扶起。匿之教友家。是夜西天宮村聖方濟各堂亦被焚。十五日潞城縣壁理發來告示。令新庄教友出教。將洋人交出。教友不之

願。惟盡心防守而已。大半教友終日誦經。求主垂佑。逃來之教友日益衆。申神父傷痕漸愈。回至本堂。二十五晚。教友鳴鑼。各隨心願。捐錢若干。爲煉靈求彌撒。並求聖安多尼默助。霎時集錢十二千文。總計男女大小一千餘。鄰村有一教外人。姓李。名九箴。原籍山東濟南府。爲人胆大力巨。忠勇有謀。願爲教友出力。故自始至終。教友所用藥彈菜蔬。及受傷者應用葯料。大半皆其代購。曾數次被查。幾遭不測。幸得脫免。誠上主特恩也。代理知府孚仁一出滅教告示。禍亂更烈。八月初五日。潞城縣東北微子鎮義和拳匪。奉官諭來攻。其中有官兵若干。未著號衣。教友拚命衝出。匪卽驚走。教友追至數里外。未傷一人。初六日午後官兵又至。約百數十人。整隊開鎗。彈丸如雨。教友所有鳥鎗。力不至兵所在。大驚失色。婦女皆號咷大哭。無知之童。不知躲避。中彈者不少。申司鐸擠至衆前。飭衆人退避。忽來一彈。中其股。血流不止。褲爲之紅。申不稍怯。仍在祝福。念解罪經。大聲曰。恐天主之命已到。吾等聽天主命。各備靈魂致命。時受傷者輕重共十餘人。內有鉛彈穿胸。立卽畢命者。一人傷

于足。洞穿一穴。延數日而死。一少者彈入其股。三月後丸自出。後安好如初。是日酣戰約四下鐘之久。傍晚大雨。不能戰。兵始收隊。庄中有一修道生。姓劉。自潞郡回。商於中司鐸。以泥磚塞村口。垣墻中多挖鎗穴。初七午刻。官兵又至。數愈多。均著戰裙。號聲震耳。教友憂甚。婦孺大聲哭。令人惻隱。幸聖母格外垂憐。又獲勝仗。教友無一受傷。澤州左哨哨官爲教友所傷。墮馬而死。掌號某甲。潞郡人。教友一鎗中之。彈子穿喉而亡。是役兵傷七八十人。死四五人。先是村口掛聖母抱耶穌像。戰時正對鎗彈。未稍毀。教外人謂開仗時。空中多白衣人。故兵丁向空放鎗。尤可奇者。教友已無彈。取兵彈之入村者。裝入鎗中。還擊兵丁。兵中有中彈者。取出後知爲己彈。不能索解。官軍此次敗績。連日安兵不動。十三日復來攻。忽爾收隊。相傳某哨官墮馬而死。以爲不祥。故未開仗。相距五里之羗城村。有教友十餘家。或被搶掠。或被勒索。所喪實多。教友大半避新庄。亦有往馬廠者。羗城匪首。見官兵不克破新庄。引以爲恥。聞高平拳團練術已成。將本縣教友燬殺殆盡。商之潞郡紳士舉人羅奇珍。

貢生王炳辰等遣人持帖往請。果於二十一日拳匪三四百人。由高來潞。皆衣號衣。上書神兵字樣。大都幼童。持大刀。挾草桿。口中喃喃。一路念咒。教友見之。鳴鑼集衆。放三四擡鎗。傷六七八人。匪卽分頭鼠竄。遁入近村。村人惡之。迫其滅新庄。匪曰。新庄固可滅。但爾等不應隨隊。致碍神靈。今夜予等攻新庄。爾村人閉門勿出。第俟明晨。往視新庄化爲平地。村人信之。不料拳匪乘夜回高。無一留者。新庄西南八里有張村焉。教友七八家。悉遭搶掠。韓滿景奉教有年。平日不甚守規。亂時反堅心信道。土匪逼其背教。不從。卒被活埋致命。韓雪景於六月二十三日。出外逃難。行抵富村。爲土匪所執。吊打至死。棄屍井中。

屯留縣教難

六月初八日。屯留縣令白焯懸示。諭教友出教。教友大驚。棄業奔逃。計屯邑教民一千五百餘。新奉教者三分之一。匪燬大堂三座。小堂一十四座。教中房屋四百餘間。教友有堅守不出者。有至馬廄

者。有至趙家嶺者。有潛匿深山者。有被拳匪殺害者。有捉到官署受刑者。有活埋而死者。有新教者。信德未堅。因而背教者。種種苦况。筆難盡述。

藕澤村連恩佑。洗名安多尼。年三十三歲。被本村人吊打數次。後網送縣署。白令當衆審訊。謂邪教迷人。法所難容。重笞四千五百餘。又用大枷鐵練。鎖吊衙前。逼令出教。恩佑信德奇堅。甘心致命。且講道不絕於口。朗誦苦路等經。約有四點鐘之久。卒死於柱上。衙役以屍骸擲城外。被犬吞食。寸骨無存。其母亦被匪傷。現已殘廢。

侯根全之母。爲本村拳匪所殺。

郭村會長楊穩。則逃於深山。刀匪勒令背教。不從。尋卽授首。

宋村郭發榮。爲本村人吊打殺害。

南魏村許羅氏。王馬氏。爲本村人捆縛痛打。後送之官。俱活埋死。

宋莊霍玉亭之子。年九歲。爲本村匪擊死。

王村莊牛穩成偕其子往馬廠。行至起雲臺鎮近處。被三村之匪打死。將屍首拋於河中。不知其所往。

南嶺莊呼王和呼新年二人。拳匪逼令出教。不從。因之被殺。布鄭二司鐸隱迹深山。飲食俱絕。直至採食野菜樹葉等物。後鄭司鐸至趙家嶺。布司鐸至馬廠。時有教友之嬰孩五十二口。因無人哺育。舉皆餓死。

襄垣縣教難

襄城西十五里趙家嶺。舊有聖母堂一座。在嶺上。聖母屢顯靈跡。晉南教友遇難往求。多獲奇惠。本村教友二百餘。守誠克誠。六月初。謠詠大熾。十三日風聲尤烈。教友皆逃。本堂林司鐸避寨溝村。村中居民惟二三家。俱奉教。十四日趙家嶺教友大半回家。是日外教人結隊來觀。約七八百人。十五

日亦然。十六日趙嶺教友全歸。乃分班看守。十七日鄭司鐸由屯留王墓陵村逃來。途中牲口行李錢財盡失。惟留單褲汗衫而已。月之二十七夜。鄭司鐸寄信武鄉上司村。請孔發二司鐸來趙嶺。武鄉距趙嶺八十餘里。二司鐸卽偕五十餘人前來。七月十八日匪搶碾道港村教友家。二十九日匪搶寨溝。傷教友數人。後二三日內連搶馬喊。田丈。武家庄。郝家溝等處教友家。幸受傷者無幾。惟馬喊焚斃三人。

趙家嶺教難

八月初二日匪攻趙家嶺。約五六百人。教友力抵。無一傷者。匪中死一人。初九匪又來攻。多至四五千。攻三四點鐘。彼此均未受傷。教友念彌額爾祝文。向匪擊聖骸。匪卽退去。十三日味爽。匪又大股至。滿山遍野。莫測其數。首箍紅巾。官兵百餘。以黑布纏頭。攜洋鎗。并大礮三門。攻甚急。教友受傷者十餘人。死三人。離堂較遠之教友家。被焚盡淨。一女教友以患病不能逃。斃於匪手。一女孩生僅

月餘。亦被殺。趙嶺教友拚命發鎗。殺匪十餘人。傷百數十人。午後二點鐘始退。是役教友僅有火藥一匣。約五六斤。應大小鎗二十餘桿。終日之用。仍見滿匣。誠奇事也。奪得匪彈六七十斤。藥十餘斤。後匪逼愈近。僅隔一路。教友拋磚擊之。匪不能支。乃退。教友放自造木砲。傷匪數十人。十七日匪來攻。教友由牆穴發鎗。斃匪六七人。十八日黎明。自馬廠高家莊等處。借來擡鎗兩桿。藥三十餘斤。鎗藥由敵中行過。竟無人知覺。後又開仗。匪運車板以進。被教友鎗轟倒。斃匪不知凡幾。教友無一受傷者。自是匪專圍村。使教友困斃。教友知其意。搭一高臺。二十日初曉。自臺上發鎗。斃匪六人。傷其四五人。初二後。匪退紮五里外。爲教友衝散。方兩軍對敵時。有匪彈破教友之衣。而不傷其身者。鄭司鐸頭戴草帽。匪丸穿數穴。衣不稍損。而身無一傷。上主特佑無疑。

長子縣教難

長子縣境教友無多。近長治界酒村。有聖家堂一座。教友十五家。人口七十餘。皆祖傳奉教。外有小

新莊等教民。皆新守規。未受洗。庚子六月拳匪數人。爲長治劉明府逐出。至長子縣境。隨在傳術。土匪冀發洋財。附之。紛紛搶教友家。七月中二次行兇。教友不能居。乘夜至長治苗村。相距二十餘里。事稍平。酒村社首韓鳳樓。竭力維持。濟教友眉急。亦義士也。明年開辦教案。翟主教函請撫憲岑雲帥。賞韓七品銜。以示鼓勵。教友又送匾額一方。用鳴感佩之意。

壺關縣教難

壺關縣教務。向歸已故葛司鐸其覃管理。教友分居三處。卽安口村。盤馬池。秦家庄也。安口村教友二百餘。有聖母七苦堂一座。爲司鐸常川駐紮之所。距五里爲盤馬池。教友七十餘。有公所一。秦家庄教友一百人。有小經堂一。惟長平村教友一家被搶。六月中賀主教避難至此。鄰村百餘匪。携木棒布袋來村。希圖搶米。忽大雨傾盆。匪皆抱頭鼠竄。縣令陳燮銘。心欲保教而力有不逮。劣紳某屢請勦安口村教友。劉未允。旋于六月終。出保教告示。大旨謂縣屬教友。皆係祖傳。數百年來。相安無

事。何得逼令棄祖教以隨俗。應卽一體保護等語。城守宋昇雲微服下鄉。撫慰教友。謂不必過慮云云。然教友咸有戒心。日夜輪班防守。自賀主教往林縣後。教友遵主教諭。日爲煉靈祈禱。果蒙上佑。未遭大禍。

黎城教難

黎城自開教以來。進教者絡繹不絕。教友約四五百人。庚子夏東省拳匪結隊而來。皆由黎城東陽關入境。縣屬教友類皆散處。悉被搶掠。其公所數處。亦俱毀壞。張某馬某二人。死于馬廠。在本處致命者二十餘人。其餘教友聞風奔避。困苦萬狀。直至閏八月中縣令羅廣煦。接任視事。始得稍安。後大令辦理教案。亦能妥善。故教士德之。

澤州府五屬教難

教傳澤州。將六十年。比來教友日增。受洗者二千餘。新守規者五百許。鳳臺陽城兩縣教友較多。文

會友艾彌良二司鐸。傳教其地。總堂在澤州城內。高平陵川沁水三縣。向歸席司鐸開蒙管理。住堂在高平縣果則溝。庚子六月初。毓賢密派拳匪十數人。來澤傳術。暗囑仇教。十一日文艾二司鐸。得賀主教逃難之耗。避居城南三十里之土門村。教友僅五家。距一里有大箕村。中有教友八家。十三日城關匪徒千餘人。圍聚城中教堂前。行將肆掠。府尊周太守天麟。前來驅散。此後風聲愈惡。鳳臺縣令祝裕懦弱無能。城內教堂遂遭搶劫。房屋亦毀去。此十五日事也。廿一日拳匪數百人。來搶土門村。文艾二司鐸。先期避山中。因得無害。後仍回土門。許愿如蒙聖母庇護。教士教民。得保無恙。日。後建玫瑰堂一座。以銘感戴。聖母果允所求。終無大難。鳳臺所屬教友及堂宇。槍殺殆盡。離城五十里之安閣莊教友七十六人。惟三人逃脫。餘皆致命。內有會長傅培錦。隨處勸教友保守信德。勇敢致命。將一切賬項先盤算清楚。七月十九日親送妻女子孫一家八口。到殺場致命。卒乃挺身走上。爲主捐軀。其所受酷刑。爲今古所罕聞。有一身斬三段者。有身拋烈火中者。有骨肉寸斷者。有先割

後燒者。種種殘酷。耳不忍聞。他處教友亦多受酷刑。庾能村教友約八十人。平日事主誠心。見義勇爲。六月廿七日。拳匪大隊至。逼令背教。堅決不從。一時致命者七十人。其壯丁八九人。先期逃出。幸免于難。買泉村陳小滿家四口。同時致命。溝西村教友司馬氏一家。凡十七口均被害。七月初一日。拳匪至師家莊。除壯丁數人逃出外。五十教友登堂樓唱聖母禱文。匪忿甚。燃火燒樓。教友乃被獲。同時死於匪手。山耳東村教友九家。資財盡失。屋被焚毀。陳純恭之妻李氏。誠心奉教。拳匪強其反教。不從。卒以麻皮絞其身。剝皮露骨。同時致命者十二人。

西峪村距城十五里。教友七家。大小四十餘。六月間逃難出外。本村匪與南村鎮拳黨勾通。誘教友回家。次日忽來千餘匪。入廟升座。諭社首交出教友。一併處死。七月十九廿二廿五。連殺教友三十七人。

王晁氏等致命

王晁氏路濟亞。奉教有年。有一子一媳。一孫兒。二孫女。素日熱心事主。拳匪來時。毫無畏懼。臨刑之際。猶勸家人致命。勸畢。自赴刀下。安然授首。李西方之妻馬氏。並三女。皆致命。其五歲小女未死。語其父曰。子見我母我姊致命後。衣白衣。光麗異常。上升天域。吾儕宜善備心身。爲主致命。次日亦致命。

北山底距西峪村五里。教友十家。先被搶掠。後於七月十八晚。元慶南村等處拳匪蜂擁而來。未及逃避。除一婦一女一孩幸免外。餘皆致命。凡四十一人。寨西村宋新年一家八口。僅留一女。轆轤井李保保一家七口。相繼致命。

澤州教友馬雙住一家三口。逃在溝西。偕司馬氏致命。西溝村教友七家。共死十四人。餘皆逃出。東溝村一教友被害。辛壁村張瑤臺家六人。奉教未久。亦受戕害。馬村河二人受害。秋泉村係拳匪叢集之區。教友三家。九人致命。高都鎮崔莊范塢岸村坡頭葦匠張圪塔下町等村。教友共死五十餘

人。以上統計致命者五百六十餘人。澤州附城河西村有教外夫婦。號召拳匪。肆行搶殺。村中教友李安科一家。其父致命。其妻携一子。逃入城樓。藏匿數日。卒被搜獲。受刑奇酷。有不忍卒述者。乞留子命。匪不可。與之同葬火穴。旁觀人代抱不平。以告鳳臺縣祝大令。立派差役彈壓。差亦幾遭不測。大令請營官派兵數十名。馳往拿匪。捉獲該夫婦及王得法等六人。或用立籠站斃。或斬決。自是鳳臺之匪斂跡。周村拳首王某。糾合黨羽。面見府縣官。聲稱鳳臺縣境。尙有二洋人匿跡。務須搜緝。官不聽。并殺之。匪勢爲之大殺。

高平縣教難

高平縣某則溝教堂。爲席開蒙司鐸常川居住之處。教友百餘人。壯丁無幾。村在嶺坡上。東臨高山。三面皆溝。六月中潞郡總堂被難。彼處土匪。卽欲起事。毓賢所遣拳首。亦到其地。教拳傳術。煽惑衆人。因高平縣素有白蓮教。故拳術傳播更速。仇教尤毒。某則溝教友擬以少年若干。把守各口。奈無

利器。祇有烏鎗三四桿。火藥二十餘斤。先是席司鐸以某則溝難保。勸教友堅守信德。己則逃避陵川縣遠望村。既而回高。從衆意匿於村外土洞。洞有門如井口。上有土窰。頗形安妥。修院生成某。路過菓則溝。亦居洞內。但飲食不便。艱苦備嘗。延至十九夜。率匪一千餘。執火吹號。蜂擁而至。教友始猶抵拒。以聖水擲去。匪稍斂跡。然寡不敵衆。匪卽進村。斃會長唐槐。鎖牛福昌等數人。連搜數日。殺教友四十餘。堂宇被焚。基址悉起。席司鐸與唐水鎖。匿於土洞。遠見火光。聞呼殺聲。胆爲之裂。席遣唐水鎖出逃。己則預備致命。越日無賴十餘人。皆素相識者。來洞誘司鐸出。將令率匪殺之。司鐸知其意。堅不出洞。時唐水鎖王朱則二人。匿於左近山中。及知匪已退去。入洞扶席司鐸。向東而逃。二十一日至陵川遠望村。既而騎一小驢。至林縣田家井。相距一百五十里。辛苦萬狀。不可殫述。直至年底奉賀主教命。往北京辦賠款事。明年夏。始回潞安。修院生成某。因事出洞。匪見之。追甚急。成呼耶穌瑪利亞聖名。躍入溝中。得無害。匪疑爲洋人。復追。生急入小窰中。幸獲脫免。綜計高平教友致

命者二百三十三人。

陽城在澤州西。教友約三百餘。致命者一百三十六人。有郝梁德者。奉教已久。年逾花甲。平日熱心事主。亂時爲拳匪所捉。受刑甚多。匪逼反教。梁德不從。侃侃講聖道。痛闢異端。匪爲切齒。割其身。每割一刀。問背教否。梁德至死不變。直至氣絕而終。陵川縣教友致命者男女二十餘人。秦天月素行平常。亂時其父反教。天月不從。責其父背正之非。父怒。勾通拳匪。謀害天月。活燒斃之。方天月在火中。端坐念聖母日課。尋卽死。

遠望村教友李朝官。六月二十六日行經張村。匪徒捆之送縣。縣令坐堂訊之。李直言奉教。雖笞杖再三。仍揚正道。旣而收押。敲擊頻仍。卒以困餓而斃。

沁水縣教友皆係新進。約一百餘。房屋財物。悉遭焚掠。致命者七十九人。

平陽府屬霍州隰州教難

五月底浮山縣教友數家。被拳匪抄搶。數人受傷。縣令武玉昆不知拳匪爲政府所容。出差擒亂黨若干。治以嚴刑。並梟首示衆。迨稟報毓賢。大受申斥。且撤任。性命亦幾不保。各州縣聞風之下。均令教友背教。自是匪類猖狂。更無忌憚。教友匿深山。棄屋產而不顧。總司鐸范像鳳傳諭各司鐸。均往韓羅堰爲暫避之計。決意死守此村。以保教士教民多命。此外教堂。及教民屋焚毀盡淨。

洪洞城一韓姓少年。平時不甚守規。至難時大非昔比。明証信德。毅然授首。一孫姓老人。因堅不肯教。死亦甚慘。匪見各教友業經削平。而韓羅堰岸然獨立。忿甚。四面圍攻。將一網打盡。此村教友無多。兼乏軍器。力不足恃。惟仰賴天主垂佑。初與拳匪戰。教友傷一人。匪死十人。受傷者尤衆。按此村在兩山間。四面受敵。最易勦滅。况鎗少而又爲舊式。加以村中無水。吸水之路。被匪佔據。以故不死於兵。必斃於渴。危險已極。然教友終不失望。交戰一月餘。至六月底匪增數千人。來攻愈力。教友已缺水。正在惶恐時。遙見匪後有兵馬前來。各執兵器。嗣聞唱聖母禱文。又見頭上以十字爲號。知爲

他處教友。俄而濃烟頓起。鎗聲大作。蓋教友自後攻匪也。堂中人勇增百倍。一鼓而出。匪前後受敵。不戰自潰。死傷頗衆。教友傷者祇四人。厥後來官兵一隊。駐紮隣村。未攻。想以畏教友驍勇。故未敢輕動。直至七月底。中外議和。兵始撤退。拳匪亦各自逃散。惟教友財屋俱無。饑寒困苦。非筆舌所能宣。霍隰二州向歸柯司鐸嵐靄管轄。霍州境內所有堂宇。悉被拆毀。幸教友被拆者僅數家。隰州禍亂更大。教友房屋錢財搶掠罄盡。婦女大半被擄。致命者男女七十餘。其屍骨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始行殯埋。

絳州教難

六月初五日絳州州牧李壽芝。遞信吳司鐸。謂省堂已燬。宜速逃避。閱二日。馬司鐸往韓羅堰村。十五日城內始有人習拳術。鄉勇頭目郝煥文爲倡。從此匪類日多。十九日商人所立太平會。誣告天主教主起反。半夜李牧委西廳詣堂勘驗。鄉約等均稱天主教安靜如常。如有亂事。惟我儕自問。廿一

日吳司鐸至鄉審縣坂頭村。絳州堂中仍有廿餘人照料。廿二日官差鄉勇等將堂中人逐出。以門戶封鎖。廿四日官差將州城東北隅聖母堂封鎖。此二日內劉峪王馬等村天主堂亦俱封閉。李州牧出示不准教士教民演放鳥鎗。并發差呂蜂尙勸會長傅輔儒等反教。不能保護。傅等答曰。出教一語。萬不能言。惟祈大老爺設法保護而已。差回。官細訊一切。知事事如常。惟教民中有逃出者。官曰。須囑逃出者速回城中。易於保護。不然被害不干我事。教友聞是言。大半歸來。時謠傳愈熾。謂教友抹血教外門上。且置毒於井。七月初一日外教斷烟火。初七日亦然。門上掛紅燈。謂避洋人之害。是日西山來三十餘兵。云係搜山中洋人者。時教友大半逃出。在城者聯名求官保護。官諭各自回家。教友遵命回。衙後有水閘一。可過一人。官命堵塞。阻教友出外。十六日城中匪首趙哈叭與龍泉村匪首爭大師兄之職。互相毆鬥。戕殺一人。郝煥文召翼城曲沃之匪。來報死者之仇。於是大衆進城。約七八百人。在大街呼喊。謂此來爲抄教堂。殺教民。殺洋人。是日拳匪封守城門。不准教民

出入十八日。教友越城逃者男子約半。婦孺則大半未逃。間有逃出者。爲匪殺害。李州牧賞拳匪錢百餘緡。城內關外平民家供匪米粟。教友日夜不敢居家。次日入衙求護。問拳匪如許之多。將若何。官曰大約無妨。爾等避之可也。是日拳匪進城者更多。教友避居鄰家者。皆被逐出。夜半有傳曰平夫妻一媳一侄女共四人。越城避難。匪殺之。用以祭旗。匪先遇傅鴻達。問其反教否。對曰否。匪遽殺之。旋詣聖母堂放火。殺十餘人。焚屋二百餘間。二十日。午前焚西北隅天主堂。殺二十餘人。焚屋九十間。李州牧又賞刀匪錢一百千。廿一日。教友聚朝殿坡粉房中。拳匪拽至南門外。一一殺之。二十三日。焚段家莊教堂。燬屋五十六間。殺二十餘人。城北張家坂有教友兩家。二十日。村民以本村及外來教友三十人。盡殺之。其中十餘人。深匿洞中。匪以煙火熏死。有母子二人。以背教得免。同時城北二十餘里。北社廟坂柿樹林中。有男女二十五人。除四人逃去。五小女未殺外。餘皆致命。二十四日。城外四十里劉峪村。居民約一千家。教友十餘家。連逃去之教友共百餘人。村人殺其六十餘。城

西七八里王馬村。殺教友二十一人。此後日日搜殺。二十九日曲沃平望村殺教友四人。毀小堂一。毀屋一十二間。八月初八日。拳匪至城外南蘇村。殺反教者八人。十一日殺劉峪村教友四人。李州牧以拳匪擾店舖。逐之出城。十三日兵殺拳匪三人。至是匪始散去。城中傅會長年已高邁。平日爲人梗直。事主克誠。有勸其出教者。傅面斥之。卒被拳匪殺於街市。碎屍剖心。殘酷萬分。人言其受刑時。勇敢異常。時而講道。時而祈禱。大顯信心。茲以致命錄列左。

城內東槐道聖母會

傅海清合家六口全斃。傅寶禮偕妻女子姪共十餘人。除二人逃出外。餘皆斃命。寶禮乃商人。素日行商。被殺城外。死前行經各舖。平日相知者勸其背教。寶禮曰。多謝爾等。雖然。死則死耳。豈有背天主而求生全於世上者乎。旋即致命。傅海學合家死四人。傅海順之母及一女皆死。董薛董段氏舉皆致命。靳致光之妻張氏及一子一女皆死。女於受刑時。勇敢異常。令人嘆美不置。郭聽

命之妻利氏。張保德之妻。及一子一女。侯廷柱夫妻及一女。王學孟合家大小八口。已上皆死。學孟於二十早。著夏布白大衫。執團扇。戴眼鏡。勇敢異常。自願致命。其家人聞其死。亦勇於授命。王成林家大小五口均死。崔青衢宅中致命者大小八人。時衢之母與家人。避在劉峪村南地窖中。村人引拳匪至窖內。有相識者勸背教。衢母答曰。倘能救護。固所願也。若必先背聖教。則吾等斷乎不從。匪曰。然則惟有殺而已矣。答曰。殺卽殺耳。至于背教。萬不能也。言畢。匪徒齊入。將二十餘教友。須臾斬決。衢母受刑更慘。以上諸屍。除崔姓外。餘被拳匪投之汾河。不知其所之。

城內天主堂會

張宗柱之母段氏。及其妻亦段氏。並二子共死四人。宗柱之妻。傷後四五日方死。教外人勸其背教。欲爲治傷。段氏堅拒不從。時已不能言。惟應曰。不。杜永明之母。趙修德夫妻二人。段起鶴之妻宋氏。子婦傅氏又一孫。武占魁秀之女。王全福及妻高氏。并二子一媳。王望娃及其妻並一女。已上

皆致命。傳輔禹家人口極多。致命者二十左右。輔禹死狀尤慘。

若瑟堂會

高克仁。高方娃。高奧娃。高滿兒尙小。別有孩數名。段生盛之母。及家中小孩五六口。段保兒宅大小四口。段恒正宅致命數口。計絳州致命者二百八十九人。其屍或投汾河。或拋郊野。查無踪跡。存者不過十餘屍。高方娃致命時。帶其子滿兒。至殺場。方娃從容言曰。我尙欠人銀兩。願付清。請緩殺。遂在身畔取出銀兩。還其所欠。因債主環立在旁觀望。故得付之。有人勸其背教。方娃厲聲拒之。又勸滿兒。方娃曰。爾如背教。不是我子。我高姓中不能容背教人也。我生爾於世。豈不能生爾於天堂。何爲背教。如是者三。滿兒係幼童。無心於背教。聞父言。更覺堅決。父子乃從容引頸就戮。時至八月。郝煥文見教友被殺殆盡。未殺者在逃。不能獲。但匪猶蜂屯蟻聚。不肯解散。深恐致害教外。請李壽芝設法散之。李稟請河東道。發兵數隊。來絳逐匪。兵至。匪藏廟中。將門緊閉。不肯出。

統領怒。欲種火燒廟。以煥文力阻未果。將匪放走。惟以王莊拳首二人。山東拳首一人。綁赴法場。一併正法。山東拳首。臨刑罵煥文不絕口。謂汝招請時。吾等不敢來。汝煥文保吾無虞。再三懇請。始肯就道。今竟忘前言耶。拳匪散後。李壽芝恐教友報復。將城垣繕修。招團丁數百名。將南北門及城上四周。晝夜把守。險要處均置洋鎗大礮。煥文命勇丁見教友進城。縛送局中。仍令背教。教友張保德亦城中人。難前行。商於河南孟津縣。八月始回。將入門。忽有勇丁數人。將保德拿住。令見煥文。保德厲聲曰。我進城時。我頭已在我手中。提久已不懼。煥文何人。命吾去見他耶。我家大小悉已致命。尚欲我出教耶。不去見他。教亦不出。任爾何爲。或殺或送。均無不可。旁觀見其強項。勸放之。時各處貼李牧告示。教民欲回原處。仍須背教。教友聞有此示。均不回家。不數日。李牧撤任。接篆者爲候補府周紹鑾。周到任。大反李之所爲。撤去守城勇丁。出示勸教友回家。不須背教。於是教友陸續回。惟房屋已燬。一片焦土。又念妻子兒女親朋故友悉已致命。不禁放聲大哭。哀慘萬分。周守紹鑾憐教友

受害過甚。開倉放粟。每大口施穀一石。小口五斗。連賑數次。吳神父在坂頭山。差人持名片來賀。周聞神父所在。喜不自勝。遣人至山慰問。使者至山。見神父衣食不給。回署備述情形。周憐之。贈皮袍二。神父之隨人。亦得綢衣一。又贈吳公銀一百十餘兩。教友則或爲賃屋。或卹以錢。後教友感周之德。恭送匾額一方。文曰。我后來蘇。郝煥文自殺教友後。日夜不安。時備洋鎗。以資守護。光緒二十七年。二月辦理教案。被官鎖拿。押死班房。至今全家人口。亡者亡。散者散。不堪設想。

遼沁州教難

六月初十日。武鄉小店村教友四人。見空中顯一十字。光耀異常。十二日武鄉各屬教民。畏悚殊深。自逃生命。上司村教友較多。有教堂一。爲孔諾完發春榮二司鐸常川駐紮之地。亂時暫避某教友家。後乘夜出逃。一赴姚家莊。一藏落家坪。距上司村皆不遠。旣而仍返上司村。十四日地方官出示。令教民反教。因此處教友。類皆新進。故背正者不乏其人。孔發二司鐸。見教友稀疎。偕教友五十人。

逃至趙家嶺。孔發走後。武鄉縣境內。愈形混亂。七月初二日小蘆節教堂被焚。初五日匪以上司村教堂。付之一炬。初六日姚家莊教堂。亦遭火劫。初七日匪戮陌峪村男教友三人。女教友一人。初八窰頭村教民被害。初九匪到上司村。苦毆教友。亂刀刺死一人。焚教民屋數處。十一日武鄉城東關教友母子二人。及小店村男教友一人。被匪斃命。是日匪殺上司村女教友二人。白家莊教友一家。三男二女。亦於是日致命。十四日魏莊及楊南頭村各殺男教友一人。十六日匪殺小店村男教友二人。及王家莊男教友一人。十八日井溝村男教友三人捨命。十九日王家莊一女教友被害。拳匪到處搜殺。教友有逃入山中。回家覓食者。遇匪。仍遭害而死。

沁州僅有教友四家。寨圪塔村二家。東坡一家。石尖村一家。均遭拳匪搶掠。七月十四至十九日匪殺教友十人。

遼州所屬教友。亦僅六七家。屋宇財產。焚掠一空。幸未傷人命。榆社縣一帶教民。六月十三日盡遭

搶掠。七月十五日。城南南莊和平村。各有一教友受害死。二十日和平村殺教友三十餘。其屍悉付一炬。是日匪燒林頭村堂宇。及教友屋。并殺五六人。是時教友逃往山中者。匪搜殺之。共二十餘人。八月十七。林頭馬會和平蘄家莊等村。男女教友致命者五十九人。外有保嬰會小女十二名。兼女教友胎中之孩。共七十餘皆致命。

沁源縣教難

沁源縣教友僅二百餘。亂時焚公堂二。及教友屋四十餘間。教友四散奔逃。未被殘殺。有逃至韓羅堰者。有奔至馬廠者。有佃戶逃歸原籍者。惟一二人爲匪刀所傷。越一月而亡。

南境教友之屍。悉被火焚。所剩惟零星殘骨。難以辯認。翟主教致函洋務局。商定掩埋之法。由各州縣備辦棺木。其掩葬之費。由殺害教友之村。自行攤派。并公立義塚。葬之日。禮儀極隆。立碑記之。以垂永久。

山東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教皇額我略第十六派羅類思主教管理山東全省教務。後于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教皇良第十三派德國安治泰主教分理迤南一帶教務。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烟臺一帶另派常主教管理。於是山東分北東南三境。

北境

北境總堂在濟南府。教友一萬八千餘。新守教者七千餘。住堂七。會所四百十七。公堂二百十六。西教士十三。華教士十五。大小修院各一。大院生十五。小院生二十四。中等學堂一。專爲訓練司事。學生九。男女小學堂三十七。男女小生共一千餘。育嬰堂四。收養遺孩三百六十餘。又有寄養民家之小孩七百二十七。聖方濟各第三會貞女五十八。教經女師三十八。

毓中丞賢於光緒二十四年。令義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藝。在按察司街設廠。兵勇注意習藝。不喜邪

術。見拳師誦咒求神。一附體則立即倒地。比起。玩刀舞槍。約一二刻鐘。畢後。力乏不能玩舞。兵勇鄙之。辭不受教。中丞赴兗州時。途次。拳匪持槍刀出迓。中丞賞以銀兩。諭善習法術。以期大用。隨即密奏。朝廷。謂拳民具神力。能避槍砲。力勝洋兵。并選拳民數人。發往京師。教徒授法。是時省城內外。多設拳廠。光緒二十五年。在平縣治八百六十餘莊。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有名朱紅燈者。扶乩得語云。二四加一五。這苦不算苦。天下紅燈照。那苦纔算苦。朱紅燈與在平城北三里堂僧人。法號心誠者。爲拳首。心誠手持篩子。在新甸祠聚衆督拳。燒在博平等縣教堂。在平原縣拒官軍後。隱在平之南玄祠。因分贓不均。被同夥砍傷於頭。旋在五里莊。被拿正法。

己亥十月初四日。禹城苗家林莊教民十七家被搶。教堂內所有什物同時被搶。初五日他匪至。因無物可搶。將大堂及十六家教民之屋。縱火燒之。重傷教民王書修。幾至殞命。初六日在城正東劉家集教民兩家。王官屯教民三家。長清鄭家營教民七家。朱莊教民兩家。均被刀匪搶劫。初七日長

清鄭家營教民七家。教堂一座。同遭匪火。教外某姓家。因留藏教友。亦卽殃及。十月初七日。桂平梁莊八家。王香爐莊兩家。初八日吳官屯八家。小張莊五家。八里莊四家。姚張莊十三家。均遭搶掠。二教民被殺。初九日張官屯十六家。焦莊六家。馬家沙窩十四家。皆被劫。桂平張莊洋式教堂。價逾萬金。頓成焦土。教民三百餘。盡數逃出。北京總署以法使之請。行文到魯。毓賢視爲具文。未理事。九月初五六日。平原岡子李莊等處刀匪。聚一千餘人。行將起事。蔣邑尊前往彈壓。匪開鎗擊之。斃官役數名。傷多名。因此事有碍大局。毓中丞委濟南府盧太守帶兵前往彈壓。匪知爲虛聲恐嚇。愈肆猖狂。十三日又搶四家。十四日朱紅燈王之邦。遞書營官。請訂日交戰。後傾巢而出。轟殺官兵二十餘。傷三十餘。毓賢委咎于屬員。欲參盧太守。某統領與兩司代懇始免。平原差役陳德和。拿匪四人。毓命下德和獄。將殺之。紳士八十許。請釋未允。并誣其受教士賄。得銀五百兩。萃縣民人劉曰清。劉玉清。劉義清。劉宙清。與子姪思南惟南。糾匪二百餘。擎紅白四旗。上書保清滅洋四字。將梨園莊教民

于貴等二十五家。搶劫盡淨。並將劉懷鄰之妻及弟妹三人。以刀背砍傷。平原所獲各犯。毓命如數放釋。并飭各處刀匪。改稱民團。二十七日堂邑孫張殿屯教民。王金河。被匪毆擊。伊子光泰。破腹露腸而死。禹城苗家林。有大堂一。附近教民十七家。共一百十八人。所有輜重。盡被劫去。匪又傷少女一。婦一。男丁二。十月初五日。荏平刀匪。樹毓撫黃旗。至李韶武莊搶教友兩家。將軍廟教民家擄去一人。省城以西。俱有刀匪。橫行不法。教民日夜哀號。情殊慘惻。

邢家莊教難

新城縣邢家庄有在教四十五家。共三百餘人。累世奉教。由來久遠。光緒二十五年冬。西境教堂教戶。被毀已遍。新城尙稱安靖。至二十六年五六月。新境拳匪漸漸蠢動。大刀會。義和拳。無虛無之。紅巾白刃。結黨成羣。圖謀滅教。官則出示令教民改教。馬司鐸安多尼。平度州人。宗司鐸若望。邢家庄人。均在此庄避亂。省城仁慈堂貞女女孩。及四方教友避亂而來者。爲數頗巨。匪人呼殺。一日數驚。

教友獻彌撒三百餘。每日加誦經文。求聖母聖若瑟煉靈代禱。立即修築圍牆爲守禦計。六七兩月間。匪屢訂來攻。無大舉動。八月初四日大雨。匪乘教民不及備。由東營庄郇召庄兩路當等庄。携鎗礮來攻。邢家庄圍牆僅有東西兩面。南北尙未告成。王馬宗三司鐸。爲教友赦過。令將身靈獻於天主。老弱者進堂誦禱。強壯者出外守禦。連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馬宗二司鐸晝夜巡行。赤足走泥水中。撫慰教友。匪初次來攻。不過數百人。後愈聚愈衆。不可數計。庄之東南二面。匪設礮臺數座。放礮隆隆。不絕於耳。彈丸大者如拳。皆落庄外。或打樹中。或打屋瓦。或落人側。未傷一人。最險者初七日。匪勢益張。各以木板自蔽。蜂擁而來。圍牆被雨衝倒。教民無可遮掩。加以連日守禦。困疲已極。因之相顧失色。王司鐸勸教友依恃天主及聖母。盡力抵禦。於是又復奮勇。鳴鎗相抵。移時。匪勢漸退。瀕行。匪向教堂燃大礮一尊。不料藥多九重。礮自炸裂。斃匪八九人。乃不敢放。自初四至初八日。匪攻未息。初九日新撫袁世凱發兵來援。匪始遠去。

教民宗大民二民兄弟。推車往武定府。送避難教友。回至東營庄。距本庄三里。被匪殺害。宗修章因事出外。亦爲匪所殺。逼攻邢庄之匪。被教友鎗斃一百餘。事後外間傳言。當攻庄時。匪見白衣人無數。站立牆上。又見一白髮老人。懷抱嬰孩。舉手指揮。礮子多爲其撥落。或又見一夫人。站立空中。令人望而生畏。此種奇事。教友未嘗見。外人則紛紛傳說。衆口一詞。故誌及之。

宗修道致命

宗修道瑪弟亞年四十一。邢家庄人。多年不熱心。間嘗不守四規。及庚子亂起。忽自回頭。妥辦神工。悔過情切。其辦守庄事。餘力不遺。八月初。拳匪攻邢庄。教民彈藥無多。須出外密購。宗修道慨然任之。初五日曾出外一次。平安回庄。初六又出。先求神父赦過。行未遠。卽被拳匪拿獲。縛以麻繩。逼令背教。答曰。我先世奉天主教。我亦奉天主教。萬不能背。匪恨之。割其一臂。問背教否。答曰否。又砍一臂。又問。又答如前。乃一刀砍死。瀕危時容色怡然。絕無畏狀。亂平後。覓獲其屍。葬埋如禮。外教見宗

致命者。告教友曰。宗修道真是好漢。勇敢吃刑。至死不改。給你們習教人賺面子。

東營庄在邢家庄西南約三里。奉教二十二家。教友一百餘。累世奉教。庄係拳匪巢穴。教友恐其擾害。多思逃避。匪曰。鄰里善交。萬勿畏懼。教友信以爲真。未防備。八月初四晚。拳匪聚攻邢家庄。同時將東營庄二教堂。先搶後焚。兼燒教友屋五十餘間。將家資搶掠一空。教友不及避。宗開成本篤。宗開顯瑪爾谷。宗修祐保祿。暨子宗登若瑟。張常子瑪寶。宗姑娘瑪大肋納。宗孟氏瑪利亞。宗田氏瑪利亞。渠小孫女斐落未納。宗邊氏瑪利亞。伊小女路濟亞。宗孟氏瑪利亞。宗周氏瑪利亞。宗李氏瑪利亞。惠氏。姜水子男女共十五人。皆致命。受害之酷。不可言狀。屍投河井。宗姑娘瑪大肋納。年已六十有三。自幼守貞。四十歲後。常教新友經文。死前一日。行告解。次日卽致命。身受三刀。探其屍。聖衣在頸。聖帶束腰。念珠藏衣袋中。洵有德女焉。

自光緒二十五年秋。拳匪擾平原禹城桂平恩縣等邑。東昌十屬教民盡遭荼毒。二十六年春夏拳

匪蔓延三四十州縣。幾徧濟東。泰武臨所屬地方。焚拆教堂數百座。燒燬教民屋二千餘家。殺教友二百九十餘。其因難病故者。又有百餘人。受勒受傷。不勝屈指。總計教堂教民。所失物件。約值銀一百六十萬。受害最酷者。商河縣小張庄。教民十餘家。殺百餘口。臨清州小盧村教民九十六家。盡遭焚掠。片瓦不存。樂陵小鄭莊。老幼六七人。從容就死。博平王觀階被匪捆繫車後。倒拖三四里。刷死樹上。未聞出一怨言。臨清小盧村教友一家三人。被匪捉獲。將殺之。三人請回莊。至。被焚祭臺前。引頸受刑。樂陵小殷家莊。教友殷紹宗。匪舉刀砍之。傷至百餘處。臨死喊曰。我真是天主教。新城縣邢家莊宗大民之子。匪再三逼令背教。隨砍隨問。到死不背。惠民縣崔家莊崔顏隆殺死。姜家莊姜中立受戮。陽信縣致命二人。霑化縣東馮王莊某姓新友。死狀甚酷。商河小鄭家莊男女被殺二十八口。內廿二口直隸人。屍骸燒滅不存。東昌聊城縣四人致命。茌平縣張家莊某會長之妻致命。平陽縣袁二莊三人致命。橋口莊一人致命。臨清州小爐莊男女十二人致命。

往平縣城北張家莊。盡係奉教。莊中無廟。外教呼爲無廟張家莊。被搶後。教民逃出。教外人代建關帝土地二廟。以示凌辱。難平後。二廟由官拆去。并立二碑護以亭。碑額曰。教民艱難記。又云是莊向無淫詞。獨奉上天真主。卽天主是也。光緒己亥庚子二年。義和拳荼毒教民。驅之潰逃於外。代建兩廟於此。等教民於供奉土木之人。迨拳氛平定。教民回籍。恥之。當經副主教陶必約函請袁撫憲飭拆毀。卽在廟基立碑兩面。各蔽以亭。以誌教民永敬天主。總不供奉土木。且以補教會所受之辱。是爲記。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立。

二十六年七月無廟張家莊。築建垣墻。拳匪糾合五莊團練勇丁。前來圍困。教友所蓄糧食不足二日之用。幸被圍一日。官軍來救。將匪人開鎗衝散。禹城韓家莊高司鐸西滿。督飭教民掘濠。築土。刊棗樹數萬株。四周鋪地。用護全寨。又購鎗刀子藥。嚴爲防備。己亥十月二十六日早。有教外人來報。拳匪將至。是日果有拳匪數百人。各持刀鎗。蜂擁而至。鄰莊貪財者。或携袋或推車。或執担。或備

銀錢。俟教民敗後。可賤價買物。時來攻者數千人。高司鐸飭教民分守四隅。每隅十餘人。女教友胆大者。亦助戰。老弱與胆怯者。入堂求天主。求聖母。匪攻東南隅。教友放洋鎗擡鎗頗能命中。然拳匪愍不畏死。將木寨扯開。擁進數十人。一匪登矮牆。欲升屋上。教友舉義殺之。一童子年十四五。升屋拍胸呼司鐸云。小子。向這裡打。司鐸開連環鎗。適中其胸。立即滾下。又放數鎗。數匪又死。乃退。教民欲出追。司鐸止之。事後。匪言進寨時。見有一黑水坑。西邊有白衣人。一搖手。神即不至。因之大敗。是役教友死二人。越十日。匪數百人。以花洋布包頭來攻。教友拒之。匪畧有死傷。教友無一傷者。匪乃不復至。

濟南教難

六月初一二日。袁中丞委翻譯金采君來省堂。謁見馬主教。謂拳匪遍地。實難保護。請率教士赴海口租界。暫避兇鋒。中國教士及修道人等均赴城東洪家樓教堂。歸併一處。以便保護。主教云。歸併

尙可。惟西教士不能盡去。須留一二人。在洪家樓辦理事務。主教再三力請。終未見允。金云直隸已奉旨殺害西人。倘山東亦接此旨。將如何辦理。因催迫從速起程。主教與衆司鐸熟商。謂此旨一到山東。教士留亦無益。不特西教士被殺。而華教士與教友亦將不免。遂於初七日僱舟離省。臨行。主教將掌教全權。交于中國商司鐸。商寓洪家樓。主持教務。初九日李令祖年。帶役多名。至洪家樓勒令華教士與修道人出教。且云出教不出教。均須跪答。因咸答不出教。李令大加辱罵。商司鐸聞李言天主堂不善。惹出這麼大禍。稍與之辨。李怒。命拘拿進城。役乃執商髮辮。扭送衙門。行際。因他教士懇請。始行釋放。李命教士等。各回本家。或投親友家。不准逗留堂中。於是修道人等。散去頗多。仁慈堂貞女有家者。亦各自歸家。所携衣物。均被匪人搶掠。幼女輩。或隨教友去。或投本莊外教家。惟數十人未去。堂中所有錢物。失去不貲。官將院屋封鎖。大門外貼一長條。云天主堂產業充公。午後有中路礮隊來駐。修道院。營官住大堂更衣所。帶帶官住仁慈堂。縣令進城。又封省堂。大門懸官書。

局字樣。將大門上鐵十字卸下。又欲拆堂頂十字架。因無法可升。遂罷。越數日。縣令僱三百匠。欲拆大堂。以告中丞。中丞曰。何爲如此欲速。靜候吩咐可也。令乃喪氣而回。初十日。匪發洪家樓教士之墳。所有松樹數百株。刊伐殆盡。碑碣則砸壞。林旁房屋。付之一炬。縣令聞之。飭拏數人到署。看管仁慈堂之女孩。陸續送至平陰胡家莊。尙有多名。無處可往。堅言寧死不出仁慈堂。營兵再三逼出。商司鐸無可如何。時仁慈堂牆中。另開一門。以送柴米。營兵無有入仁慈堂者。旋有歷城署中少年某。率三四棍徒。腰藏鐵尺。強欲入仁慈堂。兵阻之不聽。送之營官。營官雷震春。喝令鞭笞。并命斬首。始求饒命。卒以取保釋出。

聯軍入京後。縣官知難了局。捐廉栽新樹。修碑碣。重建墓旁之屋。省堂大門之十字架。重置原處。飾以金。光輝奪目。藉以息教士之氣。教士亦不爲深究。但省堂與洪家樓所失財物。多至萬餘兩。十月間。總司鐸陶萬里回省。袁中丞與洋務局前後送席。李令除送席外。又送佛手等菓。並以洪家樓失

於防範。致受虧累等語。來堂請罪。嗣託洋務局員余則達。前平原縣楊德成。再三調處。賠補京錢一萬六千串。墳地四週。以京錢一千六百串。建修圩牆。并備席一桌。補商司鐸所受之辱。席間余局員代爲賠禮。其毀壞碑碣之人。分別嚴懲。遂爲了事。光緒二十七年夏。諸工告竣。另立一碑。以誌其事。文曰此塋地向無圩牆。自光緒庚子夏間。拳民羣起滅洋。附近奸徒。乘亂損壞石碑樹株。迨各國聯軍。將拳匪剿辦。官長以失於防範。自引爲咎。除捐廉重修外。四周建圩牆。以爲久遠穩固之計。遂覺煥然改觀焉。是爲記。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五月上澣立。

泰安府平陽縣胡家莊教友奉教。由來久遠。莊內百餘家。共八百餘人。因有音樂會。不時演習。大禮日常舉樂。故外人呼爲安樂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拳匪自桂平境來此。勾通土匪。結黨成羣。焚搶教戶教堂殆盡。決意攻胡家莊。其時有平度州宿司鐸若望在莊。督飭教友砌垣。購買軍器。他處被搶之教友。無所逃命。概來此莊。闔莊教友獻彌撒數百臺。每日加誦經文。求左近露德山聖母。大聖

若瑟。總領天神暨煉靈等保護。壯年人晝夜在牆守禦。司鐸隨時巡閱。勸勉衆心。連守數月。拳匪愈聚愈多。某夜方來攻。見露德聖母堂。至胡家莊。燈籠無算。意教友有備。未敢近前。此後拳匪灰心。教友得安謐。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平陰城東南三十里。有羅山教友七八十人。遷居山頂垣內。日夜戒備。十六日早。平陰城來拳匪數千。由四周各莊。借槍砲若干。傍暮始攻。教友某赴胡家莊。請高司鐸喚集胡家莊教友六七十人。前來解圍。將至。展音樂會旗號。圍中教友疑爲拳隊。驚甚。迨認明之後。大喜過望。匪在南。司鐸等自北首進攻。立即開鎗。斃匪四五十人。傷者尤夥。加以匪砲自炸。轟死數人。匪乃敗走。遺擡槍八桿。旗四桿。計被圍二日一夜。有糧無水。解圍前。只有水一缸。渴極則分飲一二口。若再圍數日。盡當渴死。幸上佑特隆。及時獲救。因得出險入夷焉。

山東東境

東境登萊青三府。其總堂在烟台。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始設主教一員。教友共一萬一千餘。庚子年大半未受洗。全境住堂四。會所一百三十八。西教士十二。華教士二。小學堂四十五。學生四百八十一。修女院一。修女十七。皆西人。大修院一。院生十三。女學堂二。女生一百四十五。育嬰堂四。收養小孩二百三十五。施醫院二。

庚子拳匪之禍。蔓延奇速。縉紳家有以糧餉軍械助匪者。登萊青教友避難烟堂者。一百數十人。五六月間謠言沸騰。一日數驚。東海關監督李觀察。出示禁民習拳。並派兵勇晝夜巡查。不遺餘力。緝獲一匪首。置之於法。由是習拳者稍有退志。而烟堂賴以保全。登州府屬之蓬萊黃縣棲霞福山等縣。教友聞亂惶恐。渡海往朝鮮者四十餘人。黃縣蕭大令會同防營。擊獲匪首三人。立斬之。梟首示衆。衆出保教之諭。故匪人懾於法。不敢妄動。于是縣境教民得保身家性命。掖縣於六月十九日出

示。強教民反教。並發差催提到縣。差役逼教民出錢數百千。方免鎖拘之苦。教民被逼。不敢居家。流離失所。烟台常主教請法領事電達東撫。請卽保教。旋得覆電。大旨謂地方官任意妄爲。本撫必不稍貸。已飭掖縣令將告示收燬。務須認真保護等語。自是教友之心。得以稍安。而匪人未敢搶掠。事平後。教友控縣。索回差役詐去之錢。差役懼。邀人調停。將錢繳回。惟不能足數。常主教諭教友忍耐。勿再追索。遂了其事。平度州新奉教人。受害甚重。四十餘家被掠。常主教請法領事電告袁中丞。中丞立派馬隊一百餘人。馳往剿匪。適羣匪聚州城北龍王廟中。官兵圍之。殺匪六十餘人。餘匪立散。中丞以州官辦理不善。卽行撤任。被搶教民赴州署指控。均經新官批准。酌量受害情形。斷令賠償。昌邑令亦出禁教之諭。旋卽銷去。另出保教之諭。附以禁拳歌訣。益都臨淄光昌樂安博山等縣。教友均被搶掠。幸未傷命。此數縣中臨淄昌樂安邱三縣。教民受害較重。經神父與各縣令。商議賠補。事遂寢息。

青州城內舊有天主堂一座。光緒二十年常主教專理東境教務。次第建修院學堂仁慈堂各一所。數載經營。規模畧備。二十六年三四月間。東境漸有大刀會。義和團。城鄉集鎮。徧布傳單。滅洋滅教。衆口一詞。五月下旬北匪大亂。袁中丞世凱恐保護不周。行文各府縣。請西教士暫回海口。青堂德司鐸以修院生及男女嬰孩。無法安置。且以教友無所依恃。誓以同死。不忍離去。六月初各衙門接到五月二十五日。上諭。本府李太守立即抄寫分貼。并奉上憲之札。將教堂入官。令教民改教。由是各處匪徒。肆無忌憚。叫殺叫搶之聲。令人髮指。當道派人到堂催教士起程。急於星火。明言不復保護。德司鐸恐禍生不測。令修院生及男女嬰孩。有家可歸者歸家。其不可歸者。暫寄教友家。囑教友依靠天主。至死勿背信德。六月初十日。德郭季孫四司鐸。各帶一人。離城出境。沿途聞辱罵喊殺之聲。不絕於耳。既至洋角溝。乘廣濟火輪。前抵烟台。而青郡教堂。遂入差役之手。門窗牆壁。被匪打毀數處。什物則偷竊殆盡。後由愛司鐸索償。縣令允之。草草了事。

臨朐縣石廟莊。距青郡五十里。居民三十餘家。自前明奉教以來。已二百餘年。鄰里素稱和睦。青堂諸司鐸回烟之前。以彼莊堂宇稍大。教友頗多。故將修院生及男女嬰孩。送至彼莊。意將陸續遣回家內。四鄉無賴輩。捏造謠言。謂莊內聚一千人。儲槍砲火藥無算。行將作亂。傳說紛紛。居然市虎。本莊教外人。及附近各村。明知其誣。然不敢代白一語。如有長厚君子。偶一表白。人輒以通教斥之。有人作匿名帖。拋入縣署。希圖陷害。知縣陳大令。不察真偽。飛稟上臺。并傳莊內方姓會長。到城訊問。人皆危之。以爲此去。萬不可測。會長云。不見官。不惟是非莫辨。且爲禍更烈。不如以身試之。卽或及難。死亦有因。於是偕衆教友。進堂求天主。公行九日禮。求聖母聖若瑟聖安多尼垂佑。許願獻彌撒多臺。求煉靈代禱。會長向衆勸勉。謂如有不虞。審爲天主致命。乃公念悔罪經三遍。慘泣之聲。達于戶外。尋卽赴城投質。上堂前作聖號。念聖三光榮頌三遍。長跪回話。至二下鐘之久。將奉教來歷。與從不爲非之處。一一辨明。官釋然不復疑。惟令改教。且代闔縣教民。具改教結。會長答以己不改教。

更不能代人改教。如以奉教爲有罪。願爲天主受苦。苟教友行有非分。願以身作保等語。官聞之。不復強。惟言既不改教。本縣一概不管。任憑大刀會如何殺害。諭畢。令方回家。青州防營。亦派兵弁到莊查看一切。却無謀叛形跡。謠言由此漸息。但各處匪人。因縣官有任憑殺害。一概不管之語。遂結黨成群。肆行鬧教。相距三四十里外。新奉教者均被搶掠。本莊教外人亦有入大刀會。希圖滅教。分佔教中財產。教友內外戒嚴。危迫萬狀。不但不改教。且相勉誦經。無異常日。蒙天主格外恩佑。性命財物。一無所失。愛司鐸避難烟台。慮教友無所依賴。故單騎回博邑楊家官莊教堂。誓與教友同死。遠近教友多往此莊。縣令屢往勸避。司鐸不忍舍教友。堅不允從。官請入城。則曰我進城。吾教友將何之。亦不從。終日講道行聖事。勗教友致命。暇則率教友築堡製械。爲守禦之計。聞有教友病重。或急難。輒跨小驢親往顧慰。不避艱險。有時途遇拳匪紅巾露刃而來。司鐸無所畏。迎面而過。匪亦未加害。斯時拳匪徧地。濱州蒲台等處。燒搶紛紛。博邑之匪。屢約攻楊家莊教堂。未果。後聞外人傳言。

每夜見莊內有火把。有吹號聲。徹夜不息。故匪人不敢攻。韓司鐸奧斯定。平度州小韓莊人。在濟南修道多年。光緒二十五年。分設東境主教。奉派來東。傳教于青境。勸化多人。二十六年六月。拳匪爲亂。無處容身。偕山司鐸經膠州青島暫避烟台。然切念教友不置。因於七月初。扮作行旅。帶司事傅清玉一人。晝則冒暑行路。夜則施行聖事。時至深夜。尙不得休。稍臥片刻。卽行彌撒。如是者日以爲常。蓬萊黃縣掖縣平度昌邑等處。巡歷殆遍。至閏八月初旬。抵臨朐養老院。得悉胸邑教友。雖迭遭危險。幸獲安全。心中有不可名言之樂。無如勞苦過甚。氣血已虧。旋即疾作。自知將不起。遣人赴博興請愛司鐸來傳終油。交代經手事件。延至九月初四日。安然去世。年僅三十有四。傅清玉伯多祿。昌樂縣鄆鄆街人。年四十有四。入教僅十餘年。熱心守規。忠厚老成。助孫司鐸傳教有年。及隨韓司鐸由烟台回內地。夜則守望。俾神父得行聖事。晝則擔荷行李。導神父行路。辛苦勞碌。不可言狀。韓司鐸病時。又日夜侍奉。始終不懈。卒以積勞太甚。韓司鐸去世後。不久亦病。全領聖事而終。

臨朐縣境劉家營莊。有新奉教十餘家。庚子春。郭司鐸創建聖堂一所。四月杪。始落成。六月間卽被拳匪拆毀。縣治大小教堂。均被搶掠。教民受逼出資。無一處得免。且多四散逃避者。臨朐之荷花池莊。昌樂之大李莊。駱家莊。雙溝莊。榮崗莊。安邱之田家窪。務家樓。賈家莊。閭戈莊等處。都被搶掠。教堂亦俱焚毀。所幸教友先期躲避。未遭殺害。

山東南境

南境于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始設主教一員。教友一萬六千餘。新守規者二萬八千餘。住堂九。公堂二十一。大堂五。小堂七十二。分堂二百七十。總堂在兗州府。西教士三十一。華教士十一。大小修院各一。大學生四。小學生三十。中學堂十四。學生二百二十。男小學堂二十一。男生一千五百。女小學堂五。女生四百二十。訓練司事之學堂一。育嬰堂五。收養遺孩。七百二十一。

庚子之亂。境中安危不一。視地方官仇教與否。官有不仇教者。教民樂業如常。教士亦安處其地。其

仇教者強教民出教。明言驅逐洋人。於是匪類雲從。大肆騷擾。兗州濟甯各大堂均獲保全。惟偏屋有被毀者。堂中物件。多爲官兵所取。玻里爲舊時總堂。兵與匪將女嬰堂與教民屋。燒毀殆盡。教士住屋。經堂。學堂。男嬰堂。因教民力保得免。曹州府屬。不特匪類橫行。而地方官又假之羽翼。故府城大教堂。化爲平地。城廂如是。而鄉民踵起。拆毀各處小堂。捷如影響。尙幸未傷人命。他處教堂。未遭大害。事稍平。東撫袁中丞。與安主教治泰。酌議賠款。卽行了結。並未求助于西官。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撫提部院營務處升缺。升用特授萊州府掖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敬爲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蒙本府憲函開。轉奉撫憲諭飭。以拳會藉仇教爲名。自去年平原滋事後。蜂屯蟻聚。勢燄日張。直東兩省。幾於無地無之。目下京津一帶。焚毀教堂。殺戮教民。波及平民。遂與各國爲難。兵連禍結。勢甚燎原。不可收拾。洋人在內地者。均已紛紛逃避。推原禍始。實由教民狐假虎威。日事欺凌。以致怨毒莫解。一決橫流。勢所必至。因思止沸之策。莫若釜底抽薪。維彼教民。本吾赤子。但爲洋人所

誘。故爾走入迷途。苟能改絃更張。仍是 聖朝百姓。從此解怨釋忿。即可各保身家。令卽飛飭所屬各州縣。凡有境內教民。卽日悉數勒令反教。務須取具永遠再不習教切實甘結。稟報查考。所有洋教堂房器具。一律歸官。一面出示曉諭。平民不准藉口仇教。再尋衅端。妄事焚掠。如敢故違。卽照治土匪章程從嚴懲辦。要知勒令反教。卽所以保其身家。不准仇殺。卽所以杜絕亂萌等因。由府轉行到縣。蒙此除差傳該教民等。到案訊取供結具報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務各恪遵憲諭。不准藉口仇教。妄尋衅端。該教民等。亦不得假威欺凌。致滋怨毒。倘敢故違。定卽照章從嚴懲辦。決不寬貸。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三日

河南

河南教務向歸一主教經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教皇良第十三。分全省教務爲南北二境。以黃河爲中界。於是有南北二境主教。

南境總堂在南陽府靳岡地方。所屬教友一萬三百人。住堂九。公堂十二。小堂八十二。西教士十三。華教士八。修院一。院生二十。小學堂五十。學生七百。公塾一。專爲訓練司事。學生二十。育嬰堂四。收養小孩四百八十四。又有寄養民家之孩五百六十。西國修女六。管理女嬰堂事務。中國貞女三十。八。分理教經等事。

庚子匪亂。全境教堂毀四之三。教民數十家。同時遭難。各方劣紳土匪拳匪等。或將教堂充公。或逼教友反教。或勒索銀錢。方全其命。有強逼教中女成婚者。有奪教民田產者。衆教民流離失所。不勝困苦。茲將各處情形。分錄於左。

靳岡被圍

靳岡總堂爲主教駐節之處。修院及男女嬰堂亦在其地。庚子六月。中外啓衅。豫撫裕中丞長。爲直督裕祿之弟。與晉撫毓賢有戚誼。素恨洋人。加以仇教。旣奉滅洋。廷旨。壹意剿除西教。下札各州縣。飭卽驅逐洋人。強之回國。教民則逼令背教。方准保其財命。各州縣出示曉諭。俾民衆周知。於是謠言四起。舉國若狂。無在非滅教之言。六月初八日。爲南陽鎮臺尹嘉賓生辰。所屬弁汛。羣集殲觴。尹面諭各員。凡有教堂之處。不准保護。任聽匪徒滋擾。當時適大旱。貧民生計維艱。正思蠢動。一聞天主教爲

皇上所禁。教民皆國家重犯。殺之掠之。均不犯法。於時群起而攻。自六月初八起。至六月終。將闔省教堂與教民家。盡行劫掠。鮮有漏網。教外親友。恐池魚殃及。不敢納教友於家。并不敢借貸仗助。故教民宿無地。食無資。困苦之狀。非筆舌所能宣。其陸續逃至靳岡者。約一千五百人。靳堂積糧無幾。柴

伙亦鮮。又不能購於市。窘迫萬分。向來堂垣中無井。於東南坡掘一大潭。積儲澇水。平時足供取汲。稍旱則乾涸無水。須往汲於半里外之泥河中。是年五六兩月。皆未雨。禾苗枯萎。晚稻未植。潭井悉乾。左近有一潭。名石灰窰潭。稍有水。一日教友數人。去其水求魚潭底。不料魚未得而見石條如干。去之則清泉上湧。足濟多人。出意料之外。前年堂中掘二井。深至十餘丈。皆無水。因而中止。今大難當前。恐被圍時。不能出外汲水。爰於垣中西南隅。挖掘一井。深至四丈餘。泉卽混混而出。衆大喜。初九午後。堂中以槍礮軍械。分授教民。俾列隊防禦。初十八下鐘。南陽城中兵匪雲集。各持刀槍戈戟。洶湧齊來。聞堂中有洋礮。擊甚遠。故不敢近。屯紮二里外。堂中僅有擡槍四枝。洋鎗華鎗不及百枝。匪人多至七十餘。後漸擁漸近。紀司鐸見勢危急。率八人乘馬出寨。行至白龍廟前。向空放鎗。匪懼。立即奔散。八匪奔而殿。爲堂中人所獲。內二人持紅纓帽。蓋縣役也。官兵集於西關鐵瓦廟。暨北關玄妙觀前。慫土匪當前陣。已則爲後隊。有一常姓童子。年十六歲。受教民鎗一彈。立即倒地。南陽縣

袁大令坐肩輿來堂。途遇此童。詢知受傷之故。不顧而去。大令抵岡。見守垣人衆。不敢入。主教一再片請。仍不敢入。卒有程姓地保。婉言勸之。始入堂。欸以茶飯。畏有毒。未敢沾唇。堂中面交所拘八人。大令釋之。七千餘匪回城。拆城中教堂。捲掠盡淨。府尊傅鳳颺出署彈壓。擊棒遣散。堂屋得免于火。然亦慘矣。十夜十一下三刻。尹鎮軍發兵一百五十。携鎗礮來岡。急欲進寨。教士教民。同聲喝阻。閉寨門拒之。三哨官坐石上。毒罵不絕口。云大人將來。俟其至。重懲汝曹。詎俟之久。大人未來。蓋尹鎮軍聞堂中有備。已返駕回署矣。主教令人告哨官云。爾三人。儘可入堂。將待以優禮。惟兵丁決不能入。准其居垣外草房。供以飯食。三哨官不從。終夜辱罵。翌晨拔隊而去。猶隨走隨罵。後聞人言鎮軍之意。原令步兵先入堂。已乃自外攻之。藉以相應。不料計爲主教窺破也。教民王某。向充鎮標馬兵。事急時。適值告假在家。亦來堂中。及兵回城。王尾之去。甫歸營。鎮戎曰。我計未成。必以王密告主教。先爲防閑耳。因借端於違犯營規。欲以軍法從事。會雲貴主考道經其地。鎮戎往迎。行地主禮。

故未卽斬。傍晚鎮軍歸。怒氣稍霽。飭人送王縣獄。縣令接常姓呈詞。知常子之死。爲王所斃。將以王抵事。聞主教出銀千餘兩。卹死童之父。脫王于冤獄。十一日南陽城東三十里。新店地方。土豪李若仙。往見鎮軍。問可否剿教。鎮戎答以可。如有事故。本鎮担承。毋畏也。鎮戎與袁令。均札諭各鄉。鳴鑼仇教。右營都司高立本。差馬兵馬文光。馳告各方。言害教不犯法紀。於是謠譟沸騰。揭帖密布。是日晚。李若仙率黨多人。拆毀新店天主堂。其附近教民家。悉被搶掠。無一幸免。李逼熊姓信人。出銀二百兩。用保全家性命。是日英國人約翰。率家人道經新店。全死於匪手。衣物四十車。盡數被劫。初二晚九下鐘。譚司鐸偕四教友逃歸靳岡。途中一再遇險。俱幸脫免。十三日早七下鐘。廖司鐸偕溫姓司事。自柳樹溝來。盡失所有。終夜步行。不勝其苦。辰刻數萬匪人。自東南北三面來攻。官兵在其後。畏堂中鎗礮。不敢近。先是主教有令。匪人不近逼。不准發鎗。匪見堂中無舉動。心胆畧壯。漸走漸近。至東南一里許。入孫莊。燒草屋十餘間。堂中物也。紀司鐸見勢危迫。爲先聲奪人之計。率十二人

乘馬出垣。各執軍械。行至孫莊發鎗擊匪。匪卽奔潰。擒獲八人。俱已受傷。後送之縣署。袁令立釋之。自是堂周二三里。無人敢行走。慮中彈也。教外有徙家者。行李輜重。悉爲匪人所劫。向與堂中結交之店。因畏被累。皆割席不相通。匪沿路攔人。致鄉民不敢入城。南陽府傅太守與左營雙游戎。有保護教堂之意。爲鎮軍所阻。未果。主教僱二鄉民。致信府署。告以事急。府尊復函。有貴堂盡力守寨爲上策之語。是日午後堂中發李某。扮作小販。遞信漢臬。行十八里。爲匪窺破。將殺之。幸有一老人喝阻。始得逃歸。主教洋信中有尹大人李十二等華字。尹大人卽鎮軍。李十二卽若仙。匪以洋函呈鎮軍。鎮軍見尹大人三字。知爲控已。不勝震怒。十四日各保連莊會。約於明日偕官兵攻堂。教友知不得免。終日行告解禮。預備捨命。十五日匪未至。衆心稍安。後聞教外人言。十五日黎明。見有黑衣洋兵五百人。自南來入堂垣。或云十四日。堂垣上有白衣洋兵甚衆。插有翅。故不敢攻。十六至十九無事。惟謠言蜂起。胆爲之破。二十以後四五日大雨。田壤霑足。鄉民急種晚稻。無暇來攻。城中則公然

習拳。鎮軍鼓勵之。府尊出示嚴禁。多受謗辱。謂其得洋人賄。故禁止習拳。廿六日官場奉保教
上諭。袁令匿不發。到堂逼教士回國。限三日登程。堂中財產。盡數充公。教民則背教以全性命。主教曰
倉猝不及備。請寬限。袁怒。口出惡言。僅寬二日。限五日出境。堂中上下愁悶萬分。男女嬰孩多至五
百口。不能起行。况教士去則教民非死必背教。烏乎可。教士教民相對而泣。無一計可施。既而主教
命僱舟一百隻。待事急而用。令衆人行九日禮。求耶穌聖心。暨聖母垂佑。密發電音致漢口法領事。
問辦理之法。旋得回電。敦囑鎮守教堂。勿離斬岡。如有他變。本領事自有辦法也。初五日。袁令又來
催行。主教已得領事電。堅却不從。後聞鎮軍之意。俟主教首途。令兵匪截殺。未中其計。實天主教恩也。
外縣教堂及教友家。被毀被搶。指不勝屈。唐縣城內毀教堂一。瓦房四十餘間。寺莊毀教堂一。教民
屋一百三十六間。李灣毀教堂一。教友屋若干。三戶寨毀教堂一。瓦草房三十餘間。柳樹溝毀教堂
一。確山韓莊亦毀教堂一。拆去瓦草房一百餘間。發教士坟三區。殺教友五人。淮寧縣周口地方毀

教堂一。綜計黃河以南除靳岡新野縣兩教堂得保安全外。其餘各州縣教堂。與教民家。均已毀盡。二里溝地方。教友周景振。于六月十四日。被毆甚苦。悶若干日。復被毆。直至瀕死。其子婦方懷孕。兇徒舉足踢之。胎爲之墮。鎮平縣南鄉元明寺地方。劣紳朱絨。於六月十六日。逼教友擡佛祈雨。令人執鞭隨後。不准歇息。教民到縣呈控。查明府不惟不理。反令教民背教。當堂言搶掠教民。不犯王法。鄧州教民魯顯。令因冤呈控。州尊亦令背教。魯不從。乃命誦教中經。喝每字打一百板。魯仍不肯教。官寫天主教萬有真原字樣。貼於魯背。飭役鳴鑼遊四門。後釋之。唐縣南寺莊教友數十家。房屋田產悉遭毀掠。童貞女數十人。無處藏身。連日奔走山林。困苦萬狀。不可言喻。比回家。見房屋傾頽。不禁放聲大哭。日夜跪瓦礫間祈禱。信心未嘗稍變。匪於打南寺教堂時。聞堂中有聲曰。如今你們難爲我。後來我要難爲你們。匪忿甚。破門入。不見一人。異之。升堂打十字架。堅不下。奮力擊之。牆壁倒下。傷數匪。越日而死。

襄城縣城內舊有天主堂一座。教民數百家。素與教外輯睦。庚子三月。教士前往宣教。安謐如常。突于五六月間。謠言四起。謂汴中久旱。須殺盡洋人。天方下雨。遂有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之謠。襄縣令接上游札。出示令教民出教。民人見之。謠言益熾。六月十八晚。城廂兵民蜂聚。先往南門外福音堂毀槍。後至城內劫掠天主堂。守堂司事牛星文。猝不及避。被執且毆。偏出銀一百兩。始獲保命。牛受傷深重。回家輒病。閱半月而亡。

確山縣城北韓莊人奉教已二百餘年。庚子五月。謠言紛紛。亂如鼎沸。四鄉教戶教堂。次第毀掠。不勝屈指。韓莊教友亟備防禦。舉人張家備。生員李錫名。首事張廷筵。楊世俊。白玉珩等。出首與教民爲難。先入拳會。後請縣尊允准起事。縣尊告以靜候。廷旨無何。縣尊出示。諭教友出教。匪類見之。知官亦仇教。乃鳴鑼集衆。隨在搜殺教友。韓莊有三司鐸。皆華人。函請縣中發兵來護。兵果至。然無理取鬧。無異於匪。後卽回去。七月二十二日。拳匪數十人。洶湧來莊。爲教民擊退。傷一人。擒四人。送

之縣署。匪愈忿。二十四日午後三下鐘。匪民三千許。携槍械。排陣於香山上。自西北兩面來攻。教民不滿白人。能戰者僅三四十人。所有軍器。惟洋鎗三。擡槍四。刀棍如干而已。但勢成騎虎。不戰亦死。因賴上主佑。與匪交綏。至天將暮。教民拚命衝出。竟獲大捷。逐匪於數里外。教民死三人。陳恒德申洪仁王五是也。其餘受傷者無性命虞。尤異者有槍彈不入肉。而僅印紅痕者。匪中死傷頗夥。不知其實數。翌日匪又聚衆來攻。勢力猛於昨日。縣令下鄉彈壓。匪放槍擊之。官大驚。急回本署。是時匪大股入莊。將教民牲畜糧食衣服器具。劫掠無遺。既而縱火房屋。全燬無遺。育嬰堂中女孩大半被擄。教中女亦有拘去者。匪發二教士之墓。露骨揚灰。以洩其忿。堂中華司鐸三人。乘夜回斬岡。教民呂中有。偕子名柱。均死於匪手。莊中教友皆奔散。親友不敢收納。卒往南陽總堂。閱數月而回。白司鐸在陳州周口堂中。聞仇教之謠。日熾一日。飭司事赴縣。請出示禁止。官不之理。教士避往城外三十里之苑寨村。六月十四日卯刻。匪類多人。先拆耶穌堂。頃刻成平地。不介意間。高牆坍下。壓

斃民人七八口。縣令在場。不惟不禁。反諭留意。勿自傷身。旋往天主堂。及教民所開洋貨店。毀壞盡淨。堂中司事急往苑寨。劣紳張宗儀追之。未及。白司鐸削去長鬚。率修女等速走。方出寨。兇徒已至。將教友家牛牲財物盡數搬去。村中教民多殷富。席履素優。至是則隱匿禾中。數日未飲食。不堪其苦。有徐姓巨紳。與教堂交素善。面請縣尊。抑制匪人。毋任放縱。官未允。故境中教堂八座。教民數百家。同遭窘厄。有教民數人。匪欲殺之。以巨資保命。

裕州梁城鎮天主堂。爲李司鐸所管。六月十三日。司鐸聞州官林世基。奉有驅逐洋人。剿滅西教之札。當夜往土門村避難。隱處茅屋中。門窗緊閉。祇留一穴。以進飲食。時值仲夏。暑熱如火。艱苦萬分。未幾。附近教民百餘家。均被劫掠。遂羣集梁城鎮教堂中。林刺史聞之。帶差將教民逐出。不准逗留。堂中之物。爲土人劫去。匪聞司鐸在土門村。速往兜拿。幸司鐸聞風先遁。未被獲。後佯作病人。令教友舁回總堂。行經某處。遇多人。床槓忽折。司鐸落地。急整衣被。未露手足。然受驚已不少矣。

泌陽桐栢二縣教難

泌境民俗素強。承平之歲。刀匪出沒無常。搶案命案。無月無之。庚子六月值大旱。民與會匪。正思蠢動。忽 朝廷降滅教之旨。乃萬口同聲。皆云拆毀教堂。抄搶教民之物。至十二日。匪焚泌陽西關教堂。教民十數家。被搶一空。房屋則或焚或毀。四壁不留。既而殷河魏莊。邱灣。孟莊。後湖魯莊。饒糧之堂俱毀。教民三百家。同遭大劫。毗連泌陽之桐栢縣。烏金溝。平氏。故縣鎮。楊莊等處。教堂及教民數十家。均遭劫掠。房屋盡行扒毀。兩縣教民。苦難言喻。奔赴族人。族人不納。投附戚串。戚串不收。恐殃及也。有繞道至靳岡者。有藏匿山中田中者。無宿地。乏飲食。父子夫婦相離。直令鐵人墮淚。至九月終。南汝光道朱觀察。與安主教商議保教。飭教民歸里。諭地方官畧賑。時猶謠言未息。惟不似前此之甚。至辛丑夏。安主教與署南汝光道許觀察。同往漢口。與法領事議定賠款。事遂寢息。是年各州縣將賠款如數繳齊。惟泌陽欠數千金。約壬寅春夏歸趙。不料壬寅正月。書役張湮卿。藉詞於民力

單寒。不能賠教堂之款。因聚衆鬧教。於二月初八日。拆西關教堂。先後數日間。闔縣及桐栢境分堂十數處。教民三百七十餘家。均遭焚掠。殺斃教民十五人。苦况更甚于庚子歲。後以畧賠了事。

河南北境

河南北境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始設主教一員。管理二十五州縣教務。教友共三千人。新守規者一千八百人。住堂九。會所五十二。公堂四。小堂三十。總堂在衛輝府。西教士九。華教士三。辣丁文學生十二。訓練司事之學堂二。學生三十一。男小學堂五。男生六十。女小學堂四。女生五十。男女育嬰堂各一。收養男孩二十八。女孩五十。外有寄養民家之孩。一百四十餘。

庚子五月大旱。糧食昂貴。貧民餬口維艱。山中教友千餘人。汲水于二十里外。其困疲可知。六月初三日。衛輝府太守。突將本城二教士驅出。堂中物件。爲兵民抄搶。纖芥不遺。惟堂屋尙存。初五日匪至武安高村。以大堂住屋學堂育嬰堂習經館等。先搶後燒。頓成焦土。附近二百餘教民之屋。亦歸灰燼。閱數日。遠近四大堂。十小堂。與一千五百教友之屋。同遭火劫。教民無地棲身。入山圖苟活。育嬰堂中女孩五十口。與女師數人。均被出鬻。二教士扮作銅匠出逃。幸免於難。彼處有一教士坟。匪

發之。碎其屍。爲狗所食。十四日匪拆涉縣境大小教堂。暨三百教民之屋。教士聞風頗早。未遭害。自是數日間。武安涉縣臨漳湯陰內黃滑縣等處。教堂盡行拆毀。土匪之外。往往有兵役雜其間。其爲官長主使。確有憑証。十九日。匪燒輝縣住堂。及三百教民之屋。至是除林縣一堂外。無一存者。司主教與教士十一人。簇居林縣堂中。此堂之所以得保。因縣尊俞紀瑞撥兵十名。緊守堂門。教友若干佐之。是以土匪屢擬襲擊。迄未戾止。廿二日。俞大令接上游札。須驅逐洋人。勒令教民出教。大令乃不能護。函請主教教士。速往漢臬。暫避鋒鏑。許發兵護送。途中必無意外之虞。主教復函。大旨謂區區十數兵。不能禦千萬匪徒。漢臬之行。實不穩妥。既有尊諭。教士自當出境。惟請保守堂屋。及在教之民。廿四夜。主教教士俱避南鄉田家井地方。因彼處有教民四百許。絕壁危崖。人跡鮮至。想可權借一枝。縣令得主教札。立封堂屋。發兵守之。復致信主教。稱入山爲上策。敝縣將相機衛護。必不負貴主教雅懷。主教甫出堂。卽有無賴輩將左近教戶搜搶如洗。田家井在深山中。泉澗盡涸。滴水難

求。教士至彼。更苦乾渴。每持器往遠處取汲。不勝其瘁。山西潞安府賀主教。與教士一人。先一日至彼。亦避難而來。閱數日。潞安教友百餘人亦至。無何。近方教友亦來。多至一千許。於是人口頓增。糧食不給。欲購於市。則資財空乏。加以久旱年荒。米珠薪桂。徒喚奈何。山中鄉民。畏教民之衆。不敢妄動。然素以教友爲眼中釘。坐視其斃。不肯一垂援手。俞大令契誼敦厚。嘗不辭暑熱。徒步到山。意欲山民知官之重教士。不敢妄肆欺凌。比見兩主教。暨教民等困苦萬狀。不禁墮淚。隣境輝縣令。仇教心切。不特縱匪害教。又以教士謀叛稟道。俞大令代爲申辦。請輝縣令回到山中。審視景况。然不能易其志。道臺得稟。出示令教民出教。不與教士相往還。教民不從。道臺復出示。以五日爲限。如不從。司姓逆首交出。定將發兵抄剿。所云司姓逆首。卽指司主教。俞大令見此情形。因悶成疾。仍調度其間。百姓見道臺告示。心更浮動。七月二十八日。匪殺武安教民三十許。其受刑之酷。難以盡述。十月初。大難始平。主教教士回林縣教堂。俞大令親來去封。并請城中紳士咸來道賀。明年正月。省中委

員到林。司主教于林縣署。與委員商議賠款。主教學事情讓。不願苛求。故官民悅服。不久教士各返本堂。地方官優待殊恒。教民與鄰里往來。盡消夙怨。汴撫于中丞。以主教賑濟教民。費資萬餘金。未索賠償。奏請賞戴二品頂戴。

欽加四品銜特授南陽府南召縣正堂加十級紀錄二十次舒爲剴切曉諭事。照得案蒙本府憲札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奉藩臬憲會札。以本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其中非無善良之徒。祇因惑於邪說。又恃教士爲護符。以致種種爲非。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現在朝廷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通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

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既已開畔。各國教士應卽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該督撫等當體察各處情形。速爲籌辦。勿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等因。蒙此除移行並報明外。合就札到該府。卽便欽遵。轉飭遵照辦理。切切等因。奉此合行札飭札到該縣。立卽欽遵辦理等因到縣。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各悔悟前非。限十日按律來縣自首。聽候發給執照。列入牌民。各安本業。如仍執迷不返。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卽從重懲辦。決不寬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右仰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告示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特授南陽府桐柏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次王爲剴切曉諭事。照得各國在內地傳教。乃

皇上懷柔遠人。中外視同一體。是以入教之民。聽其自便。不相禁阻。現在中外已開戰畔。各國教士均已驅遣回洋。而投教之人。自應速回出教。以免衅端。合行示諭。爲此示仰投教之紳衿軍民人等一體

知悉。自示之後。速卽出教。來縣呈明出教。以便本縣發給執照。懸掛門首。不究既往。俾免平民以教民相視。尋衅滋事。慎勿徘徊自悞。爲平民者。亦不得再以異類相攻。其各凜遵毋違特示。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欽加同知銜儘先補用直隸州特授確山縣正堂加十級紀錄二十次施爲曉諭事。照得韓莊地方。舊有天主教堂。該教士勸人爲善。施藥育嬰。與我百姓相安無事。已數十年之久。乃近來無知棍徒。造言生事。動輒以扒教堂。撻洋人爲口實。殊不知教堂亦是房屋。洋人各有性命。毀人房屋。傷人性命。照例當得何罪。爲此示諭閭邑各保紳民人等知悉。爾等讀書畊田。各務正業。切勿聽信謠言。滋生事端。試問扒毀教堂。能不賠修乎。毆傷洋人。能不傷命乎。自招禍害。莫保身家。迨至犯法受刑。悔恨莫及。是以本縣不憚諄諄告誡。誠欲爾百姓安居樂業。勿生事端。同享昇平之福也。其各凜遵勿違特示。右諭通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示。當 朝廷禁教之時。猶敢出保教告示。施大令亦偉人矣。

欽加三品銜在任候補道河南南陽府正堂加三級紀錄十次傅札南陽縣知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奉布政司景按察使庭會札。竊照本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諭自各國傳教以來。各直省屢有民教相仇之事。總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實教民亦國家赤子。非無善良之徒。祇因惑于邪說。又恃教士爲護符。以致種種爲非。執迷不返。而民教遂結成不可解之仇。現在朝廷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忠義相勉。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踐土之倫。豈真甘心異類。自取誅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網開一面。着各省督撫。通飭各地方官。遍行曉諭。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現在中外旣已開衅。各國教士應卽一律驅遣回國。免致勾留生事。仍於沿途設法保護爲要。該督撫等當體察各地方情形。速爲籌辦。勿稍疎忽。將此通諭知之。欽此等因。蒙此除移行並報明外。合就札行。札到該府卽便欽遵轉飭遵照辦理。切切等因。奉此查該縣城西靳岡。有法國教堂一座。其教士

安西滿等。自應欽遵。諭旨。驅逐回國。以免勾留生事。所有入教教民。如能到官自首。亦應免咎既往。而廣。皇仁。合行札飭。札到該縣。立即遵照。遍行曉諭。凡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自新。不必追其既往。並諭知民間。凡有教民之處。准其報明該地方官。聽候安定章程。分別辦理。一面趕將該教士安西滿等。驅遣回國。並由該縣設法保護出境。仍將辦理緣由。及該教士出境日期。稟報查考。毋稍延遲。火速飛速。特札。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湖南南境

湖南湖北兩省教務。向由一主教管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始設主教二員。各司一省教事。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湖南又分南北二境。南境教友五千七百餘。住堂十。會所六十三。公堂十三。小堂三十五。主教總堂在黃沙灣。離衡州府城四里。西教士八。華教士七。修院一。院生八。男小學堂四。男生六十八。女小學堂三。女生四十。育嬰堂三。一在黃沙灣。收養遺孩二百餘口。其他二堂。共養三十六孩。小學堂一。小生二十三。聖方濟各第三會貞女一百二十。

庚子五月。朝廷降滅教之詔。湘撫俞廉三。密札各府州縣。諭令遵旨施行。衡永郴桂道隆文。衡州府裕慶。皆滿人。素懷仇教之心。將密札徧示羣紳。于是陳馮二紳。盡惑鄉愚。糾衆鬧教。地方官任其殺掠。時黃沙灣堂中。有代收任大司鐸德高。與華教士二人。董司鐸哲西。來中國未久。向在東鄉教堂學習華語。六月初七日。偶來總堂。藉相會晤。是夜子刻。府委經廳江志清來言。本城福音堂業經

拆毀。貴堂亦將不免。任大司鐸云。既如是。請卽保護。委員曰。力不從心。惟請函報主教。速回此堂。偕西教士避往漢皋。免遭不測。初八日晨。任大司鐸委華教士曾倫佐。至府署面請設法保護。裕守托病不見。令門丁回言。已奉詔滅教。不能保護。爾等速避可也。曾索閱詔稿。未畢。聞教堂已被火。乘間脫逃。後回湖北沔陽州故里。時范主教懷德。與安司鐸守仁。在耒陽縣建杉木橋地方。巡視造堂工程。任大司鐸發函報主教。因主教有未了事。未卽言旋。將及午刻。羣匪至黃沙灣。闖入總堂。一聲呼殺。毆辱交加。將家具什物。毀槍如洗。一華司鐸混入衆人中逃出。未及於難。任董二司鐸急足登樓。匿身廳房中。約二下鐘之久。匪徒紛擾。不知二司鐸所在。卒有一人呼曰。在此室中。衆乃破門入。相見之下。呆瞪牛响。未下手。二司鐸卽下樓。至大門首。民人麇集庭中。不勝猛浪。或拳打。或槊石。任司鐸力不能支。頃倒于地。旁有教友數人。拚命拉起。拽至堂外。以肩輿舁往北鄉。距城三十里。隱匿農民家。先後一月。六易其居。飢暑交迫。艱苦備嘗。後至漢口。董司鐸以不能出門。回入一室。欲拔關出。

詎窗戶堅不能開。乃折往他處。爲匪所見。立即擒執。或以矛刺。或以棒擊。未轉瞬。已身受重傷。匪拽至堂外。在碼頭近處。裹以絮被。灌以火油。活燒致死。全體歸灰。惟畧剩殘骸。教友收藏之。董瀕死。禱不絕口。向衆曰。予不怨汝曹。未幾死。匪縱火於住屋聖堂育嬰堂。盡成焦土。大小女孩二百餘口。均被劫去。鄰近教民之屋。同付楚人一炬。初九日。主教接任大司鐸之信。偕安司鐸雇舟回衡。擬請地方官救護。不料造禍之人。卽道府與陳馮二紳也。十一日早。舟過東洲釐卡。司事巡丁見爲洋人。喝令速去。俄頃岸上人大聲疾呼。喚集多人。漁船渡船肩於主教船後。未何。民衆咸來。人山人海。集於石鼓書院近處。距卡五里許。距水師營僅里許。主教見勢危急。命停舟東岸楊林廟前。石鼓在西岸。教堂教民家均在西北岸。黃姓漁船。曾姓划子及他船。圍主教之舟。將主教司鐸之銀錢行篋。盡數搶去。曾祥松盪脚划至。請主教乘划登岸。主教信爲美意。偕安司鐸登划。祥松頓起凶謀。強脫主教綢衫。推之上岸。匪執主教司鐸。擊以車棍。破其頭顱。至腦漿流出。時有澄湘水師營某哨弁在旁。不

之禁。任匪橫行。二公手畫聖號。匪云洋人有法術。至今猶畫符。故腦出白血。繼用石塊打二公之身。旋將二公分置兩處。褫其衣。全體赤裸。側臥于地。計受擊之數。主教尤多。安司鐸次之。其受辱有不便明言者。姑諱之。匪以二竹納二公臀孔。各自拔去。流血如注。竹既出。匪納以棍。入更深。直透肋旁而出。安司鐸尤能匍匐。膝行百餘步。至主教前。喚主教求耶穌救。匪朱冬兒見之。忿甚。挖主教二目。懸瀟湘門示衆一日。後不知所之。安公二目亦被挖。或云一眸出。或云未出。隨即氣絕。自午前八下鐘起。至午後二下鐘。主教始歿。其受刑之烈。筆舌難宣。至是天忽昏黑。雷雨交作。空中見一神。有兩翼。此教外廖金華曰。觀而言之。未幾。天復晴。匪以管繩繫二屍頸。拖移四百餘步。挖一大穴。由楊林廟僧。出糠粃木柴洋油。將二屍疊置穴中。安司鐸在上。范主教在下。燃火燒之。至夜三下鐘。火始息。投灰河中。冀滅踪跡。

道府前後迭示通衢。嘉爲義憤。又殊諭各信局。如有教堂教民來往函件。不准遞送。違則究治。是以

音信不通者數月。迨聯軍入京。朝廷懲罪臣。道臺與衡陽縣令連爲一氣。府尊同清泉縣令合作一心。多方蔽辜。爲保全性命地步。十方禪有修道院一。掌院明司鐸。奧國人。率院生逃至北鄉教堂。途中爲匪所見。褫其衣服。盡搶其所有。幸卽跑脫。隱匿教民家。越數日。匪黨搜尋洋人。更甚於前。外教家不敢收藏。連日奔逃五處。難以藏身。擬往漢口避難。道經衡山迎水橋地方。土匪見之。拽至廟前。將司鐸百般凌辱。拳棒交加。嗣有一趙姓醫生。勸阻乃止。未幾。匪燄又起。司鐸遁入深山。三日夜未咽一粒。旋入小村乞食。以力不能支。暈倒在地。一嫗見而憐之。飯以殘食。隱匿室中。後至漢口。病月餘而愈。

游司鐸成章。南司鐸逢泰。均意國人。管永州教務。得衡州總堂被焚之信。聞主教及董安二司鐸致命之慘。扮作鄉民。步行往廣東避難。路過連州。南司鐸尚在客寓。游司鐸將登舟。爲地方痞棍窺破。大聲喊殺。執游司鐸至某宅。司鐸跪地祈禱。預備致命。帶有教友二人。一姓袁。名士旺。亦被拏。且嚇

癡。游司鐸醒之云。爾我將見天主。速發痛悔。予爲爾赦罪。一蔣姓。名西滿。見勢不佳。飛報州尊。李刺史立派弁勇來救。并派人護送至廣東。

沈司鐸光榮。意國人。來華未久。在南鄉堂學習華語。見各堂被焚。無處容身。露宿山林數月。飢懼交迫。後佯作病人。逃往廣東。陸行至連州。僱舟東下。每日船戶百般勒索。恐嚇不休。其苦難以言喻。衡州之難。一揚於外。四鄉人民紛紛仇教。盡毀教堂。而教民家受害不可言狀。其大畧情形如左。

教堂被毀者。黃沙灣總堂。新慈幼堂。盡係洋式老慈幼堂。距總堂不遠塘灣仁愛堂。北鄉堂。地名將軍廟又有慈幼

堂一。養濟院一。聖心書院一。內有小堂一。地名十方塘南鄉教堂。地名占兵町鐵關鋪教堂一。東鄉教堂一。地名

柴冲以住屋衡山縣一堂。地名萬家井常寧一堂。地名烟市又慈幼堂一。耒陽縣東門教堂一。以住屋改成北門外

新天主堂一。杉木橋堂。源頭堂。新城新市堂各一。以住屋作公所永州府富家冲一堂。大塘堰麻子塘一堂。

以田莊爲堂石期市大屋一。以上教堂。或全燬。或拆壞。



各處教友被害者。衡陽縣北鄉。拆毀房屋十三座。抄搶六十六家。黃沙灣毀掠十六家。槍五十餘家。塘灣拆六十五間。槍一百餘家。清泉縣柴冲毀一十七家。槍六十三家。泉溪市拆屋十餘間。槍二十餘家。新市街毀屋三間。槍十餘家。南鄉毀一十八間。槍二十八家。車江槍四家。槍七家。堡和墟拆五家。槍八家。鐵關鋪拆三間。槍六家。衡山縣魚池槍三十家。耒陽縣毀二十餘家。槍二百餘家。常寧縣毀四家。秧田墟毀六家。白沙毀三家。永州府毀二家。槍十餘家。

衡水道示 教堂已毀 寬免無論 義憤一伸 洋人逐行 食教之輩 半係愚民
朝廷例應 准其自新 諭爾軍民 務宜肅清 諄諄告戒 毋違特示

衡州府及衡陽清泉兩縣告示 海疆戰事已開 中國大兵獲勝 既須官民一心 方可同仇
敵愾 食教均屬華種 洋人驅逐根株 朝廷例應寬宏 准其改過自新 諭爾軍民人等
各宜返歸守分

湖南北境

庚子年北境教友九百餘。新守規者二千。主教一員。西教士十四。華教士十三。小堂五。住堂十。男小學堂七。女小學堂六。嬰堂二。收養遺孩四百口。

岳州府臨湘縣教難

龔司鐸離聶家市後。臨邑謠言四起。民人仇教日深。七月初十左右。匪焚聶市教堂。延及教士住屋。教友逃至荒野。匿跡山中。露宿風棲。苦難言狀。守堂司事鄧若亞敬湖北沔陽人。齒德俱尊。多年在湘助理教務。匪見之。刃傷多處。鄧猶強行數步。未轉瞬。卽倒於地。匪投之烈焰中。鄧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置。旣而氣絕。八月初三日匪又至。刀砍堂中訓蒙師。致傷三處。以遇救得免。

沙灘新教堂同時拆毀。教友李永耀。家資盡失。幸未擒獲。有魏北海者。亦蒙童師。逃往江西。始免於難。

湖北

湖北全省教務。向由一主教經理。一千八百七十年。教皇庇護第九。分湖北爲三境。一東境。涵武漢黃安德五府。一西北境。涵鄖襄二府。一西南境。涵荆宜施三府。遂派主教三員。分理各境教務。

東境

東境教友除習守教規者不計外。共一萬九千人。大堂三。以武昌漢口二堂爲最。總堂在武昌。會所二百四十二。公堂小堂共八十九。西教士十四。華教士二十二。修院一。院生二十。男小學堂二十二。小學生一千零三十。漢口有仁慈堂一。意國修女二十一人。經理其事。女生及所收教外遺孩共一千一百七十一口。西文學堂一。學生四十。育嬰堂三。收養小孩二百四十。安老院一。

庚子之亂。東境以兩湖總督張之洞。力保和局。與上海各領事。訂定和約。兩不相擾。故教堂被災頗少。茲以遭難情形。畧記於左。

蕪州五百寺天主堂。於七月初三日。被地匪縱火焚燬。堂內什物均被抄搶。本堂洋教士高維棟。華教士高作霖。先期逃往廣濟。旋往漢口。州境教民被搶者八十餘家。至八月中旬。張制軍派任觀察同高教士前往蕪州。辦理教案。將教民所失賠補了事。

黃梅縣胡世栢天主堂。於七月初十夜。爲匪焚毀。各處匪徒聞風而至。當夜搶教民二十家。翌日孔壠鎮及縣城內外教民房宇。被毀被搶共二十一家。延至九月十二日。沈教士奉派前往。與黃梅縣張大令商辦此案。當卽了結。

廣濟縣田慶二地方。有公堂一所。七月十二夜。武生張蘭亭糾衆燒毀。教民房屋同遭拆毀者。二十餘戶。後經本縣黃大令。與高教士辦理此案。斷令各匪賠補。

隨州于六月二十二日。土匪擁至東山會。將公所與教友屋焚化殆盡。張司鐸雅谷。與衆教友均獲脫逃。二十四日。雙河教民家遭掠。後均以議賠了事。

西北境

西北境奉教最先。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已有耶穌會士傳教其地。後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歸聖方濟各會經理。境中教友一萬一千六百餘。習守教規者二千餘。總堂二。一在老河口。一在穀城縣茶園溝。公堂五十六。會所二百五十六。西教士十。華教士十一。修院一。院生十。公塾一。塾生十四。男女小學堂二十。男女學生共四百三十五。育嬰堂三。男孩四十五。女孩二百九十八。又有寄養民家之孩一百十四口。老人院一。收養無靠老婦十二。聖方濟第三會貞女二十八。管理女嬰堂事務。

庚子六月十七日。河南唐縣小管莊天主堂。與教友三十餘家。房屋資財。盡爲匪徒焚掠。棗陽縣堂中郭司鐸。聞信之下。函報縣令。于十八日早。皮大令帶差前往毗連河南之處。預爲防閑。是日午前有人報石佛寺天主堂。及附近教民二十餘家。於昨夜爲匪焚盡。司鐸華人。先二刻逃入山中。趙司鐸亦華人。星夜遁逃。均未及難。午後又得信。知吉家河教堂亦危。縣中派差三十人。馳往保護。未

到其處。遙見火光燭天。教堂已付一炬。差役與團勇將衆人驅散。教民十餘家。房屋賴以保全。二十晚匪縱火於馬鞍山教堂。立刻成灰燼。東鄉九里崗棗林店棗寺坑謝家寨各會教友聞風胆裂。設席請團紳爲守望相助之計。且多備軍械。藉資抵禦。匪聞之。未敢鹵莽。二十二日。土匪偕馬隊數名。搶太平鎮天主堂。毀其門窗。盡取其物。二十三日南鄉土匪糾合百餘人。大張順清滅洋旗幟。各携刀槍。往平陵店李家樓等處。毀堂中義塾暨住房數座。教友五六十家。同遭毀掠。

楊崗有天主堂一座。教民二十餘家。縣令發差二十餘人。前往駐衛。然謠言日盛。匪勢日張。胡司鐸從縣令意。於二十四日入城避難。是日教堂與教民之屋。盡爲匪徒焚滅。二十五日匪搶楊家壩教堂及教民二十餘家。房屋亦多拆毀。幸賽把總率團丁速來驅匪。故堂屋尙有存者。七月初四日。匪拆南鄉吳家集天主堂。抄搶教友二十餘家。二十七日。土人一百餘。拆璩家灣天主堂。搶教友十餘家。毀房屋五六座。

耿家集熊家集等處。教民亦多被劫。或逼出資。或備筵席。地方官徒循保護虛文。兵差則縱匪庇奸。團練民夫。又復同聲附和。故風波所及。糜爛不可收拾。信友數百家。或蟻聚本城。或鼠竄他域。迨事平回家。其秋禾大半爲人割去。加之居無屋宇。露宿風餐。不堪其苦。

襄陽縣黃龍壩天主堂。於七月初四日。爲土人焚拆。林司鐸賴汛兵救護之力。幸得出險。翌日匪毀太山廟地方教堂。左近教民五六十家。抄搶如洗。縣令李祖蔭。命駕至黃龍壩街。命地保鳴鑼傳集教友立悔教結。又出示令教民背教。由是黃家橋陳新街等處。土豪糾匪多人。逼教友背教。并抄掠教堂義塾。

楊家壩土匪拆堂時。一匪自屋上墮地。立即殞命。爲首燒石佛寺教堂之王某。閱不多日。因演放洋鎗。大指炸落。襄陽縣令李祖蔭。爲張制軍撤省參辦。

穀城縣茶園溝左近。有陳姓土豪。包藏禍心。暗糾數百人。定期搶教堂教戶。教民聞之。驚惶無措。南

主教傳集會長。諭備軍械。作抵禦之計。約定匪黨一來。堂中鳴金爲號。教友咸來助戰。先將育嬰堂女孩。派住教友家。六月二十夜二更時。匪黨齊來。敲聲隆隆。堂中鳴金。傳教友來堂。育嬰堂老幼及修女等。黑夜逃至磨盤山寨。匪知堂中有備。不敢攻而散。但惡心未灰。揚言不毀堂宇。誓不肯休。教友慮之。以細軟諸物。悉運寨內。年壯教友。留守家中。旣而兇信頻至。有言南方匪黨欲來。又稱北方匪黨要到。教士教民俱爲寒心。主教派教友數十名。輪班出探。先是道府派兵三十名。來堂保護。以徐哨官領之。徐頗有異心。二十一日。主教怪徐弁保護不力。形同坐視。徐大肆咆哮。謂如有別意。我長子夭亡。翌日襄陽來報。言徐之長子昨日猝死。七月二十一日。聯軍進京。謠言漸息。教民得樂業如常。

湖北西南境縱有虛驚。幸無大難。

甘肅

甘省教務。向由陝西主教管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始行分析。甘省亦設主教一員。庚子春通省教民三千餘。新守規者三百餘。住堂十四。大小教堂二十三。會所二十四。西教士二十。華教士一。修院一。院生二十七。男女小學堂十。學生共一百九十六。總堂在涼州府城西二十里。

庚子六月。涼州始聞拳匪鬧教之耗。甘省人民。大都貧苦。不與外省事。惟力耕餬口而已。時陶主教出巡甘州肅州二府教務。公然往來。無意外之患。比國商會人員費某。與繙譯林某等。自北徂南。窺探全省物產。亦無阻擾情事。迨至肅州。聞東方鬧教。後巡向蘭州進發。七月初有拳匪數人。潛入涼州境內。徧貼匿名揭帖。事聞有司。飭差扯去。不數日。謠言大熾。陶主教往謁涼州道白觀察。白接見如禮。面許保護。武威縣卽出告示。嚴戒匪徒造禍。十三日天津開仗之耗。緊急逾恒。一時城廂哄傳。

謂

皇太后定於七月十八日下令盡殺洋人。滅天主教。教外人懼池魚殃及。搬徙紛紛。時適堂中造屋。匠人每夕至遠村投宿。惟教士如常作事。未介於懷。八月十四日謠言復起。謂

皇太后已出京。拳匪來犯甘肅。此言確似可信。因總督札飭地方官。諭西教士回國。各處教堂。除慶府外。均接此諭。教士不聽。謂未奉主教札。不克離此。主教在涼州總堂。華官於八月二十五日。亦往催行。先是甘省耶穌教牧師三十餘人。於七月十七日由涼州起程出境。比國商會人員。於八月中由蘭州他往。惟天主教教士未搬動。涼州首縣親赴總堂。與周翼二教士。久談之後。出總督札文。大旨謂奉 上諭。着令洋人回國。本部堂力不能保護。因飭教士西歸。一路由地方官派兵護送等因。二教士轉告主教。主教謂甘省現屬平安。居此可無意外之虞。若起駕東行。深入拳匪巢穴。是自投羅網。斷乎不可。况憲臺果竭力保護。敝主教與衆教士必安居無害也。總督亦知教士他往。不啻自投虎口。故得主教覆語。不復催逼。既而出示嚴拿拳匪。并緝捕鎗斃德公使之兇犯。小民知之。俱爲歛

迹。甘州太守。及徽縣令。緝匪尤嚴。惟寧夏地方官。准買二十四頃地。教中婦女。至今尙有未回者。肅州刺史出示諭教民背教。司事和義泰勇敢出衆。不特己不背教。且阻新教友立背教切結。結爲本城某教友所書。列有多名。令人同背。故司事阻之。後刺史以祁教士之請。并奉甘州府諭。收回逼教民背教之告示。他處教堂。均獲保全。慶陽府紳董。聚議一日。商拆教堂。見地方官不動聲色。皆喪氣而散。八月十五日。法領事篷思君。電詢陶主教被難若何。主教以未受害答之。自是相安無事。

浙江

杭州於元代已有主教。嗣以歷朝禁教。功令森嚴。教友漸形絕迹。一千六百九十六年。浙江教化復行。教皇派主教一員。管理全省教務。後改歸福建主教帶理。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浙江與福建分析。以一主教兼理豫浙兩省教務。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浙省又與豫省分。遂有一主教專理浙江教事。庚子夏。北省拳匪造亂。衢臺兩府土匪。乘機起事。與教堂爲難。諸暨縣城內教堂。教士宅。書房。廳堂。又楊家樓地方新教堂。及教士住宅。均於六月十五日。爲土匪串通白旗黨四千餘人。焚毀盡淨。堂中之物。悉數搶去。縣令嫉教如仇。任匪施害。諸暨境內教民百餘家。均遭焚搶。地方官發兵差拏捉教民。擾害萬狀。餘姚縣境內教民二十餘家。於六月間。爲土匪槍毀。縣尊袖手旁觀。任匪擾害。黃巖縣柵橋地方。大教堂及教士住宅。爲四百餘匪。先槍後焚。頓成焦土。教士則身受重傷。知縣知之。不出彈壓。寧海縣境內中胡溪邊。鳳臺三處教堂。於六月間。爲匪首王錫彤。率黨數百人。盡行拆燬。知

縣姑息養奸。有心害教。故匪勢猖狂。至於如此。台州府屬黃寧二邑境內。教民三百餘家。房屋產業。均遭焚掠。所有田禾。爲人佔刈。信友致命者一人。永嘉縣境內。菰溪下乘二教堂。與教士住宅。均於六七月間爲土匪焚毀。瑞安縣境內。杜山頭大教堂與教士住宅。又馬社湯岙二教堂。均於六月間爲拳民舉火焚毀。平陽縣與蕭江渡教堂。匪於六月間毀之。樂清縣境內。里岙郭路二教堂。於閏八月十九日。爲匪數百人。焚搶無遺。玉環廳境內。清港深浦二處教堂。於六月間爲劣紳促土匪搶毀。教民無以爲生。慘難言喻。温州府各屬教民共一百三十餘家。業產什物。均遭抄搶。西安縣城內教堂書院。與教士住宅。於六月二十四日。爲營勇拆毀。堂中什物。及闔府教士衣物。并洋疋壹千二百圓。均經搶去。縣西麻篷村司事王志仁。爲匪徒剜眼別足。江山縣教堂與教士住宅。於六月間焚毀。並斃教友二命。常山縣赤桐廬縣境內。塘福莊教堂。於七月間爲土匪數百人。搶毀一空。教民十餘家。同遭浩劫。

江西

明季利瑪竇來華。自廣東入京。取道贛州吉安。以教道化人。卽有人信教。是爲江西省傳教始基。厥後信友漸繁。教士常駐其地。建屋收徒。蒸蒸日上。一千六百九十六年。教皇音諾增爵第十二。簡放貝訥文爲江西主教。一千七百九年貝病歿。教皇諭福建主教兼管浙江江西兩省事務。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江浙與福建分。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江西又與浙江分。遂設專管江西主教。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教皇良第十三。分江西爲南北兩境。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分爲三境。遂有東南北三境名目。庚子之亂。北境三府。惟一堂被火。其餘俱慶安全。耶主教有一西函。謂教友以不肯背教。卒至捨命。新教友受災尤巨。田禾屋產。被搶無遺。因之露宿風餐。不勝其苦。各教士救援心切。仗助乏資。教民沿途乞食。慘不忍觀。教民訴官。反被斥逐。

東境教友一萬八百六十八人。新守規者六百十五。公堂十三。小堂三十四。住堂五。會所二百有五。總

堂在撫州府。西教士華教士各十。修院一。院生五。男小學堂三十二。男生四百十一。女小學堂五十九。女生七百六十一。教經學堂十一。教一百五十人。育嬰堂五。收養女孩一千五百。安老院一。內老婦三十五。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五二十日。建屬南豐紳民。聞北省拳匪鬧教。遂起滅教之謠。六月二十日。聞饒屬景德鎮有黃令自南京來。在該鎮募兵。漫無紀律。并帶多人。將該鎮教堂及教民家搶燬。李春圃司鐸冒雨逃入山林。衣履均濕。經三晝夜。始繞道至饒郡大堂。黃令所募新兵。乘舟往江甯。路經饒郡。登岸呼喚匪類。將郡城大堂。仁慈堂。醫院。男女義塾。養老堂。麻瘋院。及教民數十家。搶燬殆盡。並將總司鐸陶文膳擊傷頭額。血流如注。幸陳縣令急救得免。其餘司鐸。陸續逃往九江。撫屬崇麓村教堂。嬰堂。男女義塾。俱經搶焚。後滅教之謠。日甚一日。時劉木齋傅曉東二司鐸同居縣屬險注村教堂。有朝不及暮。夕不待旦之慮。至七月初八日。匪黨果將離城十里之三港村大教堂。男女義塾

及十餘教民家盡行搶燬。教民逃散。初九日早。凶耗頻來。午後一點鐘。劉傅二司鐸逃出險注村。匪將此村教堂男女義塾及教民數十家。亦行搶掠。繼之以火。教民分遁。時有一年少孕婦逃往鄰村。被匪首符楚之子。名歪俾者瞥見。立即追至。拳打脚踢。登時畢命。三十日。匪將建昌府城內教堂男女義塾養老堂等。搶燬無遺。八月初一日。又將七九二都村各教堂修院男女義塾嬰堂。概行搶燬。初三日將黃義興茶棧住宅搶燬。旋聞饒屬安仁縣鄧家埠大教堂男女義塾及教民二十餘家盡被搶焚。而吳曙閻司鐸。由官兵救出。送至鄉村。該村教民護送吳司鐸至撫州府教堂。該教民回家。族人惡其護送司鐸前往撫州。因重毆之。後拖至山谷中活埋死。聞事平後。南豐縣屬鬧教莠民。監斃二名。被兵追拏。嚇死二名。又匪首符楚之子名歪俾者。於次年三月拏解到省。秋審後。十月間被斬首。建昌府屬發傳單之劣生二名。是歲冬。因驚隕命。又監斃二名。饒屬安仁縣。鬧教莠民。監斃三名。此江西東境各府縣教士教民被難之大畧情形也。

南境教友五千五百人。新守規者不在此數。住堂五。會所一百四十四。總堂在吉安府。西教士十一。華教士六。修院一。院生二十六。女小學堂十四。女生二百三十六。男小學堂五。男生一百五十三。女嬰堂三。收養女孩三百十六。男嬰堂一。收養男孩四十三。仁愛會修女十。管理女嬰堂事務。

廬陵縣教難

吉安府廬陵縣南關監橋地方。向有天主堂一座。因地面隘小。無餘地可以推築。故光緒六年。在南關右三堡地方。添購基址。建造大堂及主教署修道院育嬰堂義學醫院等。規模宏敞。早已大備。庚子五月。北省拳匪開鬧教之釁。江西東北各府縣。所有教堂教民。先罹其禍。至七月初十後。吉安府境內。亦有滅教之謠。揭帖徧張。約期二十四日滅教。旋聞兩江總督劉峴帥。與西人立東南各省兩不相擾之約。匪人聞之。不敢生事。嗣見地方官。以峴帥之札。置若罔聞。加以省憲委王毓鋆前來吉郡。率紳士繕造教民戶冊。於是謠誣更熾。聲如鼎沸。水師統帶項世雄。及哨弁等。捏言教堂有砲火。

誣以酒桶爲火藥桶。百姓無知。心更浮動。八月初七日十下鐘。藍橋教堂被搶。堂樓屋宇。悉付一炬。未移時。右三堡大堂被圍。兵奔馳來彈壓。不過徒循故事。印委各員。無一至者。末後廬陵令遣人來堂。迫令主教司鐸等。急登砲船。避往他處。行未三里。遙見教堂燃火。烈焰冲天。至二十里外。改坐民船到省。初七之晚。匪搶城內教民店戶。凡五十餘家。教中男婦老幼。俱於黑暗中逃命。匪亂搶時。城守營勇丁及地保等。高擎燈籠。大呼不要搶錯。搶錯了要殺頭的。視此情形。顯係官令鬧教。故各州縣如永豐吉水泰和等。所屬教戶教堂。同時遭害。教民離流之苦。非筆舌所能宣。惟安福萬安龍泉永寧蓮花廳等處。教民尙幸安泰。此吉郡教難之情形也。

贛郡教難

贛郡城內天主堂與道鎮兩署。近如咫尺。七月十三日。郡民擁入堂中。洶洶騷擾。徐司鐸遣人至文武衙門告急。涂巡道辭以出署拜客。何鎮軍答以無兵保護。賈太守臥病在牀。惟彭令來場。坐視兵

民肆搶。直至火燬教堂頭門。始飭撲救。用免池魚之禍。徐聞安三教士奔入道署。署中兵役。舞刀弄槍。故作欲殺之狀。既而彭令來會。促教士下舟赴滬。教士從之。所有育嬰堂中嬰女。彭令收入縣署。二十四日距城二十里之坪路教堂。燬爲焦土。教民二百餘戶。盡遭洗槍。男婦老幼。流離失所。露宿野行。饑寒交迫。困苦之情。不可言喻。

信豐教難

信豐縣李令用曾。出示查拿教民。勒令背教。面諭城廂局員。暨八坊五帮紳耆。不准在縣境中。留教民踪跡。并罰教民銀兩。所獲教民。先行責押。後取悔教切結。凡教民之財物。一任紳民肆掠。遂至百餘戶。屋宇拆毀。搶洗一空。教民受刑受罰。至傷重垂危者。不一而足。

安遠教難

安遠縣門丁張某。蠹差李某。劣紳賴某等。爲首仇教。細毆教民。勒索財帛。朱大令刑斃教民胡來一

名。誣拏薛昌華等羈囚久之。

南康教難

南康縣距城三十里土大窩地方。向有教堂育嬰堂義學堂及司鐸住房等。附近教民三百餘戶。拳亂之際。朱令發兵二十名到堂保衛。不料營兵滋擾。不亞於匪。朱令無可如何。促江司鐸到縣。未移時。教堂與數村教民屋宇。次第被燬。教民有負傷者。有斃命者。顛沛流離。出奔累月。大窩裡陳姓教友。致命者十一人。茲將其姓氏年歲錄左。

貞女瑪利亞年五十餘。係陳若瑟神父之親姊。匪進村時。偕其姊撒羅默。引二侄孫奔逸。行未遠。卽被匪徒攔住。先擊二侄孫。及撒羅默。瑪利亞見之心痛。向惡徒曰。彼等小孩老人。何能受此慘酷。懇你們饒恕他們。倘你們必欲害奉教人。我在此。擊我可也。匪卽轉身。以亂刀砍瑪利亞。立卽倒地。未幾氣絕。撒羅默亦自幼守貞。年已七十餘。受重傷五處。不久亦死。陳景祥乃若瑟神父之親兄。生平

以耕田爲業。前數日嘗語人曰。吾儕當預備致命。二十八日果被殺。得致命之榮。陳葛斯默係景祥之侄。年在五十左右。數月傭工於外。比聞難作。欣然回家。亦于二十八日致命。貞女陳路濟亞年四十有八。身患瘋症。已數年於茲矣。難作。兇徒三四人。持槍問曰。汝家他人安在。答曰不知。復問曰。汝家之物寄藏何處。又答曰不知。兇徒忿甚。擊刀亂劈。立即殞命。陳路爵年七十有九。赴鄰村外教友家。不納。乃往他處。行未遠。爲匪追及。路爵獻身於天主。惡徒亂砍。立死刀下。陳金多年七十有八。奔走于途。匪見而殺之。陳保祿年三十餘。初匿廁中。匪四面圍捉。保祿躍入池中。匪以長矛刺死。池水爲赤。黃塘尾陳味增爵係陳伯多祿之叔。年四十餘。胆甚小。見匪徒前來。心神慌亂。躲入大窩裡某教友樓上。匪縱火燒樓。遂死於火。陳神父之叔保祿。年八十餘矣。艱于行。匪砍之倒地。意其已死。故舍之而去。不料保祿尙能夙行。待匪去後。強步回家。坐於門首。他匪一隊。經其地。見保祿。謂之曰。你老人家老了。硬地難坐。我給你禾草棉絮墊坐。語畢。將保祿裹以棉絮。置之草上。燃火燒之。不久卽

死。虎形頭地方。陳亞立山年四十餘。二十八日出逃。日夜驚走。飢餓難堪。扮作乞丐。向教外人乞食。爲一嚴姓匪人窺破。拽回大窩裡。繫於樹。燃鎗擊之。連放三鎗。皆不發。匪以爲不祥。棄鎗疾走。別有一匪。兇狠如虎。上前對肚一刀。舉脚踢之。肚分爲二。挖其心而去。羅全劉神父之叔伯多祿。年八十餘。在大窩裡堂司門。走時見後面教友被匪追及。欲往救之。一轉頭間。路旁突來數匪。連砍五刀。昏倒于地。未死。數晝夜在外。傷處腫爛。艱苦萬分。後有人擡回家中。調治久之而愈。諸致命者之尸。曝露十餘日。直至惡徒斂跡。教友陸續回家。始行收殮。

陝西北境

明季天主教入陝西北境。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山西。陝西。甘肅。新疆。伊犁。庫倫。索等處。均屬一主教管轄。後山陝分省自治。陝西主教。仍轄甘新等處教務。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甘肅分出。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又將漢中興安分出。惟留五府五州。教友二萬四千餘。習守教規者。四千二百餘。公所一百四十九。小堂五十七。會堂二百十三。大學堂一。學生三十。小學堂二。學生九十一。義學三十。學生五百一十八。養濟院五。養病院二。女保赤會二。女孩三百二十二。寄養教友家者。五百三十。男保赤會一。男孩三十九。英法文學堂二。學生四十二。女學堂二。女學生六十。西國修女二十四。總堂在西安省城內。副總堂在高陵縣西北通遠坊。距城七里。大學堂育嬰堂均在此。己亥七月。渭南下邽鎮哥老會首陳鵬。係已革道員。聚徒數十人起事。到處揭貼。揚言毀教滅洋。值大雨連綿四十餘日。平地波瀾。未得志。被擒解省城。魏帥光燾欲縱之。端午帥任臬司不可。借藩司糧道。當夜請

王命將陳正法。次晨。其黨羽千餘人。集關外謀劫陳鵬。未果。嚙之入骨。庚子夏。午帥著藩護院。謠言四起。哥老拳團紅燈。聯爲一氣。技癢欲試而不得。蓋爲午帥鉗制耳。高陵令徐錫璣。三原縣令歐炳琳。臨潼縣令施邵等。均因庇匪撤參。怨讟若狂。切齒殊恒。恨不能滅此而朝食焉。爰布匿名帖。蠱惑煽動。伎倆百端。謂教民備器械。謀造反。故有賣牛買刀之謠。午帥出示彈壓。有賣牛買刀。係屬何事。想爾教民。必不爲此等語。比奉僞旨之後。殺洋滅教之傳益緊。高陵縣書孺子等。揭竿倡亂。潛謀不軌。午帥捕五人而殺之。民匪大譁。謂午帥吃洋教。受主教賄十萬金。自將軍司道以及佐貳。僉責午帥抗旨不臣。嘖有煩言。午帥曰。余爲大局計。爾中有能任將來大局者。願以僞旨付之。否則吾首可斷。僞旨不能行也。遂出示保護。並飭通屬一體保護。于是撫院三堂上。並照壁上。與保護告示。並貼紫印匿名帖。大書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殺端方之語。一時官場騷擾紛紛。各懷叵測。午帥患之。一夜髮白且病。匪聞之大悅。謂被大師兄鑿察。午帥派劉統領琦。率馬隊梭巡高陵一帶偵探。以資

保護。時堂中亦備一切。以防不測。後接山西主教被給遇害之信。不敢專恃官場保護。是以各處教友均各自由。有死守者。有坑財遠颺者。紛紛不已。少男弱女。攀拮登山。藉以苟延殘喘。聞之酸鼻。目不忍觀。午帥仍致函慰之。有一日有我。卽一日無事之句。嗣兩宮蒙塵西狩。欲幸長安。端董從之。忌午帥甚。欲頃之。傳旨。電告午帥云。老佛爺爲教民所窘。恨甚。故入關不欲再覩教民踵跡。着卽火速督剿罄盡云云。午帥未之理。端董抵潼關。聞關中教民無恙。忿甚。誓不欲生。主教亦不願避。電詢漢口領事。回電云。凶多吉少。且扈鑾多匪。恐入關不受約束。故權率泰西修女數十人避之爲妙。一時城鄉哄傳。兩宮抵長安。將斬端方。以正抗旨妄殺之罪。群匪聞之稱快。教民則寒心。詎抵長安。卽遣端董毓賢之徒。配戍軍臺。午帥卽請主教回堂。放心無慮。一面出示拿匪。安民保教。適穆思理胡仁海二神父進省。爲甘軍守門吏留阻。窘苦之。且報將軍某拿斬。從者飛報午帥。卽乘馬覲兩宮。旋奉旨持劍逕抵北門。問二神父好。嚴飭保護。有妄動者。就地斬決。比將軍某到。聞之喪氣而返。繼又

奉旨慰問送館。次早派馬隊往迎之。護送到堂。二神父謁拜午帥。晤談良久。自此以後諸王公員勒部員各大憲均來堂拜會。日無寧晷。風平浪靜。妖氛一掃而清。時值大飢。又發倉糧數百石。派送
到堂。以賑教中貧戶。庚子之難。陝西所以得保全而無大害者。端午帥之力也。

吳堡縣武安國致命

武安國聖名瑪爾谷。安堡縣薛家塬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卽道光二十八年也。稍長。雙親見背。依兄遭荒。逃往山西。江主教付洗。置伊於廚。伊兄開藥舖生理。越七年。二人議歸梓里。或可引親友入正道。是以兄留弟歸。主教准娶一外教女。後亦受洗。生五男二女。皆善育之。長女子歸山西某教友。庚子拳匪仇教。七月十七日。前村人薛九如。勸安國暫從權宜。口背心信。明哲保身。他日事平。照常念經。似無不可。安國嘆曰。惡。是何言歟。我敬天主。已歷年所。胡爲勸我改教。千萬不能。次日卽被橫溝匪首陳有漢。封採芹。追至卜算溝。逼令出教。安國唾斥曰。你說什麼話。什麼

話。於是三人互戰多時。突來一匪助戰。有名李義常者。率數匪上前。巧言曰。你小心。不要拿鎌刀傷我。我是好人。特來救你。安國被給。信之一停手。卽被李義常奪取鎌刀。陳有漢乘勢用長鎗刺倒安國。在旁匪徒一齊下手。亂打亂砍。展轉氣絕。以上情節。皆拳匪李義常等誇口傳出。外教人董盛。安國之侄武成志等親耳聽之。述於教友武安朝李泰常者也。後至二十七年。經官驗屍。尙見半截四稜鎚尖。仍插在屍腿上。安國致命時。太陽下有光雲。現樓閣形。日左右發極大光輝。如金色。美麗非常。此爲遠近大衆所覩。山西境內亦相傳如此。武成才之妻。自言夢伊叔呼伊抬頭快看。我光彩不光彩。我如今升天了。遂展兩臂發大光。榮耀無比云云。可信與否。不敢武斷。安國之妻。見家破人亡。抱一二歲嬰兒。率同十一歲之童養媳。匿河灘大石後。爲拳匪薛九如瞥見。嘯聚群匪捉拿。巧言辱詈。安國妻向匪等叩首求饒。連聲說我再不敢了。匪罵曰。無論如何求情。總不饒你們。遂掘一巨穴。納三人於內。活埋之。長子名教成年十九。據拳匪薛金才言。已向匪磕頭。聲言背教。然未邀允許。反

被鎗刺落崖。未死扒入一曠窖。匪聚柴門首焚死。次子信成年十五逃匿。迄今無踪影。四子候成八歲。亦被刀砍。落水渠內。匪擁土活埋之。次女六歲逃出。爲匪刀傷膀肱。又受鎗刺而亡。惟三子愛成。脫逃。未及於難。以上各情節。係外教車逢安之妻。自田中回。親目見之。

華縣陽峪天主堂。係法國穆司鐸建造。凡五間。高五丈。小而雅觀。庚子暮夏。土匪拳匪嘯聚蠶起。將門窗搗毀。物件則蓆捲一空。付之一炬。並將堂隣教友數家。亦掠焚之。幸未傷人。議和後。賠修新堂一所。教友則諒恤了結。

延安榆林綏德各屬。均有教民。坐堂在懷遠縣。保赤會學堂亦在焉。副坐堂在綏德縣李家砭。庚子五月間。該處教外人。擄拾種種風聲。附和流傳。希圖驚亂人心。蓋垂涎教堂產業。恨不能奪而有也。旣而山西起事。蒙古人道經此處。津津焉抵掌而談。人心大亂。習教者多萌退志。教友則慌懼無措。孟高二司鐸相商抵禦之法。傳集教民守望。而教民以該堂無垣可據。又無鎗炮可恃。殊以爲難。力

勸二司鐸暫避其鋒。適山西安司鐸李司鐸馬六品。逃難抵至。知大局已濫。恐不能免。坐以待斃。不若權避爲上策。故相偕乘馬向甯條梁小橋畔而去。路過一鎮。鎮人賽神演戲。突見伊等異言異服。窘迫之。伊等捷足而奔。策馬而颺。得免。是夜高司鐸坐馬解韁而逸。尋之不獲。一時進退維谷。又恐被人猜破。於是各尋方便。孟安李馬四位皆西人。仍向小橋畔去。偕一僕。名侯奧子。束裝如賣醫人。向甘肅慶陽府而走。沿途藉醫乞討。衣衫凋敝。露肘決踵。狼狽至極。八月後。聞各處張貼

上諭。剿拳護教。始安心回陝西。僕僕風塵。經歷數月。已非本來面目。比抵總堂。無有識者。伊欲奪門強進。闖人攔之。後聞言方識。一時上下歡樂。喜慶生全。孟司鐸抵小橋畔後。偕同守禦五十餘日。斃紅燈照女子二人。拳匪二十餘人。主教照會端午帥。遣兵往迎。滙銀百兩。以爲路費。該兵心變。與蒙古人計議。欲中途害之。後以被匪徒追殺。兵少不敷。抵禦爲辭。幸榆延鎮臺知之。遣兵護之。故未遭不測。平安而回。榆延綏等處教堂產業。爲外教人霸佔。屋宇則居之。田則耕之。鼓腹拍胸。竊喜發了洋

財。聲稱洋教已滅。永無人問鼎矣。滿心歡悅。大言不慙。詎二十七年經官追還。始各奔走惶汗。迄今猶覺赧顏。各州縣雖有謠言風波。教友逃跑。蕩財棄業。要皆未受大害。不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已。

郿縣許保祿致命

郿縣齊家寨一巨鎮也。距縣城二十里。爲秦蜀往來終南捷徑。人烟稠密。商賈雲集。民俗素稱強悍。好鬥訟。兼之各省客戶遊民。聚食於此。而以四川湖廣人居多。大都會匪。是以上人黠者富者亦入會。爲營利計也。其人恨教友如眼中釘。有名黨大爺者。居則堂皇鼎食。出則非轎卽馬。扈從人役。擎刀荷鎗。森森然。駭人耳目。岐山縣令崔驥遠。郿縣令胡榮光。均屬匪目。往往赴會。每次必宰牛數十頭。公然聚會。聲勢赫赫。庚子年久旱成災。關中大飢。各處飢民逃往四川。道途相望。將子女擲遺於路。呱呱不忍聞。本堂盧神父慎修。命許保祿藉醫周遊。撫慰收育。瀕死者代洗之。拳匪煽惑鼓噪。揚

言保祿偷小兒眼光。不知害了多少性命。聞者酸鼻。咸抱不平。又設計賄誘一單警丐。並一不識姓名之雙瞎乞兒。教之誣賴以爲証。奈不得其時。又不敢貿貿下手。至辛丑正月二十日。衆人集市。適保祿在一舖門首買物。單眼瞎子。突來索錢。聲稱前盜其一眼光。曾許錢五千文。叮嚀勿露。因遲不給。故此眼猶幸得全。迄今竟食言反汗等語。時那個乞兒在旁哭喊。觀者問故。答云。前數日一位先生給我十幾個錢。以手摸揣我眼。只覺格沁一下。兩眼卽瞎了。先生教我悄悄勿喊。許給我饒。後竟再不見他了。如今聽見說話的。就是那先生。一時衆人狂呼下手。打。打死。打死。卽將保祿放倒。持腿拉到鄉保家。鄉保不在。遂拖游四街。適四街紳董均聚某紳家宴。聞喊齊出。見人山人海。又聞種種不情之事。喝令結實打倒。拋水池淹死。棄萬人坑。衆人得令。狂呼亂打。拳棒交加。身無完膚。保祿被打時。一味含忍。默不出語。一教友自遠勸其勿忘天主。伊忽高聲應曰。我心常記天主。不知何時手中捲一小石。堅持不擲。不知何故。後竟漬在水池內。復撈出拉至距鎮二里許。拋於萬人坑。此坑係

專埋餓死之人。時有本會一女教友尾之。勸其記念天主。伊雖不能言。心尙明白。聞天主二字。雙目墮淚。顯其記着天主。及忍苦情形。有一狠心人。以三角形大石塊擲下。正中伊頭頂。將頭鑿一三角大穴。然猶未死。衆人復提出送縣。置於大堂。天已晚。官出。喝令衆人回去。明日好審。嗣以天寒。飭役擡出寄店內。次日味爽氣絕。年四十八歲。經官草草驗而厝之。後盧神父詳稟上憲。將二瞽並二兇手收獄瘦死。地方官撤任。罰紳董錢二千串。在該鎮建一天主堂。以雪大冤。後再飭劉統領琦率馬隊剿之。匪勢始殺。按保祿名景堂。係乾州屬武功許家崖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自幼隨父業農。年十七。萌幫助傳教之念。遂相本堂呂方濟各神父。因本性純篤。善盡本分。敬愛天主。超乎尋常。故所歷之處。人皆慕而稱讚之。器重之。甚有以聖者期之。稍暇。專讀文字。稍知醫學。熟習聖教道理。年二十六。復歸務農。光緒六年饑荒。盡失家產。與兄嫂姪輩逃荒。搬往郿縣黃家村而居焉。因舉止公正。接納忠直。羣舉爲該處會長。事無巨細。謹慎小心。并施藥救人。代洗教外病孩不少。

陝西南境

南境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始設主教一員。教友一萬二百人。新守規者三百十六人。住堂七。公所四十五。會堂三十九。小堂二十六。西教士十五。華教士三。修院一。院生十二。男學堂一。男生五十。女學堂一。女生四十。讀經學堂二。學生七十二。所收遺孩寄養民家者。一百六十。育嬰堂二。收養男孩十八。女孩一百八十。男女老人院各一。意國修女八。管女嬰堂事務。

庚子之難。陝西南境亦有人致命。鞏羌州燕子塢村郭西德神父。周雅各伯長隨。楊興隆司事。暨新守規之李占鰲。黃萬魁。黃忠義。何文堂。唐賢關。趙全桂父子。胡鳳山。沈榮。余天喜。均受重傷。卒至致命。初彼處謠言頓起。哄傳他省教堂。業經毀敗。教士未介意。以爲此平安地。詎有意外之虞。郭神父於四五月間。傳教於某會。事畢後。週行多處。勸化外教。遇貧不能存活者。解囊稍助。時值年饑。故餓夫孔多。由是入教者。有七百餘人之多。自朝廷降禁教之諭。風波頓作。災難突興。郭神父身處其危。

知將不免。然爲守護教友。不願他往。迨無法支持。教友敦勸暫避。始決計別借棲枝。六月廿四晚帶長隨一。司事一。挑夫三。騎馬首途。方過某河。太陽將下。卡官向與神父相識。飭人來請入署。神父允之。談未久。卽欲起行。卡官曰。土人結會成羣。與貴司鐸爲難。此行必不妥。不如返駕爲愈。未旋踵。聞鳴礮三聲。衆人持械執火。紛至沓來。呼曰快拿洋人。卡官懼。勸神父由後門出。郭立時走避。方登山。衆人已追至。舉刀力砍。臂面俱傷。卽鮮血淋漓。全身抖顫。匪捆以索。拽至大路。衆匪大喜。棄神父於路。入肆飲酒。嗣以臭水注神父口。郭誦經。匪百般譏之。撕其衣。燒其膚。終宵達旦。殘虐萬分。二十五日晨。神父已垂危。無生人狀。然猶祈禱不止。衆人拉至河邊。猛刺數鎗而死。匪割其首。裂其手足。悉棄河中。其馬爲割首者所得。以爲報。隨神父之司事挑夫早被捆縛。匪殺神父之後。亦殺之。其屍投于河。不知其所之。鞞羌州官聞神父被殺之信。卽往犯案處查驗。豈是。然未嘗阻。故匪勢益盛。又殺教友六人。其餘教友或出資。或奔避。地方官逼教士出境。教士毅然却之。迨西人入京。

兩宮西行。匪乃不敢爲難。然未三年風波又起。七教友致命。內司事一。新守規者二。受洗者四。

廈門

福建全省。向由一主教總理教務。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教皇良第十三。另設主教一員。專管泉州漳州臺灣澎湖教務。總堂在廈門。自中國以臺澎讓于日本。二島信人仍屬廈門主教管理。全境教民五千二百二十四。內一千七百三十七在臺灣。泉漳住堂十六。會所五十。公堂十二。臺灣住堂十。會所十八。公堂六。全境西教士二十六。華教士二。修院一。院生十四。男小學堂二十五。男生三百。女小學堂十三。女生一百二十。育嬰堂五。收養女孩一百七十八。又有寄養民家者。三百六十八。聖多明我第三會修女十四。管理女嬰堂事務。

拳匪肇禍之秋。漳州詔安縣境。有教友沈龍秋。被東沈村人。乘夜圍擊。挖去雙眼。全家五口。被禁宗祠中五日。詔安縣楊大令。下鄉彈壓。反爲匪人所窘。幸有紳士出首調停。大令得脫難回衙。龍秋一家。亦得放釋。新奉教數家。與詔安教堂盡受搶毀。官未之禁。故匪更熾張。向教民索銀。名爲衙費。

不從則抄搶一空。教民出資。及被搶者。實繁有徒。蠟月底。亂事已平。黎主教函請法領事。轉請許制軍究辦。制軍允之。電飭漳州鎮暨孫太守會同劉司鐸。前往詔安勘驗教堂教民被害情形。以酌賠了事。他處教堂教民。均無大難。

江南

庚子六月。安徽各州縣謠言四起。欲與教堂爲難。當道善爲防閑。匪徒不敢滋事。六月十五日江西景德鎮教堂。爲匪所燬。於是婺源縣衆無賴相率效尤。將董門西式大堂。與左近洋樓付之一炬。此堂工程浩大。安撫王之春中丞。命酌賠若干金了事。將爲首滋事之人。按法懲辦。

宿松耿司鐸亦被匪擾。備受驚惶。遣回安慶堂中。不勝狼狽。男女學堂。亦卽閉歇。事平後。地方官酌補幾許。隨卽息事。

建德縣永豐鎮有教堂一。七月初七夜。爲鄰境鄱陽縣土匪所燬。青山橋地方有住堂一。於閏八月初八夜。土匪燒其頭門。以教民灌救得力。立行息火。是月十一日。鐵爐保汪姓教友。突有江西匪類三十餘人。掠其店舖。擒其人而去。後以二百金贖回。皖撫王中丞。札委余大令鼎鏞。帶砲兵五十名。前往辦理。與建德張大令議賠若干。匪首王海濤。永遠監禁。地方乃安靖。

青陽教難

青陽一帶傳教士。姓孟名惟禮。意國人。庚子初夏。孟在鄉間巡視教民。比返。見民心已變。向與教友交頗善者。今已視同行路。詢其故。則以謠言四布。將與教堂爲難。會總司鐸函招孟公往石埭縣接受紳董所贈匾額。青陽縣令知之。勸孟公不赴招。用免不測之禍。總司鐸又來函催迫。孟乃往。六月初十日早登程。傍晚宿陵陽鎮教堂。十一日抵石埭。十二日接受匾額。十三日午刻回陵陽鎮。是夜九下鐘。一人來堂出惡言。堂中人斥之。互相口角。率將其人綁縛於柱。孟致函本鎮委員。委員來堂。商久之。始將其人釋出。俄頃。大衆齊來。洶洶其勢。孟懼。自後門出。衆人知之。立踵其後。至某處水田邊。孟與匪對面立。時值六月十五。月未明。匪不敢近。惟投泥塊如干。中孟胸臆。先後約立二十分鐘。孟憂甚。不知所措。無何。教堂上烟起。知已燃火。匪圖搶物。紛紛散去。哨官陳某亦在場。見羣匪已散。謂孟曰。他處皆不安。不如到董事審天臣處。孟然之。乃往。審君納之。待之善。時至夜半。乘轎回青陽。

翌晨始到。知縣謝大令聞之。卽來謁慰。發差至陵陽鎮。將首犯拿到。送還匪人所搶堂中之騾。

四川

四川于一千六百八十四年。已設主教兼理雲貴兩省教務。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雲貴與四川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貴州與四川分。遂有專管四川主教。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四川分兩境。一在西北。一在東南。由二主教理事。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東南又分二境。爰有川東主教川南主教之稱。

庚子匪亂。惟川南教堂大受蹂躪。其他二境徒受驚惶。尙無大難。川南于庚子六月十三日。邛州平陽。匪徒數百人。搶本處教堂。十四夜搶蒲江教堂。十八日名山縣教堂被焚。旋于六七兩月內。邛蒲大邑名山丹甯雅州犍爲富順叙州等所屬教堂。及教友數百家。劫焚殆盡。數千教友。妻離子散。避難荒郊。幕天席地。其苦不可言狀。富順縣自流井地方。教友遭難尤甚。彼處有大堂二。規模洪廠。輪煥美觀。又有會所一。濟貧院一。于七月初六日。均被匪人滅毀。楊宋二教士法人。連日被緝。匿跡官衙。衆民呼殺。勢甚洶洶。官乃設法送至富順縣教堂。計川南教堂教友所失財產屋宇不下百萬金。

至八月底。教友尙流離失所。不敢歸家。主教大不忍。籌款濟之。有一三教友被匪人拉去。出資贖回。其他教堂尙稱安泰。

雲南

雲南於一千七百二年。白主教始入境傳教。閱五十三年。主教卒於羅馬。自是厥後。雲南教務恒由四川主教兼理。直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設雲南主教一員。至今仍之。庚子春全省教友一萬三千九十八人。會所一百一十一。分地段三十有二。大小教堂五十五。正副主教二員。西教士二十九。華教士八。修院一。院生十九。男學堂三十四。男生四百八十。女學堂二十四。女生三百六十。育嬰堂二十。男女小孩二百八十二口。總堂在雲南省城。

庚子三四月間。北省拳匪大亂。中朝一意護匪。中西決裂之象。昭然於人目。雲南法領事未雨綢繆。往東京購洋鎗若干箱。於四月十四日經蒙自大關。華官以軍器入境有違條約。故不准過。領事強之。始放行。及抵省城。領事先回署。未幾隨价來言。關上又將鎗箱攔住。領事怒。率副領事携鎗到關。堅請放箱。華官答以放箱亦可。但將發兵來取。領事曰。汝以兵來。我以兵拒。遂將鎗箱架馬背負。

歸。十六日撫憲致函領事。索昨日之鎗。領事堅不繳。復函云。敝總領事置備洋鎗。專爲自衛計。萬無呈繳之理。城中紳董一聞此事。集議紛紛。有糾衆奪鎗之意。巡撫聞之。出示嚴禁生事。謂十日後西人之快鎗必將交出也。十七日領事發傳單。令在境西人。齊入本署。一面致函巡撫。言西人之家產。財物須由華官照料。如有散失。惟華官自問等語。撫臺接函後。派兵駐守西人住屋。是晚領事以洋鎗分給西人。徹夜輪班醒守。晚八下鐘。領事接駐京畢大臣回電。大旨謂貴處一切措置。本大臣極以爲然。如有一毛一髮之失。定責雲南巡撫賠償。十八日城中謠言更盛。戰禍卽在目前。領事以本署屋小而低。華兵自高處放槍。萬不能抵禦。因決計往蒙自。函請撫臺發工人如千。以資運物。撫臺復稱。貴領事前往蒙自。途中或有不虞。本部院不能擔保。領事乃不果行。先是。巡撫電達總署。控領事率二百兵。滋擾省關。總署信之。轉控於法公使。是日有西人游行街市。見城中安堵如常。爰於二十一日西商皆回家。教士亦返教堂。五月初二日。巡撫又發一函。復以繳槍爲請。領事堅拒如前。延

至十八日。民衆集領事署前。投磚拋石。口出惡言。領事不能耐。先放洋槍。傷及數人。於是衆心不服。號召一聲。羣赴工程師住屋。搶掠什物。折赴天主堂。將主教住屋。及他邊房。搶劫之後。舉火燒之。大堂爲十年前改建。規模華麗。匪徒亦欲縱火。因近處教外民居。慮城門之火。殃及池魚。爰出首求免。惟搶門窗。壞各器而已。左近教友數家。稍有資財。同時被掠。小東門外有辣丁文學堂一。二十餘年前始建。羣匪拆總堂後。馳往燬之。

外縣教難

雲南迤西一帶。地面廣遠。教堂惟六座。省堂被焚之後。四方謠言騰如鼎沸。教友聞之。咸爲寒心。彼處洋教士奉主教命暫行出境。教民因之益懼。會提督馮子才宮保。奉旨往山陝護駕。哥老會匪喜甚。相約俟宮保啓行。立即肆搶燒殺。以遂其仇教之心。并聚衆山麓。待時而動。令人往大理府煽惑民心。合謀起事。一時擾擾紛紛。事機孔亟。幸七月初十日。宮保接奉

上諭滇省爲邊陲之地。理宜鎮守。無須遠離來陝。官保乃出示禁謠。并拿匪首廖越喬一名梟首示衆。匪燄始息。

迤東師宗縣陸涼州兩境。向由馮盛二司鐸經理教務。其住堂二座。均被匪人拆毀。七月某日省中委員。前往川省。商借軍火。道經盛姓教友之門。有人先以軍火一箱。潛納盛家。委員至則入門稽查。誣指軍火爲盛姓所劫。將以助教堂起反者。盛百喙莫辨。其姊妹二人。皆處女。被解汎官李某署。李知其枉。不肯納。委員改送益井渡聶巡檢署。聶不問情由。立加鞭策。旋交官媒。久後始釋。有知其事者。謂委員此舉。出于王姓商人之促。王與盛向不相能。故乘機報怨。時有劣紳趙某。率衆搶盛家。直至四壁徒存。空無長物。八月初五日。落岸街地方陳烈彭三匪。與吉照山郭姓一匪。聚衆四十餘。攻田填頭教堂。堂中有備。竭力禦之。匪不能支。往攻左近女學堂。林司鐸率教友追出。亟發一槍。傷二匪。餘匪速退。遷怒於曠姓教民家。盡毀其財物。此外被劫者十數家。姑不詳誌。

龍溪教堂爲陳司鐸所轄。近處龍姓唐姓諸匪。合謀鬧教。先發一謀。探教堂有無防備。教友見之。執送灘頭汛官。官出示交團總吳某張貼。吳曰否。官怒。披其頰。匪黨益忿。強佔余姓教民逆旅。時有漣水鄉謝某。糾衆與教民爲難。集議于天靈寺。寺僧恐累及。出爲力阻。謝怒。刃殺之。旋往冷水溪。掠教民之物。以供暢飲。訂翌日攻叭嘒岩教堂。因大雨未果。先是堂中請同知陳喬松出示保護。陳果出示。然多誹教之語。故匪徒益形猖獗。

距陸涼州三十里。村名小堡子。有教民二十餘家。建有經堂一。五月二十三日。隣村男婦數百人。蜂擁而來。先搶經堂學堂。及教友財物。後將房屋拆卸。爲修廟之用。教友早已逃出。均未受傷。是夜教友入城報案。二十四日。州尊郎學勳發武弁張登雲帶兵百餘人。馳往小堡子。適遇數十匪拆屋。立執八九人入城鎖禁。中西議和後。爲首鬧教之二武舉皆奏革。

鎮雄州大灣子地方。有教友八百餘。建立堂宇。歷有年所。本堂袁司鐸法人。奉主教命。于七月中。暫

避香港。距大灣子三百餘里。別有一村。名三山。其教堂屬李司鐸華人經理。李以三山去州城僅四十里。想匪人不敢來犯。加以大灣子教民稠衆。待理之事更多。因卽移駐其處。閏八月二十四日午後。突有匪徒千餘人。集角奎街地方。去大灣子十里。近方教友未到堂者。已不及來。各向深山遁避。角奎街前有一河。過河一里。地名西王廟。有張姓教友家在焉。張饒于財。儲米糧甚夥。匪黨入其屋。大肆劫掠。旋往小米溪地方。將在教數家。抄搶如洗。并燒張唐胡三姓之屋。大灣子教友遙見三家火起。心爲之寒。李司鐸知衆匪來攻。已在指顧間。命男教友分守堂垣。婦孺則入堂祈禱。終夜驚惶。匪人未至。翌日天旣明。匪整隊而來。約九百人。先登堂右山上。以十餘人爲一隊。每隊張一旗。如火如荼。令人髮指。女教友在堂誦玫瑰經。仰賴聖母力助。李司鐸往來垣上。勸教友依仗上主之佑。毋生畏心。閱時未幾。匪分兩路。洶湧前來。呼殺之聲。直達霄漢。不旋踵。兩路之匪。齊合堂前。縱火於東西南教友之屋。計守垣男教友僅五十餘。內十數人尙勇敢。餘則心膽已裂。甚有流淚如注者。李見

匪已走近。命教友開鎗。立斃四匪。餘匪大懼。不敢前。惟躲身以發槍。教友則勇氣三倍。乘間還槍。自晨六下鐘。對壘交鋒。直至午後三下鐘。匪不能勝。遂退。教友中無一傷者。然恐匪徒復至。終夜巡守。未合曉。二十六日早。遙見匪已退盡。始各安心。匪離角奎街時。捉胡姓教友一人。年已六十餘。捉張姓鐘姓二孩。皆携之去。未加害。勒贖亦未果。四十日後。地方官將三人送回。教難從此寢息。

廣西

廣西于一千五百八十七年。已有教友。在省城建一天主堂。由澳門主教經理。一千六百五十年。明代湮革。地方不靖。教友皆他徙。教會因之絕跡。難平後。教友稍稍回鄉。教士前往傳教。至一千八百五十年。兩廣教務。與澳門教務分。廣東主教兼管廣西教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始設廣西主教一員。教友凡一千八百餘。新守規者四千許。總堂在南甯。住堂三十二。西教士十八。修院一。院生十五。學堂二十四。學生三百十。育嬰堂六。收養遺孩四十三。安老院一。收養老人五。

庚子五六月間。北省大亂。廣西謠言四起。有朝不保夕之勢。象州修仁一帶危益甚。仇教揭帖。在在都有。拳匪至貴縣授術。總督李文忠出示保教。不許東省各報館刊佈端王偽旨。地方官中雖仇教有人。然未敢忘作。故教堂得免巨禍。

廣東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廣東與廣西分。遂有專管廣東教務主教。全省教友四萬二千五百。分南北東西四境。北境西教士五。教友二千五百。東境西教士十八。華教士一。教友一萬三千。南境住堂十七。教友一萬一千。西境教友四千。教士十一。共計住堂三十六。會所六百。西教士五十八。華教士十二。修院一。院生四十五。大小教堂一百六十五。總堂在粵東省城。男學堂一百三十五。男生二千二百。女學堂二十五。女生三百五十。男嬰堂二。女嬰三。西修女七。華修女十。以治病保嬰爲己務。

廣州順德縣教難

光緒二十六年夏。順德各鄉土匪知北省大亂。咸欲效尤。祇因省城尙安靜。未敢輕動。六月十三日。廣東巡撫德中丞。接到督辦鐵路大臣盛宮保電。謂南省與西人相約。西人不派兵船入長江。各督撫於所管之地。亦保護西人財產。深恐匪徒仇教。滋生事端。除商埠郡會。外不易處處派兵。請飭各

道府。勸各教總裁。令各州縣各鄉鎮之洋教士暫回省城。其教堂房屋。交地方官看守云云。中丞立飭按察使行文各道府州縣。查照施行。廣州法領事哈君德安。以各處教民。若見教士返省。定多驚惶。恐匪徒亦卽起事。因請德中丞收回前令。中丞允之。通飭各屬無庸勸令教士回省。仍照常認真保護。不料七月中順德縣王崧。發差到鄉。勒令教士點交各物。從速離境。於是縣屬匪徒。言官長已有明文。逐教士出境。將教堂封閉入官。教民房屋物產。任憑民人搶毀。定無追究之理。遂相約於教士回省日起槍。教友聞之。往省城探聽消息。知逐客之令。業經收回。乃將中丞札稿抄錄回鄉。教民始得安心。未旬日。縣差又至。探問教士所在。教友以中丞札稿示之。差卽回去。八月中旬謠言復起。謂必盡殺教民而後已。王司鐸華人函稟邵主教。主教請縣令出示。縣令不答。亦未出示。廿三日午前。匪徒至離城十五里之塘利鄉。將教友七家。肆行搶掠。堂中飛報縣署。王令許發差前往彈壓。然至晚不見一人。二十四日羣匪復聚。連搶八九家。并拆其房屋。旋僱多船搬運木石磚瓦。出售他處。

是日午後五點鐘。始有幫差兩人到鄉。與劣紳相晤。不知所言何事。無何。數百匪人。湧至龍眼鄉。將教堂兩間。教友四十餘家。盡毀之。在教舉人呂穎巖。於二十三日。請王令出示。并僱壯丁數十人。防守柵門。用截匪人來路。劣紳某見匪人已近。親往開柵。衆匪一擁而入。縣城近在咫尺。各官置若罔聞。直至教民家被搶之後。方見兵差數人。捉一貧民。拾取地上殘物者。以爲真匪。二十五日。馬齊鄉與隣鄉之匪千餘人。將周家教堂與關東教堂。拆爲平地。教友數十家被搶無遺。房屋亦多毀去。教中婦女未逃出者。爲數甚多。匪人不准出。欲以年少者售賣。廿七日午後。法兵輪與祁領事魏司鐸到甘竹。謁見王令。王不得已。派巡船點齊婦女。護送上輪。安抵省城。是日黃連鄉匪徒。搶本鄉教堂及教中何陳等姓七八家。內兩家化爲平地。餘俱拆壞。惟梁姓教友。因有本族教外人看守。未受害。廿六日甘竹裏海龍山之匪千餘人。擁至新埠坊圍基高處。向教戶教堂開槍。呼殺之聲。震天動地。本坊與大塹教友亦卽回槍。然寡不敵衆。閱數刻鐘卽散。匪將教堂拆毀。將在教五十餘家盡行搶

劫。既而放火村中。東頭街及清寧龍門兩坊之人。望見火起。携水龍齊來。力救始息。惟燒房一座。當匪來時。女教友聚集數處。匪見著華服者。強令與之。有一匪力拽一貞女。貞女呼耶穌瑪利亞若瑟。與匪力爭。已被拽十餘步。隔坊教外人見之。大聲喝云。汝等搶人財物。爲害已甚。又可捉人耶。匪聞之。釋手而去。又有一匪。槍擊一教友之頭。血流不止。旁人以煙絲敷之。其血方止。匪入某教友屋。搶其絲綿。某與之爭。匪以手槍穿其臂。後得醫愈。大地整一教友持槍與他人守要路。偶不經心。鎗响彈出。傷于脚。昏倒於地。人爲之僱轎舁回。醫久始愈。匪攻堂時。王神父與學生一。教友一。逃往甘竹灘。意欲乘船赴省。比至中途。突來數十匪。搶其衣物銀兩。復索銀一千兩。王答以旣已槍空。安能籌此巨款。匪減至三百兩。曰汝等有熟識舖戶。可以借貸。不然殺死。王曰汝等同我往灘墟。或可借數十元。供汝等一釀。匪曰否。汝老矣。不能去。留汝爲質。二少者速去借銀可也。神父令二少。與十數匪往灘墟。及至街上。某教友見之。奔告甘竹汛官。無何。二少爲匪帶回。與神父困于荒郊。自午至酉。閱

七點鐘始見武營中來人。率神父與二少往灘墟營。順德縣王崧亦已到灘。神父見之。官慰以必究。並云頃已發二巡船往裏海捉匪。貴教士不必到省稟主教領事。神父曰。我今夜往省城。官曰。夜無渡船。明日方能往耳。神父別王令。仍入汛官署。營官令汛官勸神父不往省城。神父不從。鐘鳴九下。輪舟到埠。神父與二少乘之去。至省城天方曙。以諸事稟主教。主教云。今日八下鐘。一法兵輪前往甘竹查辦順德教案。神父聞之大喜。往見哈那二領事。時魏神父已在兵輪。既而祁領事王神父與避難教友七八人登兵船。九下鐘動輪。午後三下鐘到甘竹裏海。王令在裏海查勘被難教戶。聞兵輪至。立即抵法兵船拜會。謂王神父曰。我昨晚已允妥辦。何以請兵輪來。神父曰。領事與主教之意。敝教士惟聽之而已。方用茶點。有教友來報。裏海教婦數人。逃到灘墟。欲附輪往澳門。匪人攔阻不許。並搶去十一歲婢女。同時馬齊教友來報。馬齊之匪不准教友逃出。祁領事令王令追回婢女。並飭巡船往馬齊護送教婦登船往省。王唯唯。不復陽奉陰違。廿六日龍江鄉在教數家被搶。廿七早。

匪毀容奇鄉桂洲鄉二教堂。馬崗汛兵縱匪搶兩鄉在教八十家。及南沙在教八九家。并放火焚其屋。大坳。麥村。衆涌各鄉。均有數家遭搶。當是時各方教友。流離失所。或逃省城。或避港澳。顛連之狀。筆舌難宣。

南海縣沙頭堡大桐堡教難

沙頭堡北村鄉。與順德縣之龍江鄉交界。向有教堂一座。旁有廳房數間。本堂魯神父法國人。兼管龍江。平步。水口。水藤等鄉教務。八月廿三日。塘利鄉教民被搶。廿竹王神父函請魯司鐸。往大良城。面見王令。請出示禁匪。發差彈壓。魯允之。廿四晚到廿竹。廿五往大良請會縣令。門人答以今日早。官已往龍眼馬齊等鄉查勘教案。魯不得已。廿六早返棹廿竹。未刻到裏海。遠見人山人海。搬運什物。知教民被搶。恐匪徒見而追截。因倒臥艇中。促舟子鼓漿速過。及返沙頭堂。已戍刻矣。用飯畢。聞屋外大路上人聲喧嚷。大呼槍殺。槍彈如雨。魯與數教友逾垣而逃。過水涌。奔往桑基。辛苦萬狀。兼

以月色皎明。桑葉稀疏。匪徒追之。向之開槍者屢。幸皆未中。行七八里味爽。到沙頭萬安渡。登舟赴省。大桐堡匪徒同時起事。將教堂一。拆爲平地。在教數十家。亦被槍毀。事平後。以稍賠了事。新會縣西門內外。有教友數家。教堂一所。閏八月初六日。匪徒前往搶物。并毀屋宇。距崖門約十里。地名仙人井。有客籍教友三四家。在彼務農。被槍穀麥牛牲農具衣物。并放火焚屋。教友避山谷中。饑餓難堪。數日後逃至省城。直至難息而返。庚子十一二兩月。教案辦妥。教友始歸本里。安處如常。

